

禍水紅顏（新派脫俗俠情故事）吳道子・著

一個是替官府追捕兇徒，依靠賞金過活的獵人；一個則是爲了錢便會做任何事的職業殺手。萬惡的金錢驅使兩人拚個死去活來，天仙似的美女却把兩人拉在一起，並肩作戰。最後，兩人却爲了……內容曲節精彩，引人入勝，不容錯過！

第30年

30

$ 8.00

編者話

巨型小說「獵鷹楚三傳奇故事集」之「禍水紅顏」乃吳道子另一精心佳作，一個是替官府追捕兇徒，依靠賞金過活的獵鷹楚三，一個是爲錢而去拚命的職業殺手傅鐵心，他們兩人爲了萬惡的金錢而去拚得死去活來，而天仙般的美女白玉蓮却把兩人拉在一起，並肩作戰，最後兩人却又爲了白玉蓮而翻臉……故事情節曲折緊張，引人入勝，其中不乏激烈壯觀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支出亦相應遞增，致令本刊不得不於32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更深切希望廣大讀者繼續給予支持和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王見王」，柳花花在返航途中遇上海盜船，被潘猛搭救，終於來到血神島和南宮雪會合……琉球王發現小甜兒圖謀造反，却不動聲色……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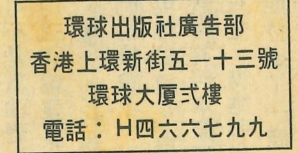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16.00
	一年港幣	$43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45.00
	一年港幣	$48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02.00
	一年港幣	$60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30期
（總號15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顏禍水

獵鷹楚之傳奇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追捕大盜 中伏受傷

楚三郎是個獵人，但他追捕的卻非野獸，而是比野獸更狡猾，更兇殘的——人。

換言之，他是依靠追捕江湖大盜，殺手兇犯領取花紅賞金維生。

幹這行的，必須有靈活的頭腦及敏銳的警覺，當然少不了絕佳的身手，否則，花紅不但難以到手，更會曝屍郊野，成爲猛獸的點心！

這行業既然這般危險，爲何楚三郎仍會選擇？

主要原因當然是爲錢！這行業收入雖然不大穩定，但每次領到的賞金，若不太揮霍的話，足夠用上一兩年。

另外的一個原因便是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受閑氣；這是楚三郎所不能忍受的。

他幹這行已七、八年，也忘記了曾經緝獲或殺死多少悍匪、大盜。

江湖中人稱他「獵鷹楚三」！

這時，楚三郎正在鄱陽湖西南約百多里的一個名叫樟樹的小鎮裏，吃着他喜愛的鹵牛肉、葱油餅，桌上還放着一壺酒。

楚三郎有着一副頗爲英俊的樣貌，廿六、七的年紀，劍眉星目，配襯着挺直的鼻樑，厚薄適中的咀唇；若能再加上一點笑容，定使不少少女一見傾心。

只可惜他臉上永遠是那樣冷冰冰的，使人見而生畏。

「小二，請問附近可有一個名叫樊雄的人？五十來歲，國字臉龐，右額還有一個小瘤。」楚三郎的聲音，與他的臉孔一樣，亦是冷冰冰的。

「樊雄？沒有啊！噢，客官定是指樊子英樊大善人了，他的樣貌與客官所說的簡直一模一樣。」店小二彎腰回答。

「對了，便是他了！請問樊家在那裏？」

「出了鎮向南走大約三里，便是樊家莊，十分容易找的。客官是樊大善人的親戚嗎？」店小二道。

楚三郎搖搖頭，道：「謝謝你！」拋下一錠碎銀，拿回桌上的包袱便離去。

樊子英當然不是楚三郎的親戚，他只是狩獵的對象，如果他和樊雄是同一人的話。

樊雄，獨行大賊，犯案纍纍，曾姦殺太原鄒員外獨生愛女。官府及鄒家合共懸紅紋銀一千兩，生死不拘。

五年來，樊雄都不曾在江湖露過臉，經多方打聽，楚三郎才查出他躲在江西南昌縣附近一個小鎮。

終於，他在這樟樹鎮找到一個樊大善人！

楚三郎認爲自己幹的是正正當當的事，所以從來不偷偷摸摸。

他直接了當的從樊家大門走進，向這所謂樊大善人問：「樊雄，你是隨我走還是動手？」

他辦事向來都是乾脆俐落，從不多言。

樊大善人嚇了一跳：「你是誰？」

「楚三！」

獵鷹楚三這名號，白道中不是每個人都聽過；但是在綠林道中，卻是無人不知，尤其是那些身價不菲的大賊悍匪，更是聞名膽喪。身價不菲者，指的不是他們之身家財富，而是他們項上人頭的價值。

「楚……楚三郎，樊某早已洗手不幹，革心向善，求你放樊某一條生路，樊某願意奉上一筆銀兩，只要三爺開口……」

楚三郎冷哼一聲，道：「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然後用小部份充滿血腥的錢做點小善事，沽名釣譽，世間上那有如此便宜的事？不必多說，兩條路，隨我投案或是動手，我給你十數考慮。一……二……」

樊大善人臉色大變，怒道：「姓楚的，可不要三分顏色上大紅，識相的便拿點好處上路。樊某闖蕩江湖數十年，可不是省油燈。」

楚三郎聳聳肩，道：「你是打算動手了，拿你的兵器吧，我給你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

樊雄喝道：「樊福，拿刀來。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領取樊某之人頭！」

只是，樊雄所能看到的並不多。

他付出了一條性命的代價，只能見識到一招刀法！一招快如閃電的刀法。

事實上，他能否看清楚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尚是疑問。

楚三郎只是一刀，便把樊雄劈成身首異處。只要一刀能辦妥的事，他絕對不用上兩刀。所以，他出刀之處，往往是對方的頸項，如此一來，便不須費功夫割下首級。

他在首級上洒下一些葯粉，用布包起便轉身離去。

一仟兩紋銀，看上去很容易賺，但事前花費的功夫可不少哩！

* * *

不殺官，不殺民，只殺武林人。

這是傅鐵心之作風。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最基本原則：「殺人必須要有代價」。

因爲傅鐵心是個職業殺手。

不殺官是因爲殺死朝廷命官會惹來無限煩惱，而傅鐵心最討厭的便是麻煩。

不殺民是因爲他們不懂武功，殺之不武，且欠缺挑戰性，傅鐵心不屑爲之。

至於武林人，恃着懂得武功，終日耀武揚威，惹事生非，這類人始終都會死在江湖仇殺，殺之並不足惜。

這是傅鐵心的想法。

與楚三郎比較，傅鐵心之賺錢方法容易得多了，最低限度，他不必到處找尋對象的下落。如委託人不能提

供對象的下落，這生意他根本不接。

因爲尋找一個人是件痲煩得要命之事，而傳鐵心最討厭的便是……

這時，站在傳鐵心身前的，是個全身赤裸的男子，而床上則瑟縮着一個鬢橫釵亂，面貌娟好的女子，花容失色地以床單遮掩着軀體。

「你是誰，跑到這裏幹甚麼?」赤裸男子怒道。

在此情況之下，有誰不大發雷霆?

「不用急，習慣上我都會說清楚的，絕對不會讓你死得不明不白。穿上衣服再說吧，這個樣子往見閻王，甚爲失禮!」傳鐵心慢條斯理的道。

赤裸男子匆忙找了一條褲子穿上。

「有一個人出價三仟兩白銀，要我殺你!」傳鐵心緩緩拔出佩劍。

「你……你是殺手?」

「對了，爲使你可以向閻王告狀，我便告訴你吧，我名叫傳鐵心，是個職業殺手。至於要殺你的是誰，便無可奉告了，這是職業道德問題，我必須替當事人保守秘密。但是你心裏應該有數，誰和你有這麼大仇怨，對嗎?」

通常當殺手的，都是沈默寡言，但這傳鐵心却剛巧相反。

那人聽見傳鐵心自報名號後，已嚇得驚惶失色的道:「傳……傳大俠，我願意出價六仟兩，求你放我一馬!」

傳鐵心搖搖首:「我只懂殺人，不懂放人。但是……」

那人急道:「八仟兩，我願意出價八仟兩，只要大俠高抬貴手……」

「八仟兩銀子，我可以爲你殺人了。你可要我殺死委託我來殺你那個人嗎?」傳鐵心道。他的咀角上泛出笑容。

「我當然願意!」

「你要殺誰?我可不願弄錯對象，日後難對你交代。」

「還用說，當然是白馬堡的馬如龍了，除了他，誰還會聘殺手來殺我。」

「好，這生意我接了!八仟兩白銀，殺白馬堡的馬如龍，保証三個月內辦妥。酬金先惠，屆時不能辦妥的話，原銀奉回。」

「傳大俠，你現在便要收酬金?」

「這是我的規矩。如你不願意的話便拉倒。傳某接生意，一向是你情我願，絕不勉強。」

「但這個時間，教我如何能夠找八仟兩白銀?」這也是個事實，有誰會把八仟兩白銀放在家中。

「可以拿黃金，珍珠等東西折算，甚至銀票也可以，但必須是小額的，每張不得超過五百兩。」

終於，那人在衣櫃暗格中拿出黃金、珍珠等物，湊足八仟兩交予傳鐵心。

傳鐵心收藏妥後，微笑道:「酬金已收妥，請問還有別的事交代嗎?」

「沒有了，事情辦妥後，勞煩你前來通知我一聲。」那人之語氣開始帶有一點老闆的口吻。

「屆時你定會知道的，若果你在天有靈的話。」傳鐵心臉上露出一個古怪笑容。

「你……你是甚麼意……」那人還不曾說畢，已看見傳鐵心揮動長劍。

他實在死不瞑目，雖然已是身首異處，仍是睜大眼睛，死盯着傳鐵心。

「你定是怪我言而無信了，是嗎?不，是你弄錯了，你出價八千兩要我殺人是一回事，別人出價殺你又是另一回事，不可混爲一談。我定要把任務完成的，對嗎?噢，很抱歉，你怪我不給你一個動手的機會?很抱歉，這不是武林比武，我一向都是只求殺死對象，不計較武林規則的。」

他把劍上血跡揩拭乾淨，緩步走向床沿。

床上女子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顧不得用床單遮掩身體，跪在床上，連連叩頭，顫聲道:「好漢饒命，只要好漢不殺奴家，奴家願意做任何事!」

傳鐵心瞧了那玲瓏浮凸的胴體一眼，無動於衷地道:「放心吧，我不會殺妳的。小娘子，我問妳，剛才妳看見了甚麼，聽到甚麼?」

「奴家怎麼也看不見，甚麼也聽不着。」那女子顫聲回答。

「這怎可能?妳剛才分明是在這裏的，怎可能甚麼也看不見，聽不着?」

那身上寸縷全無的女子，從傳鐵心之語氣已聽出他並無殺她滅口之意，心中稍定，但仍戰戰兢兢地回答:「是……是……奴家剛才看見一個男子持着劍走前來，一驚之下便昏迷了，所以甚麼也看不見，聽不着。」

傳鐵心這才滿意地點點頭道:「這倒差不多。只不過我得先警告妳，小娘子，我最痛恨的便是胡說八道，今天說這，明天說那的女子。我這人雖不喜歡殺人而不取代價，更不喜歡殺女人，但却喜歡把長舌婦的舌頭割掉，令她不再有說話的機會，更會把她胸前兩團肉割掉，再剃光頭髮，在臉上劃上數刀。妳知道嗎?」

那女子登時臉上發青，急道:「奴家絕對不會亂說的，奴家一定……」邊說邊不停地叩着頭。

當她聽不見傳鐵心說話，偷偷抬頭一望時，才發覺房間裏只有她自己，和一具無頭屍體，連忙大聲叫嚷。

* * *

懷裏雖然多了一仟兩銀票，楚三郎仍然是前往那些簡陋不堪的食肆，吃其鹵牛肉，葱油餅，喝的也是下價酒。

他不像別的同行有錢在身便胡亂揮霍，逛窰子，花天酒地，非要把身上每一文錢都花掉才安樂。

因爲他有他的計劃，不想永遠都當一個獵人，一旦積蓄足夠，他便

會……

「楚兄，你果然在這兒!」

楚三郎微一抬頭，竟是以消息靈通馳名江湖的史老頭。

「史老兒，有甚麼消息出賣嗎?」楚三郎示意史老頭坐下。

「消息不錯是有一個，不過不但免費奉送，且對楚兄有莫大好處!」

史老頭的消息免費奉送，這倒是個天大奇聞。

楚三郎不置可否，道:「是嗎?」

「楚兄，一點也不假，白馬堡懸紅白銀萬兩，要取得鐵心殺手傳鐵心項上人頭。事緣他們堡主馬如龍不久前被人暗殺，據說便是傳鐵心所爲，所以誓要報仇。」

「這與楚某有何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天下間除楚兄外，還有誰有本領賺這一萬兩?」

「好意心領了!楚某奉公守法，絕不牽涉在這些江湖仇殺之中，若官府正式懸紅通緝這傳鐵心的時候，你再通知我吧。」說畢便繼續吃他的鹵牛肉及葱油餅，不再理會史老頭。

「楚兄，難道一萬兩這數目也不能使你心動，若楚兄有意思接這生意的話，老兒可以和白馬堡方面接洽，把酬金提高的。」

楚三郎毫無表示，只顧自吃自喝。

史老頭深知楚三郎脾性，知道怎麼說也是白費唇舌，無可奈何地離去。

白銀一萬兩，是個不小的數目，在當時來說，很多人畢生所賺也沒有這麼多。

有了這一萬兩，再加上本身的積蓄，楚三郎大可實現他的理想，購置一所像樣的大宅，從此退出江湖，安渡餘生。

但是，楚三郎有他的原則，只緝捕那些被官府懸紅通緝的匪徒，絕不爲錢殺人，無論這人曾幹下多少傷天害理的事。

* * *

傳鐵心的性格與楚三郎截然不同。

他不但衣着講究，對吃、喝之要求也極高，絕對不能忍受普通小食肆的環境。

這時，他舒舒服服的坐在杭州西湖畔樓外樓二樓雅座，享受着該處之名菜，蜜汁火腿，松鼠黃魚，以及宋嫂羹。

他喝的當然是芳香馥郁的陳年女兒紅。

「閣下是傳鐵心傳大俠嗎?」一個華服中年人來到傳鐵心桌前問道。

「在下不錯便是傳鐵心，但卻不是甚麼大俠，請不要胡亂稱呼。」

「在下胡仲年，有一宗生意與傳兄洽談，未知在下可否坐下與傳兄詳談?」

「請隨便，但傳某向來進食時絕不談生意，所以胡兄最好能夠稍爲等候，待傳某進食完畢後再與胡兄細談!」傳鐵心微笑道。

胡仲年爲之一呆，只好默默坐下，看着傳鐵心慢條斯理地吃喝。

良久，傳鐵心才拿出手帕抹咀，吩咐店小二撤去殘餚，換上香茗。

「胡兄，請問有何關照傳某之處?」

「傳兄，實不相瞞，在下是奉敝東之命，委託傳兄殺一個人。」胡仲年低聲道。

「貴東是誰?要殺何人?住在那裏?」

「敝東姓韓，要殺的人便是獵鷹楚三，現在這姓楚的應在山西太原。不知傳兄需要多少酬金?」

「很抱歉，這生意傳某不接。」

「爲甚麼?這姓楚的是個標準江湖人，非官非民，與傳兄之規矩沒有抵觸之處啊!何況，敝東不惜重酬，只要能把這姓楚的殺掉便行。」胡仲年大爲錯愕。

「原因很簡單!楚三郎這人，居無定所，行跡飄忽;現時雖在太原，待傳某去到時，他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傳某實在沒有興趣東奔西跑，只爲了賺那萬兒數千兩銀子。」

「傳兄，酬勞方面，敝東可以付紋銀兩萬兩，只要傳兄首肯，在下可立即預付一半，事成後再奉上餘數。」

紋銀二萬兩!這的確是個令人動心的數目。委託傳鐵心殺楚三郎的人可算是大手筆了!」

可是，傳鐵心却輕屑地道:「只二萬兩!閣下，你可知這獵鷹楚三是多麼難纏嗎?不要說還得到處找他了，便是他現時坐在眼前，爲這區區二萬兩，傳某也不會向他拔劍。要知道這是玩命的玩意啊，你以爲是小孩子玩遊戲嗎?胡老兄，你還是另聘高明吧。二萬兩白銀，鐵劍門定會樂於效勞的，至於他們能否成事，那便天曉得了!」

胡仲年哭喪着臉，苦兮兮的道:「傳兄，這已是在下所能出的最高價錢了!請傳兄將就將就吧。」

傳鐵心搖頭道:「很抱歉，傳某向來不喜歡委屈自己。胡兄若不能作主的話，便請貴東親自與傳某接洽吧。不過必須要快一點，因爲傳某只會在杭州逗留兩三天。」

胡仲年不迭點頭，道:「在下這便回覆敝東，務請傳兄在杭州多逗留一兩天，在下定會在三天內與傳兄再聯絡。」

傳鐵心點頭應允:「好吧，傳某便等你們三天。」

* * *

王横看着自己日漸肥胖的身形，不禁暗暗發愁。中年發胖，並不是個健康現象，何況他現在已逐漸遠離中年階段!

自從數年前金老大恐懼那隻獵鷹

，宣佈拆夥，江東三虎各奔前程後，他便躲到這裏來，當其妓院老闆。

現在的他，十足一個大腹賈模樣，那有昔日矮腳虎的影子？

近年來，不少昔日橫行一時之綠林同道接二連三地被獵鷹楚三摘掉腦袋，王橫實在擔心一旦被這要命的煞星找上門時，自己這痴肥的身形，能逃命還是一拚。

王橫想到這些並非是沒有原因的，東院裏正有一個自稱姓楚的客人指名道姓要見他。

天下間姓楚的人不少，但王橫想來想去，也只能想到一個名字——楚三郎。

他曾考慮過放棄一切，就此逃命，但是却不甘心。若然每當聽見姓楚的便逃，天下間那有他安心之處。

何況，若眞的是楚三郎找上門來，他又能逃往那裏？

他後悔爲何會幹那一宗買賣，被官府懸紅一百兩白銀通緝他。

王橫猛吸了一口氣，推門而進。房間裏的客人，臉色冷俊，桌上放着一柄連鞘鋼刀。

「王老二，在下楚三。」

王橫臉色大變，雙腿發軟，根本不懂得逃跑。

「楚……楚……三爺……」他的牙關打戰，好不辛苦才能吐出三個字。

「你的頭只值一百兩，楚某沒興趣！」

這句話對王橫來說，便是特赦令。

他立刻跪倒，連連叩首：「謝謝楚三爺不殺之恩……」

「楚某不喜歡話白說，路白走。所以，必要時，一百兩也比空手而回好得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三爺請稍候，我這便差人往……」王橫大喜若狂，若能保存性命，便是用上千兩，一萬兩，那又何妨？

誰知楚三郎却道：「王老二，楚某要的不是你那些骯髒錢，而是消息！」

王橫吶吶道：「三爺要的是甚麼消息！」

楚三郎道：「金老大在那裏？」

王橫聽了，登時爲之一呆：「三爺要找咱們大哥？」

楚三郎仍是那句話：「金老大在那裏？」

王橫大感爲難，江東三虎雖早已拆夥多年，但金老大始終是曾共同出生入死的拜兄，如此把他出賣不免欠缺義氣。

但是，若搪詞不說出金老大之下落，死的却是自己。

捨生取義，還是捨義取生？

王橫面臨一個抉擇。

仗義多是屠狗輩，但爲了義而甘願犧牲自己性命的却是不多。

王橫肯定不是這其中之一，他選擇了後者，把拜兄金老大的下落和盤說出。

「王老二，你與金老大份屬結義兄弟，所以，你若通風報訊給金老大的話，我絕不會怪責你。但是你要考慮一點，楚某若因此而賺不到金老大那一千兩的話，定會回頭賺你這一百兩。」

這與警告王橫不得通風報訊有何分別？

王橫不迭地道：「三爺，在下一定不會通風報訊的，請三爺放心。」

楚三郎道：「楚某當然放心。王老二，爲了日後容易找着你，請你吞下這葯丸。」隨即從懷裏拿出一顆黑色葯丸，遞給王橫。

王橫登時臉色如泥，顫聲道：「三爺，這是……」

楚三郎道：「這是毒藥，但你可以放心，只要楚某能順利找着金老大，定能在你毒發之前趕回給你解毒。」

王橫急道：「三爺，在下說的全是事實，並沒有欺騙三爺之處，可否免了這……」

楚三郎道：「既然你說的是實話，那又何須害怕服這藥丸，難道你不相信我會替你解毒？坦白說，我若要殺你，何須這般痲煩？」

王橫那敢多言，只得吞下葯丸。

* * *

金陵望江樓不但環境幽雅，酒菜更是遠近馳名。慕名來此之遊客可說絡繹不絕。

傍晚時份，望江樓二樓雅座上正坐着一個臉色枯黃，雙目却炯炯有神的中年人，獨自享用滿桌精美菜式。

他身旁座位上另放置着一份杯、筷，看樣子似是等候着甚麼人。

這可奇怪極了，那有客人不會來到，酒菜便動用了大半的？

更奇怪的是另一份杯、筷放置得極不尋常，筷子交叉重疊着，而杯子則杯口向下，覆蓋在筷子交叉點上。

對慣跑江湖的人來說，定能看出這是一種聯絡暗號。

這是與鐵劍門——一個殺手組織——聯絡之暗號。

鐵劍門是個秘密組織，上至門主，下至普通殺手之身份，從來沒有人知曉，更不要說他們之總壇、分壇所在了。

若要委託他們辦事，只須在數個指定地點，以杯、筷擺上暗號，不出一個時辰，便會有人前來聯絡。

中年人正在納罕着爲何坐了這麼久還沒有人前來聯絡之際，一個店小二已送上一封信。他連忙接過拆閱。

偌大的信箋只寫了寥寥五個字：「子夜、城隍廟。」下款沒署名，只劃了一柄長劍。

* * *

子夜時份，一條黑影出現在城隍廟外，月夜下，依稀看出正是傍晚時於望江樓獨酌之中年人。

中年人輕咳兩聲，道：「在下卓不

羣，應約而來，請問是那一位當家在此？」

廟內一陰沉聲音回答道：「在下鐵五，卓兄請進。」

鐵劍門每一個門下都是姓鐵，名字均以號數排列。至於他們祖先是否眞的姓鐵，以及號數是否代表身份之高低，則不得而知。

廟裏坐着一個全身黑衣，頭罩黑巾，只露出眼睛的神秘人，敢情便是鐵五。

卓不羣在這自稱鐵五的黑衣人身前不遠處盤膝坐下，開門見山地道出來意：「卓某打算委託貴門殺一個人。」

「是誰？」

「獵鷹楚三。」

「楚三郎？」鐵五的聲音露出驚訝。

「怎麼了，是否點子太扎手，貴門不敢接？」卓不羣道。

「笑話，本門從來沒有不敢接之生意。即使行刺皇帝老子，只要價錢付足，本門也絕不會皺眉。」鐵五的口氣與他的嗓子絕不相襯。

「貴門要甚麼代價？」

「你願意付多少？」

「一萬兩白銀。」

「很抱歉，代價太低，化不來。」

「加倍，兩萬兩，如何？」

「這倒差不多。」

「這生意貴門接了？」

「不，生意太大，在下作不了主，必須請示門主後才能答覆。」

「閣下剛才不是說只要價錢付足，甚麼生意也接的嗎？」卓不羣道。

「話雖如此說，但遇上特殊情形也得請示門主。」

「甚麼特殊情形？因爲對象是楚三郎？」

「這是其中之一，另外，若委託人身份不明，如卓兄般不但不願意露出眞面目，姓名也是揑造的，在下必須據實回報，待門主批示。」這鐵五竟能看出卓不羣臉上戴有人皮面具，可說目光銳利。

「甚麼時候才可以給在下一個肯定的回覆？」

「快則一天，遲則三天。有消息時，在下自會找卓兄。」

「好，希望貴門能盡早回覆。」

* * *

一個出色的獵人，除了具有靈活的身手外，還必須具備高度靈敏的警覺性，能嗅出危險所在。

楚三郎既然號稱獵鷹，這方面的本領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

他現時正循着矮脚虎王橫所透露之消息，前往找尋昔年江東三虎的老大，黑心虎金大爲。

距離金大爲的住處尚有數十里，楚三郎已察覺到自己已落在別人監視之中。

他不禁納罕着這些監視他的究竟是那一路人馬，難道王橫這傢伙眞的不怕死，通知了金大爲使他有所準備，廣邀援手來對付他？

若是如此的話，這王橫也可說兄弟情深了，竟敢冒自己毒發身亡之險通風報訊。

而這金大爲亦可算神通廣大，因爲監視他行踪的人裏，楚三郎察覺到不乏武功極爲高明的好手。

他不動聲息地走到一道旁小酒肆，把馬匹拴好，向招呼他的老頭兒要了一壺酒，兩斤牛肉。

酒剛入口，楚三郎已發覺不妥。

酒沒有變壞，辛辣得很，是如假包換的燒刀子，却有着普通燒刀子所沒有的淡淡花香。

淡淡的花香滲在辛辣的烈酒中，非有敏銳的觸覺實難以察覺。

問題便出現在這花香上。

帶有花香的酒很多，但絕對不是燒刀子這下價酒。

楚三郎所喝的當然的是特製的酒——應該說是加了料的酒。

他若無其事的喝酒吃肉，暗中卻運功把酒逼出體外；心裏迅速地思索這滲進酒裏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以便做出適當反應。

各種毒藥之特性，以及服後將引起之徵象逐一從腦海閃過；終於，他砰的一聲伏倒桌上，弄得杯筷狼藉。

片刻後，廚房裏走出兩名黑衣蒙面人，直趨楚三郎的桌子。

其中一人道：「別人說這條鷹是何等厲害，想不到竟是如此輕鬆！只消用上數錢銀子，乾賺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

另外那人道：「十九，我看還是小心點，說不定其中有詐。」

「別杞人憂天吧，我這七步斷腸散無色無味，誰能察……」

話未說畢，已閃過一道寒芒，跟着一股血箭便從那黑衣人咽喉間激射而出。

餘下那名黑衣人見狀，登時魂飛九霄之外，慌忙拔出身後佩劍。

可是已經太遲了，他甚至連門戶也沒機會亮開，長劍便被踢飛，冰冷的刀鋒已抵在他脖子上。

握着刀的，當然便是獵鷹楚三。

「他是十九，你是甚麼？」

黑衣蒙面人眼中閃過一陣驚駭之色，隨即軟軟倒在地上。

楚三郎咒罵了一聲，刀尖一撥，便把那人臉上黑巾挑開。

呈現眼前的，是一張臉色發黑，口角溢着黑血的臉龐。不消說也知他已咬破暗藏齒間的毒囊而死。

楚三郎目光隨即落在瑟縮店中一隅之老頭兒身上。

「大俠饒命，老兒一家都在他們手上，所以才這樣做，大俠請放過老兒吧！」老頭兒嚇得不迭地叩頭。

楚三郎眉頭一皺，從懷中掏出一錠碎銀，拋在就近一張桌上，轉身走

出酒肆。

還沒踏出酒肆，楚三郎已是雙眉深鎖；因爲他察覺外間正有十多人在等着他，而且其中數人，從他們的呼吸氣息便知身手不弱。

楚三郎經過適才兩人伏屍之處時，右足輕挑一下，便把其中一條屍體踢出店外，自己則跟着飄身而出。

只聽見噗噗連聲，那條屍體上已如刺猬般釘着各式各樣之暗器。

楚三郎閃身便撲向那羣尤是略帶驚愕的黑衣人，手中刀毫不留情地左砍右劈；不消一頓飯工夫，十多名黑衣人，悉數倒在塵埃之中，無一能再見翌日的日出。

「究竟是誰僱請鐵劍門來殺我？難道是金老大？不可能，這傢伙惜財如命，只會逃之夭夭，怎捨得花費這麼多銀兩來找鐵劍門？」楚三郎收刀入鞘時，這問題便出現在他腦海中。

遠處，分別躲着兩個人，兩雙眼睛看着十多名黑衣蒙面人一個一個的倒下，也看着獵鷹楚三跳上馬背，絕塵而去。

其中一人喃喃道：「不好，這楚三實在難纏，必須立即通知門主，另想辦法對付！」

他卻不知道自己之藏身處雖然隱蔽，却仍落在另一人眼中，這人心裏則有不同想法：「總算能見識獵鷹楚三之刀法了，果然是快、狠、準。這二萬兩可算不會白白浪費。」

* * *

在餘下的數十里路程中，楚三郎再也不曾遇上襲擊。他來到這白臘村的時候，開始有點懷疑王橫所說的是否眞話。

這白臘村實在太貧瘠了！

黑心虎金大爲於洗手時，雖不算腰纏萬貫，但也積存了一大筆財富，實無須跑來這地方居住。

既來之，則安之，儘管找個人來問一問吧！楚三郎對找到金大爲之希望實在不大。

出乎意料之外，金大爲是住在這條村落之中！

當楚三郎來到金大爲的居處時，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破陋不堪小屋，伴着兩畝瘦田，這是叱咤黑道一時的江東之虎金老大收山隱居之處？這怎麼可能？

若他甘心這種生涯，怎會跑去作賊？

這個年代，再也不是明末時逼良爲寇，只要不怕辛勞，溫飽不是問題。

但金大爲挾着一筆鉅款，跑來這裏捱苦，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瘦田裏，一個壯健青年正在努力耕耘着，古銅色的皮膚滿佈着汗珠。

楚三郎一看便知這青年曾練過武，且身手不差。

這便是金大爲一雙兒女的其中一個？

這怎可能？看他的神色，滿是心足，不帶半點埋怨。若他家中有着千萬財富，怎會甘心如此？這是典型莊稼漢的眞情，努力耕耘，但望日後豐收，那麼今天的辛勞便有所報酬。

楚三郎不再傷腦筋，因爲答案便在小屋裏，只要他踏入屋裏，一切疑問便會找到答案。

當他接近小屋時，田中的青年亦已察覺，立即拋下手中犂耙，便要跑過來。但是跑了數步後便停下，垂頭喪氣的回轉身，拾起犂耙，斷續幹活。但誰也能看出他這時心裏非常激動，因爲他不像在耕田，而是借泥土來發洩心中抑鬱。

楚三郎心中更是疑惑萬分。

小屋裏，已響起一蒼老聲音：「楚三爺請進，金某已等候多時。」

楚三郎一愕，金大爲原來眞的已接獲消息！但是，他爲何還不逃跑，難道有所恃？

楚三郎藝高人膽大，那怕屋裏有甚麼陷阱？暗運神功護身便推門而進。

小屋裏設備簡陋，甚至可說家徒四壁。

三個人，兩男一女，兩前一後，平靜地坐在屋裏。甚麼埋伏也沒有，而事實上，這小屋裏簡陋得根本不能躲藏着任何人。

兩個男的，其中一個竟然是不久之前楚三郎放過不殺的王橫，東江三虎的老二。難怪金老大知道他來這裏了，原來是王橫親自趕來報訊。

但是，他們坐在這裏幹甚麼？難道他們不怕死？

「黑心虎金大爲？」楚三郎冷冷地問。

「老朽現在是金大爲，黑心虎這名號早已消逝多時。」王橫身旁之枯瘦老者道。

「金老大，你以爲拋掉名號便能使人忘記你過去所做過之罪孽嗎？」

「當然不能，只可惜金某知道時已是太遲了，做甚麼也不能補償我昔日所犯之錯，所以老朽今天坐在這裏，等候懲罰。」

「金老大，你知道將會接受甚麼處分嗎？」楚三郎有點不敢置信。

「以老朽昔日所作所爲，萬死不足辭其咎。」金大爲神色平靜的道。

「那你爲何不逃走？」

「要來的始終是要來，怎麼逃也逃不着，即使能逃過楚三爺之追捕，老朽也逃不過自己的譴責，那爲何要逃呢？」

「王老二，你也不怕死？」楚三郎轉向王橫問道。

「三爺，坦白說，我很怕死！但是我更怕活得不能心安。出賣了拜兄，日後縱使能偷生，也會備受良心責罵，倒不如跑來一起死掉，省得他朝痛苦。」王橫之神色也是平靜得很。

「好吧，那楚某便成全你們吧。你

們就此隨楚某前往投案還是……」

「三爺，老朽實在不願多受折磨了，勞煩你動手吧！只是，老朽子女，昔年不曾幹過任何壞事，尚請三爺高抬貴手，放過他們。」金大爲道。

「放心，楚某從不殺無辜的人。」

楚三郎手指剛觸着刀柄之際，便想起一個仍未解答之疑問，遂道：「金老大，楚某有一不明之處，尚希金兄不吝，代爲解疑。」

「三爺請說。」

「當年你積存之財富，理應不少，爲何現時之環境會這樣？」

「三爺，實不相瞞，老朽之家財早已在數年前散盡，如今可說不名一文。」金大爲苦笑道。

誰知道他身後之少女已忍不住，大嚷道：「姓楚的，你要動手便快一點吧，問這麼多幹甚麼？」

楚三郎聳聳肩，道：「對不起，楚某只是一時好奇，不明白你們既然有一大筆財富，爲何仍會這般捱苦吧了。」

少女哭嚷道：「這算是捱苦？我們今後的日子才難過呢！我爹數年前已大徹大悟，把所有財富都拿來賑災，餘下的錢只足夠買下這小屋以及兩畝瘦田，希望能安渡餘生，誰知你也不放過他！」

「翠紅，住嘴，這那有妳說話之地方！妳忘記了我曾說過些甚麼話嗎！記着，錯失便是錯失，只有接受處分，絕不能以其他方式來贖罪。死對爹來說是個解脫，妳怎能怪責楚三爺？」金大爲叱喝道。

楚三郎驀地發現另一奇怪之處，現時天氣炎熱，金大爲竟以布纏頭，實在有點……

「三爺，請你動手吧！」金大爲道。

楚三郎也不多言，寒光一閃，鋼刀已出鞘。

一聲驚呼下，竟沒有預期之漫屋血雨，也沒頭顱墮地。

隨刀影而飛起的，只是金大爲用來纏頭的布。

金大爲頭上，原來已沒有頭髮，不過却多了數行戒疤，他竟然已出了家當和尚！

「你出了家？」楚三郎大爲詫異。

「是的，我也是來到後才知道大哥於年前出了家。他獲悉三爺前來的消息後，堅持從山裏跑回來等你。」回答的却是王橫。

楚三郎嘆了口氣，片刻後喃喃自語道：「若拿一個和尚的頭顱去領取花紅，他們會給我才怪。那殺千刀的王橫，竟不說他早已出家，害我白走一趟，最可恨的是當天不曾眞正給他一顆毒藥，還浪費了一顆療傷丸，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往妓院找他算賬了。」收刀入鞘後便頭也不回地離去。

這晚，白臘村附近的山裏，多了一個落髮爲僧的外來人。

* * *

變成和尚的金大爲腦袋再也不能領賞，這話只有呆子才會相信。

事實上，即使是一個羊頭，只要他獵鷹是一口咬定是金大爲首級，官府便會乖乖的付錢，那敢多問。

但爲何楚三郎不動手？這問題連他自己也解答不來。

一個萬死不足贖罪的綠林悍匪，是否在大徹大悟，改過向善後便能洗脫昔日所做的罪孽，逃過應得之懲罰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大明朝代時，殺了人後，只要跑去當和尚便能擺脫懲罰，簡直可笑！

殺人必須塡命，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否則天下定會大亂。

但是，楚三郎放過了金老大，也放過了王老二！

唯一的解釋，是他不忍心出手，不忍心殺死兩個眞正改過自新的人，不忍心殺死兩個毫不反抗，閉目待斃的人。

他輕嘆一聲：「一失足成千古恨，可堪回首有幾人？」

然而嘆息過後，另一問題便困擾着他：「是誰要把他置諸死地，不惜花費大筆金錢僱用鐵劍門來對付他？」

以金老大與王老二剛才的表現，應不會是他們，那麼是誰？

可能性只有一個。

楚三郎從來不牽涉在江湖恩怨中，所以問題必定出自那些被官府通緝的綠林悍匪身上。

把他楚三郎恨之入骨的，不外是兩種人，其一是他殺死或緝獲的悍賊後人，不惜出重金來殺他爲親人報仇。

除了這些被殺悍賊親友外，便是他現在追緝着的凶人了。這些人不甘心被他日以繼夜地到處追緝，先下手爲强，僱請殺手把他解決，但求一勞永逸，實在是非常有可能之事。

十年以來，被他殺死及緝獲的凶徒實在數不勝數，楚三郎難以想出誰的後人會這般仇恨他這「劊子手」。

近半年來，他到處找尋的凶徒只有五個人：樊雄、金大爲、姚立德、赫連培及阮紹昌。他打算緝獲這五個人後便從此收山。

樊雄已被誅，金大爲洗心革面，楚三郎之名單上實際只餘下三人。而這三人之中，誰的嫌疑最大呢？

三人均是無惡不作，犯案纍纍。每顆人頭均價值三千兩之上，這只不過是官府之懸紅，尚不曾計算一些苦主所出之私人賞金。因此，楚三郎在這半年來，鍥而不捨的追踪着三人，把他們逼得到處逃亡，如喪家犬般。

換言之，這三人都有嫌疑聘請鐵劍門來對付他。

楚三郎對此實在不勝煩擾，他並不是對鐵劍門有所畏懼，只因如此一

來，他的如意算盤便受到破壞。

鐵劍門這組織正在威脅着他生命安危，他怎能無牽無掛地找個地方安居，從此脫出江湖呢？當然不能，除非他和鐵劍門兩者之一倒下。

想起曹操，曹操便到！

擋在楚三郎跟前的，是四名黑衣蒙面人，傳統式鐵劍門殺手打扮。

人數比上一次少了，但是否比上次容易應付呢？

答案當然是不！十多人辦不來的事，四個人膽敢來接手，這四人定自信比那十多人來得强。而自信心往往是需要實力來支持的。

楚三郎一看四人所站的方位，以及他們握劍的姿勢，已知這一仗很吃力。

他也明白到在此環境之下和面對這些殺手，說甚麼也是白費唇舌。

最乾脆的辦法便是動手。

楚三郎翻身下馬之際，刀已出鞘，斜斜的指向地上，刀鋒向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對方之動態。

四名黑衣人好像也深明言多必失的道理，不發一言便齊齊出劍。

四柄長劍，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同一時間襲向楚三郎上、下、左、右。

飛禽中，以鷹的眼睛最爲銳利，楚三郎既然號稱獵鷹，這方面的本領自然有過人之長。他一眼已看出四人之劍招雖然凌厲非常，卻有極大之破綻。

不論任何招式，均有其破綻弱點，只要在這破綻消失之前察覺其所在，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向這弱點，便能輕易克敵。

多年來，楚三郎便是以這方法把無數對手擊倒。他的刀法沒有花巧奪目的招式，只是實用。他的致勝要訣在於眼明、刀快；而他出刀之快，實在匪夷所思，往往在對手未能看清楚他的刀影的前便已把敵人擊倒，一刀奏效。

這方法說來很簡單，但做出來卻是極不容易。大凡高手過招，招式中的破綻往往一瞬即逝，若不能把握那機會的話，隨時會被對手後繼而來的攻勢所乘。

如今，楚三郎面對四柄長劍，雖能看出對方弱點所在，卻也不敢貿然反擊。因爲這四名高手武功實在强勁，他只有擊倒其中一人的把握，而擊倒敵人的同時，他自己亦會受到餘下三柄長劍的無情攻擊，難於閃避。

因此，他只能沉着應戰，穩守突擊，等候一個更佳機會，等候着對手出錯。

這四名黑衣蒙面人的身手雖高，但若是單打獨鬥，楚三郎有信心一刀便可以把對方解決，但四人聯手，每個人的弱點都有其餘三人照應着，情況便大爲不同。

近半個時辰的苦戰，楚三郎仍未能找到一個反擊的機會，而他的眞力卻消耗了不少，若如此下去，縱使不被對手擊倒，也會活生生的累死。

楚三郎眉頭一皺，便要動用自出道以來從不曾有機會施展的法寶——飛刀。

交手中使用暗器，乃白道中人所不恥的行爲。但在這場合中，對手既然不顧武林規矩，以衆凌寡，楚三郎又何須理會這些規矩？

他的手指還不曾接觸藏在腰間的柳葉飛刀，便已改變主意，因爲他已察覺到對手們的攻勢，竟有着緩慢下來的趨勢。

這只有一個解釋，對手內力不繼！

力爲招的本，若內力不足，任何絕妙的招式也不能發揮應有的威力，反之，更會導致破綻百出，給予對方有機可乘。所以，有上乘武功的人，必從練氣入手，務求紮穩根基，只消內功達到某種境界，隨手揮來便是無懈可擊的絕招。

對手既然氣勢轉弱，楚三郎自是不會錯失機會，連忙反守爲攻，以快而狠之刀法頻頻向四名黑衣蒙面人的要害招呼。

一刀緊接一刀，一浪跟着一浪的攻勢，登時把四名黑衣人逼得喘不過氣來，再也不能互相照應。

楚三郎窺準一個機會，刷、刷、刷連續三刀，劈向其中三名對手，把背部空門暴露於餘下的第四名黑衣人眼中。

那人爲之大喜，還道楚三郎求勝心切之下把他遺忘了，不假思索便飛撲而上，手中劍射向楚三郎背心。

誰知楚三郎早已料到有此變化，一切均在他意料之中，而他剛才那三刀亦只是虛招，旨在把三名對手逼退兩步，使他們來不及接應身後自投羅網的第四人。

只見他身形驀然向下挫，頭也不回地便反手一刀劈出。

跟着便响起一聲慘叫。

楚三郎不用回首細看，也能從對方撲來之勢知道自己的刀砸在那個部位之上。他順勢抽刀前撲，把餘下三人籠罩在刀影之下。

四去其一，楚三郎自然是輕鬆得多了，不需一頓飯工夫，已再有兩人傷在他的刀下。餘下那黑衣人見狀大驚，也顧不得同伴之生死，落荒而逃。

他這選擇倒也正確非常，只因楚三郎出刀，招招致命，只要被他擊中，絕無生理。那人若不逃跑，也不過是賠多一條生命。

楚三郎也不是趕盡殺絕的人，何況殺死這些鐵劍門人對他來說並無眞正得益哩！所以他也不追殺，只緩緩收刀入鞘。

他剛要找回坐騎之際，便看見第五個黑衣蒙面人。

這人的服飾，與剛才那四個人一模一樣，但肯定不是剛才逃掉的那一個，因爲身形有所差別外，那散發出來的殺氣更是楚三郎出道以來所見之最。

楚三郎感覺到這人很可能便是他畢生所遇最厲害的高手，而他自己却是在損耗了不少眞力後才遇上。

這是他運氣差，還是對方刻意做成的？

楚三郎實在無暇思索，事實上他連運功恢復部份眞力的時間也沒有。

那黑衣蒙面人已拔出長劍，一步一步的走向楚三郎，在他身前約三丈處停下。

楚三郎借此機會盡量調息，對付高手，多一分眞力便多一分勝算。

黑衣蒙面人也是高手一名，怎會看不出楚三郎的心意？他驅使四名殺手來消耗楚三郎的體力，使自己勝算的機會增强，又怎會給予他運功調息的機會？

黑衣人氣運全身，眞力貫注劍身，登時响起一聲龍吟，隨即見他凌空射向楚三郎，刺出石破天驚一劍。

楚三郎猛吸一口眞氣，迎着來勢，也劈出了鬼哭神泣的一刀。

表面上，這是劍招與刀法之爭；事實上，這是內力高低之比較。

砰然一聲過後，人影乍分，兩人手中之刀與劍均只剩下手把，其餘部份則已被那强勁之氣旋絞斷。

楚三郎胸口起伏不停，咀角溢着鮮血。

黑衣人面罩黑布，看不出傷勢輕重，但從他急促的呼吸喘息看來，傷勢並不比楚三郎輕。

竟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黑衣蒙面人心裏明白，自己以逸待勞，對手却曾經過近一個時辰的苦戰，在此情況下仍只能攀成五五局面，他本人的修爲與楚三郎相比，實在相差了一截。

換言之，今天若不能把楚三郎殺死的話，日後之機會將更渺茫。

他略一調息，把體內翻騰着之血氣壓下，抛掉沒有鋒刃的劍柄，揮掌前撲。

楚三郎雙眉深鎖，無暇思索這身手奇高的蒙面人究竟是誰，一掌迎上。

砰的一聲，兩人各蹬、蹬、蹬的退後三步。楚三郎咀角溢出之鮮血愈來愈多。

跟着便是第二掌、第三掌……

毫無花巧，每掌都是硬碰硬。

楚三郎已噴過數口鮮血，臉色也變得蒼白異常。令他略感安慰的是對方臉上的黑巾亦已濕透，掌勢愈來愈弱。

黑衣人仍然不肯罷手！

楚三郎左手再度伸向腰間，他知道只要飛刀一出，對方難以閃避。

但他再度停下手來。這是一場公平決鬥——表面上看來如此，他怎能以暗器偷襲？

楚三郎從來沒把自己看作武林中人，大可不必理會那些臭規矩，何況現時性命攸關！但是，他絕對不願意做出有損人格，更會日後心中不安之事。

所以，他再度迎上擊來的第四掌……第五掌……

終於，兩人分別奄奄一息的倒在地上，相隔十餘步，誰也沒辦法提起一口眞氣爬前去解決對手。

片刻後，兩人差不多同時掙扎站起，以最後一分眞力擊向對方。

「砰」的一聲！

楚三郎屹立原地，咀角泛着笑容，因爲他看見對手被自己擊退數步，倒卧地上，似是昏厥過去。他正在沾沾自喜之際，便感到眼前一黑……

* * *

朦朧中，楚三郎恍惚覺得自己像騰雲駕霧般，飄到冰山雪地裏，眼前只見一片白茫茫，沒有林木，沒有人跡，只有冰雪。

他覺得自己牙關抖顫着。冷！冷得令人難以忍受！

他忍不住便要開口大嚷，可是無論他怎樣叫嚷，也沒有人現身給予援手，事實上他自己也聽不着叫喚聲。

驀地，眼前景象一變，冰山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片漆黑。

他再也不覺得寒冷，只感覺體裏暖洋洋的，令人有說不出來之舒服。

可惜這暖洋洋的感受消失得很快，四周溫度急劇地上昇。

火！原來四周都是熊熊烈火！他看不見甚麼東西在燃燒着，只有一團一團的火把他包圍着，吞噬着。

他絲毫不覺得痛楚，只是熱得難受。不過那熾熱的感受却是來自體內，像有烈火把五臟六腑烤着似的。

沒多久，烈火也消失了，一切歸於平靜。

黑暗逐漸消失，楚三郎眼前出現數條人影，似幻似眞。

他的心涼了一大截，怎麼自己竟來到地獄了？原來出現在他身前的，竟是傳說中之閻君、判官，以及牛頭、馬臉。

「大膽楚三，見了本君，還不下跪？」高高在上的閻王大喝。

楚三郎大吃一驚，不知怎的，雙膝不由自主地一屈，跪到階下。

「楚三，你知罪嗎？」閻王一拍驚堂木，問道。

楚三郎大爲茫然，自忖平生從不曾做過任何虧心事，何罪之有？

「大膽楚三，至死仍不知錯，你可知平生曾殺死多少人？」

「冤枉，楚某平生殺的全是該死之人，並非濫殺無辜。」楚三郎理直氣壯辯道。

「你還要狡辯？楚三，你以爲自己是誰？誰該死、誰不該死是由你來決

定的嗎？只有本王才有資格決定一個人之生死！亦只有本王指派的人才有權執行勾魂令。無論死的人犯了甚麼罪行，你爲了錢而殺人便是不對！」

「冤枉啊，楚某並非爲了錢而殺人，只是替官府代勞，領取懸紅吧了！」

「胡說，你這樣做還不是爲了錢？楚三，本王問你一句，若沒有懸紅賞金的話，你會這樣熱心嗎？」

楚三郎登時啞口無言，若沒有花紅，他會這麼辛苦到處緝兇才怪。

「嘿，嘿，本王說的沒有錯吧？楚三，你的出發點是錢，最終殺人目的也是爲了錢，還敢辯稱爲官府效力！」閻王得意地道。

楚三郎正欲呼冤之際，閻王已大喝道：「牛頭、馬臉，把這傢伙抬下去，先斬掉四肢，再施以剮心之刑。」

楚三郎大吃一驚，便要反抗，誰知道四肢卻不聽使喚，他的絕頂武功在這裏竟然一點也派不上用場。

亮晃晃的鬼頭刀已臨體，再不反抗便永無機會了，楚三郎用盡最後一分力量，霍然坐起！

眼前那有什麼牛頭、馬臉、判官、閻王？

剛才原來只是一個夢！

「公子，你醒來了嗎？那眞太好了。」

映入楚三郎眼簾的，是個美艷絕倫、清麗脫俗，如仙女下凡的少女，身後站着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嬌俏丫環。

「姑娘，這裏是甚麼地方？楚某爲何會在此的？」楚三郎愕然問道。

「噢，原來是楚公子！這裏是藏劍谷，我家小姐因看見你受了重傷，奄奄一息的卧在谷口不遠處，所以把你救回來。」嬌俏丫環笑道。原來剛才說話的也是這丫環。

楚三郎這才回憶起昏迷之前所發生之事，便要下床道謝。

美艷少女衣袖一拂，便有一道無形氣勁攔阻着楚三郎，只見她露出一個閉月羞花的笑容，道：「楚公子，你的傷勢極重，經賤妾施針後，雖無大礙，但亦不宜走動；必須靜養數天，才能恢復體力。」

楚三郎連忙運功一查，果然正如美女所說般，仍是虛弱萬分，當下便道：「姑娘相救之恩，楚某沒齒難忘。只是當日還有另外一人與楚某一起，不知那人現在怎樣了？」

美女眉頭一皺，道：「楚公子還有同伴？但賤妾卻不曾見着啊！只有四名黑衣蒙面人，其中三名已死掉多時，餘下一人則奄奄一息，離死不遠。」

楚三郎急道：「姑娘，楚某指的便是那人！」

美女更是柳眉深鎖，道：「楚公子，那人是你朋友嗎？」

楚三郎搖搖頭，道：「楚某根本連他是誰也不知道，事實上，楚某是因爲與他力拚，才會導致傷重不支，昏厥倒地。」

美女這才輕吁一口氣，道：「原來如此，賤妾還道他是公子的朋友哩。賤妾因見他黑巾蒙面，定不是好人，所以沒有救回來。當時他只餘下一口氣，想必已死掉多時了！」

楚三郎大爲嘆息，道：「眞是可惜！」

美女大惑不解，道：「楚公子，他是你的敵人啊，爲何你還替他婉惜呢？」

楚三郎道：「姑娘，實不相瞞，那人是楚某出道以來所遇最强的對手，楚某實在希望能夠在眞力充沛時與他再決一死戰。」

美女恍然大悟，道：「噢，賤妾明白了，這定是你們武林中人所說的：『得一對手，死而無憾。』是嗎？」

楚三郎道：「楚某也不知道是不是，只不過當日倒下那一刹間，突然渴望有另一機會與他一決雌雄。不過，知己難尋，對手更難尋，這倒是個事實。」

美女嫣然一笑，道：「楚公子重傷初癒，必須多點休息，賤妾也不騷擾了，如有甚麼需要的話，請隨便吩咐小詩吧。」說畢便蓮步姍姍地離去，留下嬌俏丫環陪伴楚三郎。

楚三郎傻兮兮的瞧着美女之背影出了神，事實上，他的確不會見過這般美麗的女子，也不會想像世間竟有如此脫俗的女子。

嬌俏丫環一笑，道：「楚公子，小婢便是小詩，公子可有甚麼需要嗎？」

楚三郎這才如夢初醒，連忙道：「小詩姑娘，可有甚麼可以吃的嗎，楚某實在餓極了！」

小詩笑道：「公子三天不曾進食，當然肚子餓了，只不過小婢以爲公子剛才已飽餐秀色一頓，不再需要吃其他東西吧了。」

楚三郎臉上一紅，道：「小詩姑娘，不知妳家小姐芳名是甚麼呢？」

小詩收起小咀，道：「楚公子爲何不直接問小姐呢？」

楚三郎爲之赧然，苦笑道：「楚某適才忘記了。」

小詩笑道：「我家小姐姓白，至於芳名嘛，還是留待小姐親自告訴你了。」說畢便一縷煙般溜出房外。

房間裏只剩下楚三郎一個人，他靜靜地躺在床上，想着適才的夢境。

雖然只是一個夢，但閻王那一番話却深深的震撼着楚三郎。

通常來說，夢裏的景象都是虛幻不着邊際的，即使有人說話，內容都是玄妙破碎，百思不得其解，絕不會如閻王般緊釘着一個主題。

莫非楚三郎眞的從鬼門關打了一個轉回陽？或是他自己心魔作祟？

事實上，楚三郎早已被這問題困擾多年，只不過他一直逃避着，不敢找出答案。

他殺人的眞正目的是爲了錢嗎？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矛盾極了。

沒有懸紅的話，他根本不會考慮追緝那些兇徒，這是爲錢而殺人。

但是，有錢也不能驅使他殺人，不論酬勞是如何高。所以楚三郎也可說不是爲錢而隨便殺人。

不過，簡單地說一句，他確是爲錢而殺人，雖然他是有原則地殺人。

楚三郎想到這裏時，不禁苦惱萬分。如此說來，他豈不是一個殺手？

不，這怎可以，楚三郎自負頂天立地，怎可以淪爲殺手？

他一定要重建一個新形象，如何重建呢？首先，他要破除慣例，即使是毫無酬勞，只要是有意義和值得一做之事，他是義不容辭！

這豈不是那些白道俠士的所作所爲？難道楚三郎要把自己改變成爲一個大俠？

當然不是，他從沒想過當大俠，只是不希望別人覺得楚三郎是爲了錢而殺人。

美色引誘　誤入圈套

藏劍谷藏劍山莊的一間密室裏，那姓白的美女正與一名年約五旬的清癯中年人密談着。

「玉蓮，那姓楚的醒過來沒有？」中年人道。原來美女的名字喚作玉蓮。

白玉蓮回答道：「爹，楚三剛醒來不久。」

「施術後的效果如何？」

「功效不大，楚三修爲極高，雖然身受重傷，仍有一口極爲雄渾之眞元護着心脈，難以乘虛而入，控制他的心靈。」

「那豈不是徒勞無功？」

「那也不是，幸好他心裏長久被一問題困擾着，導致女兒有機可乘，對準他的弱點而攻擊！」白玉蓮道。

「他有甚麼弱點？」

「潛意識裏，楚三郎對自己之所作所爲並不十分滿意，所以他希望能盡早擺脫目前的生涯，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就此平平凡凡的渡過一生。」

「那妳如何攻擊？」

「乾脆得很，女兒只是罵他，怪責他多年來爲錢殺人，逼他自咎。」

「他殺的都是萬惡之人，怎會自咎？」

「是的，死的全部是該死的人，但是他殺人之目的是爲了領取懸紅，而不是爲了替天行道，爲民除害。天下間，有不少比被他殺死的人更該殺，但楚三卻視若無睹，任由他們逍遙法外。女兒便針對這一點說他是爲了錢而殺人。以他的性格，定不能忍受這污點，所以女兒肯定，只要曉之以大義，他定會不顧一切地替我們辦事。」

「玉蓮，妳既然有此信心，那便好極了，多久才可以辦妥？」

「很難說，但定可以在他完全康復、離開此地前辦妥，因爲必須要等待機會，不着痕跡地使他自告奮勇去做。」

「另外那蒙面人如何了，可探出他的身份嗎？」

「那蒙面人的武功，與楚三郎相差只一籌，但性格及意志均强上很多，是那種永遠以自己爲中心的人，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換言之，是主觀極强，甚至可以說固執，所以甚麼大法對他都毫無作用，女兒曾多次嘗試探問他的名字及身份，答案只有一個。」

「是什麼？」

「他只答：『我是誰？我是殺手，爲了金錢可以殺任何人，幹任何事的職業殺手！』他甚至因此而自豪。」白玉蓮道。

「如此說來，他身份應不難猜！」

「是的，有這身手之殺手，江湖中不出三人，便是鐵劍門的正副門主以及笑臉鐵心傅鐵心。他定是這三人中之一個。」

「攝魂、迷心等大法對他都無效嗎？」

「是的，爹。但這人也有一個弱點，便是自戀狂。換言之，他極爲珍惜自己，也可以說怕死！」

「這麼說來，控制他的辦法豈不是更簡單？」中年人撫鬚微笑。

「對了，只消一顆慢性毒葯便可以令他俯首聽命。不過，若能加上一些好處的話，功效會更好。」

「玉蓮，妳打算給他甚麼好處？」

「一套劍法，一個女人，及一筆可觀的酬勞。劍法預付，餘下的事成後再奉上。」

「玉蓮，妳不是說他的身手與楚三郎相差不遠嗎？怎會把普通劍法放在眼裏？」

「當然不是普通劍法，女兒打算把龍騰劍法送給他。」

中年人嚇了一跳，道：「玉蓮，妳不是說笑吧？龍騰劍法堪稱曠世絕學，怎可以隨便送給別人？」

「爹，龍騰劍法雖然博大精深，但必須鳳舞劍法配合方能稱霸天下。爹再也不能用劍，而女兒又不適合練這剛陽劍法，我們留下何用？何況女兒的鳳舞劍法與之有相尅作用，縱使他練成又何妨？」

「目前我們雖然沒用，但日後……」

「爹，女兒明白你的意思。日後若女兒眞的那般幸福，有一個兒子的話，也可以讓他修練這龍騰劍法的。要知道秘本上每一句口訣、每一幅圖樣都已深刻地印在女兒腦海裏，絕不會失落的。」

「那麼妳打算給他甚麼女人？是莊裏的丫環嗎？」

「不，這類人通常都眼高於頂，若隨便找個丫環給他，倒不如不給！女

兒打算把自己作酬。」

「玉蓮，這怎可以？妳怎能把自己終身幸福斷送？」

「爹，只要事成，女兒的幸福又算是甚麼？坦白說，終身只能在藏劍谷方圓十里走動又有甚麼幸福可言？何況他能否領取這酬勞尚是疑問呢。」

「你的意思是……」

「爹，屆時你便會知道的了。女兒把龍騰劍法送給他，其中之一個目的便是爲了這個！」白玉蓮道。

「玉蓮，爲父仍是有點不明白，既然已有毒藥控制着他，爲何還需附上如此優厚的條件呢？依我看，光是一筆酬金已足夠有餘了。」

「爹，話雖如此說，難保有甚麼變化的啊！假若他能找到解藥把毒性化解，或是他一時不甘心受制於人，那我們的計劃豈不是功虧一簣？這些條件保障着我們全盤計劃，絕對不能省掉。」

「既然妳如此認爲，便照妳的辦法吧！」

* * *

楚三郎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再加上白玉蓮、小詩主僕兩人的悉心照料，只數日間，傷勢已痊癒得七七八八。

這天清晨，楚三郎練功完畢後，便如常往花園散步。數日來，他留意到這藏劍山莊裏，除了白玉蓮外，只有數個下人，而且全部是女的。

偌大的山莊，一個男人也沒有，這的確是個奇怪現象。自己是客人，楚三郎實不便多問。

涼亭裏，坐着白衣勝雪的白玉蓮。

雖然楚三郎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他肯定是白玉蓮。

並不因爲整個藏劍山莊裏只有白玉蓮才穿白衣，也不因爲白玉蓮永遠都是白色裝扮。

即使天下間的女子都穿着白衣以背影向着他，即使白玉蓮換上其它顏色的衣服，楚三郎也能一眼便認出她來。

理由很簡單，因爲白玉蓮的背影已深深地刻進楚三郎的心坎裏。

當面對面時，白玉蓮如仙子般，使楚三郎自慚形穢，不敢注視。

他唯一有膽量的，是每次白玉蓮離去時，目不轉睛地瞧着她的背影。

所以，白玉蓮留給楚三郎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那苗條的背影，以及那婀娜的步姿。

楚三郎的腳步聲很輕，但白玉蓮仍能發覺出來。

她緩緩地回首，向楚三郎嫣然一笑。

楚三郎這個時候才領略到白居易筆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意思。

只可惜白玉蓮眉宇之間，隱約地埋藏着無限憂鬱。

「楚公子，你早，請進來坐吧。」

「白姑娘，妳早。打擾着妳了！」

白玉蓮輕嘆一聲，道：「這怎算打擾呢？賤妾多年來都是孤伶伶的，恨不得經常有人陪伴，以解那寂寞之苦哩。」

「姑娘，請恕在下多言，姑娘爲何不遷往較爲熱鬧一點的地方，而要隱居這荒山中？」楚三郎打蛇隨棍上的問道。却不知道自己已逐漸步入對方計算之中。

「唉，楚公子，你以爲賤妾是心甘情願的躲在這遠離塵世，人跡罕至的荒谷嗎？」

楚三郎大爲詫異，忙道：「白姑娘，莫非其中有特別原因？」

白玉蓮長嘆一聲，道：「這事不說也罷，縱使說出來，世間上又有誰能幫忙。」

楚三郎不假思索，立即道：「姑娘眞的有苦衷？請說出來吧，也許在下能略盡棉力哩！」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竟冲口而出說出這從來沒說過的話。

多年來，他不曾想過行俠仗義，也不曾想過幫助別人，只是日以繼夜地追捕那些被官府懸紅通緝的兇徒。

他今天自告奮勇，是爲了甚麼？感恩圖報？還是受了夢中閻王所說那一番話所影响？

事實上兩者皆有。

那一番話，當然不是閻王所說，也不是他本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幻想出來的，而是的的確確，實實在在地出自一個人的口，深刻地進入他的腦海中。楚三郎當然不知道這點。

楚三郎做夢也不會想到說這一番話的人便是眼前這位他視之爲仙女下凡的白玉蓮。

白玉蓮注視楚三郎片刻，道：「楚公子，你的好意賤妾感激萬分，只可惜要把寒家拯救出地獄，並非公子想像中那般容易。一個弄得不巧，便會斷送公子寶貴性命。」欲擒故縱，白玉蓮放着長線，深信大魚難以逃出她掌握之中。

楚三郎急道：「白姑娘，楚三並非貪生怕死之輩，更非忘恩負義之徒。請妳把困難說出來吧，即使上刀山，下油鑊，在下也絕不會皺眉。」

「眞的？楚公子眞的願意幫忙？」

「如有口是心非，天誅地滅！」楚三郎把繩索緊緊地套在脖子上。

「楚公子，既然你願意幫忙，賤妾便把原委說出來，看看公子能否助寒家一臂之力。不過，若楚公子聽過後，覺得力有不逮的話，千萬不要勉強自己，只須不把這事洩露給別人知道便成。」

「白姑娘請說。」

「楚公子，可曾留意到藏劍谷中並無男丁嗎？」

楚三郎點頭道：「在下留意到了，只是不便詢問姑娘罷了。」

「十多年前，藏劍谷是個世外桃源，可惜禍出蕭牆，谷中男子悉數被殺

，只有谷主，即是家父，能僥倖逃過大劫，但也雙手拇指被削，終生不能用劍，形同廢人。」

「令尊現在谷裏嗎？」

「家父自遭逢大變後，心情大變，終日把自己困在地窖之中，誓言藏劍山莊一天不能重見天日，一天便不出來。」白玉蓮神色黯然的道。

「白姑娘適才說禍出蕭牆，莫非……」

「是的，下此毒手的便是賤妾之師叔。當年他不知從那裏得到一本毒經，以經中所載的工夫，把谷中所有人毒害，只放過家父及十餘名婦孺。所有男丁，包括嬰孩也難逃劫數。離去時，那狗賊並限制本谷之人終身不能踏出藏劍谷方圓十里，不得嫁娶，不得收徒。」

「那人如此卑鄙無恥，妳們可以不聽他的話啊！難道他留有人手在谷裏監視？」楚三郎聽見如此令人髮指之事，不禁大怒。

白玉蓮輕搖着頭，道：「那狗賊不曾留下任何人監視，只逼家父服下一顆他的專門毒藥，每半年必須服用解藥，他則派人每年前來兩次，留下解藥。」

「姑娘可知道令尊中的是甚麼毒嗎？」

「爲此，賤妾鑽研醫道，希望能解去家父體內之毒，免受那狗賊所禁制，可惜多年來，不但不能奏效，連所中的是甚麼毒也未能知曉。」

楚三郎道：「白姑娘，在下有點不明，那人既然如此狠毒，爲何不把令尊及妳們悉數殺死，更不嫌麻煩的差人每年前來兩次送上解藥呢？」

白玉蓮道：「那狗賊當年雖劫去大部份藏劍谷的財富及練功心法，但最終目的仍未能達到。那便是藏劍谷兩項至寶，『龍騰鳳舞』劍譜以及『龍鳳雙劍』。當日那狗賊把谷中每一寸地方都搜遍了，都未能尋着，所以不曾殺害我們。他曾答應過家父，只要說出寶劍及劍譜之藏處，便把所有限制撤回，並徹底解除家父身上所中之毒。」

「一片鬼話，令尊若把藏寶處說出的話，恐怕他找到寶物之後便會把妳們全部殺掉。」楚三郎道。

「所以家父寧死也不說出藏寶之處！」

「白姑娘，請問在下能如何幫忙。」

「能幫助寒家之辦法只有一個，便是把這狗賊殺掉，取得那册毒經。本來一册毒經已是足夠，只可惜當年家父爲保存我們的生命，曾親口答允那狗賊的條件，在那狗賊有生之年，藏劍谷中人也不踏足本谷方圓十里之外，也不嫁娶及授徒。雖然那只是在無可奈何下應允，但始終仍是一個諾言。別人雖不義，藏劍谷的人却不能違反諾言，否則家父早已自盡，使賤妾等人不再受那狗賊所限制。」

「那狗賊是誰？」

「他原名史無悔，如今喚作史向榮！」白玉蓮咬牙切齒地道。

「怎麼？竟會是他？」楚三郎聽見史向榮這名字，不禁大爲錯愕。

「是的，便是這狗賊！憑藉藏劍谷的武功及財富，在短短數年間，他便在武林中闖出名堂，更成爲當今武林盟主。有誰能想像他竟是個滅絕天良，手辣心狠之徒？」

「白姑娘，請放心，即使他是武林盟主，有三頭六臂，在下也要把他的惡行公諸天下，以及把他殺死，取得毒經使令尊及妳們解除禁制。」

「楚公子大仁大義，賤妾實在無以爲報。此行萬分艱險，但願公子逢凶化吉，無恙歸來。」白玉蓮幽幽地道。

「姑娘請放心，在下有信心能達成任務，定不會有負姑娘所託。勞煩姑娘把在下之行囊及坐騎找來，在下立即起程。」

白玉蓮驀地心中一動，道：「不，楚公子還不曾完全康復，還是多留數天才動身吧。這麼多年也過去了，賤妾也不急在這數天。」

「姑娘，在下可否見令尊一面？」

楚三郎頷首問道。

白玉蓮臉色微變，道：「難道楚公子不相信賤妾所言？」

楚三郎急道：「怎會呢？姑娘誤會了，在下只不過希望當面向他保証，把這姓史的狗賊除掉，使令尊安心吧了。」

白玉蓮這才臉色一寬，道：「原來如此。只是家父近來心境已略爲平靜，賤妾實在不願再勾起他的慘痛回憶，不過，若然公子定要一見家父的話，讓賤妾前往一問家父意見吧。」

楚三郎連忙道：「不用了，讓令尊好好休息吧，不要打擾他了！」

這時，俏丫環小詩已跑到花園，道：「楚公子，小姐，早點已準備好了。」

* * *

這晚，楚三郎思潮起伏，難以入睡。

他想到的是白玉蓮那千嬌百媚的回眸一笑，還有那對如秋水般的鳳目。

當然他更想到將會面對的艱辛任務。

一劍震神州史向榮不但武功絕頂，被譽爲當今武林第一人，他的神劍堡更是高手如雲，勢力超越武林八大門派甚遠。

憑他楚三郎孤身一人，能與史向榮對抗嗎？楚三郎實不敢想像。

突然間，楚三郎察覺到房外响起一陣輕微腳步聲，連忙坐起身子。

「鴉」的一聲，房門被推開了。

一條白色人影飄然而進。

楚三郎登時目定口呆，進來的竟然是白玉蓮！令楚三郎瞠目的是白玉蓮身上只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

夜色中，那毫無瑕疵的胴體隱隱約約的泛現在楚三郎眼前；那高山，那幽壑，可說毫無遮掩地盡入眼簾。

楚三郎銀牙一咬，懷疑自己是否在夢中。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因爲白玉蓮已蓮步姍姍的走到床沿，把那熾熱的胴體緊緊的偎倚在楚三郎懷抱裏。

楚三郎不是聖人，也不是柳下惠再生，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怎能抗拒如斯誘惑？只見他發狂似的把白玉蓮身上唯一遮掩物扯掉，便把她壓在身下……

以楚三郎之經驗，片刻已發覺懷裏的玉人乃是破題兒第一趟，那帶着痛楚的輕呼，那生硬無比的迎合，以及那略帶緊張的神態，和他自己緊湊的感受……一切一切都告訴他白玉蓮奉獻給他女兒家最珍貴的……

良久，一切歸於平靜。

「玉蓮，爲甚麼？楚三只是凡夫俗子，實在不配……」楚三郎後悔自己如此褻瀆心目中的仙子。

白玉蓮迅速以玉手掩着他的咀巴，道：「三郎，不要輕視自己，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賤妾能侍奉你，是三生修來之福氣。只是……只是……」

楚三郎連忙道：「玉蓮，妳放心，楚三不是人間賤丈夫，絕不會始亂終棄的，如有變心，定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白玉蓮待他發過誓後，方幽幽地道：「三郎，賤妾並不是爲此而擔心，只是恐怕三郎誤會賤妾是個隨便的女子吧了！」

楚三郎急道：「玉蓮，怎會呢？楚三雖然愚鈍，也清楚地明白……」

白玉蓮已打斷他的話道：「賤妾本打算待你回來時才厚顏提出終身侍奉你的，只因相公此去九死一生，成功機會甚微，故希望能替相公留下骨肉，承繼相公香燈，所以才不顧禮教，做出此令人唾罵之事，萬望相公不要誤會賤妾乃淫蕩之人。」

楚三郎這才明白白玉蓮用心良苦，道：「玉蓮，妳對我如此體貼，我實在不知如何報答才是。」他眞的明白白玉蓮委身之眞正目的嗎？白玉蓮犧牲清白的目的眞的如她口中所說嗎？只有她自己才能解答。

「三郎，這很容易，只要你多多保重自己，全身回來便行了。還有，希望你在起程前，多點愛惜賤妾。」白玉蓮邊說邊把赤裸熾熱的嬌軀緊貼楚三郎，並輕輕蠕動着。

楚三郎血氣方剛，那堪如此挑逗？立即緊摟着那小蠻腰，重張旗鼓，揮軍直進。

＊　＊　＊

甜蜜的日子特別容易渡過，轉眼間又是三天了。

楚三郎已是全部康復，依依不捨地辭別白玉蓮，離開藏劍谷，踏進他生命中的另一階段，挑戰當今武林第一高手史向榮。

他的背影剛消失，白玉蓮便回到莊裏之密室。

「玉蓮，一切順利嗎？」

「一切都非常順利，兩人已分別上路。」

「玉蓮，妳不會把自己預付給那神秘殺手吧？看妳眉目之間……」

「當然不會了，若把身子奉獻給他，那能收到預期效果？爹，你放心吧，女兒自有分寸的了。只不過因爲計劃成功有望，女兒才顯得心情開朗吧！噢，那殺手之身份亦已查出了，果然不出所料，他便是……」

＊　＊　＊

從白玉蓮口中，楚三郎得知藏劍谷雖然家傳劍法冠天下，却從來不曾有谷中弟子踏足武林，故武林中沒有人得知藏劍谷這名字。

化名史向榮的史無悔，本身乃是個孤兒，白玉蓮之祖父無意遇上，愛其天賦聰穎，根骨上乘，乃攜回谷中，誰知鑄成禍害。

白玉蓮重申藏劍谷無意踏足江湖，但不甘永遠受制，且當年之仇亦不容輕易忘卻，故必須殺掉史向榮而後快。

不過，自委身楚三郎後，白玉蓮却表示不忍他冒險，希望他永留谷中，寧可放棄復仇心願。

只是，楚三郎不願意如此。他怎能眷戀安逸，置愛侶之大仇不顧？

楚三郎依照着白玉蓮所授方法，穿過守護藏劍谷入口那片暗藏奇門陣式之叢林，來到當日與四名鐵劍門殺手搏鬥之處——不，應該是五名才對，若後來那黑衣幪面人也是鐵劍門中人的話。

現場裏，甚麼也沒有留下，沒有屍體，也沒有兵刃，甚至他當日的斷刀也不見蹤影；只有數灘早已乾了的血漬。

當日與他兩敗俱傷的幪面人究竟怎樣了？死掉了還是被人所救？

那些屍體和兵器又爲何統統不見了？即使野獸吃掉了屍體，也該有殘骸才是，何況還有數柄吃不掉的長劍？

隨即見楚三郎輕敲一記後腦，喃喃道：「我眞蠢，當日不是有一名殺手逃脫嗎？定是他回來替同伴收屍了！」

他想的一點兒都沒錯，只不過不知道那蒙面殺手回來時，地上只有三個同伴的屍體，而他只是把屍體以化屍散化掉後便把三柄掉在地上的長劍拾走。

那人根本不會嘗試找尋第四名同伴下落，而當時地上亦沒有任何斷刀、斷劍。

楚三郎聳聳肩，離開這差點兒便是他埋身之處的地方。

首先，他必須要找一柄趁手的刀。

出道以來，他的對手都是一些武功平庸的人，一柄普通鋼刀便輕易解決。

但是目前的情況却大不相同，他除了要對付勢力奇厚的神劍堡外，還必須提防鐵劍門的殺手。因此，他必須找一柄寶刀；還有，那暗藏在腰帶上的兩柄柳葉飛刀也不足夠，必須增添。

千金易得，神兵難求。往那兒找一柄合心意的寶刀？

知名的神兵利器，不是下落不明，便是名花有主！總不成去偸、去搶吧！

偸與搶這兩回事，楚三郎不屑爲之，他只想到暫借。他這暫借當然不是事先徵求物主同意，只是靜悄悄的拿去，待用畢後才物歸原主。老實說，有誰願意借出寶刀、寶劍這些稀世奇珍？

很可惜，楚三郎一時之間却想不起武林中誰擁有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

他只想到一個地方，這裏有着數之不盡的珍貴寶物，定藏有一兩柄合他用的寶刀。

這個地方便是大內禁宮！

可是，禁宮守衛森嚴，高手如雲，豈是容易潛進借用寶刀？

爲了一柄刀而冒這莫大的險，値得嗎？

當然不値得了，何況大內有沒有寶刀還是個未知之數。

驀地，楚三郎腦中靈光一閃，立即掉轉馬頭，往來路急奔。

他想起了多年前一宗貢品被劫的案件。

進貢的，乃是東瀛扶桑這矮子國。

貢品清單中，有一柄傳說可以削鐵如泥、吹毛可斷的倭刀，這刀名爲「流星」！

劫貢品的不是別人，正是楚三郎不久之前放過一馬的江東三虎。

金大爲不但劫走貢品，還殺死數名扶桑來使，所以才被朝廷懸紅追緝！

金老大雖把家財散盡，拿來賑災，但這「流星」刀目標太大，實難以脫手。

誰敢冒抄家滅族之險收購這倭刀？何況武林人仕中對倭刀這難登大雅之堂的兵器根本便沒有興趣！

這也是的，劍非劍，刀非刀，不倫不類的，好像一個不男不女的人妖，誰喜歡？

楚三郎却另有一番打算。

來到金大爲一雙兒女之居處時，眼前景象却使楚三郎眉頭爲之一皺。

屋前大樹上，吊着金大爲的兒子，正被兩名大漢毒打着。

兩名大漢的衣着裝扮，一看便知是大內探子。

楚三郎心中不忍，不假思索的縱身上前，揮掌擊向兩名探子。

「大膽小子，竟來管大爺之……」其中一名探子大怒地叱喝，只可惜話還沒有機會說畢便已咽喉中掌，身子立即如爛泥般倒下。

餘下那探子大吃一驚，伸手便抓向腰間鋼刀，可是已經太遲了。楚三郎的身手，那是他們這些只懂作威作福，漁肉平民的不入流人物可媲？

只聽見砰的一聲，那人左胸上已結結實實的吃了楚三郎一記重擊，登時鮮血狂噴，倒地不起。

楚三郎剛要把吊在樹上的金大爲兒子放下，他已睜開雙眼，虛弱地道：「楚大俠，請救救舍妹，她在屋……」說到這裏便腦袋一垂，也不知是死了還是昏厥。

楚三郎立即從其中一名探子身上拔出鋼刀，躍起把吊着金大爲兒子之繩索割斷，把他平放地上後方撲進小屋裏。

只見屋子裏正有兩條肉蟲在地上翻騰着，其中一個正是金大爲的女兒，全身赤裸的拚命掙扎着，不停地抗拒壓在身上大漢的進犯。

那大漢似是極爲欣賞受害者拚命反抗的神態，並不曾把金大爲女兒擊昏或制住穴道。卻不知如此一來，天鵝肉不曾到口，自己却胡裏胡塗的走進了鬼門關。

金大爲女兒翠紅正在極力掙扎之際，忽覺對方壓力大減，一顆魁首已掉在胸膛上，登時嚇了一跳，連忙推開軟軟倒在自己身上的無頭軀體，霍然坐起。

映進眼簾的是一個年約廿七、八的英俊男子，手中鋼刀仍在滴着血。她連忙定睛一眼，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大英雄，大恩人獵鷹楚三爺！

事實上，楚三郎從不曾幹過任何英雄事蹟，但在翠紅心目中，他比任何大英雄的份量還重，原因很簡單，因爲楚三郎放過了她的父親。

她好像碰上了親人般，顧不得身上寸縷全無，撲進楚三郎懷裏痛哭起來。

楚三郎輕拍着她結實而豐腴的背肌，柔聲道：「姑娘，不要哭了，快點抹掉身上血蹟，穿上衣服吧！我還得看看令兄的傷勢如何哩！」

翠紅這才省起自己全身赤裸，頓即滿臉通紅，粉頸低垂的跑往內間找衣服穿上。

楚三郎連忙趁此機會跑到屋外檢查金大爲兒子之傷勢，幸好他只是抵受不住毒打而昏厥，只消休息十來天便無大礙，便把他抱進屋裏。

再進小屋，已見翠紅穿上衣服，噗的跪倒在楚三郎跟前，道：「小女子幸好保得貞操，全賴三爺大恩大德，無以爲報，但願能永隨三爺身側，爲奴爲婢，在所不惜。」

楚三郎登時嚇了一跳，急道：「姑娘，萬萬不可，快點起來。」

翠紅搖首道：「不，若三爺不答允的話，小女子便長跪不起。」

楚三郎大爲焦急道：「姑娘，妳怎會這樣胡塗，難道妳看不見令兄急需料理嗎？快點找盆清水及面布來吧，其餘的以後慢慢才說。」

翠紅聞言，也明白救治兄長之事要緊，立即站起，前往打水。

不久，金大爲兒子便甦醒過來，正要向楚三郎道謝，已被他以手勢阻止。

「金姑娘，妳可知那些暗探來此爲了何事嗎？」

翠紅答道：「三爺，那些狗賊是來追問爹的下落，我們不肯說，他們把家兄拉出屋外毒打，其中一人更要把小女子汚辱。」

「這裏既然被官府知悉，實不宜再留下，姑娘，妳還是收拾一些貴重物品，把事情告訴令尊再作打算吧。」

「三爺，我們家財早已散盡，餘下的都全拿來買田了，那裏還有甚麼貴重物品？」

「妹子，妳忘記了我們還有數件珍貴寶物嗎？」金大爲兒子忙道。

「大哥，爹說那些東西惹人注目，不能變賣，我們帶着只會引人懷疑，倒不如不要了。」

楚三郎心中一動，忙道：「姑娘，那些物品中是否有一柄倭刀？」

「噢，是的，三爺怎會知道的？」

「坦白說，楚某便是爲了向令尊商借那倭刀而來的，姑娘，暫時不用理會那麼多了，把它們統統帶走吧，必要時才找個地方藏起便沒有問題的了。」

翠紅聽了，連忙跑去收拾細軟。

* * *

現時法號悟非的金大爲聽了經過之後，不禁唏噓萬分，想不到一柄倭刀竟間接救了他一雙兒女。

「三爺，這刀我們留下來也毫無用處，便送給三爺使用吧。只是這刀太惹人注意，恐怕會替三爺惹來無限麻煩。」悟非和尚道。

「大師放心，楚某自會替它改頭換面的了，屆時保證沒有人能認出它是流星刀。」

「這樣老衲便放心了，翠紅，還不快點把那刀交給三爺！」

翠紅聞言，立即解開包袱，取出一長形包裹，雙手奉予楚三郎。

楚三郎接過後，道：「大師，楚某謝過了！」

悟非和尚忙道：「三爺何必言謝呢！坦白說，寒家三條性命，還不是三爺所救，區區一柄刀，比諸三爺施予寒家之大恩大德，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多年來，從沒有人向楚三郎說過這類話，他本已不善詞令，登時弄得尷尬萬分，吶吶道：「大師，請不要……呃……楚某只是舉手之勞罷了。」

翠紅趁機道：「爹，三爺認爲村裏再也不安全，所以女兒已收拾一切，不再回去了。」

悟非和尚嘆了一口氣，道：「一人犯錯，禍延後代，老衲也實在對不起你們兄妹倆！」

已成爲悟空的王老二忙道：「大哥，現在不是內咎的時候，還是想想如何安頓兩位賢侄吧！」

翠紅搶着道：「爹，你不用爲女兒擔心了。女兒已決定終生追隨三爺，侍奉三爺，以報三爺對金家之大恩！」

楚三郎連忙道：「金姑娘，這萬萬不可。楚某一介江湖莽夫，終年飄泊，居無定所，姑娘跟着楚某，實在有不便之處。」

翠紅搖首道：「三爺，怎會有不便之處呢？反而三爺終日在外勞碌，必須有人照顧起居飲食，有小婢在三爺身側，定會使三爺少却不少煩惱。」她竟然連稱呼也改變了。

楚三郎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道：「姑娘，妳不明白的，寡女孤男走在一起，對姑娘之名節實在……」

翠紅連忙道：「三爺何須顧忌這一點，小婢既然決心終身追隨三爺，便是三爺的人，別人怎麼說，小婢也不介意也絕不理會。」

悟非和尚道：「三爺，小女個性倔強，她既然有此心意，便請三爺成全吧！」

楚三郎呆在當場，不知對應。

翠紅見乃父支持她的心願，立即趁機在楚三郎身前跪下，苦苦哀求。

楚三郎無奈，只好道：「既然姑娘不嫌辛苦，那便隨楚某到外間闖一闖吧。」

翠紅大喜道：「三爺，謝謝你。今後請三爺直呼小婢賤名，小婢不敢當姑娘這稱呼！」

楚三郎沒有辦法，只得道：「翠紅，快起來吧，這實在委屈了妳。」

悟非看見楚三郎願意收容愛女，登時老懷大慰，微笑道：「三爺，小女不懂事，尚請三爺多多教導。」

楚三郎只有苦笑，多了翠紅這個包袱，對他來說，實在增添不少不便之處。當下便向悟非等人告辭，與翠紅離去。

下山後，楚三郎找回自己的坐騎時，問題便立即出現，馬只有一匹，人却有兩個，男女有別，總不成二人合騎一匹馬啊！而附近都是窮鄉僻壤，便是有錢也難以買到馬匹。

「翠紅，這馬由妳來騎吧，我走路便成了！」

「三爺，這怎成？那有主人走路，下人騎馬的道理，還是由小婢走路吧！」翠紅那肯騎馬，忙道。

「翠紅，妳的輕功修爲不夠，不用推辭了，我們距離有馬匹出賣的地方尚有很遠路程哩！」

任他楚三郎如何說，翠紅還是不肯上馬。

無可奈何之下，楚三郎只得折衷地二人合騎。誰知翠紅却好像害怕掉下來似的，不但緊緊摟着楚三郎，更把整個嬌軀伏在他背上。

陣陣處女幽香，再加上那柔軟的感受，使楚三郎眉頭爲之大皺。

幸好奔馳了片刻後便遇上了三匹無人坐騎，想必是不久前被楚三郎所殺的大內暗探留下，連忙取過一匹讓翠紅策騎。

傍晚時，兩人來到一個小鎮，找到一間當地最好的客棧。

楚三郎還沒開口，翠紅已搶先道：「掌柜的，勞煩你找一間清靜上房。」

楚三郎剛要出言反對，翠紅已低聲道：「三爺，請你原諒，小婢這數年來習慣了與家人同睡一室，若單獨一個人的話，實在有點害怕。三爺請放心，小婢睡在地板上便行了！」

楚三郎不禁大爲搖頭，道：「翠紅，這怎可以啊，這對妳的名節……」

「三爺，小婢是你的人啊，何況小婢的身體早已被三爺見過，又何須避嫌呢？」

楚三郎登時啞口無言，他的確曾目睹翠紅毫無遮掩的軀體，而在那個時代，一個少女的軀體若被男子見着的話，便再也無顏下嫁別人。

翠紅隨即接着道：「三爺不必爲難，小婢不會要求甚麼名份，但願能永遠侍奉三爺便心滿意足的了。」

說到這裏，已有一個店小二到來把兩人的馬匹牽走，並帶領他們來到一間頗爲清靜的上房。翠紅並吩咐小二準備浴盆及浴湯。

浴湯來了後，翠紅便道：「三爺，辛勞了整天，請更衣沐浴吧。」

楚三郎登時滿臉通紅，誰知翠紅落落大方的過來服侍着他更衣，更細心地爲他擦背。

活了二十多年，楚三郎那曾有過如此享受。事實上他做夢也難以想像。

他更想不到自己一念之仁，竟替自己帶來如斯好處。

翠紅服侍他換上一身清潔衣服後，方召來小二更換浴湯，更毫不避嫌地在楚三郎眼前把衣服脫光，不帶半絲忸怩的在房間裏洗澡。

楚三郎登時爲之大窘，幸好翠紅只是認眞地洗澡着，並沒有半點刻意引誘他的意思，否則楚三郎能否克制自己尚是疑問。

翠紅的軀體雖說會毫無保留地盡入楚三郎眼中，但當時只是驚鴻一瞥，與現時之環境相距甚遠。

爲了避免尷尬，楚三郎拿出那柄流星刀，開始替它改頭換面。

首先，他把那觸目的長柄以及護手拆掉，只留下刀刃，跟着他便把刀鞘及刀柄上所有裝飾、花紋等刮掉，再把刀柄改短才重新套上。

不多久，一柄倭刀已面目全非，再也不帶任何東瀛味道，只不過仍是怪怪的，不像刀，也不像劍，連護手也沒有。

這時，翠紅亦已沐浴完畢，穿回整齊衣服，默默地坐在楚三郎身側，看着他替流星刀改裝。

楚三郎把刀入鞘後，道：「翠紅，我們到外間吃晚飯吧，妳喜歡吃些甚麼？」

翠紅連忙答道：「三爺，小婢早已習慣粗茶淡飯的生活，只要能充飢便行，甚麼也沒有問題。」

再出飯廳，楚三郎便留意到不少目光注視着他們。

這是好奇的目光，還是……

這小鎮雖然不大，但位於交通要衝，經常都會有武林人物經過，鎭裏的人應不會有如此好奇心。

難道他們注意的只是他身側之翠紅。

可能性也不大，翠紅雖然面貌娟好，但却不是絕色美人，絲毫沒有白玉蓮那種令人驚艷的感覺，坦白說她連白玉蓮的婢女小詩還有點不如，怎會吸引這麼多目光？

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人乃衝着他而來的，他們定是鐵劍門的眼線！

換言之，他的行踪已落在鐵劍門眼裏。

鐵劍門會向他採取行動嗎？答案是肯定的。他知道鐵劍門一旦接下生意，便不會半途而廢，一定要殺死對手方肯罷休。

區區一個鐵劍門，楚三郎從來都沒有把它放在眼內。但目前的情況却有所不同，因爲他有了一個包袱，他必須照顧身手不高的翠紅！

他開始埋怨自己爲何這麼心軟，竟會答應翠紅，讓她與自己一起，增添那麼多煩惱。

他立下決心，若再有如此情形發生的話，一言要硬起心腸，無論別人怎樣苦苦哀求也不答應。

他能夠嗎？這要天才曉得了！

他隨即便想起剛才翠紅侍浴的一幕；那享受，那……實不足爲外人言，縱是甚麼煩惱也是值得的。

「客官，請問喜歡吃點甚麼？」他的思潮被店小二的話聲打斷破了。

「小二，隨便拿數款這裏最好的小菜來吧，另外請拿壺好酒來！」楚三郎道。

小二唯唯應諾而去。

「三爺，有甚麼事嗎？你好像有點兒神不守舍似的！」

「翠紅，提防着一點，很可能有人對我們不利！」

翠紅嚇了一跳，急道：「是誰？」

「是鐵劍門的殺手，妳聽過鐵劍門這名稱嗎？」

翠紅茫然道：「說出來恐怕令三爺見笑，爹從來都不會告訴小婢江湖中事，所以小婢可說甚麼也不懂的。」

楚三郎道：「這鐵劍門是個殺手組

織，是那種爲了錢甚麼也敢做的幫會。門中殺手個個都身手高明，所以一旦有甚麼事情發生，須要鎮定，有我在，沒有人能傷害着妳的，但妳必須緊隨着我，知道嗎？」

翠紅點點頭，道：「請三爺放心，小婢定不會亂跑的。」

片刻後，酒菜已然送上，楚三郎把每款菜都用銀針試過，確定沒有毒後才讓翠紅下箸。兩人匆匆吃過晚飯便回房。

「翠紅，妳學的是刀還是劍？」

「三爺，家父是用刀的，所以小婢學的也是刀法。三爺，女孩子用刀是否令人有粗鹵的感覺？」

楚三郎失笑道：「胡說，那有這個道理。老實說，女兒家不論是舞刀還是論劍，都會失掉溫柔，最好是甚麼也不學，相夫教子便成。只不過妳若要與我一起到處跑，定要有能力保護自己，減輕我的心理負擔。」

「三爺，對不起，小婢武功實在太差，令三爺有所負累。不過，若有甚麼事發生的話，三爺可不必理會小婢……」翠紅垂下頭道。

「廢話連篇，現時已來不及另外傳授妳武功了，且把妳懂得的武功演練一遍，讓我看看能否改良吧！」

「三爺，小婢不會帶有兵器。」

「暫時用這流星刀吧。」

翠紅接過刀，便在房裏演了一套刀法。

楚三郎看了，不禁大爲搖頭，只因那刀法實在破綻百出，毫無威力可言，若拿來對抗鐵劍門的殺手，不出十招便已伏屍地上。

問題當然是翠紅內功修爲太差。

楚三郎眉頭一皺，道：「翠紅，收起刀吧。妳的刀法並不太差，只消在數個地方略爲改良便暫時可應用。不過，妳的內力修爲實在太弱了，必須想個速成方法。」

「三爺，小婢實在慚愧，因爲這數年來，小婢實在不曾好好地練功。」

「翠紅，把衣服脫掉，躺在床上。」

翠紅登時臉上一紅，但却不曾詢問楚三郎此舉用意，只默默脫去全身衣服，一絲不掛的躺在床上，緩緩閉上雙目。

當她感覺到楚三郎一雙手已觸着她的肌膚之際，心裏不禁卜卜跳着，軀體不由自主地一陣顫抖。

「收起雜念，氣貯丹田，我現在以眞力助妳打通奇經異脈，切不可運功相拒。」耳邊响起楚三郎的低喝。

翠紅連忙依言照辦，但覺楚三郎雙掌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各大小穴道輕拍着，手掌所到之處傳來陣陣熾熱感受，令人有說不出的舒服，不久後便進入忘我境界。

良久後，她更發覺小腹之下有一道熱流，迅速地往全身經脈遊走，運行三周天後方才停止。

她緩緩張開雙目，剛看見楚三郎把放在她小腹下的手掌抽回，盤膝坐在她身側，運功調息。

她更留意到楚三郎不但滿額汗珠，身上衣衫更是內外濕透，可見他眞力消耗不少。

翠紅大爲感激，連忙從床上爬起，也不穿回衣服便替楚三郎另外準備一套衣衫，並取過手帕替他輕輕揩拭額上汗珠。

片刻後，楚三郎便睜開雙目，微笑道：「翠紅，妳現在覺得如何了？」

翠紅聞言便撲進楚三郎懷抱，嗚咽着道：「三爺大恩大德，小婢實在不知如何爲報！」

「傻丫頭！快點穿回衣服吧，妳這個樣子很容易着涼的。」

「不，小婢得先服侍三爺換衣服。」邊說邊替楚三郎寬衣。

她却不知道適才楚三郎替她運功打通經脈，雙手不停在她那動人胴體捏拍時，已差點兒難以克制心中慾念。

這時翠紅更赤裸地替他更衣，自是如火上加油般一發不可收拾。

翠紅瞬即發覺楚三郎身上形態有異，她雖是黃花閨女，却對這事並非全然無知，「嚶」的一聲便順勢倒在楚三郎懷中，夢囈似的低嚷着：「三爺……」

* * *

翠紅溫婉地依偎在楚三郎懷裏，柔聲道：「三爺，小婢現時覺得自己乃是世間上最幸福的人了，便是明天被殺死，小婢也絕不覺得遺憾。」

楚三郎忙道：「翠紅，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我絕對不會讓別人傷害着妳的。」

「三爺，你眞的永遠都讓小婢服侍你嗎？小婢眞的害怕有一天三爺會厭棄小婢，把小婢趕走。」

「怎會呢？不要胡思亂想了，我永遠都不會拋棄妳的，是了，從今天起，妳可要改一改稱呼，不要再小婢長，小婢短的。」

「三爺，小婢有自知之明，實在與三爺毫不相配，要是勉强變鳳凰，只會折福，但願能永遠服侍三爺，小婢已是心滿意足。三爺請不要勉强小婢，讓翠紅永遠當三爺之奴婢吧！」翠紅的語氣堅決萬分。

楚三郎道：「翠紅，這實在太委屈妳了！妳怎能如此看輕自己的呢？」

翠紅道：「三爺，名份是毫不重要的，只要三爺永遠愛惜翠紅，那麼是妻、是妾、是婢，又有何分別呢？」

楚三郎說她不過，只好道：「這點讓我遲些兒才和妳說，現在先讓我傳授妳數招實用的刀法和告訴妳剛才的刀法應改良之處。現時妳的內功已大爲不同，再加上流星刀之助，應能保護自己的，快穿衣起來！」

翠紅心中實在希望能多點享受那溫馨，但却不敢逆楚三郎之意，便立



楚三郎背着翠紅力戰鐵劍門的殺手。

即起來穿衣。

* * *

翌日，楚三郎在小鎮裏隨便買了一柄鋼刀以及十餘把飛刀後，便與翠紅匆匆上路。

果然不出楚三郎所料，兩人只走了十多里路，便已遇上黑衣蒙面人，而且一來便是八個之多。

表面上楚三郎仍是鎮靜非常，但心裏却是暗暗吃驚，他實在有點兒低估了鐵劍門之實力。因爲這八個蒙面人的武功，比他上次所遇見的首四名有過之而無不及。

幸好他們當中並沒有一個如上趟足以和他拚至兩敗俱傷的高手，否則楚三郎今天定劫數難逃。

饒是如此，楚三郎翠紅兩人的處境也非樂觀，憑着一柄削鐵如泥的兵器以及新從楚三郎處學會的數式絕招，翠紅勉强能抵擋着對手如浪潮般的攻勢。

可是，楚三郎却吃足了苦頭，只因八名對手的攻勢大部份都是指向他，而他更因爲要分神照顧翠紅，出手便有所顧忌，不敢放膽進攻。不但如此，好幾次更差點兒被對手長劍刺中，要不是他身手不凡，反應快捷，早已受傷了。

他現在唯一的希望是盡量支撐，希望翠紅能在搏鬥中吸取經驗與火候，對他所傳授的絕招有所領悟，從而發揮絕招配合寶刀之應有威力。

只要翠紅能威脅對手，眞的能自保，他便可以放心與敵人周旋、搶攻、若只像現在只守不攻，那有取勝機會？除非敵人力盡倒地！

但這可能嗎？交戰十個人當中，眞力最差的要算是翠紅了，若有人不支的話，她便是第一個！

苦戰了近半個時辰，情況沒有好轉，楚三郎發覺翠紅的刀法雖漸趨純熟，但却有內力不繼的現象，故不但不能威脅對方，還逐漸被逼得手忙脚亂。

楚三郎左手，已暗暗扣着數柄柳葉飛刀，伺機施發。

突然間，楚三郎腦海中靈光一閃，想出一個釜底抽薪的方法，只見他刷、刷、刷的連攻數招，對手略爲逼退後，喝道：「翠紅，把刀交給我，伏在我身上。」

翠紅對楚三郎的說話，從來都唯命是從，毫不懷疑，毫不猶豫地照辦。

揹上一個人，雖然增加了負荷，及影响身手之靈活性，但却不用分神照顧，且寶刀在手，威力倍增，足以彌補缺點有餘。

形勢登時爲之改觀。

楚三郎知道必須速戰速決，因爲揹着一人苦戰，眞力消耗甚大，若不能於短時間內把對手擊倒的話，後果堪虞。

想到這裏，手中絕招接二連三地

劈出，「卡察」一聲，其中一名黑衣人手中長劍和半邊腦袋登時被楚三郎寶刀劈掉。

楚三郎頓時信心倍增，還有七人！

驀地銀虹一閃，竟有另一支長劍加入戰圈！看這長劍氣勢，來人身手比諸楚三郎實不遑多讓，論劍招之神妙，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幸好來人長劍攻擊的對象，乃是七名黑衣蒙面人。

楚三郎登時暗捏了一把冷汗，若這人是和鐵劍門一道的話，他能全身而退才怪。

黑衣蒙面人倒下了一個，楚三郎這邊却多了一個——一個和他身手相若之生力軍；此消彼長之下，戰果如何實不問而知。

來人的身手不但與楚三郎相若，年紀也是差不多，樣貌也是同樣英俊，唯一不同的是他身上的衣服較爲講究！

這人竟然是傅鐵心，人稱笑面鐵心的職業殺手！

傅鐵心竟然會向鐵劍門的殺手遞劍！難道這是同行如敵國的關係？

難道傅鐵心這冷酷殺手也會見義勇爲？

若是眞的話，那便眞是匪夷所思了！

每一個武林中人，都知道江湖中有兩個人，絕對不管閑事，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爲了錢，但他們的所作所爲略有差別。

這兩個人便是場中的獵鷹楚三與笑面鐵心傅鐵心！

也許這是物以類聚，或是識英雄重英雄！

兩名煞星，如猛虎出柙般向黑衣人身上劍劈刀砍，不消一盞茶時分，已把七名黑衣人分別擊倒，無一活口。

楚三郎收刀入鞘，向傅鐵心拱手道：「承蒙援手，楚三在此謝過。敢問閣下是……」事實上他已從傅鐵心的身形及衣着猜出他的身份。

傅鐵心也拱手一禮道：「楚兄請勿客氣，在下傅鐵心。」

翠紅亦已從楚三郎背上躍下，向傅鐵心道謝。

傅鐵心跟着道：「久聞楚兄武功蓋世，今回有幸見識，果然遠勝聞名。」

楚三郎忙道：「傅兄過獎了，楚三雕虫小技，怎及傅兄神奇劍法之萬一哩！」

傅鐵心道：「大家也不必客氣了，見面也是有緣，不如找個地方，我們痛飲數杯，如何？」

對方誠意拳拳，楚三郎不便推辭，遂道：「傅兄此意甚佳，前路十餘里處有一市鎮，不如便往該處一聚，傅兄意下如何？」

傅鐵心立即贊同。

當下楚三郎便命翠紅把坐騎讓予傅鐵心，自己則與翠紅合乘一騎，直往該市鎮奔馳。

來到市鎮，三人找到一間較爲幽雅之酒家坐下後，傅鐵心便道：「看楚兄與嫂夫人之裝扮，似是遠行之模樣，可是回家省親嗎？」

翠紅搶着道：「傅公子誤會了，小婢只是個下人，並非三爺妻妾。」

傅鐵心忙道：「噢，楚兄，眞對不起。」

楚三郎也不解說，只道：「沒有關係！楚某的確是有事前往山西。」

傅鐵心目露異光，笑道：「這倒巧了，傅某也是前往山西太原，如楚兄不嫌棄的話，倒不如結伴同行。楚兄意下如何？」

楚三郎本欲推辭，但想到鐵劍門沿途定會繼續襲擊，若有傅鐵心作伴，定可順利抵達山西，當下便大表贊成。

「楚兄，請恕傅某多問，適才那些人的裝扮，似是鐵劍門之殺手，難道楚兄與鐵劍門結有仇怨？」

楚三郎苦笑道：「楚某素來不喜過問江湖恩怨，怎會與鐵劍門有仇怨？坦白說，楚某也不清楚他們爲何會找上我來。」

傅鐵心道：「若然如此，那定是甚麼人把楚兄恨之入骨，出重金聘請鐵劍門來對付楚兄了。」

楚三郎道：「這是楚某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釋了。」

傅鐵心嘆了一口氣道：「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幹楚兄這一行的，與傅某之處境實相差不遠，難保有一天，被我們所殺的人之後代找上門來，把我們殺死！」

楚三郎眉頭皺了皺，道：「這也沒有辦法的了，誰教我們選上這職業？」

傅鐵心道：「唉，勞碌奔波了這麼多年，傅某也有點累了。今趟太原這生意辦妥後，傅某打算從此收手不幹。楚兄可有甚麼打算？」

楚三郎道：「楚某也有此意，太原這事辦妥後，楚某將從此退出江湖，過些平淡日子。」

傅鐵心大訝道：「楚兄也是前往太原辦事？這倒巧了。」

楚三郎感慨萬分道：「是的，楚某之目的地正是太原，說不定楚某這一生之終點也是在太原。」

傅鐵心道：「原來楚兄與傅某也有着同樣感受。坦白說，傅某不知怎的，總覺得太原便是自己埋身之所。」

楚三郎道：「傅兄言重了，以傅兄之劍法，天下間還有誰人能及？」

傅鐵心道：「這倒是個事實，不是傅某誇口，以現時修爲來說，若單對單的話，傅某實不害怕遇甚麼人，當然楚兄是個例外。只可惜傅某今次要對付的對手不但本身藝業高明，而且手下衆多。傅某單人匹馬，信心實在不大。」說畢便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楚三郎聞言，心中爲之一動，道

：「傅兄，休怪楚某多口，太原府並沒有甚麼棘手人物啊，除了……」

傅鐵心苦笑道：「楚兄所猜絲毫沒錯，傅某要殺的正是史向榮。」

楚三郎聞言爲之一呆，想不到傅鐵心要殺的人竟然也是史向榮。

傅鐵心看見楚三郎如斯反應，連忙道：「怎麼了，楚兄？那史向榮不是與楚兄有舊吧？」

楚三郎搖首道：「楚某並非與史向榮有甚麼關係，而是楚某要殺的人剛巧也是他。」

傅鐵心大爲詫異，道：「怎麼會啊？傅某倒不曾聽聞史向榮犯了甚麼事被官府懸紅通緝啊！」

楚三郎道：「傅兄，凡事總會有例外的，實不相瞞，楚某不久之前差點兒便命喪黃泉，幸而被人所救，這趟前往太原對付史向榮便是爲了報恩。」

傅鐵心大喜道：「原來如此，這的確好極了。楚兄，我們不如合作，共同對付神劍堡。這樣不但楚兄可以報恩，傅某下半生的生活費也有着落，楚兄意下如何。」

楚三郎正在考慮間，傅鐵心已接下去道：「楚兄請放心，傅某所得之酬勞，屆時定會有楚兄一份兒的，我們兩人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如何？」

楚三郎道：「傅兄，楚某願意合作，但酬勞方面，楚某不取分毫。事實上，若成功的話，我們已各得其所，楚某怎能佔傅兄之便宜呢？」

傅鐵心道：「楚兄，我們一見如故，何必這樣斤斤計較呢？何況楚兄打算在這事辦妥之後便收手，也該賺點銀兩留作它日之用啊！」

楚三郎道：「傅兄好意，楚某心領了。楚某略有積蓄，只要節儉一點，下半生並不成問題，那些酬勞還是傅兄獨取吧。」

傅鐵心道：「楚兄既然堅持如此，傅某也不勉强了。讓我們爲合作愉快乾三杯！」

如此這般，兩名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煞星便走在一起，聯手對付當今之武林盟主史向榮以及他轄下之神劍堡。

兩名殺手　合作對敵

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之一間密室中，正有一名錦袍老者向數名黑衣幪面人咆哮着。

「簡直胡鬧，這生意究竟是誰作主接下來的？」

當中一名幪面人慌張的答道：「回稟門主，是下屬作主的。」

「老二，你簡直胡塗極了！對付獵鷹楚三這等大生意也不通知我一聲便接下來。你看看吧，我們折損了多少好手！」

「屬下知錯了，當時只因時間急促，來不及通知門主，所以才擅自作主把生意接下，尚請門主恕罪，屬下定不會再犯的了！」

「哼，下次不敢再犯，爲何你不事後立即通知我，還弄至如斯田地？」

「這……這……」

「哼，你定是認爲這楚三容易對付，所以打算把他解決之後才向我邀功，是嗎？」

「屬下知罪！」

「老二，你這好大喜功的性格何時才能改啊？幸好你還懂得在未泥足深陷之前通知我，否則本門定被你害透。」

「門主，要不是傅鐵心那傢伙從中插上一手，我們便可以把姓楚的解決了。」

「哼，傅鐵心，你究竟在搞甚麼鬼？」錦袍老者喃喃道。雖在盛怒中，老者之臉色仍是絲毫不變，想必是臉上戴着人皮面具。

「門主，我們現在怎辦？」

「立即傳令，停止一切對付楚三之行動，這事由我另行處理。」

「停止行動？」

「是的，停止一切行動！老二，是否一定要我把話說上兩遍你才聽見？」

「屬下不敢，屬下立即便傳令停止一切行動！」

「還有，密切注視楚三與傅鐵心之行踪，每天都要向我報告！」

「屬下得令！」

* * *

數天下來，雖然沿途都有人暗中監視着行踪，但再也沒遇上鐵劍門的殺手進襲，楚三郎不禁大爲納罕。

難道鐵劍門看見他與傅鐵心走在一起而知難而退？或是鐵劍門中人正在等候着機會，甚至籌備着一次更巨型之攻擊？

兩者皆有可能。

自從上一次後，楚三郎絕對相信鐵劍門有能力策劃一次更具規模的攻擊。

他不明白的是爲何鐵劍門能驅使白道好手來對付他！上次那八個黑衣幪面人中，便有三名是白道中知名劍俠！

這鐵劍門主究竟是何方神聖，竟能令白道中人爲他效力？

楚三郎心中還有一個問題，假如鐵劍門就此收手的話，他是否追究下去，查明誰要殺他？

若然追究的話，定會影响他退出江湖是非圈的打算！因爲這絕非三、五個月內所能辦到的事。

但若然不查明眞相的話，實在不甘心！日後定會不安心，終日牽掛是誰要把自己置諸死地。

想着間，三人已來到洛陽。

安頓過馬匹後，楚三郎便提議前往相國寺一遊，只因他知道翠紅從沒來過這裏，故欲帶她一開眼界。

傅鐵心對此沒有興趣，寧可留在客棧休息。楚三郎遂與翠紅外出。

傅鐵心眞的是沒有興緻嗎？可能

是的，但最大的原因却是他在客棧外看見一個人。

楚三郎與翠紅剛離去不久，傅鐵心便披衣外出。

傅鐵心所遇見的竟然是數月前在杭州意圖委託他殺楚三郎的胡仲年。

「胡兄，找傅某嗎？」

「傅兄，敝東希望與你一會。」

傅鐵心眉頭一皺，道：「他在那裏？」

「傅兄，請隨在下前往。」

片刻後，兩人已來到一酒家。廂座裏，一個錦袍老者正在等候着兩人。

這錦袍老者竟然是鐵劍門主！

「傅兄，請坐。」

「韓老，找傅某有事嗎？」

「是的，老朽希望傅兄能解釋一件事。」

「甚麼事？」

「不久前，傅兄曾在鐵劍門手中相救獵鷹楚三，這是眞的嗎？」

「一點也不錯，不過相救這字眼有點不妥，在當時來說，楚三開始佔着上風。」

「請問傅兄爲何要如此做？」

「很簡單，因爲楚三乃傅某之獵物，絕對不容許別人染指。」

「爲何傅兄當時又與鐵劍門聯手把楚三除掉？」

「傅某作風素來喜歡獨行，若和鐵劍門聯手的話，有損傅某聲譽。」

「老朽不管其它，只要楚三的命，你收取了老朽的錢，怎能……」

「韓老，你忘記當日之約嗎？」

「甚麼約？」

「我答應你對付楚三，但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動。如何下手，何時下手，全由傅某作主，你無權干涉，若一年內仍不能殺掉楚三，傅某不但雙倍奉還酬金，且奉上本人頭顱。韓老還記得這約定嗎？」

「老朽自然記得！」

「那麼你爲何還要來找傅某？韓老，傅某鄭重聲明，若再有此情形，前約拉倒，酬金沒收，傅某告辭。」傅鐵心說畢便揚長離去。

身爲殺手組織的門主竟然聘請另外一名殺手對付別人，這眞是不可思議。

傅鐵心接近楚三郎之目的，竟然是伺機把他殺死！這實在令人擔憂。

* * *

這天，翠紅可玩得開心極了。這也難怪，多年來，她都是住在窮鄉僻壤，那曾見過如相國寺那般熱鬧之場合。

擺攤子的，耍雜技的、占卜的……簡直令翠紅目不暇給，每樣都是那麼新奇。

楚三郎看見她如此高興，也沾染了數分歡樂，彷彿回到童年時代。

幼年時，他是那麼無牽無掛，終日只懂得纏着家裏下人，帶他到處遊玩，只可惜……

「三爺，你呆呆的想着些甚麼啊？」翠紅的聲音把楚三郎從回憶中拉了回來。

「噢，沒……沒甚麼。我只是想起童年一些瑣事吧了。」

「三爺，小婢有一件事想問你很久的了，不過請三爺不要怪責小婢多口。」

「翠紅，隨便問吧，我怎會怪責妳呢？」

「三爺，你是否眞的排行第三？」

「是的，我還有兩位兄長。」

「那麼你的家在那裏？大爺和二爺呢？」

「我的家？」楚三郎臉上流露着無限傷感：「沒有了！我的家人，包括爹、娘、兩位兄長，以及數十名老幼都死掉了。」

「三爺，對不起，小婢勾起你的傷心事了！」翠紅垂下頭。

「沒有關係，事實上這段慘事無時無刻都在我腦海中出現。」

「是瘟疫嗎？」

「不，他們是死在山賊手裏的。當時我家乃是南方一個小鎭的富戶，在我八歲那一年，來了一股山賊，不但劫走所有財物，更把我家上下數十餘口全部殺死。要不是我當日貪玩，與一名家丁偸偸溜到後山捉野兎，今天便沒有楚三郎這一號人物。」

「怪不得你把那些悍匪大賊恨之入骨。」翠紅道。

「是的，我十年來專門追殺那些被官府通緝的江湖大賊，可以說是受這影響。翠紅，不要再提這些傷心事了，妳還要多逛一會兒嗎？」

「小婢玩夠了，我們回客棧吧，好嗎？」翠紅搖頭道。

* * *

通常，黎明來臨前那一刻是最黑暗的，而太陽下山前的光輝也是最燦爛。

同樣地，暴風雨降臨前，都會顯得特別平靜。

對楚三郎一行人來說，這數天實在出乎意料地平靜，不但沒有鐵劍門的殺手來犯，甚至一路上暗中監視着他們的眼線都消失了。

這是風雨欲來的先兆嗎？

前人的經驗通常都甚少出錯！

楚三郎三人再踏足山西境內，敵人便出現。只是，出乎意料之外，來的竟然不是鐵劍門的殺手。

來的全是白道中人，一些自命俠義之輩！

鐵劍門的殺手中，雖然也有數名白道知名劍客，但出現時都是幪着面，不敢以眞正面目示人。

這次來的却截然不同，亮出招牌，打着旗號，只欠額上沒刻着一個俠字。

來人中，有武當派的，有華山派的，也有青城派的，更有無門無派但

本身名號却是响噹噹的大俠客。

來者都一共十二人。

「貧道武當玉虛，請問那位是傅鐵心傅檀越？」

傅鐵心微笑道：「在下便是傅鐵心，諸位攔着傅某等前路，不知有何見敎。」

玉虛道人稽首道：「白馬堡不久前向當今武林盟主投訴，聲稱傅鐵心無故殺害他們上任堡主馬如龍。貧道等因此奉史盟主之命，邀請傅檀越鐵心隨貧道前往神劍堡一行，、澄清此事！」

傅鐵心大笑，道：「傅某殺死馬如龍？！簡直笑話，請問是誰目睹的？」

玉虛道人道：「雖無目擊証人，但白馬堡卻一口咬定是傅檀越所爲，而且他們有一個証人，能証明傅檀越曾收受河南古家莊古莊主八仟兩，作爲殺死馬如龍之酬勞。」

傅鐵心冷笑數聲：「嘿，牛鼻子，你眞懂得說笑，這也能入傅某的罪？你信不信傅某一天之內可以找到一百個証人，可以證明馬如龍被殺那一天，傅某根本遠在白馬堡千里之外！你信不信傅某在一天之內便能找到一百個人，指証貴派掌門清虛牛鼻子曾收過白銀一萬兩，作爲殺死馬如龍的報酬？」

這當然是强詞奪理，但玉虛道人敢說不相信嗎？當然不敢了！

他並非三歲孩童，怎會不明白財可通神的道理？別說一百個，便是一千個，一萬個証人都能輕易找到，只要你有銀兩的話。

玉虛道人不愧是道家名宿，修養功夫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連忙道：「傅檀越，貧道怎敢說不相信，只是貧道乃奉命行事，無權作主，更不敢妄論誰是誰非。傅檀越既然認爲自己有理，何妨隨貧道到太原一行，在史盟主跟前說明一切呢？」

傅鐵心大笑，道：「玉虛牛鼻子，你愈說愈過份了！太原嘛，傅某自然會去，但絕對不會隨你們去！你若問傅某何解，傅某便乾脆告訴你，因爲你們根本無權這樣做。」

玉虛道人大爲詫異，道：「貧道乃是奉史盟主之命而來，怎會無權這樣做？」

傅鐵心道：「這眞是天大的笑話！史盟主是誰？請恕傅某孤陋寡聞，不知道本朝何時增設了盟主這官職！請問道長，這盟主老爺究竟官居幾品？是文官還是武官？」

玉虛道人臉色微變，道：「傅檀越，你身爲武林中人，怎能說這蠻不講理的話？」

傅鐵心道：「好，你既然拿出武林這大帽子來套傅某，那傅某便請敎道長，史盟主究竟是甚麼盟之主？武林盟主？嘿，何時跑個武林盟出來了？武林盟成立之時可曾邀請傅某參加嗎？哼，不要說滴血爲盟這回事了，便是酒也不曾喝過你們一杯。這只不過是你們一小撮人所弄出來的把戲吧了，若要拿來管束傅某，除非時光倒流廿五年。」

一旁之翠紅一直都强忍着笑，這時才插口道：「傅公子，爲甚麼要時光倒流廿五年？」

傅鐵心道：「翠紅姑娘，若是廿五年前的話，傅某只是三歲孩童，說不定會被他們所騙。」

翠紅噗嗤一笑，道：「若傅公子只有三歲的話，何須說這麼多廢話，只要拿一串冰糖胡蘆出來，你便乖乖的跟着走了。」

兩人一唱一和，把玉虛等人氣得不得了。

玉虛道人强忍着怒火，道：「傅檀越，若你仍是如此……如此狡辯的話，請恕貧道等不客氣，動武相請了！」

傅鐵心從馬背跳下，笑道：「牛鼻子，你早便該說這句話了，何必搬一大條道理出來呢？讓傅某點醒你一句吧，天下間只有一條公理，那便是强者有理！」

强者有理，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甚麼？難道沒有王法嗎？

王法，王法是誰訂的？當然是最强的人訂的，一旦訂下來，弱小的百姓能反對嗎？誰敢說每一條王法都是公平的？

若有一個人的勢力比釐定及執行王法的人還要强，他會受王法所約束嗎？會的，若果他是個傻瓜的話。

天子犯法，庶民同罪。說這句話的人是白痴，信這句話的人更是不說也罷。

愈說愈遠時，楚三郎亦已從馬背上一躍而下，並交代翠紅牽馬後退。

玉虛道人忙道：「這位想必是楚檀越了！貧道等執行武林公理，與楚檀越無關，希望楚檀越不要插手。」

楚三郎對待陌生人，一向不喜多言，所以他的回覆也很簡單：「楚某眼中只有朋友，沒有武林！」

玉虛道人道：「楚檀越，這又何苦哩？你實在不必淌這場渾水啊！」

楚三郎不耐煩地道：「廢話少說，要動手便來，否則請讓路！」

玉虛道人道：「楚檀越，請明白這不同一般武林比武，貧道等不惜任何辦法擒拿這冷血殺手！」

傅鐵心仰天狂笑，道：「牛鼻子，你們打算以衆凌寡罷了，何須解釋這麼多呢！老實說，傅某早已看清楚你們這些所謂名門正派、白道大俠的手段了！」

其中一名白道高手再也忍受不住傅鐵心的狂妄，怒喝一聲便拔劍撲向傅鐵心。

玉虛道人剛要出言阻止，場中已起了變化！

撲向傅鐵心那人乃青城派之高手，人稱追風劍客劉建强。論身手，屬

江湖第一流，尤其是那手快如閃電的劍法。

不過他與傅鐵心比較，仍是相差一大截，而這一截差距便要了他寶貴的性命。

他的劍快，傅鐵心的劍更快，而且招式更玄妙。

在場中人也未能看清楚傅鐵心如何出劍，劉建强已長劍墮地，手掩左胸，蹬、蹬、蹬的連退數步，鮮血不停地在他胸口湧出！

玉虛道人臉色一變，把手一揮！

一場驚天動地的戰役就此展開！

* * *

在楚三郎身處險境時，傅鐵心曾拔劍相助，如今，傅鐵心備受十餘名白道高手圍攻，楚三郎怎能坐視不理？

多年以來，楚三郎都不把自己視爲武林中人。甚麼武林盟主，甚麼名門正派，他根本毫不理會。

他毫不考慮的拔出那經已改裝過的流星刀，加入戰團。

十二名好手，倒下了一個，還餘十一人。

十一名白道中响噹噹的人物，圍攻着兩個身手絕頂的煞星。

戰況激烈，實不難想像出來。

在場十三人中，一個倒在血泊，奄奄一息——不，應該說氣息全無，一個則遠遠的觀望着，心裏巴不得自己能參加一份兒。

這個觀望着的人當然便是楚三郎之心愛侍婢翠紅。

翠紅雖然蠢蠢欲動，希望幫助楚三郎這與她關係深厚的男人，但絕不敢輕舉妄動，因爲她有自知之明，知道憑她的武功修爲，不但不能對楚三郎有所幫助，反會使他分心，不敢放手施爲。

所以她只能憂心忡忡的觀看着場中變化。

翠紅雖然本身武功不高，但也能比較場中各人的强弱。

她看出搏鬥中十三人裏，論招式之快、狠以及氣勢之凌厲，無人能出楚三郎其右。他所劈出的每一刀，均是那般直接，簡單，實而不華，沒有半點花巧，每一招攻的都是對手要害之處，沒有不切實際的虛招。

要達到如斯境界，必須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那便是雄渾充沛的內力。眞力不足，必定導致刀勢緩慢，簡單實用的招式便會變成破綻百出，不但容易閃避，更輕易被對手連消帶打地反擊。

至於傅鐵心的劍法，則與楚三郎之路數截然不同，每一招均是如天上繁星般，令人眼花撩亂，看不出那一顆是眞，那一顆是幻。每一劍都蘊藏着無窮變化，令對手無從捉摸，可說是一套曠世絕學。

在此情況下，楚三郎與傅鐵心兩人的招數，誰比較佔優呢？

可以說不相伯仲，各有所長。

不，應該是兩人都是同樣地佔不着任何便宜。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一共有十一個對手，十一個身手一流的高手。

在十一名身手一流的武林高手圍攻之下，無論刀法是如何的快，如何的狠，劍招是如何的玄妙及變化如何多端，也絕難討好。

不過，楚三郎之處境却比傅鐵心好得多了！甚至可以說輕鬆得多！

這並不是說楚三郎比傅鐵心優勝很多，也不是因爲十一名對手針對的只是傅鐵心，而對楚三郎有所留手。

這全是因爲楚三郎手上持着一柄削鐵如泥、吹毛可斷的流星寶刀。

一上場，楚三郎已把其中一名對手的長劍削去了一大截，餘下的人對他手中寶刀當然有所顧忌。

一旦有了顧忌，攻向楚三郎的劍、刀當然便威力大減。

他們不是因爲害怕刀、劍被削而有損面子，事實上他們以十一對二，早已把面子這回事抛諸九霄之外。

他們害怕的是一旦刀、劍被削斷的話，本身便少了一重保障，失掉了安全感。

雖然如此，楚三郎也絕非好受。十一柄刀、劍輪流向自己身上要害招呼，那種滋味實在不足爲外人道。

劇戰了足足一個時辰，雙方都沒佔着甚麼便宜。

楚三郎清楚地了解到這是一場內力與耐力的比較，誰的內力深厚，誰的耐力持久，誰便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

因此，他沈着應戰，他知道稍爲暴燥的話，便會給予對方可乘之機。

雖然他了解到自己本身的內力急劇地消耗着，但他仍有着無比的信心，知道最後勝利是屬於他的，只因他知道場中對手裏，沒有人的內力比他來得更純、厚，而對方之內力消耗速度比他還要來得快。

果然，一名對手已開始煩燥起來，出手已開始變得紊亂，這分明是眞力不繼的現象。

通常來說，一個人在發覺自己氣力不繼的時候，最普遍的反應便是心慌意亂，首先想到的便是希望能在自己力竭之前把對手擊倒。因此，他會鼓其餘勇，希望能一鼓作氣地擊倒對手，而絲毫沒考慮到一擊不中的後果。

楚三郎等候着的便是這一個機會。

爲了引對手上當，他露出不支的樣子，他的刀勢漸漸慢了下來。

一柄長劍突破了他的重重刀幕，直指咽喉！

楚三郎並沒有絲毫慌張之態，他的嘴角只泛出一絲冷笑。

他的刀突然加快速度，從一個不可思議之角度反擊。

攻來的長劍登時被絞斷，而仍握着一截劍柄那人，腦袋亦跟着被劈飛數丈，一聲慘叫震撼着場中各人心弦。

「殺的好，楚兄，且看我的！」傅鐵心的長劍也趁着其中一名對手被慘叫聲分心之時，刺進他的心中。

傅鐵心微笑地把長劍從對方身體抽回。

十二名對手，倒下了三名，餘下九名實在不難對付。怎不令傅鐵心臉露笑容？

只可惜，他的笑容實在出現得太早了。

當他看見一絲寒芒，向他胸口電射而來時，要閃避已來不久，只得匆忙向旁挪移，避開要穴。

他隨即感到右肩傳來一陣痲痺，一支飛鏢已釘在他左肩上，入肉盈寸。

傅鐵心實在料不到這些所謂名門正派之士，竟然在交手之中，不打招呼便發射暗器。

他更想不到這些所謂白道大俠所用的暗器，竟然是淬了毒！

因爲中鏢之處絲毫沒有痛楚，只有痲痺，而這痲痺之感覺正逐漸蔓延着。

傅鐵心開始覺得左邊身軀已逐漸不聽使喚！

楚三郎目光銳利，一眼已看出傅鐵心有點不妥，區區一支飛鏢怎能有如此殺傷力？

「鏢有毒？」楚三郎奮不顧身地撲向傅鐵心，擊退數柄攻向他的長劍。

「楚兄，快逃，我支持不住了！」大敵當前，他實在無暇運功逼毒！

砰的一聲，他結結實實地吃了玉虛道人一掌，登時口中鮮血狂噴。

楚三郎大怒，猛喝一聲：「卑鄙！」再也不顧本身安全，施展出他那套令人喪膽，只攻不守的凌厲刀法；而同時他的左手亦有所動作！

來而不往，非禮也！

楚三郎另外一套看家本領，已然使出！

配合着他凌厲刀法，五柄柳葉飛刀同時電射而出！

五柄飛刀，只有一柄落空！

餘下四柄分別竄進四名對手體裏，而擊中之部位全是要害，不是咽喉，便是眉心！

楚三郎趁餘下五名對手一窒之際，閃到傅鐵心身前，迅速點了他胸前數個穴道，阻止毒勢蔓延，並一手把他挾在脅下，舞起流星刀便衝向對手。

他這時已顧不得本身安危，心中只有一個目標，那便是把這羣自命俠義之輩，實際却是卑鄙之徒殺死！

在連接的慘叫聲過後，再有數名對手被他這駭人刀法擊倒。

十二名敵手，現只餘下玉虛道人以及一個年約四旬的清癯中年人。

楚三郎認出他名叫連鎭英，人稱鐵劍金鏢客！傅鐵心所中的那一鏢，很可能便是他傑作。

細看楚三郎身上，亦是負傷處處，灰衣染滿了血漬，也不知道究竟是他的血還是敵人的。

一條纖小人影掠到楚三郎身側，道：「三爺，請把傅公子交給小婢照顧，你去對付這牛鼻子！」這人影當然便是翠紅。

玉虛道人看見翠紅跑來之身法，身手似是不弱，不禁大爲頭痛。

適時，連鎭英在他身側低語：「道長，情況不利，我們還是走吧！留待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玉虛道人搖搖頭，向楚三郎道：「楚檀越，你可知道你這樣做已和各大門派結下不解之怨嗎？若你能把傅鐵心交出，貧道答應爲你向史盟主求情！」

楚三郎只是把傅鐵心平放地上，緩緩步向兩人。

連鎭英適才看見楚三郎如斯神勇，早已嚇破了膽，這時楚三郎更少了傅鐵心這一負累，左手便能施發那威力奇猛之飛刀，憑自己與玉虛兩人，怎能與之對抗。

人不爲已，天誅地滅，他當機立斷，轉身便逃，臨走時也不向玉虛道人打招呼。

玉虛道人見連鎭英不戰而逃，登時大爲錯愕。只是他已無機會怪責連鎭英臨陣退縮了，因爲楚三郎之雷霆一刀已然攻到。

他連忙揮劍迎戰。

楚三郎盛怒之下所發出的一刀，威力自是不同凡响，何况現時已是單對單的局面，他已無後顧之憂。

死在楚三郎這一刀之下的高手實在不計其數，天下間能躲過這一刀的，能有幾人？

玉虛道人並不例外！匆忙之中，他簡直便忘記了楚三郎手中的，乃是一柄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

當他發覺自己手中長劍如豆腐般被摧毀時，已是太遲了。

幸好，他並不覺得有半點痛楚，因楚三郎的刀實在太快了，快得連玉虛道人的神經系統還來不及有反應便已身首異處。

楚三郎匆匆抹乾刀上血漬，收刀入鞘後，便從懷裏掏出兩顆葯丸捏碎，塞進傅鐵心中，並以眞力助他療傷，令葯丸迅速散開。

直至傅鐵心臉色略爲好轉後，他才運功調息，盡量恢復本身體力。

不久，當他睜開雙目時，已看見翠紅焦急萬分的注視着他。

「翠紅，我們得立即離開這裏，找個隱蔽之處替傅兄療傷，適才跑掉了一個，說不定他會另找人來。」

「三爺，你的傷勢如何？」翠紅關切地問道。

「放心吧，我的只是皮外傷，沒有

甚麼大礙。可慮的是傅兄不知中的是甚麼毒，我那兩顆葯丸只能令他傷勢不致惡化，必須另想辦法。不要說那麼多了，立即把馬匹上的東西拿着，我們必須棄掉馬匹！」邊說邊揹起傅鐵心。

翠紅連忙把包袱揹在身上，與楚三郎往山中掠去。

他們終於在山裏找到一個頗爲隱蔽的山洞，略爲打掃後便把傅鐵心放在地上。

楚三郎另外餵了傅鐵心兩顆葯丸，再以內功替他療傷，終於在一頓飯功夫之後，傅鐵心甦醒過來。

「傅兄，覺得如何了？」

「楚兄，謝謝你，傅某好得多了，只是左邊上半身仍是一片痲痺！」

「你能運功嗎？」

「勉强還可以。」

「這好極了，我來助你一臂之力，只消把毒素逼回傷口附近，再把毒血放出便無大礙。」說畢便把傅鐵心扶坐地上，從他背心命門渡過眞氣。

差不多費了近半個時辰功夫，才把毒素逼回傷口附近，楚三郎隨即撕掉傅鐵心左肩衣服，拔掉釘在傷口的飛鏢，俯首替他吸吮毒血。

不久之後，毒血已然吸淸，楚三郎另外掏出一顆葯丸揑碎，塗在傷口上，道：「傅兄，無礙了，只消休息數天，你的傷便可以復原！」

「楚兄，傅某實在慚愧！」傅鐵心眼中露出感激的神色。

「說甚麼廢話了？好好休息吧，我去看看有甚麼可吃的東西。」

「三爺，行囊裏有乾糧。」翠紅連忙道。

「翠紅，傅兄目前不宜吃乾糧，必須有鮮肉及水菓，方能迅速恢復體力。」

「三爺，讓小婢出外找吧！」

「妳怎會懂得找？還是留在這裏照料傅兄吧，我很快便回來的了，如有甚麼事情，立即大嚷，知道嗎？」

「小婢知道了。」

＊　＊　＊

三人在山間藏匿數天，直至傅鐵心的傷勢全部復原才繼續上路。

在這段日子中，楚三郎日夕催促翠紅練功。數天下來，她的武功進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再也不是昔日吳下阿蒙，這當然有賴於不久前楚三郎不惜損耗眞力爲她打通經脈之功。

傅鐵心已然康復，翠紅亦有自保能力，三人當然不必掩飾行藏。

事實上，楚三郎與傅鐵心行走江湖多年以來，從來不曾刻意掩飾本身行踪及身份，更遑論化裝易容了；這當然是兩人藝高人膽大之故。

可是，愈接近太原，三人便覺得不妥，因爲他們留意到沿途都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且有不少武林人物越過他們，匆匆往太原方向走！

「楚兄，事情有點不妙，姓史的傢伙可能已知道我們要對付他，正調派人手回太原增援，等候我們。」傅鐵心道。

「君子不吃眼前虧，憑我們兩人，對付神劍堡已是吃力萬分，再加上各門派趕來的援手，我們實難以對付。」楚三郎道。

「三爺，我們是三個人啊，怎麼你會說兩個呢？」翠紅茫然不解道。

「翠紅，進襲神劍堡危險萬分，那有妳的份兒？」楚三郎道。

「三爺，小婢也要參加啊，小婢近日武功大有進展，定不會拖累三爺的！」翠紅大表抗議。

「廢話，妳何時學會不聽我的話了？我們是去拚命，不是遊玩，屆時妳乖乖的留在客棧等我們回來。」楚三郎瞪了她一眼道。

「三爺，便是因爲這是拚命的事，小婢才要參加，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量嘛！」翠紅嘟起小嘴，那神情又是委曲，又是惹人憐愛。

「翠紅，妳現時的武功雖然大有進步，但與我們要對付的敵人仍有距離，若妳同去，只會令我分心，不能放手施爲。」

「三爺，小婢有信心能夠協助你一臂之力，不會令你分心的。縱使有甚麼事，三爺大可不必理會小婢，只管辦你們的事，小婢絕不會怪三爺的。要知道小婢若留在客棧的話，那滋味實在難受得很。」翠紅滿臉哀求之色。

「翠紅姑娘，妳這話說錯了，楚兄大仁大義，絕對不會棄妳不顧的。妳若同行的話，對我們的行動定有影響。」傅鐵心道。

楚三郎看見翠紅臉上失望神態，心中大爲不忍，遂道：「翠紅，既然妳不願意留在客棧，那麼，也參加一份兒吧，不過妳不能隨我們進堡涉險，只可以在堡外負責接應。若我出了事，妳便立即回家，找一個好人家下嫁，不准做任何傻事，妳答應這條件嗎？」

「小婢答應！」雖然不能參予實際行動，但可以負責接應，總比留在客棧好得多，翠紅怎會不答應？不過，若楚三郎眞的出了事，她是否會回家隨便找個人下嫁則只有她自己才知了。

驀地，楚三郎腦海閃過一個主意，道：「傅兄，太原附近可有甚麼該死的武林人物？」

傅鐵心聽見楚三郎突然有此一問，神情爲之一愕，道：「楚兄指的是那些萬惡不赦的武林中人嗎？」

「是的，一些殺掉了也無愧於心的人，當然是有點份量，值得我們出手的！」

傅鐵心沈思了片刻，搖搖頭道：「沒有，太原附近乃神劍堡勢力範圍，怎容這類人存在？史向榮始終都是個大俠啊！」

「如此說來，這計劃便行不通

了！」

「楚兄有甚麼計劃？」

「神劍堡已經有備，我們貿然殺進，成功機會實在微乎其微。不過我們對付史向榮的事，除了我們三人之外，應沒有人知道。因此，神劍堡定是從我們的行程推測出來，只要我們抵達太原時不對神劍堡採取任何行動，轉而殺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神劍堡便會認爲我們的對象不是他們，從而有所鬆懈，甚至把邀來的援手遣走。稍後，我們才偷偷地回轉，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楚兄，這的確是個聲東擊西的好辦法，只可惜太原附近沒有可殺的對象。即使有，也是一些毫不足道的宵小，沒有資格成爲我倆聯手對付之對象。」傅鐵心道。

「還是另想辦法吧。老實說，這計劃只能紙上談兵，江湖中除了神劍堡之外，那有值得我們聯手對付……」

「慢着！有了，楚兄。」

「是誰？」

「黑風寨！位於大同的黑風寨！」

「好極了，這是個極適合的對象！不但符合我們所走的路線，且本身實力相當，確值得我倆聯手對付。」

「三爺！這趟行動可以讓小婢參予嗎？」翠紅插口道。

「如你喜歡的話，便參加吧，也可吸收多一點搏鬥之經驗。」

「謝謝你，三爺！」翠紅大爲雀躍。

「我們這便大模斯樣的走進太原，略爲停留便北上大同，把黑風寨剷平後便暫時分道揚鑣，再悄悄的回來太原會合。」

「楚兄，那些白道中人會否在途中截擊我們呢？」傅鐵心道。

「這數天來，他們不採取行動，顯然是希望以逸待勞，讓我們自投羅網，一旦發覺我們不進攻神劍堡，定會有所行動。若他們只來十餘人的話，我們足可應付，唯一擔心的是他們人數太多。」

「三爺，我們可以在離開太原時把行藏躲起，使他們找不着啊！」翠紅道。

「翠紅，若他們失去我們踪影的話，便會懷疑我們躲在附近，伺機行動，定然一刻也不放鬆，這豈不與我們原意相違？」

「那我們該怎辦？如他們眞的空羣而出的話，實難以應付。」傅鐵心道。

「不久之前，我曾替太原之鄒員外殺死樊雄，爲他的愛女報了仇，這鄒員外對我簡直感激流涕，到達太原時，讓我前往造訪他，看他能否幫上一個忙。」

傅鐵心大爲奇怪，道：「這鄒員外竟有如斯大影响力，能令史向榮聽命？」

楚三郎搖頭道：「鄒員外並非江湖中人，也不能影响史向榮，只不過他是退休大官，太原府尹當年也是他的門生。」

傅鐵心道：「楚兄想借助官府力量？」

楚三郎道：「可以這樣說。若太原府尹送一個忠告給史向榮，勸他不要召集太多武林人物走在一起，惹起朝廷懷疑及不必要揣測，史向榮敢輕舉妄動嗎？」

傅鐵心恍然大悟，道：「楚兄，小弟實在佩服，這一着高明極了。」

一路上，他們都不會遇到任何襲擊，順利抵達太原府。

楚三郎留意到他們在太原裏每一舉動都在對方嚴密監視之下，但是他毫不理會，與傅鐵心及翠紅找了一間酒家吃過午飯後，便準備了一張名貼，造訪鄒員外。

三人在鄒員外府中逗留了約一頓飯光景便離開，從三人臉上神情便知道此行收獲滿意。

果然，三人離開不久，鄒員外亦盛服出府，乘轎前往拜訪當地府尹。

楚三郎等人並沒有在太原府逗留，找了一兵器店購買了數十柄柳葉刀及一件收藏飛刀的皮護腰後，便離開太原往大同進發。

傅鐵心大爲詫異，道：「楚兄，你也用暗器？」當日大戰白道高手，楚三郎施展飛刀絕技時，傅鐵心已陷進昏迷狀態，故無緣一睹楚三郎的奇技。

楚三郎道：「當日要不是身上有數柄飛刀，能否脫身尚是疑問，傅兄以爲小弟武功蓋世，可以一敵九？」

「當日若非有楚兄在，小弟定難逃一死，此恩此德，小弟永誌難忘。」

「彼此彼此，不久前若非傅兄援手，小弟也是處境堪虞，我們現在可說扯平了，互不相欠。」

＊　＊　＊

太原府市郊十里處的神劍堡裏，堡主史向榮與邀來助援的各派好手正在客廳閒談着，等待黑夜來臨。

史向榮認爲傅鐵心與楚三郎兩人武功雖然高明，但也不敢白天來犯，只會黑夜偷襲。他已有了愼密部署，只待傅鐵心及楚三郎自投羅網。

一個負責監視楚三郎的神劍堡手下匆匆走進客廳：「報告堡主，楚三郎與傅鐵心等人已離開太原。」

史向榮聽了，頓即爲之一愕，道：「竟有這回事！你沒有弄錯吧！他們向那個方向走？」

那手下道：「回稟堡主，他們是向北走的。在離開這裏之前，他們曾拜訪鄒偉光員外，並購買了大量飛刀。」

史向榮道：「莫非他倆之目標並非本堡，來太原只是與鄒偉光有事相討？他們購備大量飛刀，定有特別用途，究竟他們有何目的？」

堡中總管姬雲飛道：「堡主，依屬下愚見，很可能是鄒員外有任務委託他倆，所以他們才跑來太原，且在拜會鄒員外後購備大量飛刀。若能向鄒

員外一問便知箇中詳情。」

史向榮道：「姬總管，你這推測不無道理，楚三郎不久前曾殺死汚辱鄒偉光愛女的兇手，鄒偉光若有甚麼事要辦，大有可能委託楚三郎的。只是鄒偉光乃退休京官，與江湖毫無瓜葛，如今女兒大仇已報，還有甚麼事須勞煩楚三郎及傅鐵心聯手去辦？」

一個道裝打扮的人道：「史盟主，這鄒員外是退休京官？」

史向榮道：「是的，太虛道長，他當年還是個二品大員哩。」

原來道士便是武當派武功及身份僅次於當今武當掌門的太虛道人，他來此之目的不消說便是要爲不久之前被殺之玉虛道人復仇。

太虛道人道：「史盟主，請問這鄒員外現時還有沒有和朝廷中人來往？」

史向榮道：「聽說這鄒偉光當官時人緣極佳，所以不少現任大官經過太原時都會拜訪他，而且太原府尹當年也是他的門生。」

太虛道人道：「若是如此，這事可能並不尋常，說不定……」

他的話還沒有說畢，已有一神劍堡手下走進來報告：太原府捕頭求見。

史向榮登時眉頭一皺，捕頭於這個時刻來神劍堡，究竟有何要事，莫非與楚三郎及傅鐵心有關，忙道：「各位同道，請暫時迴避，老夫看這捕頭有何目的。」

史向榮推測一點兒都沒有錯，太原府龍捕頭眞的是爲了傅鐵心而來。

「史堡主，客套話在下也不說了，在下乃奉王大人之命前來，希望能弄清楚一件事。請問史堡主近日是否有追殺獵鷹楚三及傅鐵心之行動？」龍捕頭開門見山道。

「龍大人，實不相瞞，史某的確有此意圖，但目標只是針對眞正身份乃職業殺手之傅鐵心。此乃江湖中人之事，希望龍大人能包涵包涵，不要插手。」

龍捕頭大打官腔，「哼，江湖恩怨！史堡主，你可知這四個字過去給了我們多少痲煩嗎？坦白告訴你吧，獵鷹楚三這十年多幫過我們這些吃公門飯的不少忙，你們若是針對他的話，在下便公事公辦了。」

史向榮苦笑道：「龍大人，史某也明白這一點，只是楚三郎不肯置身事外，史某實在毫無辦法。」

龍捕頭道：「史堡主，這數年來，不少江湖人物參予了叛逆組織，密謀造反，朝廷方面已密切注視着。因此，王大人命在下前來忠告堡主，希望堡主不要糾集大量江湖人物，只因太原距京師不遠，若有如此情況發生，定會招惹朝廷方面不必要的揣測，追究下來時，這責任無人能負。」

史向榮眉頭一皺，道：「府尹大人的意思是……」

龍捕頭道：「很簡單，若然堡主只是派遣三、五人追捕傅鐵心的話，我們也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不予理會。不過，若人數太多的話，府尹大人爲本身前程着想，定會立即向朝廷報告，至於朝廷會採取甚麼行動，則請堡主自己推敲了！在下言盡於此，告辭了！」

龍捕頭離去後，史向榮連忙召集各派高手相討此事。

「史盟主，若只派遣三數人追殺楚三及傅鐵心等人，無疑是送死。」太虛道人知道此話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却不得不說。

「道長所言確是事實，楚三與傅鐵心的身手，武林中能勝過他們的，實屈指可數。此事必須從長計議。」史向榮道。

「史盟主可知道太原府尹爲何如此庇護楚三郎等人嗎？」太虛道人道。

「道長有何高見？」

「據貧道推測，太原府尹如此袒護楚三郎等人，絕非因爲楚三郎曾經多次替官府緝獲兇犯那般簡單，定是與不久前楚三郎等人造訪鄒員外之事有關！」太虛道人道。

「道長所言極爲有理，老夫也覺得兩者有極大關連。」

「這鄒員外既然與朝廷中人仍有聯絡，且和太原府尹關係不淺，大有可能做着穿針引線功夫，拉攏楚三與傅鐵心暗中替朝廷效力。」太虛道人此言，使在座羣雄爲之一驚。

太虛道人續道：「至於朝廷要他們幹些甚麼，實不難想像出來，那便是對付我輩武林中人！」

史向榮道：「道長何以有此一說？」

太虛道人道：「道理很簡單，清兵入關以來，一向都視我輩武林中人爲心腹大患，恐怕我們揭竿起義，把他們趕出關外。當今皇帝表面上寬懷大量，但手段極爲高明，絕對不會明刀明槍的對付武林中人，引起公憤。而滿清最擅長的手法，便是以漢制漢。如今他們便是使出以武林人制武林人這一招！」

史向榮道：「道長認爲楚三與傅鐵心便是他們心目中人選。」

太虛道人點頭道：「是的，江湖中還有誰比他倆還適合，楚三根本便不是武林中人，與各派毫無交情，更從不來往，多年來，他只是爲官府效力，不過方式有點不同罷了！至於傅鐵心更不用說了，這傢伙見錢開眼，六親不認，正是幹這差事的最佳人選。」

「道長認爲他們的目標在何？神劍堡？」史向榮道。

「從他們購備大量飛刀這一點來看，短期內他們定有所行動。目標是誰，只消從他們的行踪便不難推測。但貧道肯定他們目前定不會對貴堡有所行動，因爲貴堡不但實力雄厚，他們力有不逮，且貴堡主統盟武林，目標太大，一旦失手，便會引起武林中人

對此事留意！」太虛道長道。

「如此說來，他們可能先向一些實力較弱的門派開刀！」在座中人不禁議論紛紛，推敲着那一門派被襲的機會較大。

「是的！太原府尹已提出警告，我們若仍然留在太原或前往追殺楚三，定會給予朝廷一個對付神劍堡的藉口。所以貧道認爲目前應暫避風頭，另定約會，暗中召集各派掌門商議對策，而會議地點則不可在這裏附近，免惹朝庭注目。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嚴密監視楚三及傅鐵心的行踪，各門派緊密合作，互相協助，免被他們逐個擊破，若有機會的話，便把兩人殺掉。」

史向榮道：「道長果然高見。在座各位如有任何意見，請隨便提出！」

其中一人道：「史盟主，在下十分贊同太虛道長所說，目前我們實在不宜留在這裏，必須從速返回本門，把這事稟告掌門人，商討對策，至於監視楚三、傅鐵心行踪以及與各派聯繫的工作，希望神劍堡能暫時負起！」

在座各人均同聲贊成。

一切發展均在楚三郎預料之中。他早已料到各派定會誤會他投效朝廷，從此定會對他不利。

不過，楚三郎並不認爲這是自尋煩惱，因爲自從不久前與傅鐵心聯手殺死十一名各派高手後，各大門派定不會放過他，他行不行這一着實在沒有多大關係。

＊　　＊　　＊

神劍堡的密室裏，堡主史向榮和他的總管姬雲飛臉色凝重的坐着。

「堡主，從楚三及傅鐵心所走的路線看來，他們似是前往大同！」姬雲飛道。

「雲飛，一點也不錯，他們的目標極有可能是黑風寨！」

「堡主，我們怎辦，現在增援已是來不及了！」姬雲飛的神色露出無限焦急。這實在有點令人不解，因黑風寨乃綠林黑道，領袖白道羣雄的神劍堡主實在不該如此擔心。

「雲飛，這實在是我的錯。我還以爲楚三這厮故弄玄虛，趁我們有所鬆懈時折回進襲本堡，誰知道他們眞的另有企圖！」

「堡主，黑風寨那邊雖然好手不少，但能否抵拒楚三與傅鐵心，尚是疑問。」

「雲飛，目前我們能做些甚麼？除了通知老三防備之外，我們只能希望楚三等人的目標並不是黑風寨，以及希望老三他們能抗拒楚三等人。」史向榮口裏雖然這樣說，但心中明白這機會實在不大。

明顯地黑風寨與神劍堡，有着不尋常的關係，否則身爲武林盟主的史向榮絕對不會如此關心黑風寨的安危！

史向榮口中的老三是誰？難道便是黑風寨主賽李逵李達？他又是史向榮的甚麼人？老三代表着三弟還是甚麼？

若是眞的話，那便更不可思議了，一個武林盟主和一個綠林寨主，竟是拜把兄弟。

「堡主，獵鷹楚三和傅鐵心爲何要對付黑風寨？莫非他們眞的是受了官府所託？」姬雲飛道。

「極有可能！我曾見過楚三一次，以他的身手，絕對不會是一個獵者那般簡單，這可能是一種掩護，實際上却是個朝廷暗探。因此我在不久前曾做了一個試探，以重金爲酬，託他追捕傅鐵心。」

「堡主，這有何作用？難道當時已有除去傅鐵心之意？」

「這一着功用可大了，以我之觀察，他倆修爲應是伯仲之間，兩虎相鬥，應有一傷，甚至兩敗俱亡。我耗費的，只不過是一兩萬兩白銀之數，但却可除掉一名心腹大患，要知道他們兩人的武功，任何一人都和我差不多，我絕不能容許這世間上有足以威脅我地位及安全的人存在。誰知道那姓楚的竟然一口拒絕！」

「堡主，他以甚麼理由拒絕？」

「他竟說只對被官府通緝的罪犯有興趣，這鬼話只有三歲小孩才會相信，老實說，幹他們這行的，有誰不是爲錢？追殺那些通緝犯，能有多少花紅？因此更加深我對他身份的懷疑。朝廷已對鐵劍門密切監視，伺機採取行動，若楚三確是和官府有關係的話，鐵劍門處境堪虞，所以我不惜重金聘請傅鐵心反過來對付他。」

史向榮竟然便是那聘請傅鐵心殺楚三的神秘錦袍老者！那他便是鐵劍門這殺手組織之首腦！

「堡主，原來你聘請傅鐵心對付楚三便是爲了這個原因。堡主，照傅鐵心不久前的解釋，他接近楚三郎的目的是否等待下手的機會，而不是眞眞正正和他合作呢？」

「依照目前的情形，實在很難說。當初我實不該給他一年時間來完成任務，現在距離期限尚有半年多，若讓他繼續胡來的話，不但鐵劍門那方面危殆萬分，本堡處境也極爲不妙。」

「那我們該怎辦？」

「目前我必須留在堡中，處理聯絡各大門派對付楚三的事宜，這事便交由你去辦理。首先，你得悄悄地找着傅鐵心，探聽他究竟意欲爲何，警告他若不在一個月內下手的話，便立即離開楚三郎，不可與他走在一起。」史向榮咬牙切齒的道。

「堡主，這有點不妥啊，傅鐵心這厮會說過，若我們再干涉他的行動，便取銷前約。我們這樣做，豈不是給他一個藉口？」姬雲飛道。

「若他這樣說的話，那你便想個辦法告訴楚三，說出傅鐵心千方百計接近他的目的是要找機會暗殺他，務須

要把他們兩人拆散，我們才有機會逐個擊破！」

「堡主，姓傅的曾救過楚三一趟，楚三相信嗎？」

「雲飛，你忘記當日傅鐵心收取酬勞時，曾簽了一張收據嗎！收據雖不曾說明那四萬両是殺他的報酬，但已足以引起楚三懷疑，從而疏遠傅鐵心。要知道幹楚三這一行的人，最爲謹愼，絕對不會立於危牆之下，日夕防範身邊的人。」

史向榮的分析，可算非常中肯，幹捕手和殺手的，都是謹愼萬分，甚至可說是多疑。所以，這兩個行業的人，通常都難以有知已。只不過，當這類人找着一個眞正可信賴的朋友時，他們的感情却比別人來得更眞誠！

「屬下這便去辦！」

「雲飛，還有一件事。當你辦妥這件事後，跑一趟藏劍谷，看看能否抽調一些好手出來。老二胡塗，導致損失了十多名高手，必須立即補充。

「堡主，我們上一次送進去的人只有十多名，而且只是兩個月前的事，能應用嗎？聽白超凡說，改造和訓練，必須半年才有所成的啊！」姬雲飛道。

「你聽他胡說吧！三個月已足夠有餘了，姓白的只不過心中不憤，不願意這麼早交人罷了。現時我們急需人手，怎容他這樣拖延？還有，我們可運用的各派高手還餘下多少人？」

「有把柄落在我們手裏的本有廿多人，但在兩場戰役中被楚三及傅鐵心殺掉了七個，現只餘下不足廿人。」

「通知他們隨時候命，一旦楚三與傅鐵心分道揚鑣，便是他們出動之時。」

「堡主，何須這般痳煩呢，以盟主之名義調動各派高手便成了，人數還可以多些哩！」

「哼，名義上我雖然是盟主，但發生事情時，眞正出力的門派有那個？你看不見這數次行動中，各門派都是虛應其事，並沒有派出眞正高手參予嗎？若各門派都能像武當般，派遣頂尖好手，早已把楚三及傅鐵心分屍了，若要他們眞正出力，必須在掌門人大會中陳述利害，才有希望，但這已是兩個月後的事了。」

「噢！是了，堡主，爲何不考慮把少林寺也拖下水呢？」

「哼！你以爲我不想嗎？那些禿驢已有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動，簡直不把我這盟主放在眼內。日前我已經託太虛牛鼻子，請他師兄跑一趟少林游說悟性那禿驢，看他這次反應如何吧。」

「若少林寺答應出手的話，那事情便好辦得多了。」

「經過傅鐵心這一役教訓後，我發覺依賴別人終歸不是個好辦法！只有自己的手下才易於控制，雲飛，還是辦好你的事吧，不要對少林及其它門派存有太多希望了！」

美人離間　險變仇人

大同，乃北魏的首都。

北魏時，君主大多信佛，便在大同城外約三十里之武周山建造了無數石窟，讓僧侶在窟中潛修！這便是有名的雲岡石窟之由來。

黑風寨亦是在武周山中。

楚三郎、傅鐵心與翠紅抵達大同，把馬匹及行囊存放客棧後，便在夜間出動。

三人均穿上黑色夜行衣，帶備武器，施展輕功直撲黑風寨。

黑風寨在綠林道中，可說名氣不小，但在楚三郎眼中，却是不值一哂。事實上，在沒有遇上傅鐵心之前，他連領導武林的神劍堡也敢單身獨闖，又怎會把區區黑風寨放在眼裏，何況還有一個身手與他差不多的傅鐵心一起！

他把流星刀交給翠紅使用，自己則帶着一柄普通鋼刀，腰藏數十把柳葉飛刀，毫不遮掩的拉着翠紅，與傅鐵心大模斯樣地闖山。

剛抵達山腰，他們已遭遇到黑風寨的襲擊，數不盡的暗器、弓箭從山道兩旁的削壁上不停地向三人身上招呼。

楚三郎與傅鐵心兩人身手不凡，這些爛銅破鐵又怎能對付他們呢！只見兩人雙手連連揮動，把射來之暗器及弓箭擊下，也不理會施放暗器的嘍囉，便掩護着翠紅往山上衝。

如此這般的衝過數關後，楚三郎道：「傅兄，你可發覺有甚麼不對嗎？」

傅鐵心道：「楚兄，的確有點不妥，通常來說，這些小賊只會派遣數名嘍囉在外放哨，絕不會設下如此多關卡的，好像在等候着我們一般，這其中定有古怪。」

楚三郎道：「對了，小弟也有同感，難道他們早已知道我們來襲？」

傅鐵心道：「但誰通知他們呢？莫非他們一路上設有暗樁？」

楚三郎道：「縱使有暗樁，也是留意着官兵及白道中人的動態吧了。老實說，我們人數不多，且你我容貌，決非那些暗樁所能認識，怎會知道我們是來對付他們的？」

傅鐵心道：「楚兄言之有理，定有人通風報訊，讓他們有所防備。」

楚三郎道：「跳樑小醜，有所防備又如何？」

說時三人已抵達黑風寨外，眼前景象卻令三人暗吃一驚。只見黑風寨的人早已空羣而出，月色下，密痳痳的佈滿了手持各式兵器的大漢，把三人團團圍住。

其中一個身形魁梧，滿臉于思的漢子大喝道：「姓楚的，天堂有路你不走，竟敢跑來黑風寨撒野，本大爺定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不消說，這魁

梧大漢定是黑風寨寨主賽李逵。

對待敵人，楚三郎從來不喜歡多說話，只低聲向翠紅說：「緊隨着我！」便掄起鋼刀，殺進人羣。

翠紅的武功，經楚三郎多日來悉心教導後，與昔日的她可說有天淵之別，所欠的只是實際對敵經驗。

但她恃着手中一柄無堅不摧的寶刀，以及兩名絕世高手在身側，雖面對百多名敵人，也毫無懼色地隨着愛郎，撲向人羣中。

李達雖曾聽聞不少有關楚三郎及傅鐵心之事蹟，但却不曾親身目睹，還道是傳聞過份喧染，竟不知死活的身先士卒，衝向楚三郎！

雖然傳言往往會略爲誇張，但對手既能有响噹噹的名號，自然有相當本領。只可惜李達出道以來太順利及太幸福，不曾遇上眞正高手，才把自己的本領估計太高了。

不自量力的當然要付出代價，而李達所付出的自然是他的生命。

不過話得說回來，縱然他知道自己遠非楚三郎之敵，也難以更改命運。

他唯一能保命之方法便是趁楚三郎等人還不會來到之前便偷偷溜掉，這樣也許能逃過一死。

但他敢嗎？不戰而逃，鐵劍門會放過他吧？他當然不敢，因爲他恐懼鐵劍門門主比世間上任何一個人還要多！

他雖然不會見過鐵劍門門主的眞正面目，但從多年前鐵劍門門主收服他時所露出的一手看來，他知道自己即使再練三十年武功，也難以追得上。

所以，他甘心聽從鐵劍門差遣，而事實上，他亦滿意當上鐵劍門鐵三之職，當然有那優厚的條件。

他也知道自己既然選上了黑道，便會有橫死的後果。老實說，幹他們這傷天害理生涯的又有幾人能有善終？

既然他早知不得善終，爲何仍會走這條路？這問題實在難以解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世間上這樣的人多的是。

也許他覺得好人難做！也許他覺得沒有其他行業比作奸犯科更容易賺錢！也許他覺得做壞人享受多吧！

當然，他也許認爲自己會比別人幸運，可以安享天年！

不過，當他目睹自己身體竟留在數丈外時，實在不甘心閉上。

這時刻來得太早了，他還不足四十歲啊！

他的頭顱終於從雲中掉下，被混亂的人羣殘踏着。若有人這時一看他的雙目，定會看出裏面充滿着怨恨與恐慌。

恨甚麼？恨楚三郎賞他一刀？

慌些甚麼？人也死掉了，還有甚麼值得害怕的？

他恨的當然是楚三郎；有誰不怨恨殺死自己的人？

但是，他怨恨的並不全是楚三郎給他致命一刀，而是怨恨楚三郎那一刀來得太快了！快得不讓他有機會懺悔。

當他目睹楚三郎一刀的來勢，已知道自己絕對不能逃避，知道一瞬之後便會向鬼門關報到。

他立即開始懺悔，悔恨一生中曾做過無數壞事，只可惜他一生中所做過的壞事太多了，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懺悔那些罪行，而楚三郎給予的時間又是那麼短促！

李達這幹過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的人也會懺悔？當然會！至於他是否眞的痛恨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那便只有天才曉得！

他懺悔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希望死後能上天堂，不必到地獄受害。

凡是做過虧心事的人都聽過一個傳說，便是一個人無論生前曾幹過甚麼壞事，無論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只要他能夠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認眞懺悔，上天便會原諒他，准許他死後登天，不必面對閻王的審判。

所以，不少人面對死亡時，都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來一個檢討，向蒼天懺悔，不論他生前是否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一回事。

不過，上天眞的有神的話，這神會否這般容易相信一個人死前懺悔而不再給予這人應有的懲罰呢？若神眞的這樣做，他可說寬大了，甚至可說寬大得成爲……

因爲這是變相鼓勵世人去做壞事！

楚三郎那一刀，斷送了李達懺悔的最後機會，李達怎能不慌張？

他害怕的是死後要面對的種種刑罰。他知道十八層地獄中的酷刑，自己最低限度要接受十七種，怎不令他人雖死掉，雙目仍流露無限懼色？

李達的無首屍身剛倒下，場中便引起一片混亂！

「寨主已被楚三殺死，弟兄們，我們一塊兒上，把楚三剁碎，替寨主報仇！」人叢中有些人這般嚷着！

「寨主已死了，黑風寨大勢已去，拚命也是白白送死，何苦來哉？我們還是逃吧！」亦有不少人如此大叫！

擒賊先擒王，這道理永遠是對的。

沒有領導人，無論做甚麼事，都會產生不同意見。內部不協調，怎能尅敵取勝？

楚三郎、傅鐵心及翠紅三人，趁着這個良機在人羣中不停地砍殺，不讓對手有喘息及平靜下來思考的機會。

這一戰，鬼哭神泣，驚天動地。

但並不是指戰情，而是慘況。

戰情毫不緊張，亦毫不精彩。一面倒的戰爭，簡直不算是戰爭，只可

以稱爲殺戮，虎入羊羣，誰會覺得精彩？這只有惋惜。

逃的逃，死的死，最後整個黑風寨外，能站着的只有三個人——三個血人。

面對遍地屍骸，他們心中有何感想？

楚三郎臉上木無表情，但眼裏却流露着不忍。這些人雖然犯過錯，但這當中難保有不少是身不由己，被環境所逼而當賊匪的，罪魁禍首只是李達，他實在不該如此大開殺戒。

傅鐵心嘴角仍是掛着他一貫的微笑。他看到的只是勝利。在他心目中，人根本便沒有善惡之分，強者生存，這是千萬年來不可推翻的道理。

翠紅掩面痛哭着，她根本不曾想到甚麼，只是不相信自己竟然殺死那麼多人。二十年來，她只殺過雞，而每次殺雞後，她都會難過上一陣子，雖然在下次殺鷄時，她會毫不猶豫地拿着刀往雞頸一抹。

如今，她竟然殺死那麼多人，她決定今後不再殺人！

決定是決定，能否做得到却是另一回事！每次宰雞後，她還不是決定下次不再殺雞嗎？

難的只是第一次！一旦有了第一次，那麼第二次，每三次……定會接踵而來。

幹虧心事的人，不約而同地都會有這種心理，每次都對自己說這是最後一趟，不會再做。但是相隔一段日子後，當誘惑來臨時，他便會忘記曾說過的話，甚至許下之諾言、毒誓也會拋諸腦後。

楚三郎緩緩收刀入鞘，輕摟翠紅香肩，柔聲道：「我們走吧！」

他知道在這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便是減少說話，讓她自己漸漸適應！

黑風寨已剷平，跟着便是神劍堡！

他們約定動手之期在半個月後。

爲免惹起神劍堡懷疑，楚三郎暫時與傅鐵心分道揚鑣，十五天後在太原會合。

依照傅鐵心之一貫作風，每次完全任務後，他都會在附近享受一番。這趟他當然不會例外，以免史向榮生疑。

何況，山西大同的美女，有着妙不可言絕技，他怎能入寶山空手回？

楚三郎有美在側，當然沒有機會領略這份享受，他只能和翠紅靜悄悄地失去踪影。

* * *

黑風寨一夜之間被人剷平的消息迅速地散播到江湖每一角落。

大江南北，最高興的當然是大同的老百姓，紛紛拿來作爲茶餘飯後談話資料，興高采烈地推測着究竟是白道俠義中人所幹的，還是黑吃黑，爭取地盤。

這數天來，傅鐵心單獨留在大同，事實上也不可說是單獨，因爲他每晚都有美相陪，享盡溫柔。

這晚，他打算在大同逗留最後一晚，因爲他不會忘記十天之後，還有要事待辦。

既然是最後一晚在這裏，當然不能夠浪費大好時光。

晚飯時，他剛盤算着該到那裏渡過一晚之際，一個人出現在他身前。

「傅兄，可把小弟找得苦了！」這人便是胡仲年。

「怎會呢，這個月來，在下的行踪，可說江湖中無人不知，又怎會難找？」看見胡仲年，傅鐵心大好心情登時煙消雲散。

這並不是因爲胡仲年此人面目可憎，惹人反感，而是胡仲年提起他和姓韓的華服老者之間的合約——那份殺楚三郎的合約。

傅鐵心實在不願意向獵鷹楚三郎拔劍，自從遇上楚三郎之後，他知道這廿多年來所犯的最大錯誤，便是接下這宗主意。

他不願向楚三郎拔劍，是因爲楚三郎曾救過他一命？可能是吧，但亦可能不是。因爲他也曾幫助過楚三郎一次，依照楚三郎日前所說，他們是互不相欠。

難道傅鐵心自知並非楚三郎的對手，恐怕死在他的刀下？很有可能，但傅鐵心是個怕死的人嗎？

抑或是傅鐵心與楚三郎多日相處，且多次並肩作戰，產生了情感？也有可能，但身爲一個殺手的傅鐵心，那顆心應該如他的名字一般，是鐵鑄的，怎可能有情？

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

只是現在後悔還來得及嗎？不，若他能夠拋棄聲譽，能忍受被人唾罵是個儒夫，是個言而無信的小人的話，那一切便迎刃而解。

傅鐵心可以嗎？

「傅兄，可否借一步說話？」

「有要事嗎？」

「是的，敝東有話囑咐在下轉告傅兄。」

「那你先往城外土地廟等傅某吧，傅某稍後便來！」傅鐵心最不高興的便是在享受着美酒佳餚時被人騷擾，天大的事也該留待酒醉飯飽後再談！

他不曾留意到酒家裏，正有一雙父女不時留意着他的動態。

那個父親模樣的人對女兒低聲道：「小翠，稍後妳回房間等我，不可亂跑，我很快便回來！」便吩咐店小二結賬離去。

傅鐵心慢條斯理的會過賬，踱向城外。

他的臉上隱約浮現出一種難以描述的笑容，與他一貫的微笑截然不同，難道他眞的想到甚麼值得高興的地方？還是仍在回味這數天來的絕妙情景？

土地廟裏，只有胡仲年一個人。

「胡兄，有甚麼話請快點說出來，傅某還須會佳人的。」

「傅兄，敝東想知道那件事進行得怎麼樣了。」

傅鐵心聳聳肩，道：「沒有進展！你們這麼心急幹甚麼，還有半年時間哩！」

「傅兄，實不相瞞，敝東有點不耐煩了，希望傅兄能提早，在一個月之內把楚三殺掉！」

傅鐵心臉色一變，道：「你這是甚麼意思？傅某早說過一切行動均由傅某作主，你們不得過問及干涉！」

「請傅兄見諒，敝東也有難言之隱，所以才希望傅兄能幫忙，盡早解決這事。」

「不可以，傅某定要等候機會，不能倉猝行事，這事萬萬不能答應。」

「既然傅兄有難處，那麼便請傅兄不可再與楚三走在一起，讓敝東另想辦法盡早解決楚三郎。」

「也不可以，傅某喜歡和誰走在一起便和誰，你們怎有資格干涉！」傅鐵心大爲不悅地道。

「傅兄，你這也不答應，那也不答應，敎在下如何回覆敝東！」

「很簡單，傅某再也難以忍受你們的所作所爲。傅某行事，一向不喜歡別人干預，這一點傅某已提醒你們多次，而你們仍是不停地嚕嗦着，要傅某這樣那樣的。所以，傅某現在乾脆告訴你們，這差事傅某不幹了。至於酬勞，一文不還，因爲是你們毀約，與傅某無關！」傅鐵心大怒。

「傅兄，話不可以隨便說的啊！你應該明白這會引來很大後果！」

驀地，長虹一閃，傅鐵心長劍已然出鞘，電射胡仲年。

他這一生人，不但討厭別人干涉他的行動，更對別人之威脅極爲反感，達到無可容忍的地步。因此，他不顧一切後果，拔劍撲殺胡仲年。

在他心目中，世間上根本便沒有公平決鬥這一回事。因爲他認爲決鬥雙方，只要其中一方武功稍差，便毫無公平可言。

強弱相鬥，這是那門子的公平比武？

所以他每次出手時，都是在出劍時便出劍，絕不考慮對手是否有兵器在手，更不考慮對手有沒有準備。

胡仲年的武功，和傅鐵心相差一大截，在毫無防備之下，那能逃過傅鐵心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劍。

一聲慘叫之下，長劍已穿心！

「媽的，傅某最不喜歡聽的便是警告，你是甚麼東西？」傅鐵心收劍入鞘，便要離去。

驀地，他心中一動，回到胡仲年臥屍之處，在他臉上略爲摸索後便掀起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目。

微弱夜色之下，胡仲年的眞正面目仍可清晰地呈現眼前。

他竟然便是姬雲飛，神劍堡的總管！

他冷笑一聲：「史向榮，原來是你！」他指的當然便是指使他殺楚三的韓姓老者而不是眼前這人。隨即見他從懷裏掏出一小玉瓶，洒了一些粉末在姬雲飛臉上，看也不看便轉身離去。

心事已解決，當然要盡情享樂！

傅鐵心剛離去，廟頂已躍下一人，跑到姬雲飛身側細看，喃喃道：「史向榮的身手怎會這樣差，咦，這人那裏是史向榮？」竟然是在酒家裏不時留意傅鐵心的老者。

他匆匆地伸手進入姬雲飛懷中，看看有沒有可証明這人身份的東西。

他雖然行走江湖多年，但不曾與各門派中人來往，除了個別知名度極高的人，他認識的實在有限，眼前這姬雲飛他便陌生得很。

姬雲飛身上當然沒有甚麼足以証明身份的東西，只有一些銀兩及一張字條。

「茲收到白銀四萬兩，此據。」簽收的人是傅鐵心。

那人把字條塞進懷裏，也匆匆離去。

那人回到客棧後，他的女兒小翠已焦急萬分的道：「三爺，沒有甚麼特別事吧！」

三爺道：「沒有甚麼特別，只不過是傅鐵心和他的舊僱主一些瑣事。翠紅，早點休息吧。」

這父女二人當然便是楚三郎和他的愛婢翠紅。

楚三郎留意傅鐵心的行動，暗中留在他的身側，並不是因爲對他起疑心，而是不放心他單獨留在大同，恐怕他遇到白道中人的襲擊。

誰知道竟讓他無意中發現一項秘密。

雖然傅鐵心適才曾表示合約取消，但楚三郎已對他起了戒心，他更開始思索着傅鐵心那駭人劍法之弱點，準備一旦……

* * *

神劍堡裏，堡主史向榮正在閱讀一封由武當送過來的密函，臉上泛着微笑。

這封密函乃是武當當今掌門太虛道長親筆所寫，送來的是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經武當兩名首腦清虛及太虛陳述利害後，少林寺住持方丈悟性大師答允出手，協助史向榮對付這兩個懷疑是清朝鷹犬的楚三郎及傅鐵心。但是行動細則則必須召集各派掌門人共同商議。

悟性大師更說盡快進行，時間若拖延了，楚三郎等人說不定便會造成禍害，所以建議武林大會在中秋擧行，至於地點則可在嵩山少林寺。

老遠跑去嵩山開武林大會，史向榮當然覺得顏面有損，但他能有別的

選擇嗎，若再召集各派掌門到太原的話，實難擔保太原府尹再度干涉，屆時他的老臉更不知該放在那裏。

老實說，只要能剷除楚三及傅鐵心這兩名心腹大患，區區面子又怎算一回事！

中秋節，那豈不是還有二十天？時間如此短促，必須立即通知其餘各派掌門，否則便會趕不及。

他剛想命人把總管姬雲飛找來辦理這事，便想起總管自從廿天前替他外出辦事至今，不曾回轉，連音訊也沒有一個。

史向榮立即召來副總管錢守信——他的另一個心腹，道：「守信，雲飛可有消息回來嗎？」

錢守信忙道：「回稟堡主，姬總管自從外出後，一直沒有消息，屬下已吩咐各處線眼找尋他的下落。」

史向榮大爲奇怪：「這倒奇怪了，雲飛一向都不是這樣的啊，怎會一隻字也不送回來的呢？莫非出了甚麼意外？」

錢守信道：「不會吧，堡主。總管身手高明，定不會有甚麼意外的！」事實上，他心裏卻懷疑姬總管早已凶多吉少。雖然姬雲飛武功高明，但和楚三郎及傅鐵心相比，還相差得遠。

不過他心裏倒不知道應該希望姬雲飛已遇害還是希望他無恙回來。

姬雲飛一死，總管一職便順理成章地由他擔任，屆時他錢守信便在神劍堡中的地位僅次堡主，這是何等光采的事。

不過，若姬雲飛眞的是死在楚三郎或傅鐵心手下，就證明了一點，便是這兩名煞星的確是存心與神劍堡爲敵。屆時他身爲神劍堡總管，便是這兩個煞星所要殺的對象。若堡主在堡裏鎭壓，那當然沒有多大問題，憂慮的是堡主與其他門派到處搜索他們，他們卻趁堡主不在時摸上門來，那時便吃不了兜着走了。

人，通常都會有這種矛盾心理！好比有些人，整天想着向上爬，愈高愈好，但是有些人每天擔心高處不勝寒，跌下來時會跌死。卻不曾想到若不向上爬，安安份份的在平路上走，便甚麼擔心也沒有。

這當然是胡說八道，若每個人都不向上爬，又怎會高瞻遠矚，又怎會有進步？

「守信，若有雲飛的消息，立即通知我。還有，楚三及傅鐵心的行踪找着了沒有？」史向榮的話把錢守信拉回到現實來。

「回稟堡主，在黑風寨遇襲後這幾天裏，傅鐵心一直都逗留在大同，每晚都是燈紅酒綠……」

「這個我早已知道了，我是說他們的最新消息。」

「沒有，他們好像失了踪一般，甚麼消息也沒有！」

「眞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怎會眼巴巴的讓別人脫離監視的？立即加派人手，務須在最短時間內把這兩人的行踪找出來。」史向榮大爲不悅。

事實上，楚三及傅鐵心均非等閑之輩，若存心擺脫追踪，憑他那些神劍堡的手下又怎能有本領監視？

* * *

副總管擔心的一點也都沒錯，神劍堡的手下到處找尋楚三郎及傅鐵心的下落，這兩名煞星卻靜悄悄的潛回太原。

唯一令錢守信所擔心的是這兩名煞星根本不理會史向榮在不在。

史向榮若在，這當然好了，因爲他們的目標是史向榮而不是神劍堡。

若史向榮不在的話，那也沒關係，也可說是更合心意，因爲可以藉此削弱史向榮的實力，先把他的手下除掉，再來對付罪魁禍首。

「楚兄，我們該採取甚麼戰略？是否像進襲黑風寨般，大模斯樣地殺進去！」傅鐵心道。

「當然不可以這樣。神劍堡的眞正高手雖然只有史向榮一人，但總管、副總管及劍士的身手亦不能忽視，且人數衆多，絕非黑風寨那般容易對付。」楚三郎道。

「那麼我們該怎辦？」

「偷偷地摸進去，避重就輕，先把史向榮的黨羽剷除。直到堡中好手消失得七七八八，才與史向榮正面交鋒。」

「楚兄，情形會這麼如意嗎？史向榮怎會容許我們這樣做？」

「史向榮當然不會任由我們殺他的手下，他定會纏着我們其中一人，然後驅使堡中好手蜂湧而上圍攻餘下的一個。若是如此的話，我們的處境便不妙。因此，我們必須採取游擊戰術，聯手對付他的手下，只要史向榮一出現，我們便逃，改向其它地方跑。」

「楚兄，這確是好辦法。」

「三爺，那小婢怎辦？」翠紅道。

「翠紅，妳躲在堡外接應。若有甚麼事便大嚷。」

* * *

神劍堡中靜悄悄的，史向榮根本料不到楚三郎和傅鐵心已偷偷潛回太原。他極有信心，假若兩人在附近出現的話，定難逃過神劍堡的星羅棋佈般的眼線監視。

只可惜史向榮忘記了江湖中有易容這一門學問。史向榮本身也是個易容好手，又怎會忘記這一點？

理由很簡單，因爲楚三郎與傅鐵心行走江湖多年，都是以本身面目出現，不曾試過易容化裝。因此，史向榮想不到這兩名煞星竟會改變本身樣貌潛回太原。

他忽略了一個從不易容的人並不等於不懂易容，更不等於永不易容。

他也被武當太虛道人的話誤導了，認爲楚三郎與傅鐵心首先要對付的只是那些實力較次的門派，而不是他

這領袖武林，實力凌駕各大派的神劍堡。

所以，當堡中响起警報時，史向榮實在不敢置信。

「不好了，堡主，有敵人偷襲，已有十多名劍士遇害，部份被殺，部份被奇門點穴手法所制，不能解穴。」一名劍士跑來報告。

「來者是誰？有多少人？在那裏？」史向榮霍然站起。

「報告堡主，還不曾發覺敵人行踪，也不知有多少人潛了進來！死傷的弟兄均是在西堡發現。」

「立即召集人手，趕往西堡搜索。」史向榮拿了佩劍，便衝往西堡。

可是當史向榮率領手下趕到西堡時，南堡便發現敵踪。又有不少劍士被擊倒。

「報告堡主，來者只有兩人，均是黑衣打扮，其中一人用劍，另外一人則不見使用兵器，傷了近廿個本堡弟兄後，便往東堡方向逃跑。」

「蠢材，爲何不纏着他們，你們難道通通吃得太飽嗎？」史向榮大怒道。

「來者武功太强，各劍士難以堵截。」

史向榮心中一動，難道是楚三及傅鐵心這兩名煞星跑來搗亂，連忙率領錢守信等高手撲向北堡等候。

史向榮既能領袖武林，當非平庸之輩，一聽已知楚三及傅鐵心的企圖，知道若趕往東堡的話，只會徒勞無功，故跑往北堡。

他料得一點也沒錯，楚三郎與傅鐵心這時確在北堡大鬧。

楚三郎遠遠看見人影晃動，且來者身法極爲高明，忙道：「傅兄，史向榮來了，快走！」

這時的他，方拔出流星刀，與傅鐵心雙雙衝出重圍，左手更是連連施放他那甚少落空的柳葉飛刀。

史向榮看見楚三及傅鐵心不戰而逃，登時爲之大怒，喝道：「楚三，傅鐵心，有種的便與老夫決一死戰！這樣子算是那一門好漢？」

遠處傳來傅鐵心的狂笑：「史向榮，傅某又不是甚麼盟主，怎敢稱好漢？我們流浪慣了，停下來便不舒服，你有本領便追上來吧。」登時把史向榮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登天。

「攔着他們，不論甚麼代價也要攔着他們！」史向榮怒叫着。看見楚三郎與傅鐵心的身手，他知道自己的輕功雖然不差，但仍比兩人遜上一籌，若沒有人在前頭攔截的話，休想追上他們。

但是見過楚三郎及傅鐵心身手的人，誰敢上前攔截？老實說，誰不怕死？

當然亦有不少自命不凡的人，可惜他們碰上楚三郎無堅不摧的流星刀那快如閃電的刀法，根本連對手如何出刀也不能看清楚，便已命喪黃泉，更遑論企圖纏着兩人！

鬧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後，楚三郎與傅鐵心突然雙雙逃出堡外，消失在黑夜之中。

「堡主，我們是否追上去？」鐵守信道。

「廢話，你們能追上他們嗎？立即查點死傷，這兩個傢伙明晚定會再來搗亂的。」直至目前爲止，史向榮可說不清楚楚三郎與傅鐵心的眞正企圖。

這也難怪，盛怒之下，又有誰能思索箇中要點呢？

楚三郎與傅鐵心爲何會在大好形勢之下逃走？難道他們眞的如史向榮所推測般，在第二晚再來搗亂？

當然不是，他們只不過跑出堡外和翠紅會合，略作休息，恢復適才所消耗的眞力罷了，而且，楚三郎亦要補充用掉的柳葉飛刀！

他們知道稍後再潛進神劍堡時，定不會像剛才那般容易。但是，他們可以肯定的是史向榮一定不會站在前堡等候，即使他不休息，整晚都在前堡看守，也有四個方向可潛進，亦即是說有四分三機會不會碰上他。

只要不再進堡便遇上史向榮，那便無妨了，即使不幸遇上了，也沒多大關係，因爲經過適才一鬧，堡中高手已被兩人擊倒不少，所餘不多，兩人可以勉强逃出重圍。

「三爺，一切順利嗎？」翠紅看見兩人無恙回來，大喜地問道。

「順利極了，神劍堡簡直被我們鬧得天翻地覆，妳若看見史向榮那模樣，保証妳笑破肚皮。」傅鐵心搶着回答。

「翠紅，這裏平靜嗎？」楚三郎道。

「這裏靜得很哩，若在半年前，小婢實不敢在此停留。三爺，你也累了，休息一刻吧，讓小婢替你按摩一下。」邊說邊替楚三郎按摩着身上經絡。

「楚兄，小弟實在羨慕你，能有此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侍婢。」

「傅兄，請恕小弟多問。你打算長此下去，永遠當個殺手嗎？爲何不考慮找個伴侶，安渡下半生呢？」

「楚兄，實不相瞞，小弟打算把史向榮除掉後，便從此退出江湖。事實上，已有一個人等着小弟回去迎娶的了。」

「噢，原來如此，那麼小弟預祝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謝謝你，楚兄。喔，小弟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是甚麼事？」

「楚兄可知道是誰委託小弟對付史向榮的嗎？」

「傅兄說笑了，小弟怎會知道？」

「便是一位姓白的姑娘。」

楚三郎登時爲之一愕，道：「你也是白姑娘所託的？」

「是的，當日楚兄離開藏劍谷後，白姑娘擔心楚兄單身冒險，恐怕力有

不逮，故重金聘請小弟協助楚兄一臂之力，希望能順利殺死史向榮，把那冊毒經奪取。」

「噢，原來如此，那麼傅兄當初接近小弟，全是因為這個原因了？」

「是的！白姑娘曾交代不可太早告訴楚兄，免致楚兄心中不舒服，認為白姑娘輕視楚兄的能力，所以小弟一直瞞着楚兄。」

「三爺，那白姑娘是誰？」翠紅這小妮子的神情中，明顯地帶着數分妒意。

楚三郎目光銳利，怎會看不出來，連忙道：「噢，這白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為了報答她的大恩，我便答應替她對付史向榮，並奪取一冊毒經解除她父親身上的毒。」

「那白姑娘是否很美麗的？」

「可以這樣說！」

「楚兄，你可休息夠沒有？」傅鐵心亦已看出楚三郎的窘境，連忙解圍。

「小弟可以了，我們動身吧！」

翠紅這一打岔，使楚三郎忘記向傅鐵心查問如何碰上白玉蓮，只因白家從來不會踏足藏劍谷十里之外，怎會懂得找傅鐵心幫忙？

「三爺，剛才你們已殺掉不少神劍堡的高手，應該不會太危險的了，是嗎？」

「是的，可以這樣說。」為了使翠紅安心，楚三郎只好如此回答。

「既然如此，請你讓小婢也參加一份吧！這裏靜悄悄的，可駭人得很哩！」翠紅最懂得的便是打蛇隨棍上。

「翠紅……」

「三爺，求求你吧，小婢不會拖累你的！經過黑風寨那一役，三爺還對小婢沒信心嗎？」翠紅半撒嬌的道。

「好吧，不過你可要小心一點！拿我的刀用吧！」

「不，這刀還是由三爺使用吧！」

「翠紅，若妳不聽話，那便留在這裏好了，省得稍後替我惹煩惱。」楚三郎佯嗔道。

翠紅無奈，只得滿臉委屈似的和楚三郎換過刀，只是她心裏卻是甜絲絲的。這當然了，愛郎如此關心自己，有那個女孩子不滿心高興？

三人再度衝進神劍堡時，簡直把堡裏的人嚇呆了，他們怎料到這兩個剛走不久的煞星竟會如此快便重臨，更多帶了一個女殺星？

三個人，傅鐵心在前，翠紅居中，楚三郎押後，把神劍堡的劍士殺得落花流水。

翠紅有了上一次在黑風寨的經驗，對這大場面的搏殺毫不怯場，恃着手中削鐵如泥的寶刀以及愛郎在後的掩護，簡直如入無人之境，砍瓜切菜似的，所向披靡。

楚三郎看見愛婢如斯神勇，也大為放心，不停地發射那要命的柳葉飛刀，把神劍堡的劍士打得叫苦連天。

終於，他們和史向榮碰頭了。

史向榮怒道：「傅鐵心，楚三，你們這麼多年來濫殺江湖同道，老夫還不會找你們算賬，你們竟這麼斗膽，跑來神劍堡撒野！」

傅鐵心大笑，道：「姓史的，用不着假仁假義，充甚麼大俠了，你的底子是甚麼，我們還不知道嗎？」

史向榮臉色一變，道：「老夫甚麼底子？你可不能胡說八道。」

傅鐵心道：「心照不宣吧！」

史向榮道：「簡直胡言，老夫頂天立地，那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傅鐵心，棄劍受縛吧，你們毫無機會的。」

傅鐵心也不回答，長劍一抖，已攻向史向榮。劍勢之快速、凌厲，實令人瞠目。

多少年來，死在他這一劍之下的武林人物也不知有多少！史向榮身為武林盟主，當然不是等閑之輩，長劍輕輕一拂，已化解了雷霆萬鈞的攻勢，反削傅鐵心手腕。

神劍堡副總管錢守信看見堡主已和傅鐵心纏上，連忙嚷道：「弟兄們，一齊上，把這姓楚的與那賤丫頭擒下！」

一聲賤丫頭把翠紅氣得滿臉通紅，嬌叱一聲便揮刀上前，劈向錢守信。

錢守信顧忌的只是傅鐵心及楚三兩個煞星，對翠紅這不見經傳的侍婢，那放在眼內？恃着本身內力深厚，揮劍便迎向翠紅的流星刀！意欲把它砸飛。

可惜他眼光不夠，未能看出翠紅手中的流星刀乃是一柄吹毛可斷的神兵利器。

只聽見「卡察」一聲，錢守信感到手上一輕，長劍已被對手削斷。

他隨即發覺對方的刀勢已然殺到，劈向自己胸膛，登時大吃一驚，猛吸一口眞氣便抽身急退。

要不是他反應快捷，且本身修為不差，翠紅這一刀定能要他的老命。饒是如此，他胸前衣襟也被劃破一道盈尺缺口。

其餘的劍士見狀，連忙一湧而上，揮劍向翠紅招呼！

楚三郎那敢怠慢，拿起手中鋼刀便殺進人羣，左手則扣着數把柳葉飛刀，伺機施發。

史向榮親身率領的劍士，身手當然與其它巡堡的劍士不同，他們都是堡中精銳份子，足可厠身武林一流高手行列。

十多名高手圍攻楚三及翠紅，前仆後繼，兩人戰來吃力萬分。

反觀傅鐵心卻是輕鬆得多了，他的眞正修為雖和史向榮在伯仲之間，但憑藉着那一套神妙無比的劍法，卻能打得有聲有色，佔盡上風！

史向榮心中暗暗叫苦，他實在想不到傅鐵心有如斯身手，但自己身為

一堡之主，且是武林同道公推的盟主，那能出言召喚手下協助，合攻一名後輩？只得拚命支撐，希望錢守信等人盡早把楚三等人打倒，跑過來接替自己。

驀地，他發覺傅鐵心使用的劍法有點熟悉，大驚道：「這是龍翔劍法！」

傅鐵心大笑道：「史向榮，想不到吧！傅某現時使用的，正是你夢寐以求，用盡一切卑鄙手段也不能得到的龍翔劍法！」

「你們不是朝廷中人！你們是奉白超凡之命來對付老夫的！」

「放屁，甚麼白超凡，黑超凡，傅某一概不認識，傅某喜歡對付你便對付你，說那麼多幹甚麼？」

「傅鐵心，姓白的給了你甚麼好處？老夫答應雙倍奉上，另加一筆鉅款收購你那龍翔劍法劍譜！」史向榮放低了聲音。

「史向榮，不用費心了，你絕對沒有可能付得起的，你唯一可以付出的便是你的狗命！」

史向榮頻頻招架，道：「傅鐵心，老夫另名韓飛霜！」韓飛霜便是那聘請傅鐵心對付楚三郎的華服老者。

傅鐵心大笑，道：「史向榮，傅某管你叫作韓飛霜、韓飛雪，還是韓非子！傅某有興趣的只是你頸上人頭，以及那冊毒經，坦白告訴你吧，你的跑腿姬雲飛早已被傅某送了上路！」

史向榮大怒，喝叱着：「姓傅的，你還有信用、道義嗎？」

傅鐵心道：「史盟主，彼此彼此，不過傅某雖無江湖道義，但也不敢學盟主這般忘恩負義！」

史向榮怒火中燒：「傅鐵心，老夫今天若教你逃離神劍堡，便不姓史！」

傅鐵心大笑道：「史堡主，你剛才不是說另外還有個名字叫作甚麼韓非子嗎？那便乾脆姓韓吧。只可惜你沒有多大機會用這名字了，拿來向閻王報到吧！」

「人來，幫我擒下這狗賊！」史向榮這時也顧不得甚麼堡主，盟主身份了。

「史老匹夫，你早便該這樣了，何必死撐呢？面子怎及腦袋寶貴啊！」傅鐵心這時佔盡上風，雖聽見史向榮召援手，也毫不恐懼，只因他知道堡中好手已撲去圍攻楚三郎及翠紅，餘下的只是一些二、三流腳色，怎能對他有所威脅！

至於楚三郎這一邊，憑藉他那快而狠的刀法，以及那防不勝防的飛刀，再加翠紅手持流星寶刀，奮不顧身地斷殺，已把不少神劍堡劍士打倒。

只是打倒了一批，另一批便補上，令兩人有殺不勝殺的感覺。不過，明顯地，後來補上的對手和他們最初交手的一批，在武功修為上差了許多。

終於，神劍堡再也沒有人補上，也可以說沒有人願意補上，因為場中仍有不少人站着，只不過是一些虛張聲勢的人在旁吶喊，有少部份人更悄悄溜走。

楚三郎腰間的飛刀愈來愈少，但他的敵人則愈來愈少，這時他簡直不須動用飛刀，解決對手只是時間問題。

副總管錢守信手持半截斷劍，尤在苦苦支撐，但他清楚知道自己終日擔心的事便在今天降臨。

錢守信的預感通常都很準確，與事實只有些少出入。他想不到的是殺他的竟然不是楚三郎，也不是傅鐵心，而是他不放在眼中的「賤丫頭」！

流星刀鋒利的刀鋒，閃電般從他頸間抹過，他只覺得一陣涼快，並沒有甚麼痛楚，便是眼前一黑，甚麼感覺也沒有。

楚三郎把餘下對手解決後，便撲向另一戰陣，協助傅鐵心合擊史向榮的，只是一些身手普通的劍士，看見另一煞星殺到，登時大吃一驚，紛紛逃跑。

楚三郎也不追趕，亦不屑以多凌寡，與傅鐵心合攻史向榮，便與翠紅站在一旁押陣，趁機暗中調息，恢復眞力。

「傅兄，讓小弟來對付這傢伙，你且進內找那冊毒經！」片刻後，楚三郎持刀加入戰圈。他不會發覺愛婢翠紅臉色逐漸變得蒼白，斗大的汗珠開始從額上淌下。

「好，這老匹夫交給你了。」傅鐵心抽劍後退，飄身掠向內堡。

「楚三，你上當了，你以為那白超凡是個好人嗎？」

「史向榮，楚某對其它事不感興趣，你不用多言。出劍吧！」在楚三郎心中，只有一個目的，殺死史向榮，完成白玉蓮所交付的任務，至於甚麼白超凡，甚麼好人，壞人，他一概不理。

「楚三，你定會後悔的，你殺了老夫，整個武林都視你為公敵！」

「出劍吧！」

史向榮長嘆一聲，大有英雄末路的感覺，跟着便縱身前撲。

單打獨鬥時，楚三郎採取的都是簡單而直接的打法，憑快與狠與敵人一招分勝負。

當然，每次楚三郎都是看準對方來勢，知道自己勝券在握才發出那有敵無我的致命一刀！

砰的一聲，史向榮不但長劍脫手，胸前更插着半柄刀鋒！慢慢地倒下。

楚三郎手握半截斷刀，屹立場中。

兩人功力是差不多，應不會如此快便分出勝負。關鍵在於史向榮與傅鐵心交戰時，消耗了不少眞力，這時已差不多是強弩之末。

楚三郎雖也大戰一場，但他的對

手較弱，消耗眞力並不多，且適才還調息了片刻，恢復部份眞力。

高手過招，勝負只在一線之間。力强者勝，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這時的楚三郎，狀態比對手强，取勝的自然是他。

「三郎，小婢支持不住了……」

楚三郎連忙回身一看，只見翠紅臉上蒼白如紙，搖搖欲墮。登時大吃一驚，撲前攙扶。

「三爺，小婢小腹劇痛，流血不止……」

楚三郎忙道：「妳受了傷嗎？」

「不，小婢有了孕！」

楚三郎爲之一呆，這是小產的象徵！忙點了翠紅小腹下數個穴道，替她暫時止血。

「楚兄，毒經找到了！咦，翠紅姑娘怎麼了？」

「她小產了。」

「快點到山下找個大夫來看看！」

* * *

「大夫，怎麼樣了？」楚三郎焦急地道。

「有了身孕還到處跑動，你們這些年輕人眞是……」

「大夫，請問內子情況究竟……」

「唉，太遲了，腹中孩子已沒有了，爲了保存大人之生命，老夫給她服了一劑藥，只是如此一來，她永遠都不能再有孩子的了！」

楚三郎登時一呆。

「楚兄，不要傷心了，還好翠紅姑娘本身無礙！沒有了孩子，日後另想辦法吧。」傅鐵心道。

「只好如此了。」楚三郎頹喪萬分。

「噢，是了，翠紅姑娘現時情況，必須靜養一段日子，絕不能東奔西跑。但藏劍谷那邊……」

「是的，神劍堡倒下，很可能沒有人送解藥給她們，這毒經必須盡快送到藏劍谷。傅兄，這事便勞煩你了，小弟待翠紅復原後再去藏劍谷吧！」

「如此也好，但你必須找個安全的地方讓翠紅養病，而且須提防各大門派尋仇！」傅鐵心道。

「小弟知道該怎辦的了，救人如救火，傅兄早點起程吧！我們後會有期！」

* * *

傅鐵心這時的心情，可說是活了廿多年最好的一刻。這當然了，不久前雖說被人所救，但也被逼服下一顆藥丸——一顆慢性毒藥。只是，經依照毒經所載的搜毒心法一試，發覺原來只是一個騙局，傅鐵心怎不歡喜若狂？

老實說，當他發覺自己根本不曾吃過甚麼慢性毒藥之後，實在毋須跑回藏劍谷，因爲他不須向白玉蓮索取解藥。

他趕回去的原因當然是爲了另外兩項報酬——一個如天仙化人的美女以及一筆花上三世也花不掉的財富。

當他回到藏劍谷的時候，他發感白玉蓮比他數月前所見時美艷得多了，分別在那裏，傅鐵心實難以形容出來。

他只覺得今天的白玉蓮，散發出一種特別的韻味，一種令人無可抗拒的女人韻味，與數月前截然不同。

白玉蓮接過毒經後，只隨便翻閱了數頁便收在懷裏，幽幽地道：「傅相公，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回來，楚三呢？是否遇害了。」

傅鐵心笑道：「楚三？他沒有事，只不過是他的愛姬有事吧了！」他始終不相信翠紅的身份是婢女，因爲楚三對她實在太好了。在他心目中，一個婢女只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與之所至便召來侍寢的下人，絕不值得如此關懷。

「什麼？賤妾不明白傅相公的意思？」

「噢，對不起，傅某說得太不清楚了。楚三無恙，沒有損傷，只是他的愛姬翠紅過度辛勞，震動了胎氣，導致小產。楚三現在正陪伴着她，恐怕要過一段日子才能回來。希望他能趕及我們大喜日子前到達，增加熱鬧。」

「傅相公，賤妾有一事必須奉告，只是賤妾實在難以啓齒！」

「姑娘，妳我不久便是夫妻了，還有什麼不可以說的？」

「傅相公，請你原諒，賤妾實在不能與你成親！」

傅鐵心登時如晴天霹靂，臉色爲之大變：「怎麼，妳反悔了？」

「傅相公，請你息怒。賤妾雖不是甚麼大丈夫，但也知道言出必行之道。只是，賤妾現時已非昔日的白玉蓮，實在配不起相公！」白玉蓮嗚咽着。

「這話怎講？」

「因爲賤妾已非處子之身，殘花敗柳，實有辱相公之體面！」

傅鐵心大爲驚愕，道：「怎會如此的，數月前妳還向我展示那守宮砂，表示以清白身體來侍奉我一生作爲酬勞！」

「傅相公，情形是這樣的，當日相公離去後，楚三之傷勢亦已痊癒，賤妾便囑咐他起程，誰知他竟欺負賤妾武功不如他，把賤妾强姦了！」

「楚三……他竟然這樣做？這怎可能，他絕不是這種人啊！」

「傅相公，這關乎賤妾的名節，難道賤妾會拿這來欺騙相公嗎？」白玉蓮說畢便把左臂衣袖扯掉，露出如粉藕般的玉臂。

手臂上那硃紅的守宮砂已是無影無踪。

「他……他眞的是這種人？」傅鐵心喃喃道。

「傅相公，藏劍谷除了家父之外，便只有相公與楚三到來，難道是家父汚辱賤妾嗎？」

「玉蓮，沒有關係，這不是妳自願的，傅某絕不會嫌棄妳，定會好好的對待妳的！」

「傅相公，雖然你不嫌棄賤妾，賤妾也是無顏，何況日後遇上楚三之時，教賤妾如何自容？」

「不，妳不會再遇上楚三的！」

「賤妾不明白相公的意思！」

「傅某去找這人面獸心的傢伙算賬！定教他死無葬身之地，替妳出這一口氣！」說畢便氣冲冲的轉身跑掉。

幾經辛苦，傅鐵心終於找到楚三郎。

「楚三，你這人面獸心的畜生！」

「傅兄何出此言？」楚三郎大爲錯愕！

「我問你，爲何姦汚我的未婚妻？」

「傅兄，楚某一生人雖與不少女子有過關係，但都是兩廂情願，絕對沒有姦汚這一回事！請問傅兄之未婚妻是誰？」

「她便是白玉蓮，曾救你一命的恩人，你這傢伙竟恩將仇報，欺負她武功不及你，把她强姦！」

「傅兄，這其中定有誤會，請問你是聽誰說的？還有，是否白玉蓮親口答應嫁給你的？」楚三郎一聽傅鐵心竟說未婚妻便是白玉蓮，便知事有蹊蹺。

「當然是她親口許諾的，難道你認爲是我胡說的嗎？還有，這事也是她親口告訴我的，絕不是別人誣告你！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傅兄請平心靜氣，聽楚某解釋！」但楚三隨即發覺這事實在難以解釋，若他說出白玉蓮是自動獻身，傅鐵心相信才怪。

「這還有甚麼可解釋的？」

「讓我們一起往藏劍谷，當面找白玉蓮一問便知箇中情由！」

「不！玉蓮說過今生今世也不願見到你，楚三，拔刀罷，今天你我兩人，只有一個能站起來！」

楚三郎長嘆一聲，知道這一戰實在難以避免，道：「傅兄，這是你找藉口逼我出手的，以遂你殺我的任務，向人交差，還是一句眞話？」

「楚三，既然今日過後，你我只有一人能活，那我便告訴你吧。不錯，傅某的確曾收取四萬兩酬勞殺你，傅某也曾花費其中二萬兩找鐵劍門向你下手，消耗你的眞力……」

「當日藏劍谷外那蒙面人便是你？」楚三郎大爲詫異，也明白了白玉蓮爲何能找到傅鐵心。

「是的，委託我殺你的人便是史向榮！只是，我曾答應白玉蓮，必須協助你剷除史向榮，所以我一路上都不曾向你下手，更和你聯手對付鐵劍門。後來，經過多日相處，且經你不惜本身危險，救我一命後，我發覺實在難以向你拔劍，所以不惜背棄諾言，找藉口取銷那份殺你的合約！誰知道你竟然是個人面獸心的畜生。」

「這樣說來，你要殺我的原因純粹是因爲我曾姦汚白玉蓮了？」

「對了，一點也不錯！」

「既然如此，楚某無話可說，請拔劍！」

當今武林中兩個頂尖高手，爲了白玉蓮一番話，弄致刀劍相向。

一個內力雄厚，刀法凌厲，一個劍法精妙，變法多端。這一戰的確可說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戰。

只可惜，觀衆只有一人——翠紅。

翠紅有緣目睹這一戰役，使她領略到不少武學上要旨，日後武功猛進，終能成爲一代有名高手，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最初，楚三郎屢用奇招，與傅鐵心對抗，這是他不久前發覺傅鐵心有殺他之心後，特地鑽研出來的刀法，用以對付傅鐵心的。

可惜他多日來的心機是白費了，因爲這些招式比起傅鐵心那精深博大的「龍翔劍法」，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要不是楚三郎憑藉深厚內力，在數個危險關頭中逼退傅鐵玉的劍勢，早已飲劍已亡。

楚三郎有見及此，連忙改變打法，採取一些平凡招式，輔以深厚內力，與傅鐵心周旋。

逐漸地，經過數百招後，楚三郎便發覺這也不是辦法，因爲若如此下去，自己定會比對手先行力竭，屆時便無反抗之力。

精妙刀法不行，普通刀法也不行，那麼該用甚麼呢？難道不用刀，不用招？

「三爺，請改用小婢的刀吧！」翠紅大嚷，便要把流星刀拋過來。自從神劍堡一役後，楚三郎便把那流星刀交給翠紅使用。

「不要拋過來，我可以應付！」楚三郎大嚷。

想起了不用刀，不用招，楚三郎便猛然省起很久前，師尊所說的「無招勝有招」的道理。

這麼多年來，他雖略有所悟，但始終不曾一試，因爲他那快而狠的刀法已足夠應付有餘！

如今處境愈來愈劣，他唯有一試。

開始時，因仍帶着刀招的痕跡，故差點兒把自己陷進險境，幸好傅鐵心心中懷疑有詐，不敢妄進，否則他早已身中數劍。

逐漸地，楚三已把握無招的要旨，只隨手揮刀，便把精妙絕倫的龍翔劍法攻勢封死，更可順勢反擊。

楚三郎變換打法不足一頓飯時間，已把傅鐵心逼得險象頻生，毫無招架之力。

終於，只聽見砰的一聲，傅鐵心長劍脫手而飛，左手掩胸，急退數步，口角溢出鮮血。

「姓楚的，你爲甚麼不殺我，這是可憐我嗎？」

傅鐵心知道楚三郞剛才那一刀，若不是臨時改以刀柄擊在他的胸口上，他早已身首異處，那能仍然站着。

「傅兄，楚某從來不懂得可憐別人。我不殺你的原因很簡單，因爲我不會姦污白玉蓮，我不希望你胡裏胡塗的中了別人奸計而死，更不希望自己被人利用，胡裏胡塗的成爲劊子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楚兄，你眞的沒有姦污白玉蓮？」

「沒有！」

「我去找她算賬！」

「傅兄，實不相瞞，白玉蓮的確與楚某有一夕之情，只不過是她偷偷來到我的房間，把衣服脫掉後，自動走上床來。」

傅鐵心頭也不回，拾起長劍便離去，臨行時只說了一句：「楚兄，對不起！」

「三爺，你還去藏劍谷嗎？」翠紅跑了上來，柔聲道。

「我還去藏劍谷幹甚麼，有了妳我還不滿足嗎？」

「不，三爺，小婢再也不能有孩子的，你一定要另娶妻妾，否則怎能對得起楚家歷代祖宗。」

「翠紅，這一點還是慢慢才說吧！」

「不，小婢一定要你現在便答應，否則小婢便成爲楚家罪人。」

「好吧！」

「還有，你有這身本領，不能從此歸隱，必須繼續到處闖，免致埋沒一代人才。」

「好吧！現在我們可以進屋了吧？」翠紅溫柔地偎在楚三郞懷中，雙目滿是希望與滿足。

獵鷹楚三傳奇之「禍水紅顏」到此暫告一段落。江湖各大門派會否就此放過楚三郞以及傅鐵心？藏劍谷白玉蓮及她的父親的眞正企圖又是甚麼？楚三郞日後又有甚麼驚險曲折的遇歷？請各位讀者留意日後「獵鷹楚三傳奇」故事的發展！

（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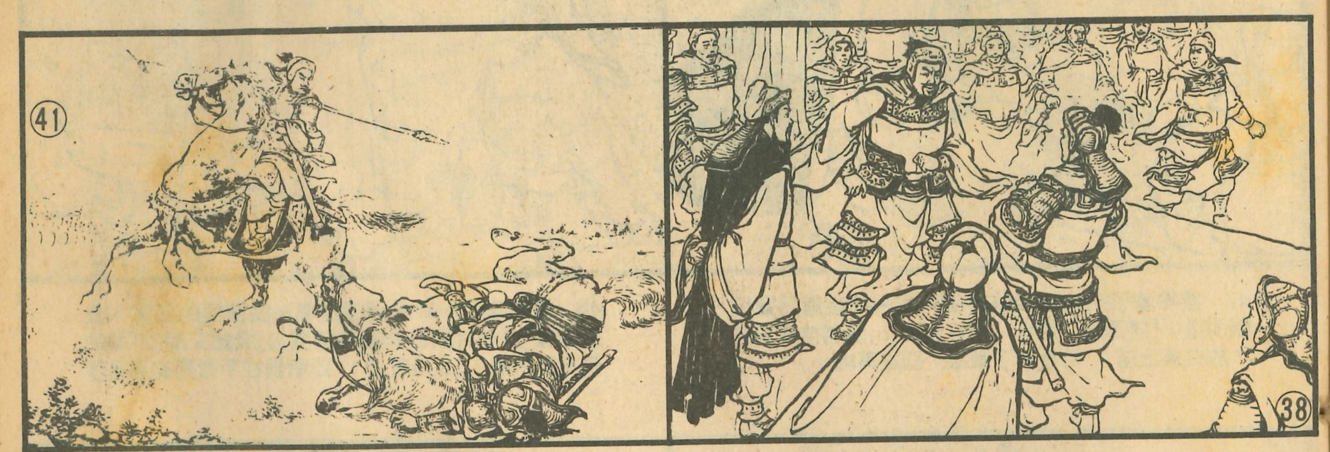
虎牢關（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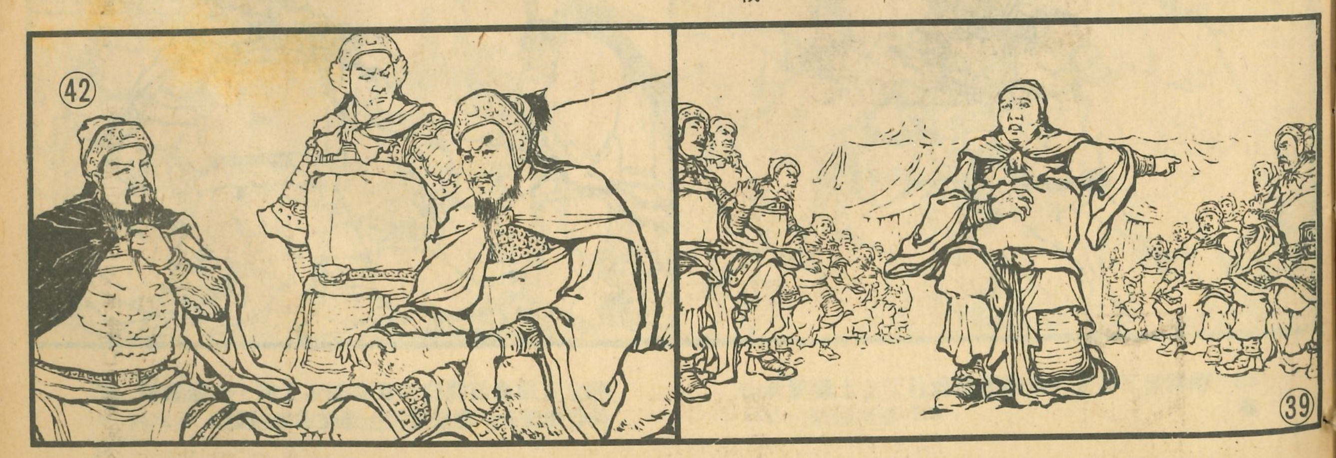
37 忽然兵士來報，說華雄帶領鐵騎兵，用長竿挑着孫太守的紅幘，來寨前討戰。

40 冀州刺史韓馥說道：「我的上將潘鳳，武藝高强，可斬華雄。」袁紹便令潘鳳出戰。



38 袁紹忙問：「哪位前去應戰？」袁术背後走出驍將俞涉叫道：「小將願往！」袁紹大喜，就叫他出寨迎戰。

41 潘鳳和華雄戰了幾合，也被華雄斬了。



39 過不多時，小軍報來：「俞將軍與華雄戰不到三合，便被華雄斬了。」衆諸侯聽說，都暗暗吃驚。

42 消息報到大寨，衆諸侯大驚失色。袁紹說道：「可惜我的上將顏良、文醜還未到來。如果有一人在此，便不怕華雄了。」說罷，連聲嘆氣。



43　忽然有人高聲叫道：「小將願去取華雄的首級，獻於帳下！」衆人看時，却是一個紅臉長鬚的大漢，威風凜凜地站在帳前。



44　袁紹看了一眼，便問是哪一路諸侯的部下。公孫瓚道：「他是劉備的義弟關羽。」袁紹又問：「做的是甚麼官職？」公孫瓚道：「跟劉備在平原縣充馬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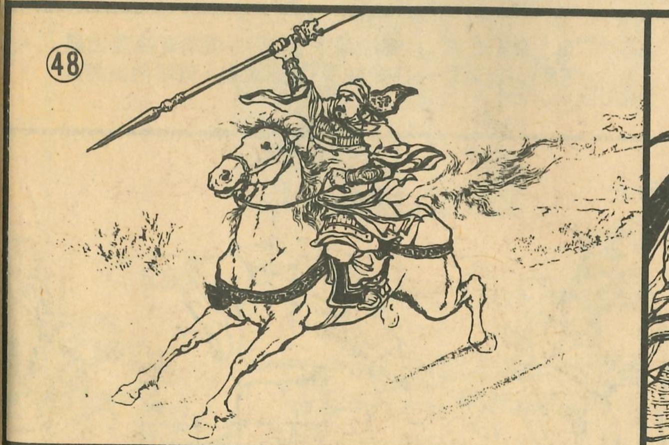


45　袁紹還沒開口，袁朮先生了氣，一迭聲叫人把他趕出帳去。曹操見了，連忙過來相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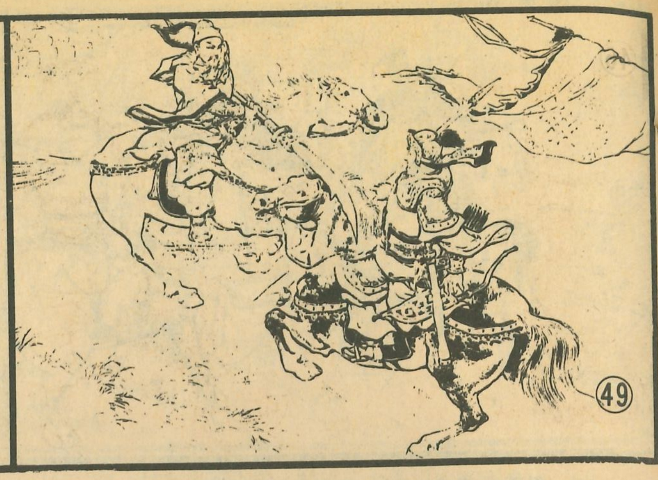
46　袁紹道：「十七鎮諸侯，數百員大將，如今使一弓手出戰，要被華雄恥笑。」關羽忍耐不下，高聲道：「我斬不了華雄，甘當軍法！」



47　曹操聽了，暗暗欽佩，就斟了一杯熱酒，遞與關羽道：「將軍喝了這杯，再行出陣。」關羽接過酒杯，放在桌上道：「待我斬了華雄，回來再喝。」



48　關羽走下帳來，提着青龍偃月刀，上馬飛奔出寨。



49　華雄連斬二將，正在耀武揚威，忽然關羽刀隨馬到，來不及招架，便被一刀砍翻。



50　關羽取了首級，飛馬回營，擲在帳前。



51　曹操大喜，連忙拿起桌上的酒杯，遞與關羽；杯中的酒還微微燙手。



52　張飛突然從劉備背後轉出，高聲叫道：「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時殺入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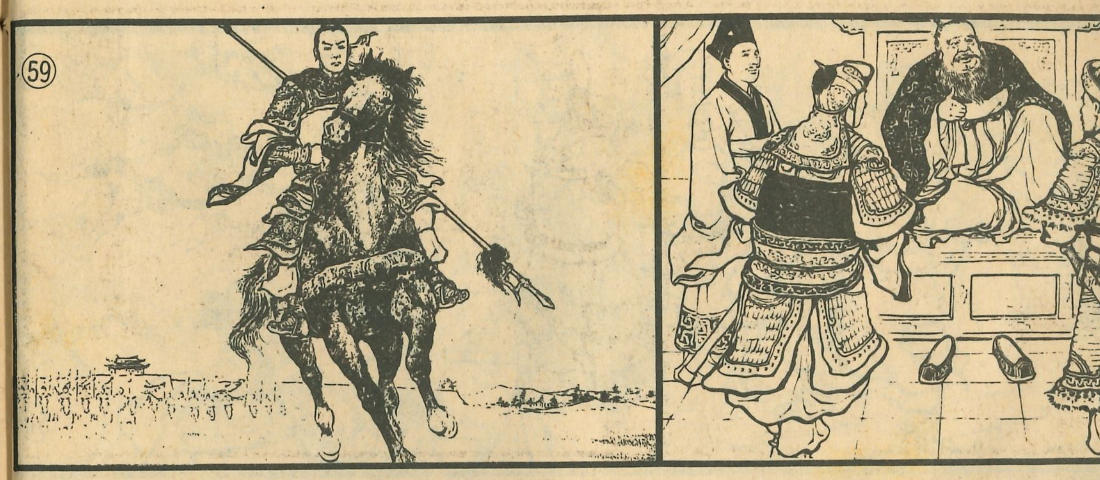
53　袁朮大怒，喝道：「俺大臣尚且謙讓，你是個縣令手下的小卒，竟敢在此耀武揚威！來人！把他們都趕出去！」

54　曹操勸道：「立功受賞，何必計較他們的官位。」袁朮變了臉色道：「你們既然只重縣令，那我就告退了。」



55 曹操只怕誤了大局，便勸公孫瓚帶劉、關、張先回本寨休息，又派人送酒肉來，撫慰劉備兄弟。

58 馬軍到了虎牢關，董卓命呂布領三萬人馬，去關前紮下大寨，扼住諸侯進兵的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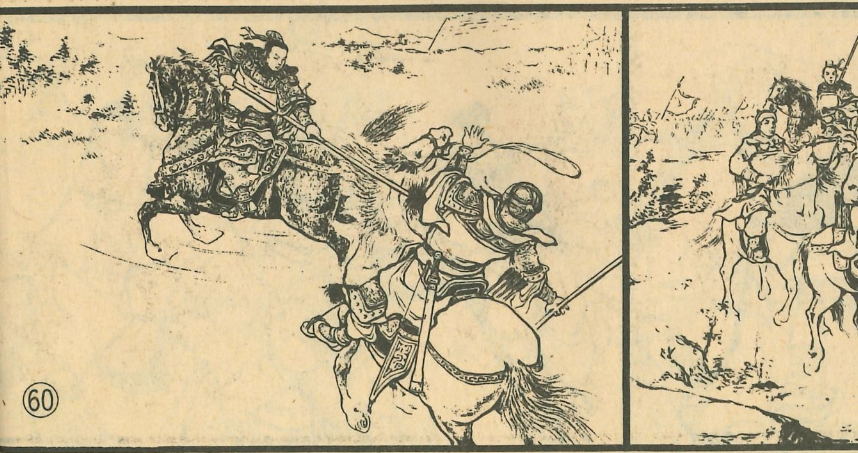


56 再說，董卓接到華雄敗報，心慌意亂，只怕太傅袁隗(袁紹的叔叔)與袁紹裏應外合，便令李傕、郭汜帶領兵士，把袁隗一家老小殺死。這是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零年)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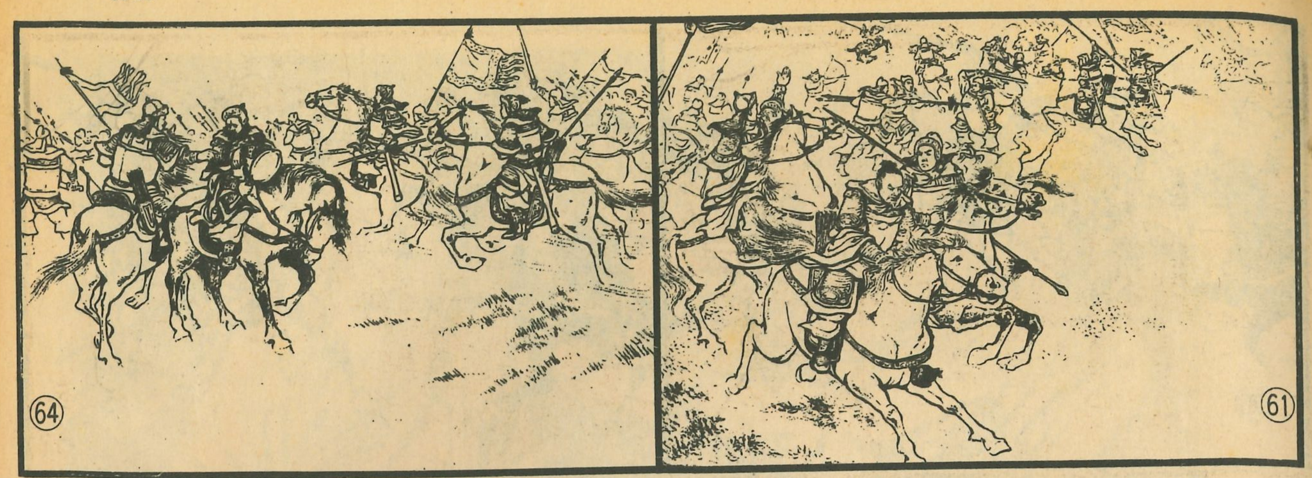
59 呂布下了寨，正要派人哨探，忽報有八路諸侯起兵到來，便帶三千鐵騎兵出寨挑戰。



57 接着，點起二十萬軍馬，令李傕、郭汜分五萬兵去救汜水關，自與呂布領兵十五萬，星夜往虎牢關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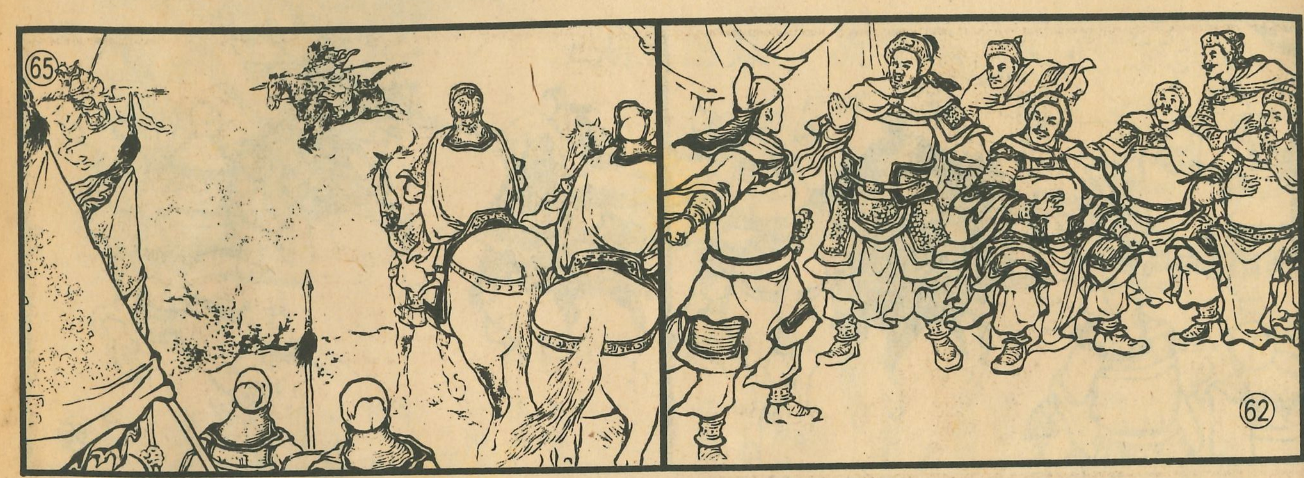


60 走不數里，遇見河內太守王匡的人馬。雙方紮住陣脚，王匡命部將方悅出戰，只四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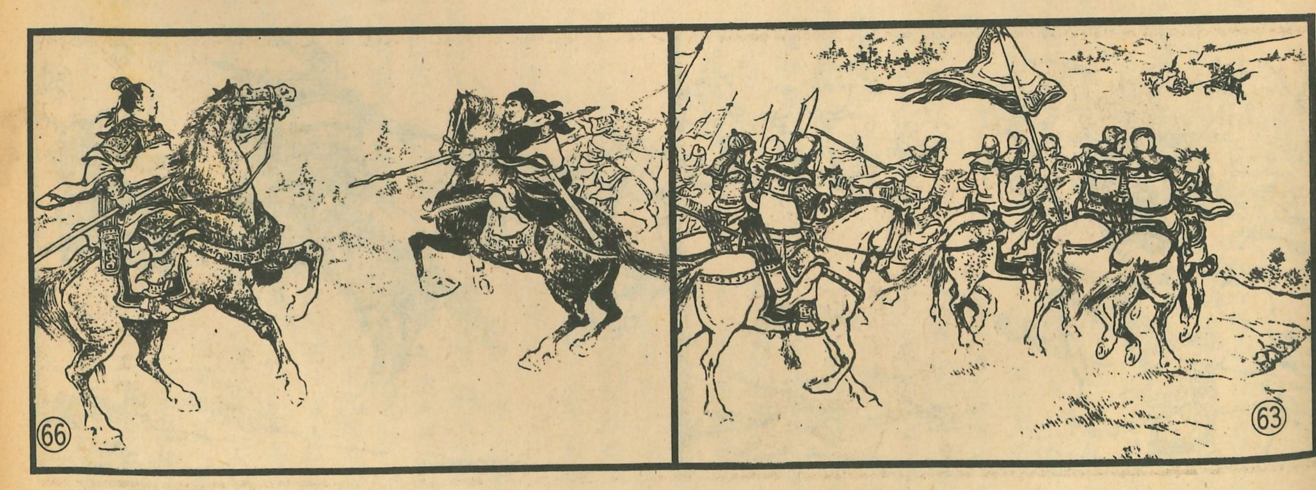
61 呂布乘勝衝殺，殺得河內軍馬四散奔逃。

64 北海太守孔融的部將武安國飛馬來救穆順。呂布揮舞畫戟，攔住去路，戰了十餘回合，一戟砍斷了安國的手腕。安國棄了鐵錘，敗下陣來。



62 王匡折了許多人馬，退三十里紮寨，會齊了七路諸侯商議，都覺得呂布英勇，無人可敵。正商議時，小校來報：呂布又來討戰。

65 呂布乘勢衝擊，直到諸侯陣前。北平太守公孫瓚大怒，拍馬揮槊，親自戰住呂布。戰了數合，便覺得力氣不加，回馬便走。



63 八路諸侯，一齊出陣，只見呂布帶一簇軍馬，在陣前往來叫罵。上黨太守張揚派部將穆順出戰，只一合，便被呂布刺下馬來。

66 呂布催動赤兔馬風一般趕來，眼看趕上，忽然諸侯陣中，衝出一騎黑人黑馬，厲聲大叫：「三姓家奴休趕，燕人張翼德在此！」張飛讓過公孫瓚，挺丈八蛇矛，直取呂布。



江湖恩怨錄／凌霄客·文
可飛·圖

蠻荒喋血記

善惡有報　雲散天晴

太白山下的一個小村落。

一個眉目清秀的少年在村中疾馳，所謂疾馳是指他的速度，實際上他的脚步是十分緩慢的。只見他飛馳入一條小巷內，筆直走進一家小酒棧。

這家酒棧破陋不堪，生意也十分清淡，棧中除了三個武林人物，就只有酒棧主人和他的小孩兒。

這三個武林人物是二男一女，正對着舖面大門的是一個五旬左右的瘦漢子，朝南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婦，朝北坐着一個胖大絡腮鬍子，三人圍着一張桌子，桌上滿是佳餚好酒，却不見他們落箸。這少年一進來，絡腮鬍子便大喝一聲：「來的可是『玉面遊龍』？」

「不錯，閣下……」

「接招！」那少年話未說完，那個瘦漢子已一劍刺到，那劍之快、狠、準眞叫人看來咋舌，即使武林一流高手也使不出來。

那劍尖蘊着三般變化，直點到少年咽喉，而少年毫不以爲意地微笑一下，這一邊却急壞了那鬍子與女人，旁邊的酒棧老頭和他孫子也都嚇得閉起眼睛。

正當那瘦漢子自己也替少年着急時，他已見到眼前人影一晃，身後爆出一陣狂笑。

「哈哈哈……『翻天劍』，老夫早警告你戰公子不是等閒人物，你這叫不聽老人言——哈哈哈……」

原來這瘦漢子竟是江湖上有劍中之王稱號的「翻天劍」傅霄，然而這少年竟能在間不容髮之時躲過他的「翻天一式」，顯然也是個會家子。鬍子笑聲未完，「翻天劍」已回到座上，朝坐在對面的少年一抱拳，皮笑肉不笑地道：「戰少俠別見怪，這是傅某的規矩，凡是接不下『翻天一式』的，休想與傅某同聚一桌！」絲毫沒有尷尬的表情，彷彿鬍子方才笑的不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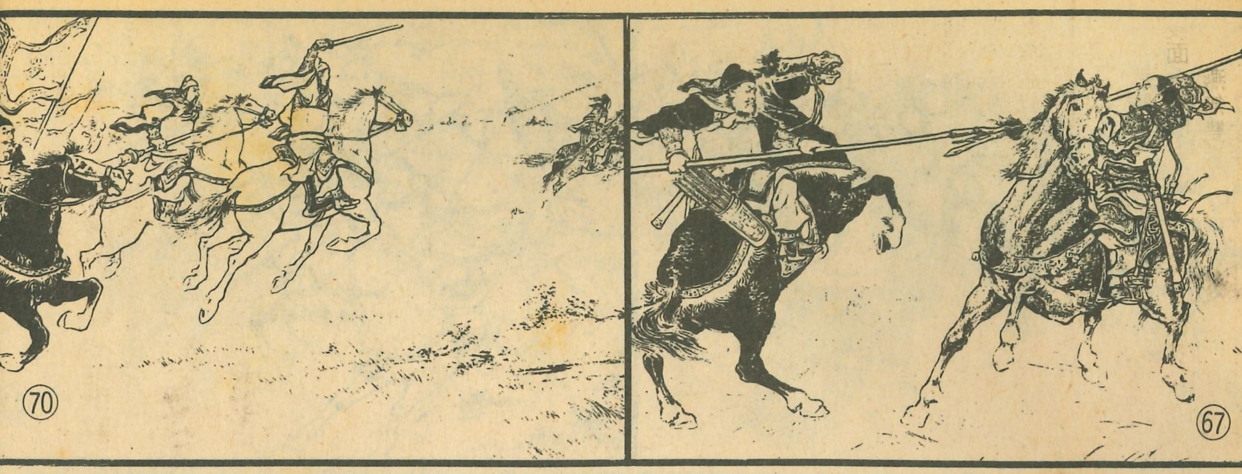
「那裡！在下『玉面遊龍』戰中原，今日有幸和諸位先進共聚一桌……」

「少說廢話，東西快拿出來！」這聲音是發自那妖嬈少婦口中。

戰中原聞言忖道：這「翻天劍」傅霄顯然比傳聞的還要狠毒陰險，然而這「百蠱仙子」也這麼難惹，看來還是「追月鞭」可靠些，然而詭計最多的又是他……當下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絲絹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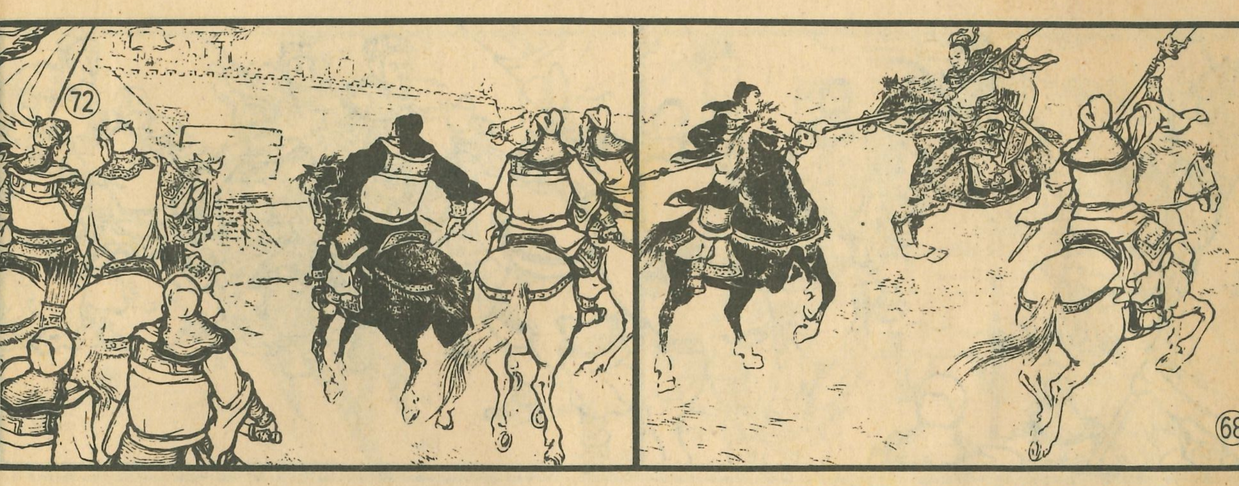
「翻天劍」傅霄和「百蠱仙子」葛嫣慧都是名震寰宇的一等一高手，而「追月鞭」李冰寒這個鬍子胖漢却名不見經傳，而且「玉面遊龍」戰中原的名字也是江湖上聽都沒聽過的。這四個人怎會聚在一個小村落之中？而「百蠱仙子」所說的「東西」又是何物……這得溯到三個月前的一件事。

三個月前，戰中原奉着師父之命，下山辦兩件事，第一件是緝拿本派叛徒回山，第二件是查出「宇內二奇」一死一失蹤的眞相。他明查暗訪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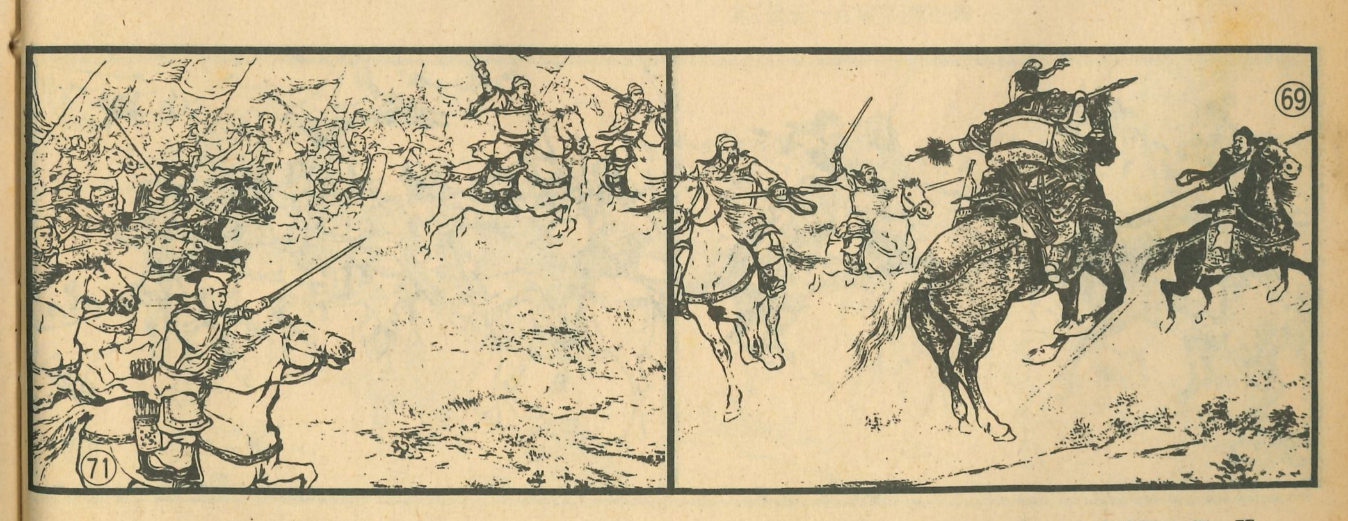
67　呂布棄了公孫瓚，來戰張飛。連戰五十幾合，不分勝敗。

70　呂布招架不住，看着劉備臉上虛刺一戟，蕩開陣角，倒拖畫戟，往虎牢關退走。



68　關羽見張飛不能取勝，便舞動青龍偃月刀，前來夾攻。三匹馬丁字兒的廝殺；又戰了三十多合，還是不分勝敗。

71　劉、關、張三人哪裏肯捨，拍馬在後追趕。八路軍馬喊聲大震，一齊掩殺過來。



69　劉備忍不住，舞動雙股劍，也來助戰。劉、關、張三人像走馬燈似地圍住呂布廝殺。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住了。

72　趕到關前，只見關上飄動着青羅傘蓋。張飛大叫道：「這是董卓！追呂布沒有用處，還是殺上關去，拿住董賊，斬草除根！」（待續）

個多月仍無下落，就在一個多月前經過大別山時，遇見了「追月鞭」李冰寒。

在大別山上，戰中原先遇見「宇內二奇」之中「金烏尊者」的徒弟「東方一鶴」方士豪，那時方士豪被「川湘四煞」圍攻而同歸於盡，在他死前戰中原趕到現場，方士豪交給他一個小絲絹包，並告訴他「金烏尊者」東方白是被一個姓鍾的所殺，就嚥了氣。戰中原打開絲絹包一看，是一張羊皮地圖，於是他忽然領悟到這可能是最近江湖上盛傳的四分圖。正當他思索時，出現了一個鬍子胖漢！

鬍子一見戰中原手中的地圖，就拚命來搶，結果兩人狠拚了八十招，打成平手。於是鬍子堆下笑臉自稱「追月鞭」李冰寒，並告訴戰中原這地圖只是四分圖中的一份，同時他自己也有一份。於是李冰寒滔滔地講出四分圖的經過。

原來江湖上流傳，在太白山巔，有個武林異人建了一座奇巖窟，其中藏了許多寶藏和那位武林異人的著作，數百年來不斷地有人去探寶，都被那奇巖窟的機關的防禦擊死或重傷，直到半年前，「宇內二奇」聯袂而往，進去了兩個月後，「金烏尊者」東方白一個人帶傷而回，而另外一奇「摘星手」武玄書已在途中死去，「金烏尊者」東方白甚麼也沒有帶回來，只帶了一張由他和武玄書二人花了兩個月繪出的一張奇巖窟地圖。於是，「金烏尊者」立刻爲武林黑道和宵小們圍攻，結果「金烏尊者」中毒身死，而那地圖却割成了四份流落江湖，這就是有名的四分圖。

戰中原聽到這裡，心中十分愉快，因爲他的第二樁任務已經解決。

這時，李冰寒也取出一份四分圖，並告訴戰中原另外兩份的下落也都找到了，他可以找到那二人，然後四人合夥尋寶。戰中原立刻答應，而和他約在太白山下見面。現在戰中原取出的小絲絹包中，正包着一份四分圖。然而，李冰寒何許人？「追月鞭」三字從未聽人說過，他憑甚麼力量找來鼎鼎大名的「翻天劍」和「百蠱仙子」？如果是憑武功，爲何名不傳於江湖？而能夠和李冰寒打上八十招平手的戰中原又是何人？戰中原師門爲何……這種種，仍是個謎！

戰中原取出四分圖後，另外三人也一一取出，放在一起，果然拼成一幅整圖。於是各人把得到地圖的經過說出，首先是「百蠱仙子」葛嫣慧搶着道：「嗄，你們可知道『撲天鵰』呼延騏麼？這老不死當年被『金烏尊者』東方白打敗，說要隱居二十年，沒想到十年就出來了，而且糾合一大堆敗類去圍攻『金烏尊者』，眞是……」

「好了，好了！這些廢話人人都知道，妳揀重要的說吧！」冷不防，翻天劍陰陰地哼道。

「哼！」百蠱仙子白了傅霄一眼，道：「本來嘛，咱們地盤在苗疆，中原再有甚麼寶貝，也犯不着井水跟河水爭！可是呼延騏竟把咱六師妹『紅花仙子』誘去圍攻『金烏尊者』，等我趕到中原時，六妹已經奄奄一息，把四分圖交給我就死了！我正要去找呼延騏算帳，就碰上這個色鬼！」說着用手指一指李冰寒。李冰寒哈哈大笑。

「告訴妳，仙子，妳的仇報不成了！」傅霄哈哈說道。

「怎麼？呼延騏與你有親？」葛嫣慧杏眼圓睜，瞪着翻天劍怒喝，那樣子大有出手就幹的趨勢。

「呼延騏已經死了！」傅霄哼道，臉上露出極爲悲痛的表情。

「甚麼？」葛嫣慧驚得花容變色。

「在圍攻『金烏尊者』的次日，呼延騏的屍首就被人發現在伏牛山上！」傅霄說道。

「這個，老夫也見到了！」「追月鞭」李冰寒道。

葛嫣慧不愧爲苗疆「蠱神」的大弟子，經此一變，反而毫不悲痛，淡淡一笑。

「這個，在下也見到了！」戰中原突然說道，這句話，傅霄和葛嫣慧都未在意，而李冰寒內心輕輕一震，雖然他臉上沒有表情，但眸子之中瞬息間的變化，已被戰中原瞧在眼裡，心中打下主意。

「傅某的一個把兄弟……」傅霄接口道：「在這個江湖上也稍有名望，『穿山甲』范溫通和他的六個手下，一齊戰死在圍攻『金烏尊者』之役，我趕到桐柏山時，穿山甲交給我四分圖就氣絕了！」

「哈哈哈哈……不值錢，不值錢，你們二位都不是自己力爭得取來的！」李冰寒大笑道。

「聽聽你的，色鬼！」葛嫣慧嗔道。

「唔，你們可知這場惡戰麼？」李冰寒斂起笑容道：「呼延騏糾集了上百高手，圍攻『金烏尊者』四人，這四人是東方白老兒自己，加上他徒兒『東方一鶴』方士豪，以及兩個門僮。范溫通和『紅花仙子』都是殺了那個門僮取得四分圖的，而東方老兒和他徒兒却跑了！呼延騏率着一批人追上東方老兒，把他解決了，而呼延騏又被另一奇人『簪釣翁』柳廣元所殺，老夫再殺了柳老兒，取得地圖！」

「你殺得了柳廣元？」傅霄與葛嫣慧同聲詫異道。因那「簪釣翁」乃是三十年前與「宇內二奇」齊名的武林名宿。

「據在下所知……」戰中原道。

「知道甚麼？」李冰寒突然變色問道。

「知道……知道柳廣元其人，實在浪得虛名，武功並不高。」戰中原心中一緊，改口說道。

「哼，大約如此！哈哈……哈哈哈哈……」

戰中原接着把自己得到地圖的經過說了，但他並未說出當時就遇見李冰寒的事。他知道，若一說出，必有麻煩，李冰寒也因此以感激的眼光看他，而戰中原故做不知。

待戰中原也說完，李冰寒提議寶藏有任何東西，都要分作四分，一人一份。而目前行止，暫由他作龍首，指揮策劃一切。這提議無人反對，也無人贊成，就在戰中原輕咳一下通過了。

這時，李冰寒望了望滿桌未動的佳餚，扔下兩錠十兩重的銀子，朝那嚇得半死的祖孫兩人道：「老兒，這桌酒都請你們！老夫留下二十兩銀子，你給我們辦兩樁事：第一件，立刻買上五罈好酒和二十斤臘肉，埋在地下，然後收拾傢伙，遠離此地。若不依老夫的話，日後死無葬身之地！」

那老兒唯唯喏喏。傅霄與葛嫣慧毫無表情地躍出那片酒棧，李冰寒和戰中原跟着飛身出去。戰中原暗忖道：「追月鞭」一定知道有人會跟踪而至，故如此吩咐老兒……

方一進入山中，「追月鞭」立刻解下背上包袱，取出四個摺好的大麻袋和一些乾糧、水酒。

「姓傅的不吃別人的乾糧！」翻天劍取了一個麻袋就向前奔去，戰中原看見他背上帶着乾糧和酒。

「我有大力丹，也不用吃東西！」百蠱仙子也帶走一個麻袋。追月鞭朝二人背影笑笑，道：「戰公子可不會拒絕老夫這個情吧！」

戰中原不語，取了麻袋和乾糧，正要縛在背上，只覺背後二股勁風疾至，他大驚之下，一個「釜底抽薪」連翻帶滾地竄出去，未加考慮地如弓弦般彈起身，全力運出一掌就朝「追月鞭」打過去！

「追月鞭」一指未點到戰中原，却輕輕躲過掌風，大笑道：「公子別誤會，老夫是開玩笑的，老夫試試你的機警力！」

戰中原那裡聽得，連劈出七八掌，打得四周飛沙走石，而追月鞭連連道歉討饒，戰中原心中念頭一轉道：既然傷他不着，可不能貿然由功夫上露出身份……才罷了手。

於是，追月鞭才解釋道：「翻天劍」和「百蠱仙子」是有名的惡煞，一路上要提防他倆，故試試戰中原的機敏性。戰中原見他說得誠懇，也頗以爲然。但他收拾乾糧時竟發現麻袋被戳了兩個洞，才驚出一身冷汗，暗道剛才若被點實，恐怕難逃一死；這追月鞭才是最要提防的。

戰中原拿定主意，就一提眞力趕上追月鞭，一起去追翻天劍及百蠱仙子二人。那知他二人沒有幾個起落，已聽見呼喝之聲，原來翻天劍和百蠱仙子二人也打了起來。

翻天劍的一把長劍眞是宛若一條銀龍，招招有變化，式式含殺機，而百蠱仙子右手握着一條彩帶在和長劍周旋，左手却戴着鹿皮手套抓着一把毒砂。在招式上，自是翻天劍略佔優勢，但他要時時提防百蠱仙子手中毒沙，所以未能全力以赴，二人只打了個平手。

李冰寒見狀，大喝一聲「住手」，一鞭子揮過去，把二人分開。

百蠱仙子收住勢，冷笑道：「翻天劍原來也不過爾爾！」

翻天劍傅霄聞言把欲歸鞘之劍又拔了出來，淡淡地說道：「仙子若不服氣，咱們比一式文招如何？妳站在一丈之外，傅某憑空劃三劍，看妳受得了否？」

「笑話！」百蠱仙子把彩帶朝腰間一繞，就躍在距傅霄一丈之外，戰中原要阻撓，只見傅霄獰笑一聲，劍已揮出。

戰中原忙解下包袱，在第三劍揮完時，將麻袋朝葛嫣慧扔過去，道：「仙子小心上身衣服！」

百蠱仙子正在一愕時，她上身的衣服，由裡至外數件都忽然碎成一片片落下，就在她上半身晶瑩玉體就展露在三個男子漢面前時，一個大麻袋迅速地蓋在她毫無一物遮蔽的上半身。

戰中原暗道一聲：「好險！」脫下身上的外衫，拋給百蠱仙子，道：「仙子，妳可找一株大樹後去換一換！」

百蠱仙子早已氣得臉色鐵青，當下一手摟着麻袋，一手接過衣服，一翻身，躍進林子裡。

這時「追月鞭」才微笑道：「戰公子竟還是個會家子，連老夫都看不出這邪招呢！」

戰中原正要謙恭一番，那翻天劍滿面殺氣，逼視他道：「姓戰的，道出你師承門派！」

「在下以爲沒有這個必要！」

「傅某這一招『隔空斷帛』，認識的人沒有幾個，活在這世上而知道的人，非敵即友，但你姓戰的似乎不是傅某人的朋友，最好能亮出萬兒來！」

「在下『玉面遊龍』戰中原，此外無可奉告！」

「納命來！」傅霄暴喝一聲，長劍一抖，幻成數千劍氣，由四面八方攻至。

「李老勸一勸……」戰中原翻身閃過一招，低喝道。

李冰寒微微一笑，並不言語。那翻天劍連攻了三四招，很快地把戰中原逼在一角，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戰中原暗忖：「糟，功虧一簣，看樣子不顯露身份不成了……」

正在千鈞一髮之時，眼前白光一閃，一聲嬌斥，百蠱仙子的一條彩帶已經解開戰中原危難。

翻天劍傅霄收了劍，淡淡地說道

：「仙子似乎看上這小白臉！」

「哼，這只不過是投挑報李罷了，憑這個童子鷄呀，接連來上十個，我都叫他剩了骨頭回去！」百蠱仙子冷哼了一聲，繼而又道：「翻天劍，今天算你得意，我不計較，等取了寶藏，我們，嘿，騎驢子看唱本——走着瞧！叫你知道苗疆人物的厲害，你會使邪招是不？我百蠱仙子那『百蠱』二字也不是隨便叫着玩兒的！」

戰中原等百蠱仙子發作完了，才朝追月鞭深深瞪了一眼道：「咱們的領頭人物，似乎在等坐收漁人之利！」

「哈哈哈……戰公子別生氣，咳咳，這是磨鍊，咳咳，磨鍊……凡事莫要强出頭……哈哈哈哈……」

這一場鬧完了，四人很快地走到地圖上的第一關：一個山口。於是，他們就在那兒露宿了一夜。

夜裡，戰中原被百蠱仙子叫醒，拉到一旁。戰中原因白天見到彼此勾心鬥角，此刻提防萬分，隨時凝聚眞力，準備應付萬一。

但百蠱仙子葛嫣慧並無惡意，她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瓶子道：「戰少俠，這是解百毒的藥，咱苗疆人從不隨便送人的，爲的是你下午救我一次，免出醜在人前。」

戰中原想要推辭，還是被葛嫣慧迫着他勉强收了下來。葛嫣慧又道：「明天起，咱們倆暗地合作，要知道，這兩個老鬼都不是好東西，我一個女人，你一個小孩子，敵不過他們，所以我們要聯合起來，以免吃虧在眼前！」

戰中原聽她說「你一個小孩子」，忍住一肚子笑，點點頭答應。這樣，二人才分頭去睡了！

次日，四人起身，才走入山口，翻天劍就道：「若有人前來阻路，咱們得事先安排好！」

追月鞭一聲狂笑後，道：「傅兄眞個沒有見識！此刻江湖上人言鼎沸，個個都在找那四分圖，誰還願冒着生命之危，來此探險？」

「未必見得！」戰中原接道。

「戰公子有何高見？」李冰寒詫異道。

「唔……在下只覺得仍有可能在途中遇上對手！」

百蠱仙子白了他一眼，傅霄的神情似乎也認爲李冰寒說得對。於是，四人按着地圖朝前走。

進入山口，是一道狹谷，却無甚麼險阻，因爲四人堅信不會有人在狹谷兩岸，故毫不考慮山壁上會滾下巨石。行了不久，前面是一片絕壁，光滑如鏡，約有二三丈來高，而地圖上的指示，正是由此而上。

四人同時看了兩眼那峭壁，追月鞭道：「傅兄先上！」

翻天劍也不答話，一個翻身，頭朝下脚朝上，直騰了上去，直到二丈來高，才翻過身子，正好一手抓住峭壁的邊緣，身子一旋，人已上去了。這功夫，看得三人目瞪口呆。

追月鞭咳一聲，也直騰騰地躍起，到了快接近邊緣時，一鞭揮出，勾在邊緣石丘上，借力一翻，於是也登上去了。

這却慌了百蠱仙子，朝戰中原道：「戰少俠，我沒這個輕功本事！」

戰中原一攤手道：「在下也一樣！」

但戰中原教她一個好法子。葛嫣慧於是欣然一躍，凌空之後，雙掌齊發，運了十成功力朝下猛擊，而戰中原正好雙掌向上一擊，葛嫣慧就輕飄飄地躍上去了，上去後再垂下那一丈來長的彩帶，戰中原靠了它借力一翻也上去了！

四人上了懸崖，發現眼前三丈遠外有個山洞，而地圖所示，正由此洞進去，他們正在猶豫，忽然天空一暗，然後復明，而洞口已坐着一隻一丈來高的大鷲，大鷲的頸項上騎着一個禿頭老者。

「瞞天過海，你等使的好計！」禿頭老者陰陽怪氣地叫道：「呼延騏可不是白死的，這寶藏若無我一份，你們都別想得到！」

翻天劍和百蠱仙子齊低聲道：「呼延騏的師弟『鷲禿子』蓋世傑！」

「追月鞭」李冰寒朗聲道：「禿子，你要多少？」

「好說，嘻嘻，」蓋世傑露出兩顆黃牙道：「我老人家要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你們分！嘿嘿，這四分圖若無呼延騏，你們作夢也想不到，嘿，嘿嘿，這公平吧！」

「放他媽狗屁！」傅霄暗道。

「六分之一，老娘也不答應！」葛嫣慧已抖出彩帶，預備一戰。

「呀呀——」蓋世傑怪叫一聲，那大鷲就扇了扇翅膀。

「慢來，禿子，五分之一怎麼樣？大家公平分！」李冰寒急忙叫道。

「你是甚麼人，敢對我老人家答話！」禿子蓋世傑忽然瞪起雙目，接着大叫道：「三分之一，少一絲毫也不幹！」

李冰寒又叫道：「禿子，咱們商量一下如何？你先稍候！」

「給你們兩炷香時間！」蓋世傑哼道。

追月鞭李冰寒轉過身，面若寒霜，低聲道：「老夫一個人對付禿子，你們三人殺那頭大鳥！這檔子事沒甚麼商量的，只好誘殺他！聽我一叫，你們就幹！」

說罷轉過身高叫道：「禿子，成，成，依你三分之一，你把那隻大雞撑開，咱們好進洞！」

四人立刻朝大鷲走去，禿子回答一聲：「好！」一躍而下，快若流星地點住李冰寒「眞元」要穴，道：「走！咱們一齊進去！」

這一來，把另外三人嚇着了！但那大鷲才一離地，李冰寒和禿子入洞後，就聽他大叫一聲：「動手！」

洞外三人，宛如夢中驚醒，一齊朝大鷲發動攻勢！葛嫣慧左手一探一揚，一陣毒砂撒向大鷲雙目，戰中原一掌劈中大鷲心臟，而翻天劍傅霄却被大鷲抓傷了左肩，才一劍斬掉它一隻爪子。大鷲悽厲地叫了兩聲，就摔下懸崖死掉。

這時李冰寒由洞中走出來，道：「禿子也送了命！」

傅霄面呈灰色，運氣止住血脈調傷，一面自敷傷藥。葛嫣慧瞪着雙目問道：「色鬼！你練的甚麼功？禿老兒捏着你致命要穴啊！」

「老夫沒有眞元穴！」李冰寒冷着臉道。這一句話，說得三人面色如土，好一會兒才轉過氣色來！

李冰寒暗暗得意他已完全掌握了領導權，於是發令道：「入洞之後，時時刻刻都有危機，咱們得把任務分配一下！百蠱仙子和戰公子在前，你們以掌力和毒砂對付任何來襲之物。老夫居中策應，傅兄受了傷可以殿後！」

三人聽了他吩咐，一一點燃了火摺子，朝洞中走入去。那洞內全是嶙峋怪石，路上有幾具白骨，洞裡一直飛旋着幾隻蝙蝠，此外別無他物。走了一程，沒甚麼意外，戰中原忽然握住葛嫣慧的手。

百蠱仙子回頭瞪他一眼，道：「小兄弟，你眞個想打我主意？」但她並未掙脫。

戰中原微笑不語，百蠱仙子也就由他抓着。但戰中原的手指却乘機在她掌心劃動起來，劃得她心中癢癢的，那股火似乎就要燒將起來……

這時戰中原却說：「你別會錯了意！」

葛嫣慧這才醒覺，原來戰中原在她手心寫字，她細細體察，他寫的是：「小心，李老兒的身份我已知道，注意他，隨時緊跟着我……他是一個武林巨魔！」

葛嫣慧身軀微微一顫，隨即握緊了戰中原的手。

進了洞約半個時辰，轉了數次彎，葛嫣慧與戰中原忽然一齊停步，因爲眼前出現一個鐵柵欄，而這障礙物圖上並沒有。

追月鞭李冰寒走上前道：「這一定是『金烏尊者』玩的把戲！」他朝鐵柵看了兩眼，道：「傅兄的劍借老夫用一下！」

傅霄把劍給他，三人都不知他要要甚麼花槍，只見他雙手握劍，運了半天氣，朝鐵柵欄一劍劈過去，就斬斷了兩根鐵條，連砍了數劍，才斬出一個二尺來見方的洞，看看掉在地下的鐵條，都是兩條臂粗的淬鋼，傅霄不由地暗暗吐舌，葛嫣慧更嚇得抓緊了戰中原的手。

四個人魚貫鑽過小洞進去後，李冰寒汗流滿面，喘氣道：「戰公子，方才老夫這套功夫，你見過麼？」

「見過！」戰中原迅速地答出，聲音平淡無奇。傅霄和葛嫣慧二人暗暗吃了一驚。

「答得好，果然大丈夫不欺人！」李冰寒又是哈哈一笑，然後道：「此刻你也知道老夫功夫，老夫也略知你的功夫！咱們聯手斃了他二人如何？」

此言一出，嚇得傅霄面色如土，葛嫣慧忙道：「翻天劍，別急，看戰公子如何答他！」

「在下以爲無此必要！」戰中原淡淡一笑。

「咱們兩人，一人一半多妙！」李冰寒道。

「在下一個人可搬不動那一半寶藏！」戰中原仍然語不驚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李冰寒笑聲震得人耳欲聾。「果然大丈夫，快人快語。哈哈，老夫才是試試你的心意，果然是仁人君子！咳咳，嗳，傅兄，仙子……咳咳……老夫開玩笑，莫見怪，莫見怪！」

翻天劍納劍入鞘，狠狠說道：「傅某人並不太喜歡這類玩笑。追月鞭，傅某若不是有傷在身，你剛才侮弄不了誰的！」

「傅兄見怪了，見怪了……」李冰寒乾笑道。

「在下可以說幾句話麼？」戰中原輕聲道。

「戰公子有話請說，誰也不攔你！」李冰寒笑道。

「在下以爲，剛才李老兒絕非開玩笑！」

「胡扯！以老夫的武功，絕不可能……」

「色鬼！你自己說過誰也不攔他的！」百蠱仙子道。

「咳，是，是……」李冰寒道。

「李老兒的功力，略在二位之上！」戰中原坦然道：「然而未進入鐵柵欄之前，一則他需仰賴二位力量却敵，例如那個養鳥的禿子。二則二位的武功，都是武林一絕，全力施爲，他也未必吃得消。三則，經過禿子之事與砍鐵柵欄，二位已被他的奇怪武功慴服，氣勢上先輸了。四則，進入鐵柵欄後，前有險阻，後退又不易。所以，他敢向在下作此提議！」

「言重了，言重了，戰公子舌下留情……」李冰寒不住堆笑臉，心中却恨殺了戰中原。

「不過，在下不答應他，並非在下眞是甚麼仁人君心！人不自私，天誅地滅，誰不想多得一點呢？」戰中原又道：「但在下以爲，第一，咱們還未到達目的地，路上也許還有阻難，需賴二位之力。第二，兩個壯漢欺負一個傷者和一個女子，似乎不像大丈夫。第三，謀財害命，吞贓滅口的事，大可以待在下到太白山下之後，憑各位眞本事，互相幹一番，智取力得，都

比現在動手來得漂亮！」

話一說完，葛嫣慧用力捏他一把，就把手甩開了。

李冰寒聽了這段話，却十分受用，大笑道：「好，好，有道理！老夫見地不及公子！」

「噫！傅某人闖江湖數十年，今天算見過世面了！」翻天劍長嘆一聲，繼而又道：「小子，下了山，娃傅的非弄出你的師門不可！」

「悉聽尊便！」戰中原淡淡地答道。

「現在，老夫爲了取信諸位，改變一下組織，老夫打先鋒，戰公子居中，二位殿後如何？」李冰寒提議道。

無異議通過，於是繼續前進。洞中叉道無數。

又行了半盞茶工夫，來到一處廣大石室。依地圖所示，石室中有數種劇毒暗器，只要有重物落在石室之中，四壁上立刻會如飛蝗般打出無數暗器。而這石室縱深約有七八丈，世間最好的輕功也需點足一次才能過，但點足一次，即有中暗器之危。

那翻天劍略一沉思，即撲向石室中，只見他一躍就有二丈來遠，在一落地時，使出一招「天衣無縫」，一片銀色劍光罩着全身，暗器紛紛被擊落，他因此安然得過！

戰中原回顧追月鞭與百蠱仙子道：「二位過得去麼？」

「老夫不用人照顧！」李冰寒道。

「你不用管我！」百蠱仙子嗔道，顯然她還在生戰中原的氣。

於是戰中原一語不發，騰身而起，衝向室頂，四肢立刻貼在天花板上，開始以壁虎功向前游移。這是因爲圖中只說明重量落在地上，才有暗器，故身體只要不落地就不妨！

葛嫣慧與傅霄見狀皆大吃一驚，同時爲他捏一把汗。

李冰寒冷笑道：「小子找死，這天花板光滑如鏡，根本使不出力，看樣子是走不到底的，小子要吃虧了！」

然而，戰中原游了一盞茶工夫，還是到了對面，雖然他已汗流如雨。

這時百蠱仙子一聲嬌喝，疾騰而出，在室中點了兩次足，中了無數毒暗器，到了對面即倒在地上。

李冰寒見狀，大喝一聲，身體斜斜射出，撞向右壁，然後猛擊一掌，再撞向左壁，如此左右互撞了兩次，也到了石室出口。落地之後，叫道：「仙子如何了？」

「不礙事！李老和傅劍客暫時迴避一下！」葛嫣慧喘着氣說。

李冰寒和傅霄不解地背過身子，向前行了數步。

百蠱仙子朝戰中原道：「戰公子，你是小孩子，沒關係，我身上中了數十處暗器，你替咱拔一拔！我使了十數年毒，是不怕任何毒的，只消拔去暗器，就沒事了！暗器入肉不深，咱正運氣抗着它！」

「這個……」戰中原沒想到她提出如此要求，道：「仙子，男女授受不親……這個……在下……」

「喂，兩個老不死，再走遠一點！」百蠱仙子不理會戰中原，自己叫了一聲，就直着身子躺在地上，把那罩衫除了，露出一身雪白的肉，盡軋着細小的暗器。

戰中原見狀大吃一驚，忙轉過身子蹲下，一面遮着李、傅二人可能的視線，一面咬着牙按着心性，替她拔暗器。

這一邊，李冰寒道：「戰公子不知使的甚麼功夫，居然在那種平滑的天花板上，也用壁虎功爬過來了！」

翻天劍傅霄哼了一聲，道：「你裝甚麼糊塗，他的外號不叫做『玉面游龍』麼？『游龍』連這點功夫都使不出，還叫甚麼『游龍』？」

「傅兄，老夫的意思是，咳咳……傅兄……」

「放你媽的屁！」傅霄瞪起眼來，喝道：「你又想來引誘我去除掉他是不是，你他媽的——」

「嗳，傅兄誤會了，誤會了！老夫是說，咱們研究研究他的底細，咳咳，他的師門……」

「那麼，」傅霄眼珠一轉：「李老兒，你先說說你的派別師承如何？」

「這個，這個……咳咳，老夫，老夫……咳……」

「哼……」

這時，戰中原和葛嫣慧雙雙牽着手走過來。

「戰公子，摸得過癮不過癮？」李冰寒笑道。

「色鬼！小心咱撒毒！」葛嫣慧叫道。

「你怎麼知道？」戰中原詫異道。

李冰寒哈哈一笑，道：「老夫甚麼都知道！」

「就是戰公子的師門好友不知道！」翻天劍冷冷說道。

四人再度上路，不久，前面大放光明，走出石洞。

石洞外面一片空曠，空地上堆着無數堆石子，一見即知是迷陣，於是四人手牽着手，按地圖所示，緩緩通過，通過之後，回頭一看，那山洞已不見，迷陣之後，竟是一片樹林。

眼前却是一片綠草如茵的谷地。而此時已近傍晚，四人取出乾糧果腹，入夜之後即行露宿。這天晚上，因各人都覺得過了不少難關，便想輕鬆一下，略略喝了一點各人自己帶的酒，於是很快地入睡。

半夜裡，百蠱仙子輕輕起來，在空中撒了些粉，這些粉是「百蠱」中有名的迷魂藥，撒完之後，百蠱仙子走到追月鞭李冰寒面前，伸手在他身上搜索。百蠱仙子想把大家都迷昏了，在搜出李冰寒的四分圖後，把他除掉，然後三人去尋寶，那可以安枕無憂。

誰料她正在搜索，却被李冰寒點了麻穴倒地。李冰寒抱起她走到一塊大石後放下，先點了她啞穴，又扣着她右肘，然後解了麻穴，笑道：「老夫是不怕迷藥的。」

百蠱仙子心中嘆口氣，眼睛瞪着他。

李冰寒又解開她啞穴，道：「現在，把妳們苗疆解百毒的藥給我，否則對妳不客氣。」

「那藥早送給戰公子了！」百蠱仙子道。

「呵呵，那可有意思，那小子有了藥居然還被迷倒了！」李冰寒笑了一陣，道：「聽着，騷娘們，現在另兩位正昏迷，妳則被老夫擒着，這是老夫的天下了——這可是妳自作自受啊！」

說罷自懷中取出一粒丸子，笑道：「這丸子你知道麼？這是『淫魔』送我的『淫極樂瘋丸』，老夫先給妳服下，讓妳愉快地淫瘋而死，然後老夫斃了他二人，老夫一人取了四份地圖去尋寶，妳道這主意好麼？」

這時，百蠱仙子葛嫣慧後悔得幾乎想哭，她咬牙道：「追月鞭，你饒了他們，咱情願一切聽你的！」

「呵呵，不嫌遲了麼？」李冰寒笑道，說罷那顆丸子就要往葛嫣慧口中送。

「還不算遲，李老兒！」

這一聲，差一點把「追月鞭」李冰寒的魂嚇掉，回頭一看，正是戰中原立在身後。葛嫣慧一見到他，激動得眼淚流出來。

「把丸子給我，李老！」戰中原道。

「別動！」李冰寒忽然怒聲道：「小子，你不怕老夫斃了她？」

「干我屁事！」戰中原輕輕地說：「你斃了她，我會跟你打起來，一時之間，你還得不到她的圖，而我現在已經有兩張圖，是故比你佔優勢！」

「兩張圖？」李冰寒問道。

「不錯。在下服了百蠱仙子的解毒藥，在你們來此後，立刻在翻天劍身上取了他的地圖，並點了他睡穴，那種點穴法，除我無人能解！老兒，你覺得只剩我二人好，還是仍然四個人？」

李冰寒憤怒地把「樂瘋丸」運力震得粉碎，一掌打得老遠，放開百蠱仙子，狠聲道：「小子，尋了寶之後，老夫不報此仇就不姓李！」

「你本來就不姓李！」戰中原淡淡地哼一句，挽着百蠱仙子走回去。

這句話，聽得李冰寒耳朵發麻，差點昏倒。他忖道：「難道？……難道這小子……這小子知道我……」

次日午後，四人來到一座破落的寺院之前，寺院的圍牆早已破損倒坍，院內也長滿雜草，大殿的門也半敞着，毫無生氣。地圖顯示，必須進入大殿，才有通路。

進入大殿之後，才發現只有入口，沒有出口，大殿之內，只有三座巨大的菩薩像，殿內光線十分晦暗。顯然的，出口要由大殿內的機關找出，於是四人小心翼翼地走進去。片刻之後，四人心中有一個相同的結論，就是那機關必定在佛像身上，因除此之外，殿內沒有可疑之處。

因此四人圍着那三座神像打轉，搜索機關所在。

「不好！」

忽然一聲暗喝，只見那座釋迦像前的地面突然陷了下去，而戰中原已人影不見。

另外三人，立刻離開那三座佛像，來到那陷口之前。

「救我一救！」戰中原的聲音極爲微弱，顯然下墮甚深。

那洞口十分窄小，只能容身兩個人，裡面黑黝黝的，看不見一物，根本不知戰中原在下面如何。

這時李冰寒微微一笑道：「如此正好，咱們走吧！」

「走？不管戰公子？」葛嫣慧叫道。

「可是有一份四分圖在他身上。」傅霄道。

「那圖已無用了，我們走到這裡，正好把那張圖走完了！」李冰寒道。翻天劍聞言點點頭。

「那可不行，沒有戰公子，咱一步也不走！」葛嫣慧道。

「仙子，聽傅某一句話！」傅霄滿面殺氣道：「這姓戰的未必是好東西，現在少了一個强者，對咱們有利，而且咱們聯手可以致李老兒死地，是故少了姓戰的小子，變成咱們控制李老兒了！而且，寶藏由四分之一變做三分之一，說不定，咳咳，哼……變成二分之一呢？」

言下之意，大有隨時除掉李冰寒的決心。

葛嫣慧沈思道：「不錯，咱與翻天劍殺了追月鞭，再使毒除了翻天劍，然後回來找戰公子不遲！」遂道：「好計！」

於是三人重新再找出路，此時情勢一變，翻天劍氣焰又高起來，而李冰寒並未覺得佔了便宜，而且百蠱仙子葛嫣慧早恨透了他，只要翻天劍一提議，隨時她都願意殺掉李冰寒！

三人在殿內找了兩個時辰，仍無着落，於是出了殿在寺院周圍再找，才發現另外還有一條通路，原來大殿之後有個水池，池中有座小假山，假山上有個樞紐，一按這紐，水池的水全部退去，而池底出現一個地道入口。

點好火摺子，三人魚貫而入，地道中仍是機關重重，追月鞭的一把十一節鞭，居然被打得斷成數段，不能再用。

當天傍晚，三人出了地道口，眼前是一座崢嶸峭壁，壁上有個大洞，洞口大書三字：「奇巖窟」！

三人嘆了口氣，就又露宿了一夜，次日清晨進入洞口，却把他們驚住了。

原來洞內亮如白晝，而洞內壁上地下和洞頂，奇巖怪石交錯縱橫。洞內光亮，是因壁上鑲着許多夜明珠，而那些奇巖怪石，正是按着「七十二煞陣」佈着的。

三人按着圖走入陣中，行了艮久，怪石消失，而前面是一道石門，他們很快地找到石門的按鈕。

「兩位注意了！」李冰寒低喝一聲，一指探向那門鈕。

石門迅速打開，同時由內打出一股勁風，無數暗器射到。三個人事先有防備，未曾被暗器射着，但跟着飛出無數毒蜂、毒蝎、小毒蛇與毒蜘蛛，滿天花雨罩下來！

「仙子使毒！」李冰寒悽厲地怪叫一聲，拚命揮着雙袖。

其實不用他叫，葛嫣慧早已使毒粉斃了這些毒物，微微一笑道：「這些小把戲，唬得了中原人，咱苗疆來的，可算不了一回事！」

於是三人探望石室之中，竟然坐着一個鬚髮皆白骨瘦如柴的老者，敢情剛才那兩道暗器，是這老者所放？

「老兒報出萬兒來！」傅霄寒着臉，拔出長劍。

「原來是翻天劍！」那老兒講話的聲音，彷彿喉嚨中生了爐子：「呵呵，還有百蠱仙子，都是大人物啊！呃，鬍子，你怎麼稱呼？」

「晚輩『追月鞭』李冰寒！老前輩可是『摘星手』武玄書，武老前輩？」李冰寒恭恭敬敬地作揖道。

武玄書？武老兒不是已經死了？傅霄與葛嫣慧同時在心中詫異道。

「不錯！老夫正是！」那老兒仍坐着不動：「誰帶你們來此地的？東方老兒來了沒有？」

於是，李冰寒把這四分圖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只是講到戰中原落入陷阱，他說是傅霄和葛嫣慧的意思不要救戰公子的！

「東方老兒已死？好，好，可惜老夫未能親手殺他！他居然誆稱老夫已死，其實老夫被他害了，只不過殘廢了雙腿而已！現在既然你等來此，找到了寶藏，老夫取藥醫一下，自然會復原，嘿嘿，東方老兒偷鷄不着蝕把米！」

起初，三人一見他是「宇內二奇」的「摘星手」，心中十分害怕，現在見他說雙腿殘廢，心中便泰然了，然而依他的口氣，似乎寶藏中的稀有之藥，一定要交給他才行。

翻天劍心中萌起殺意，朝李冰寒道：「咱們聯手除了他如何？」

武玄書聞言哈哈大笑，笑罷冷聲道：「除掉老夫不打緊，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老夫一死，你等休想找到寶藏，同時永遠無人可以找到它，除非再有一雙與『宇內二奇』功夫相等者！」

李冰寒見武玄書殘廢了雙腿，自忖合三人之力，不難殺死這個過了氣的「摘星手」，但聽他一說，立即反問道：「此話何意？」

「你們那圖中有不明之處，只有東方老兒與老夫解得！這是咱倆事先商量好的，以求危難之時，能苟存老命！」武玄書瞪着眼道。

於是三人打開地圖一看，果然在一處最緊要之地，畫得十分曖昧。李冰寒立刻道：「好吧，找着寶藏給你醫腿！」

「慢着！那有這麼便宜！」武玄書揚起右手的竹竿，大喝道：「老夫與東方老兒千辛萬苦畫的圖，你等揀了便宜，竟如此對待老夫，眞是豺狠心腸！老夫要重新分配寶藏！」

「你要如何？」李冰寒道。心中忖道：早先不該害了姓戰小子的，若他在此，必有些能耐！

「三七對拆！」武玄書的竹竿甩得呼呼直響。

「前輩的意思是，晚輩等三人分七成，前輩拿三成？」李冰寒問道。傅霄與葛嫣慧恨不得立刻殺了此老兒。

「笑話！」武玄書道：「老夫拿七成，你們三人一人一成，公平交易！」

傅霄與葛嫣慧氣得直咬牙，李冰寒裝着笑臉，道：「老前輩，咳咳，老前輩不覺得太過份麼？咳……咳咳……晚輩的地圖也是千辛萬苦得來的……老前輩，咱們重新商量……」

「沒有商量的餘地！」武玄書道：「老夫要定了七成！」

傅霄朝李冰寒瞪了一眼，道：「罷了，傅某不想要寶藏了，殺了這老兒解恨！」

「咱也這個意思！」葛嫣慧道。

「別忙，別忙！」李冰寒慌忙攔阻道：「二位可知道那些寶藏的數字？即使一成也夠一個幫派用上十年八年，而且還有許多稀世兵器——據說，十年前失落江湖的『小莫邪』寶劍，在其中還算等而下之的！」

於是傅、葛二人動了心，然而任李冰寒舌粲蓮花，武玄書也要定了七成，於是只好由他成立協議。

「在下以爲應該四六對拆！」忽然戰中原出現了。

葛嫣慧又驚又喜，忙問他怎麼出來的。原來戰中原掉下陷阱，竟是一條捷徑，直通「七十二煞陣」之中。

武玄書問明了戰中原的身份，見他有一張圖，答應四六對拆，也有他一份！

「那麼，咱們上路吧！」李冰寒道。

「慢着！」武玄書又喝了一聲。

「老前輩還有何異議？」李冰寒道。

武玄書說他不信任四人，他怕四人在取得寶藏後聯手圍攻他，因此要各人把兵器交出來。僵持了半天，傅霄與葛嫣慧在李冰寒與戰中原威逼利誘下，把長劍和彩帶、毒砂，都交給武玄書。

「還有呢？」武玄書道。

「晚輩的十一節鞭已經毀了，這位戰公子似乎只用雙掌的！」李冰寒答道。

「放屁！你們兩個刁徒！你們身上有兩件會弄出聲音的玩意兒，也拿出來！」武玄書道。

傅霄與葛嫣慧怔了怔，只見戰中原從背上抽出一隻短簫，扔在地上，李冰寒苦笑一下，也從懷中取出一串小鈴，丟給武玄書。

武玄書那竹竿在這幾種兵器上點了數次，都毀作廢物了，然後他把那袋毒砂扔到「七十二煞陣」中。武玄書作完了，左手往身後一按，地上立刻裂開一個入口。

「咱們先進去！」戰中原挽着葛嫣慧躍了進去。地道中仍有夜明珠照明。

待李冰寒一躍而入後，三人立刻聽到一聲慘叫，武玄書的一根竹竿，活生生地由翻天劍傅霄背後貫穿，胸前直噴着血，傅霄四肢掙扎了一下，就倒地而死！

李冰寒躍回石室中，見狀大驚，青着臉道：「老前輩……」

「不礙事！」武玄書吸乾了竹竿上的血，冷冷地道：「老夫報私仇！此事與你們無關，咱們上路！」取走傅霄的四分圖。

李冰寒呆了半晌，才跟武玄書一同下地道。

「這一回又是三七對拆了！」戰中原道。

「不錯！小伙子快人快語！」武玄書點着竹竿向前走。

「在下倒十分擔心，當下一次二八對拆時，輪着誰？」

「哈哈哈哈哈……小伙子嘴巴怪甜的，哈哈，可愛，可愛！」武玄書大笑道：「不用擔心，老夫拿定了七成，不會多了的！小伙子，你蠻討人喜歡，老夫不會殺你！那個騷娘們兒呢，老夫不喜歡殺女人！至於你，鬍子，只要繼續對老夫恭敬，大概也無生命危險！」

李冰寒聽了心中直發毛，葛嫣慧此時更是依偎着戰中原，她失了彩帶和毒砂，武功可說打了六七折。

地道中有武玄書指示如何閃避機關暗器，一路上十分平安。地道時高時低，時左轉時右轉，約走了三個時辰，來到一個六叉路口，這正是圖中未標明走那一條的地方。

武玄書停下來，坐下道：「四分圖都交出來！」

「甚麼理由？」戰中原問道。

「走進這條路後，老夫的價值就消失了，你等得了寶藏必殺老夫，是故此時要將圖毀掉，則老夫的價值可以維持回到『七十二煞陣』之處！」

「你不怕咱們回去時，走過了七十二煞陣就殺了你？」戰中原道，一面忖道：七十二煞陣也非了不得，哼……

「那時你等已不可能殺老夫！」

「老前輩的意思是，晚輩等根本走不到七十二煞陣之地，已經身首異處了，是嗎？」李冰寒冷冷地問道。

「鬍子幹嘛多疑？老夫一言即出，駟馬難追，說不殺你們就是不殺！老夫『摘星手』三個字，闖江湖數十年，從未打過誑語。」武玄書怪聲道。

「李老，聽他的！」戰中原把四分圖給了武玄書。李冰寒呆了一呆也交出來，葛嫣慧快快地望着戰中原，也交出來。

武玄書哈哈大笑，打了火，把四張圖燒了！

於是三人依了武玄書指示，走入一條通道。他們又通過了數道機關，來到一個石室前，打開石室，裡面正是全部奇巖窟寶藏。於是四人按了三七對拆的比例，把那些珠寶、金銀、稀有兵器、絕世藥草……分裝了三個大麻袋，戰中原等三人，一人揹着一袋。

但是，寶藏中有一本奇書，是那位奇巖窟主人寫的「萬流一宗」。戰中原說他情願拿這一本書，而其他的都捨去。武玄書滿口答應，李冰寒一看那是用梵文寫的，也就不計較。

這時，戰中原又提出要求：「武老前輩，請把七十二煞陣以後，沿途的機關控制方法，告訴在下！」

武玄書聞言一怔，隨即輕易地一說出。然後四人踏上歸途！

洞中不知天氣時辰，只能以餐數來算，在進入奇巖窟後的第四餐，其中睡了一覺，四人又來到「七十二煞陣」。此陣天下無人解得，「宇內二奇」也是參研了一個月，才找出解法的，是故燒了地圖，此陣就需由武玄書領導着走過去！此時，三人緊跟在武玄書左右，怕他插翅飛去，則三人只好餓死此地。

走了一會兒，武玄書停下來，戰中原問他爲何不走？

「老夫要方便一下！」武玄書道。

戰中原怕他要花槍，扣住他「肩井」穴，帶到一堆石頭後面，由他方便，戰中原只背着臉捂着鼻子。

武玄書方便完後，再回到原地，四人正要轉身走時，忽然背後「噗」地一聲輕響，四人同時回頭一望，只見陣中昇起一陣青煙。

「老兒，這是甚麼？」李冰寒回頭問武玄書，這才嚇掉了魂魄，原來武玄書已不知去向。

「小子，你剛才怎麼沒有看好他？」李冰寒急得破口大罵。葛嫣慧也嚇得花容失色，戰中原却微笑不語放下麻袋。

「哈哈哈哈哈……」陣中傳來武玄書的狂笑聲：「你等洗耳恭聽老夫的指示，老夫不殺你們，但要你們的全

部財寶，你等半個時辰內自廢武功，然後留下寶物走入陣中，老夫自會指引如何出陣，否則與寶藏同葬身此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戰中原聞言面呈殺機，低聲道：「二位稍候！」說罷縱入陣中，失去身形。

戰中原似乎懂得「七十二煞陣」，走了一回已見到武玄書在靜坐養神，戰中原輕落至他面前，道：「摘星手！」

武玄書睜開眼睛，大吃一驚，一竹竿指過來，戰中原閃避不及，袖口已被劃破一塊，擦破皮膚流了幾滴血。

但武玄書雙腿殘廢，行動不便，於是他很快地扔了竹竿，以雙掌拚命攻擊，三招之後，二人打個正面，戰中原被震退半步，武玄書打了兩個滚，吐出一口鮮血。

「小子……你……你何人門下……怎麼……會走此陣？」武玄書喘着氣問，看那光景，內腑已受重傷。

戰中原冷笑一聲，道：「老兒，說出你與『金烏尊者』爭執的經過，可饒你一死！」說罷走到他面前，隨時欲出手。

武玄書抖聲道：「東方，東方老兒……害，害老夫……」

「胡說！」戰中原一指戳向他胸前。

武玄書發出一聲怪叫，道：「說，說……我說實話……老夫欲加害東方老兒不成，反被他傷了雙腿，取走藏寶圖……」

「東方老前輩是仁人君子，你摘星手是蛇蝎心腸是不是？」戰中原冷聲問道。

「……老夫，老夫……認，認錯知罪……」

「摘星手，你是自栽還是在下動手？」戰中原道。

「吓！……公子，公子剛才……還說饒了……」武玄書嚇得抖成一團，又吐了一口血。

「我讓你死得心甘情願！」戰中原從懷中取出一塊小銅牌，武玄書一見那銅牌，面色立刻轉為死灰，臉上的肌肉，扭曲得不成樣子，忽然他拚命擊出兩掌！

戰中原硬接，武玄書雙手被震得陷入胸中，頭腦和內臟，都被打出來，一片血肉模糊。

戰中原喘了口氣，回頭朝原地奔去，當他奔到三堆寶藏之處時，李冰寒大喝一聲：「站住！」

只見他左手扣着葛嫣慧死穴，右手握着「萬流一宗」，冷喝道：「姓戰的，你再走一步，老夫就斃了這娘們，毀了這書！」

「你這是甚麼意思？」戰中原立在五六步外說道。

「現在，老夫問你幾句話，你若不照實答來！老夫手上兩件東西，立刻毀掉！」李冰寒道。

戰中原望望滿面悲戚的葛嫣慧和她身旁的三袋寶物，頹然道：「你問吧！千面人！」

「千面人？」葛嫣慧大吃一驚！這李冰寒竟是武林巨魔「千面人」鍾離二青？百蠱仙子心中亂成一片……

「哈哈哈哈……不錯，老夫早就知道你曉得這回事！」千面人笑道：「現在，首先說出你的師門！」

「千面人，這個等一下問好不好？」戰中原坐了下來：「只怕現在答出來，嚇會着了你！」

「也好！那麼，你知道呼延騏的事麼？」千面人道。

「這個很簡單！」戰中原無意朝左邊一望，心中一動，但他未露表情，繼道：「呼延騏被你誘殺，然後你化裝呼延騏去圍攻『金烏尊者』，得手之後才把呼延騏的屍體放在伏牛山！至於『瞽釣翁』柳廣元，早在三年前就坐化了，『金烏尊者』東方白是你親手殺的！」

「不錯！這個是誰告訴你的？」千面人道。

戰中原移了移身子，靠在一株怪石上，有意無意地把右手伸到背後，繼續道：「東方白的徒弟方士豪說他師父被一個姓鍾的所殺，不是你是誰？」

「你從何知道老夫是千面人？」千面人道。

「這個不難！」戰中原左手暗暗運力：「千面人各種兵器都會用，而用的最好的是鞭，其次運氣於劍而能斷鋼者，武林中數得出來有那幾個人？另外，你喜怒無常，善裝各種表情，極為機智，也可証明你是千面人！」

「不錯！老夫在大別山遇見你時，你為何一口答應老夫一齊探寶？」千面人又問道。

「這個麼？在下聽到一個風聲……」戰中原一面說一面運力於左掌。

原來，剛才他眼睛一瞥，看見左邊不遠處的怪石後有個小革袋，那革袋正是「百蠱仙子」盛毒砂毒粉用的，早先被「摘星手」武玄書拋進陣中的。戰中原一見此物，立刻心生一計，偷偷運氣掌上，把它慢慢吸過來。

「甚麼風聲？」千面人繼續問道。

「據說千面人取得寶藏後要亡命異域、遠渡重洋，到遙遠地方去逍遙以渡餘年！」這時戰中原這時已抓到革袋。

千面人聞言一怔，咬牙道：「你聽誰說的？」

戰中原微笑道：「崑崙隱士！」

千面人渾身發戰，厲聲道：「崑崙隱士是你甚麼人？」

戰中原微微一笑，雙手背在身後，站了起來，道：「千面人，現在你死期已至！我告訴你，百蠱仙子一條命算不了甚麼，那本『萬流一宗』也不值錢，我是奉崑崙隱士之命，來抓你回

崑崙山的！」

「的」字尚未說完，戰中原雙手齊揚，兩股毒砂飛射而去。千面人棄了百蠱仙子和「萬流一宗」，飛身逃去，腿上已中了好幾粒毒砂！

這邊的百蠱仙子也中了數十粒毒砂，然而她是不怕毒的，她見千面人逃去，立刻撲在戰中原懷中，泣道：「嚇死我了！戰公子！」

戰中原立刻拾起「萬流一宗」檢視一番，才納入懷中，暗道：「好險！」他也驚出一頭汗來了！因為若此計不成，百蠱仙子與這奇書都要毀去的。

百蠱仙子葛嫣慧過了半晌，才鎮定下來，問道：「戰公子，你究竟是何人門下？」

「崑崙隱士的徒弟和繼承人！」戰中原道。

「千面人和崑崙隱士有何關係？」

「千面人是崑崙隱士的師弟，因生性邪惡，專做傷天害理的事，被逐出門。而他最近更鬧得不像話，因此奉家師之命，擒他回山正法——這是千面人當初下山許的諾言，若在江湖上作惡過份，就要受師門處置。但他打的如意算盤，想得了寶藏一走了之，却被我盯上了！」

「崑崙隱士又是甚麼人？」百蠱仙子問道。

戰中原摟着她，道：「是『七絕門』第十六代掌門人！」

「吓，『七絕門』！此派在二百年前就退出江湖了！」百蠱仙子吃驚道。

「不錯，一直未再現江湖，連千面人入中原，也不打『七絕門』旗號！」

「那麼，你這麼年輕，竟是『七絕門』第十七代掌門人？」

「不錯！」戰中原望了望她那晶澈的眸子道：「可是我並不年輕，在下今年三十二了！」說罷由髮縫裡揭下一層極為細薄的人皮面具。

葛嫣慧再看時，戰中原臉孔並未變，只是成熟了七八歲的樣子，顯得更英俊、更穩重，看得百蠱仙子心中一陣亂跳！

戰中原還原了面貌，道：「葛姑娘，妳稍候片刻，在下去取了千面人性命再來！」說完縱入陣中。

戰中原很快地找到了喪魂落魄的「千面人」鍾離二青，兩人狠鬥了一千餘招，「七絕門」中所有武功都用遍了，最後趁「千面人」毒傷發作時，雙掌齊發把師門鎮山之寶，七絕令牌擊出把他結果了。殺死千面人，戰中原取出千面人身中的「七絕令牌」帶回崑崙山覆命。這一場惡鬥，足足鬥了三個時辰，戰中原也精疲力竭，走回百蠱仙子處，就倒在地上大睡起來！

一覺睡醒，戰中原功力已完全恢復。於是，這荒山石窟之中，一對孤男寡女，又且有過肌膚之親，便情不自禁地……

當他們都清醒之後，戰中原一眼瞧見地上有斑斑血跡，心中忖道：「原來她竟是處子……」

葛嫣慧穿起衣裳，道：「看到了嗎？咱是你戰公子的人了，你得跟我回苗疆！」

戰中原詫異道：「何故？」

葛嫣慧道：「苗疆風俗，男女初行房事，女子怕男人背信變心，都在中途施了蠱，所以男人變心不得。你此刻也得跟我回去，否則一個月後蠱毒發作而死！」

戰中原聞言哈哈大笑，隨即接道：「七絕門在千面人下山後有件大事，待我說給你聽！七絕門原來的七絕武功是：劍、掌、輕功、音、水、內力、易容七種，千面人下山後，七絕武功略有變動，其中的水功去除；而代以毒功！」

他頓了頓又道：「是以，天下任何毒；七絕門的人都不怕！」

葛嫣慧呆住了！

「現在，」戰中原笑道：「是妳得跟我回崑崙山去了！哈哈哈哈……崑崙隱士娶了一位西域公主；我戰中原有一位蠱神大弟子也不壞啊！哈哈哈哈哈……」

葛嫣慧又氣又急，臉上青一陣白一陣……

戰中原和百蠱仙子只帶了一本「萬流一宗」回崑崙山；其餘的寶藏仍留在「七十二煞陣」中，等待下一雙「宇內二奇」。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可飛·圖

半日的太太

借用太太 冒充丈夫

星期六的下午，是一個沒有賽馬日的下午，騏生拖着懶洋洋的步伐，慢慢走回家裏去。

由荃灣地鐵站下車，騏生要走到專線小巴站轉專線小巴，還要在下車後沿着小路走約十分鐘，才可以返回自己的住所。

本來，住在這個地方，騏生是沒有興趣買的，而且附近亦沒有投注站，對他是一個極大的不方便，但奈何這是岳丈的禮物，他衡量過以後，還是接受下來。

山邊的小路還沒有整理好，所以騏生一邊走路時，一邊還要小心不要踢到一些石頭和枯枝。

騏生慢慢地沿着小路走的時候，突然，他好像聽到背後有一些聲音，好像是在對他說話似的。

「對不起。」

騏生清楚的聽到這三個字。

「是叫我嗎?」騏生回過頭來向對方說。

「是。」

騏生打量一下對方，是一個斯文打扮的人，一身的西裝，還結上了領帶。

「什麼事?」

騏生看見對方態度十分客氣，心想一定是問路了。

「對不起，有事麻煩你。」

「不要客氣，說吧。」

對方仍然一臉笑容，探手入內袋。

然後施施然在內袋中取出了一把六吋長的尖刀。

「什麼，你要打劫?」騏生不期然地想後退。

但刀尖已經貼近了他的胸部，他不得不穩定自己的情緒。

「你……你想……打劫?」騏生口唇也顫震起來。

「對不起!」對方仍然是那麼客氣地說，完全沒有什麼劫匪的兇殘樣子。

「不用驚慌，如果你不反抗，我相信會沒事的。」

那尖銳的刀尖雖然指着自己，但騏生心想如果他反抗，對方和他也可能是半斤八兩，未知誰佔上風的。

「甘先生，請你不要反抗了。」

奇怪，對方又怎麼會知道自己是姓甘的呢?難道這是一個玩笑?

「不要再開玩笑了，快快放開刀子吧。」騏生想推開對方持着刀子的手。

「不要亂來。」

騏生立刻將手縮回去。看來對方又不似是在開玩笑。

「你究竟想怎麼樣?要打劫嗎?」

對方很快又回復一副友善的樣貌，客氣地說：「對不起，打擾你，我不是打劫。」

不是打劫就好了，騏生不期然地吁一口氣，但他又覺得奇怪，對方爲什麼用一把刀要脅着他呢?

「你?」

「甘先生，請勿誤會，我不是要打劫，我只是要將你綁票。」

「綁票?」

「對，我要將你綁票。」

「但我沒有錢的啊!」

「我不是要贖金。」

這可把騏生攪得一頭霧水。

「你不要贖金，你要什麼?」

「我只要你的太太。」

「你要我的太太?」這還得了?騏生立刻想反抗。

「請你不要動。」對方用刀尖迫向騏生的身體，騏生不得不乖乖地垂下手來。

「你想對美娜怎麼樣?」騏生瞪大着眼睛說。

「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搶走你的太太。」

「那你想怎樣?」

「我只是想借她一用。」

「你說什麼?」

「甘先生，你不要誤會，我不會傷害她，更不會對她有不軌的行爲，我只是想借她一用。」

「你究竟攪什麼鬼?」

騏生愈來愈糊塗了。

「甘先生，我保証今天晚上十二時之前，我就會交還太太給你，而且你也可以回復自由。」

「你眞的是在綁票嗎?」騏生眞是有點懷疑，或許對方是電視台的職員，正在拍攝一些人海萬花筒的片段吧?

「你看不到我有刀的嗎?」

「不要再開玩笑了，如果我想走，你難道可以追得到我嗎?我看你不是綁票的，請你快快告訴我是什麼的一回事。」騏生有點不耐煩地說。

「甘先生，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是在綁票嗎?」

「是認眞的嗎?」騏生奇怪地問。

「認眞的。」

看對方謙遜地而又帶有嚴肅的答話，看來也似是認眞的。

「那我反抗又怎麼樣?」

騏生說出這句話之後，心裏也奇怪自己是怎麼攪的，竟然問對方自己反抗又怎麼樣，他一定是被對方那種完全不似綁票的態度影响了，連自己也緩和起來。

「啊，對了，我也担心你會反抗。所以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騏生倒有興趣聽聽。

「是你和安琪拉的事。」

安琪拉這三個字，在這時聽到，簡直是對騏生來一個晴天霹靂。

「什麼安琪拉?」騏生還想裝作不認識這個人。

「安琪拉陳，你應該知道我是說誰吧?」

騏生似乎想假裝不認識的機會也沒有了。

「你想怎樣?」騏生宛如一隻鬥敗了的公鷄。

「甘先生，你放心，我不是想勒索你。」

「還不是勒索?」

「你和安琪拉小姐的事是你自己的事，我可管不着，但如果你反抗，我便會將你這個秘密告訴嫂夫人。」

「好，你想怎樣?」

「到我處好嗎?」

騏生完全摸不着對方在玩什麼把戲，但對方既然知道自己的秘密，只有無奈地點了點頭。

「那就好了，我可以將刀子收起了。」對方就將刀子慢慢收起放回自己的袋內。

對方的斯文態度，簡直就沒有半點似是劫匪，但偏偏又不能不相信對方就是個劫匪。

「你爲什麼知道我這麼多的事?」騏生試探地問。

「你是在上大學校外課程班時，認識安琪拉的，對嗎?」

「對。」騏生無奈地答。

「你們每星期上課後還一起吃晚飯。」

那簡直是神奇，對方連自己每星期上完校外課程和安琪拉吃晚飯的事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是私家偵探?」騏生指着對方。

「不是。」對方搖了搖頭。

騏生一直都參加校外課程班的古董欣賞班，而在兩年前，他認識了安琪拉。

安琪拉是一個商行秘書，參加這些興趣班原本祇是想消磨時間，和培養一些興趣。

騏生第一次見到安琪拉的時候，已經驚爲天人，但無奈自己已經結了婚。

但心底裏的仰慕，又使他忘記了自己已經是一個結了婚的人，尤其是當安琪拉坐在他身邊的時候，他感到自己的心在卜卜跳，有點控制不到似的。

騏生雖然已經接近四十歲，不過卻有着一股成熟的魅力，那份魅力使安琪拉不期然對他產生一份傾慕的心情。

有好幾次，在下課以後，他們相約去看展覽，於是二人慢慢地就擦出了愛情的火花。而安琪拉却一直不知道騏生已經結了婚。

一天，當他們放學時，安琪拉對騏生說：「我家裏有幾個大花瓶，想搬回來讓老師鑑証一下。」

「很大的嗎?」

「有這般大。」安琪拉伸長她的手，顯示出瓶的大小。

「不小啊!」

「對啊。」安琪拉說。

「搬回來可困難哩，如果是名貴古董，弄壞了就糟了。」

「我也有這個想法。」安琪拉皺了

皺眉頭。

「我想麻煩你來幫我鑑証一下，怎麼樣？」

騏生指一指自己。

「肯幫我忙嗎？」

騏生恨不得一口應承，但他心裏實在矛盾，因爲他害怕如果跟安琪拉再進一步，他這個婚外情可不知道有怎麼樣的結果。

「我的家人他們通通去了旅行，屋裏沒有其他人，你可放心上來啊。」

騏生不知道對方是暗示，還是什麼？但既然安琪拉這麼說，他推卻也是推卻不來了，所以只有硬着頭皮答應。

安琪拉住在羅便臣道，一幢樓高四層的建築物的頂樓。

「看，就是這幾個花瓶。」

騏生仔細地看，然後說：「這些花瓶年代相當久遠，相信是汝窰的產品。」

「汝窰？」

「對，是宋徽宗的官窰。」

「你怎麼會知道？」

「我看書知道的，汝窰的特色是周身滿釉，而且胎質緊密細緻，沒有氣孔。你在放大鏡下看看。」

騏生將他看古董的放大鏡交給安琪拉。

安琪拉看完以後，不停地點頭。

「還有，這些器皿的胎青是灰中帶微黃，而且有少許近羊肝色，這些都是汝窰的特色。」

騏生口若懸河地不停解說，安琪拉對騏生不得不佩服。

「甘先生，你眞是學問淵博。」

「那裏呢？」

經過這一次以後，騏生和安琪拉的感情就有了大躍進。

不久之後，他們終於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

而騏生已經結了婚的秘密，始終亦是收藏不住。安琪拉這時才發覺對方原來已是有婦之夫。

但安琪拉卻不甘心這樣白白的讓這段感情溜走，而騏生亦保証他很快會和太太離婚。

就這樣偸偸摸摸的，騏生和安琪拉的關係就維持了兩年，但一直都沒有被人發覺，沒料到今日站在騏生面前的劫匪，竟然清楚地知道騏生的秘密。

「你眞的不是私家偵探？」

「不是。」

「那你是誰？」

「不瞞你說，我叫林益添。」

那有劫匪願意講出自己的姓名的？騏生懷疑地望一下對方。

「看，這是我的身份証。」

果然不錯，身份証上寫着林益添三個字，而且相片和劫匪的樣子是一樣的。

「相信嗎？」

「唔。」騏生點了點頭。

「但你爲什麼要綁架我？」

「說來話長，暫時我不便向你解釋。」

對方指一指附近的一座唐樓。

「我住在這裏的五樓，我想將你囚禁在我家半天。」

「你……」

「不要多說了，我有刀，而且又有你的秘密。」

騏生心裏着實矛盾，他眞的有點不知道要怎樣做。

但反正對方又好像沒有太大的惡意，所以，便只好見機行事吧。

騏生跟對方上到五樓，對方用鎖匙開了門。

「請進。」

騏生雖然有點莫名奇妙，但還是走了入屋內。

「時間不多了。」那林益添看了看腕錶說。

「麻煩你交你的銀包給我，好嗎？」

「你還不是打劫？」

「不是，你可以將你的信用咭和錢拿起。」

騏生覺得奇怪。

「你有沒有提欵咭？」

「有。那還不是打劫？」

「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借你的提欵咭作爲証據，証明你被我禁錮中。」

「你想勒索我的太太？」

「都不是，我絕對担保不是。」

「那你拿我的提欵咭做甚麼？」

「你放心吧，我不是勒索你的太太，同時我沒有提欵咭的密碼，亦不可能提出你的錢，我只是想借它一用，作爲綁架的証據嘛！」

騏生愈來愈覺得奇怪，他正想趁這時機發難。

對方立刻探手入懷裏。

「不要亂來！我可能打不過你，但不要忘記你和安琪拉的秘密。」

騏生立刻乖乖地縮回雙手。

這時，他開始對這個林益添有些印象。

「你不是每次都坐在後排的那個……」

「甘先生，你記性眞好，我就是那個人了。」

騏生這時才記起，每次在上古董欣賞課時，那個坐在後排的人，就是眼前的劫匪，難怪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了。

「我要走了，暫時要你委屈一下。」

「你想怎樣？」

「你介意我綁着你雙手嗎？」

騏生本來想說道「不介意」，但他突然覺得自己瘋了嗎？竟然有這個想法，所以及時發覺不對勁，就把這話嚥了下去。

林益添拿出一根繩，準備綁着騏生的雙手。

騏生不願意地將手縮開。

「你不願意就算了吧，我要走了，等一會我會鎖上門的，今天晚上才放你出來吧。」

騏生實在奇怪，因爲這簡直不像是綁架，而是一幕鬧劇。

「你隨便看電視吧，還有雪櫃裏已經有一份醃好了的牛扒，你只要放進微波爐就可以了。而且我已經準備了一支香檳，你隨便享用吧！」

看來，這不像是綁架，好像是洗塵！

林益添已經開了門，回頭向騏生說一句：「再見。」

騏生回應一句：「再見！」

對方關了門，接着是門上鎖的聲音，看來對方是眞的怕騏生會逃跑，所以將門上了鎖。

「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騏生眞的一頭霧水。

他看見屋內四周，陳設得頗爲清雅，而那個林益添，亦一點不像流氓歹徒。

我現在應該怎樣做？騏生心想着。

正在這時，他看見電視機旁的電話。

對，我要打電話求救。

騏生拿起電話聽聽，電話竟然是有效的。

他撥了兩個字碼，準備通知家裏的太太。

不過當他撥到第三個字時，他就放下了電話。

不可以，不可以，那個林益添可能會將我和安琪拉的事告訴美娜的。

騏生心裏突然產生這樣的恐懼。

對，不如將錯就錯，假裝自己被禁錮，然後去找安琪拉去。

騏生伸頭出窗口望望，看到房內有一扇窗，可以通往旁邊的後樓梯，他於是決定由那扇窗爬出去，來個溜之大吉，然後和安琪拉歡渡這個週末。

要攀過那扇窗並不太困難，何況騏生在中學時代還是運動健將。

騏生走出那幢樓宇，沿小路走回大路，截停了一部新界的士，然後向荃灣地鐵站那邊駛去。

下了車以後，他立刻打電話找安琪拉。

「喂，安琪拉嗎？」

「是你。」

「今天有空嗎？」

「今天？」

「對啊。」

「你不是要回家嗎？」

「說來話長……你今天有空嗎？」

「怎麼，跟老婆鬧翻了？」

「不要多說了，我來找你如何？」

「好吧。」

「兩點半，金鐘地鐵站售票處等吧。」

「好。」

騏生掛斷了電話，立刻在袋裏掏出一張儲值車票，入閘坐地鐵去。

列車到達金鐘站時剛好是二時三十分，安琪拉已經站在售票處那裏了。

「去吃飯吧。」騏生說。

「今天爲什麼這樣好，星期六也可以陪我？」

「去吃飯再說吧。」

「好吧，到金融中心飲茶吧。」

安琪拉開心地挽着騏生的手，向金融中心走去。

＊　＊　＊

在騏生家裏，美娜正在焗蛋糕，忽然，門鐘響起。

「誰呢？」

美娜匆匆忙忙走出去，打開門。

「對不起。」

美娜看到一副陌生的面孔。這時，她才後悔爲什麼不看清楚就開了門。

「你是誰？」

「你是甘太太嗎？」

美娜暗忖對方可能是丈夫的朋友。

「你是……」

「很冒昧打擾你。」

「啊。」

「這裏是甘騏生的家嗎？」對方肯定地再問。

「是。」

「啊，那就好了。」

「你是……」

「我姓林，叫林益添。」

「啊。林先生，你找我丈夫嗎？」

「不是，我找你，因爲我是你今天八個小時內的丈夫。」

「你說什麼？」美娜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沒什麼，我說我是你今天的丈夫。」

「你瘋了！」

「對不起，太太，我沒瘋了。我很抱歉我沒有向你解釋清楚。」

「還要解釋？」美娜連忙想關門，但對方反應相當快，一把就將門撐着。

「你想怎樣？我要叫了。」美娜高聲說。

「請你別吵，你先看看這件東西。」

說完就從袋裏掏出了一個銀包。

「認得嗎？」

「是騏生的銀包。」

「對啊。」

「你……」

「我沒對他做什麼，他很好，我只是將他軟禁了。」

「那你要做什麼，你要打劫？要非禮？」

「兩樣都不是，我不是要錢，也不是劫色，我只是要你做我半日的太太。」

這時，美娜有點不寒而慄，這男

人是有神經病的嗎？但看起來又不似。不過，如果他不是有神經病的，又怎會說這些話？

「太太，請你放心，這是我的身份証，我交給你暫時保管，那你可以放心吧。我不會侵犯你的，而我只要你認做我的太太半日吧了。」

「你！」

「你放心，等會我有幾個朋友來，他們在這裏吃晚飯，我當你是我的太太，就這樣吧。」

美娜完全摸不着頭腦。

這時，屋外傳來一陣喧嘩聲。

「喂，益添他原來已經在門口歡迎我們了。」

林益添聽到有人叫他，立刻轉過身來，裝起笑臉說：「這麼早。」

「不早了，我們預算打八圈呢。」

「那位一定是阿嫂了。」

美娜眞被弄得一頭霧水。

「林太太，你好。」

美娜完全不知道怎樣回答，林益添慌忙撞了一下美娜。

「啊，你好。」

「請到裏面坐。」

林益添已經請了他的朋友入屋。同時，也拉了美娜入屋內。

「斟幾杯茶，好嗎？」

那個陌生人竟然當那裏是他的家一樣。美娜正想說出眞相的時候，突然有人在背後對她說：「你不是美娜嗎？」

美娜轉過頭看，對方的樣子實在很面善。「你是？」

「我是莫若彬，你記得嗎？」

「很熟。」美娜覺得眼前的人似曾相識。

「記得預科班的班長嗎？」

「噢，我記起了。」

莫若彬是美娜的預科同學，同時也是當時美娜其中一個裙下之臣，不過相隔了十多年，美娜也把這件事淡忘了。

「你好嗎？」莫若彬問。

「還不是這樣？」

「想不到益添這般好運，會討到你做太太。」

「哦……」美娜不知怎樣回答。

「老莫，過來吧。」還是林益添截斷了話，一把拉開了莫若彬。

「老林，想不到你這麼本事，嫂夫人當時是校花呢。」

「所以嘛，老莫，你還笑老林沒本事，現在來一個石破天驚了。我們一直還以爲老林未娶老婆，原來是家有賢妻。」

林益添望一望美娜，沒奈何地微微翹起他的咀唇。

美娜漸漸明白到是什麼一回事了，而且她亦相信這些人是沒有惡意的，但他們爲什麼要選中自己呢？

「喂，老林，開枱吧！」

「我不懂的。」林益添不停的擺手。

「你就是這麼乖，怎麼也不好，不炒股票，不賭馬，不飲酒，又不打麻雀，但今天沒有辦法了，你一定要落場。」

「要打牌。」林益添望了望美娜，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嫂夫人，有沒有麻雀枱？」

「有。」美娜應道。

美娜相信只要他們打麻雀，她是絕對安全的。

「但我不懂。」

「要交學費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

「不如阿嫂落場吧。」

「我？」美娜詫異地回答。

「幫幫忙吧。」益添可憐地望着美娜。

「我相信再難在香港找到一個好像林老兄你這樣的男人了。」

美娜看到這個情景，不知道要發怒還是要笑。但見到有一個熟人在，多少也壯了些胆。

「好吧。」

「你會打嗎？」益添問美娜。

「唔。」美娜點了點頭。

「怎麼，連太太懂得打牌也不知道？」

「不要怪他，他才不會叫太太打麻雀呢。」

這時，美娜已搬了麻雀枱出來。

輾轉間，大家已開始竹戰了。

「我們抽水吃飯吧。」

「不好，以前嫂子是全校烹飪冠軍，我們倒不如試試她的烹飪手法好嗎？」莫若彬說。

美娜整個人也愕然。

「我請吃晚飯。」益添說。

「不要。」其他三人齊聲說。

「吃鮑翅龍蝦如何？」

「不要。」又是齊聲的答覆。

「那……」

美娜見林益添那個樣子，也不忍心地回答：「我煮吧。」

其他人立刻雀躍歡呼。

「多謝你。」林益添很感動地小聲說。

美娜也不知道如何會這麼大方，竟然會答應做這件事。

「我去買菜吧。」林益添說。

「對，你去買菜，記着要龍蝦、帶子、海上鮮啊。」

「放心，放心，我一定辦到。」

林益添走出門口，不期然地舒了一口氣。

在屋內，美娜在打麻雀的時候，就開始試探其他的人，看看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你丈夫做事有魄力，銀行裏個個都稱讚他，但他卻很害羞。」

「對啊，我們前天笑他至今還未討到老婆，但他竟然說家有嬌妻，我們不信，還合夥說如果是眞的，我們送他一個半安士的金幣給他，他說不要，還請了我們今天下午到這裏來。」

「原來如此。」

美娜大致上已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原來這只是一場鬧劇，不過這時她就有點担心丈夫的安全。

* * *

在那邊廂，騏生正和安琪拉打得火般熱。

「喂，你要我們這樣偷偷摸摸多久？」

「我會想辦法的。」

「你只是懂得這樣說，完全都沒有考慮我的苦況。」

「有，有。」

「有什麼？你只是懂得一星期見我一兩次吧。」

「怎麼啦，現在提起這些事做什麼？」

「你一定想我不提吧，但我不可以不提的。」

「好吧，我盡快想辦法吧。」

「盡快，我聽厭了，什麼叫盡快！」

「我也不能控制嘛！」

「那我就這樣一世嗎？」安琪拉有點光火了。

「那我可以怎樣？」

「我告訴你，如果你在一個月內不解決，我就和你分手。」

「不要這樣吧！」

「我告訴你，我已經接近三十歲，再這樣下去，我就眞的人老珠黃，到時只好跟着你了。」

「那不是更好嗎！」

「我不是跟你說笑，你要知道我是認眞的。」

「好吧，好吧。」騏生見到安琪拉眞的發脾氣，也不敢再說下去。

騏生和安琪拉吃過晚飯，看看已經是十時多了，於是便回家去。

「記着，如果一個月之內還不解決，我便和你分手。」

在地鐵的車廂內，安琪拉這句說話不停地旋繞在騏生的腦海中。

地鐵經過荔景站，一忽兒就穿過了地下隧道上了地面，昏黃的貨柜碼頭燈光使騏生想出一個計劃。對，我可以借刀殺人——騏生心裏暗忖。

我可以做一些不在場證據，還有，我可以……

在騏生的眼中，登時閃出了一道兇光，而他的腦海中，亦充滿了殺機。

甘騏生離開了地鐵車廂，立刻跳上一部的士，向屯門方面駛去。

騏生在麗都灣下了車，急步直走回自己的大廈。

他四周張望一下，看見管理處並沒有人。

他閃身走進大廈裏，按了電梯上十字。

騏生探袋摸一下，在袋中掏出了鎖匙。

當他行近自己家門的時候，小心地聽聽有沒有什麼動靜。

咦！沒有，是那麼寧靜。

爲了小心起見，還是按門鈴看看。

「來了。」

是美娜的聲音，接着，美娜打開了門。

「你沒事嗎？」

「沒事。」騏生應道，跟着說：「裏面沒有人嗎？」

「全走了。那個林益添眞有信用，他果然放你走。」

「那個人眞的來過？」

「是嘛，那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但是太過份了。」美娜正準備將事情的經過一一說出來；冷不提防騏生已經在袋裏拿出一條袋巾，勒在美娜的頸上，就拚命地將它用力拉。

「你——」美娜面上馬上變得通紅，眼睛也差點要突出來。

「我要勒死你。」

「啊——」美娜拚命掙扎，但無論如何，她也弄不開纏在頸上的袋巾。

「救——」美娜以爲自己死定了。

就在這時，她突然覺得頸上的袋巾鬆脫了。

美娜定一定神，不停地喘氣。

「你沒事嗎？」是林益添的聲音。

「我……」美娜仍然未能答話。

「究竟是什麼事？」

「他。」美娜看見倒在地上的騏生。

「我本來想回來將剛才下樓買東西時拿走的鎖匙還給你，但見你丈夫鬼鬼祟祟地上樓，我所以跟着上來，在門外我聽到有些不對勁的聲音，所以就開門進來，我見他拚命地勒住你，所以我就用這件木刻用力向他一擊，就將他打暈了。」

「多謝你。」

「不要客氣。」

「這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要報案，由警方解答吧。」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自己動手

想起少時在家中，有一傭人欲爲余添飯，父親即加以阻止，並說：「小孩子從小就應養成自己動手做事的習慣。」此一教訓，深銘我心，從此在日常生活中，凡自己能做的事，必不假手他人，今日亦復如此。又某次家門口來一乞丐，父親囑余送米一碗，並訓兒曰：「今後你的手心要永遠向下而不可向上，如果手心向上就是要向別人討些什麼，要些什麼，這是不好的，如果手心向下，那就是自己要做自己應當做的事，事事要靠自己，而不求人。」此一庭訓，尤終身難忘。〔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守父靈一月記。〕

上文提要：王彤暗中佈置，借重心卯大師和七巧僧的力量，而馬巡撫已派洞庭湖總寨主魚化龍躡踪到相國寺，雙方初接鋒芒，王彤已落敗，心卯帶他們從地道逃走，但終被馬巡撫捉住，雙方談判，馬巡撫要求朝廷撤回屯駐在陽關數十萬大軍，作爲交換三公主的條件，至於西域之地，仍是大明的疆土，每年仍向朝廷進貢牲畜……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雷霆初動

提交閣議決定　答應蒙人要求

「說起婦孺，我倒想起來了……」馬文中問道：「小燕子和他娘，到那裏去了？」

燕飛心中一動，忖道：看樣子他很在意此事，我不能讓他找出破綻，當下歎息一聲，道：「他們被江千里帶走了。」

「江千里這隻老狐狸……」馬文中搖搖頭，道：「果然是滑溜得很，希望他別再回到開封府來。」

他沒有說出江千里再回到開封府，他會如何對付，但他目光中流露出的兇狠之氣，顯然對江千里敵視極深。馬文中目光凝注在王彤的臉上看了一陣，接道：「心卯大師、黑羅漢、薛百勝等，也都被囚押起來，你必須在兩個時辰內，有所決定，現在，我留下燕飛和王重山和你商量，他們都是身任公職的人，當然知道厲害，兩個時辰之後，我來聽你的回話。」

站起身子，出室而去。

王彤沒有動，他明白，自己目前的身體狀況，無法和一個强壯的軍頭對抗，有所行動，也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兩扇厚重的木門，緩緩關上，但窗外陽光耀目，顯然，這只是一個普通的房舍，只不過，建築的稍爲堅固一些。

「燕兄，能看出這是甚麼地方麼？」王彤低聲問道：「咱們離開此地之後，有多少逃走的機會。」

燕飛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道：「好像在開封府衙之內，這地方好像尹知府的公館，不過，不出去看一下，無法肯定。」

王彤沉吟了一陣，道：「馬文中是個非常謹愼的人，如若沒有把握，最好不要冒險。」

燕飛起身行近窗口，推開窗子，頭還未伸出去，一把明亮的鋼刀，已然出現窗外，一個全身黑衣的武士，同時現身，刀光在窗外，閃動出一片寒芒，把整扇的窗子都封了起來。

燕飛關上了窗門，那飛旋的刀光才消失不見。

王彤苦笑一下，道：「我們完全沒有逃走的機會！」

「統領！現在，我們該作何打算呢？」燕飛道：「我們必須在兩個時辰內，作個決定！」

「馬文中說的不錯，三十萬大軍，常駐大漠，展開了長年搏殺、屠戮，並沒有消滅了蒙古人的抵抗，反而促使北疆、西域的回族聯成一氣，蒙人西移，藉大戈壁沙漠的天險，以阻止天朝大軍，這場戰爭實不宜再打下去……」

「叔叔是準備代他轉話了？」

「對……」王彤道：「他說的有理，問題是他用的手段錯了，這是威脅，皇上神威正隆，我怕他不會接受……」

燕飛接道：「馬文中心計沉深，我想他必然有愼重的安排，燕某人擔心

的是內宮中防衛力量……」

「這倒不用擔心，內宮侍衛，加上錦衣衛，有一千多人，再加廠衛，密探，五城兵馬司轄下的兩萬精兵，就算馬文中把開封中訓練的五百死士，全都帶入北京，也難對皇上構成威脅……」王彤沉吟了一陣，接道：「怕的是他們暗中行事，那就有點防不勝防了！」

「三公主身具絕世武功的事，二叔是否知曉？」王重山提出了心中之疑。

「我知道三公主會武功，皇上也常和三公主在御書房中密談國事，但高明到如此境界，倒是出我意料之外了。」

「二叔的意思是……」王重山問道：「馬文中並未誇張。」

「應該不會……」王彤說：「雖然，我沒有和馬文中動過手，但小西天雷音寺的武功，怪異凌厲，奇幻莫測，四十年前，幾乎統治了中原武林，馬文中一派文雅，全無會武功的樣子，顯然，已到氣神還虛的境界，以心卯禪師的精深內功，都無法解開他截脈手法，使韓濤臥病在床，形同廢人。」

「統領也知道了韓總捕頭的事？」燕飛道：「眞是想不到啊！馬文中當了四年河南巡撫，我們竟不知他是武林高手。」

「所以，你們才能安然無恙，韓濤很可能就是發現了馬文中的秘密，才落得臥床難起的下場。」

「有一點，使小姪想不通的……」王重山目注王彤問道：「三公主一身絕世武功，爲甚麼她的貼身宮女惜春、憐花，竟然是完全不會武功，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如果，惜春、憐花，都會武功，也許三公主就不會那麼容易被迷倒了？」

「那也不成，他們用的迷藥太厲害，嗅了少許，立刻暈倒，所以，心卯大師雖然安排了逃走的秘道，暗派黑羅漢預作接應，我們連一招却未發出，就暈了過去，根本不知道是怎麼被生擒的？」

「唉！那是『一步倒』，據說是巫山神女峯明月觀散花仙子配製的獨門迷香，三公主也是中這種迷香被擒。」燕飛說出「一步倒」的來歷。

「現在，事情已經大致明朗了，最大的問題是三公主……」王彤說：「如若馬文中肯交出三公主，事情就多幾分成功的希望了。」

但聞木門呀然，四個健美的女婢，捧着酒食行了進來。

但使王彤驚訝的是惜春、憐花，竟然隨在了四婢身後而入。

二婢衣履整潔，容光煥發，似是完全沒受委屈。

王重山道：「兩位姑娘好啊！」心中却暗暗忖道：難道這兩個丫頭，也早已被人買通，是馬文中佈置在三公主身側的一着棋子。

「王侍衛好……」惜春微笑說道：「馬巡撫告訴我們，三位都受了內傷，我們姊姊要求馬大人，准我們來探望三位一次。」

憐花接道：「我們就要離開這裏了，也是來向統領和侍衛辭行。」

「離開這裏……」王彤心頭一震，道：「到那裏去呢？」

「自然是跟隨公主了……」憐花道：「公主要到那裏，我們就跟到那裏了。」

「二位姑娘見過三公主了？」王彤追問了一句：「三公主的身體好吧？」

「三公主身體很好，容色依舊，只是看上去有一些懶慵……」

「懶慵……」王彤有些不太明白的道：「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啊！」

「也不是啦……」惜春說：「小婢想舉個例子，王統領就明白了。」

「哦！這要討教了。」

「懶慵的意思，好像一個剛剛睡醒過來，尤帶三分惺忪的睡眼。」

「原來如此……」王彤說：「那是說三公主，還沒有十分清醒？」

惜春道：「三公主神志很清明，說話也很清楚。」

王彤道：「那……三公主告訴妳們些甚麼話呢？」

「今天晚上離開此地……」惜春道：「要我們準備一下。」

「是是是……」王彤盡量使自己的語氣平靜，道：「三公主可曾吩咐準備些甚麼呢？」

「衣服行囊……」惜春說：「三公主的衣物，保管得很完整，所以，用不着花時間去整理它了。我們有很多的時間，留這裏陪陪你們了。」

王重山心中一動，忖道：「這丫頭似乎是有些變了，變的膽大，又很會說話，和前幾天那種柔弱無助、楚楚可憐的樣子，完全不同……

是不是因爲見到了三公主，心中憂慮盡去，恢復了一個少女活潑的天性，王重山却不敢斷言。在這些時日中連經意外之變，使王重山感覺到，在武當學劍八年，只不過是剛剛進入劍術之門，這一次離京城步入江湖，才明白江湖上的險惡、詭詐，門路之廣，變化之奇，完全不是自己能夠應付……心中的一些驕狂之氣，一掃而空，甚至變得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儘管心中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下未言。

王彤却笑一笑，道：「惜春姑娘，妳看，我們能不能見見三公主？」

「現在麼？」

「是啊！」王彤說：「在下也該向三公主請示一下，今後行止。」

「這個，我就不能作主了……」惜春道：「要先向三公主請示之後，才能決定。」

「是不是要先向馬大人請示一下呢？」燕飛道：「包括三公主在內，目前似乎都在馬大人管制之下？」

他說的非常明顯，希望能以直接

的試探，測出惜春的反應。

惜春突然微微一笑，道：「燕總捕頭，你究竟想說甚麼？爲甚麼不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呢？」

王彤苦笑一下，道：「好！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三公主大概還不能自由行動，至於我們三個，也都被制了經穴，老實說，完全沒有抗拒的能力，全是被困在這裏。」

憐花道：「你們，你們……看不出有受傷的樣子啊？」

「王統領說得很清楚了，他們是被人傷了脈穴，也就是受了內傷……」惜春道：「外面自然是瞧不出來了。」

「惜春，我希望明白眞相……」王彤說：「妳！究竟是個甚麼身份？」

「我是一個宮女……」惜春神情冷厲的說道：「也是三公主的侍婢，只不過，我來的地方不太適合而已。」

「姑娘來自何處？可否說出來，以廣王彤的見聞呢？」

「可以，我如不準備洩漏身份，也不會告訴你們這麼多了……」惜春說：「小西天雷音寺，王統領亦該明白了吧？」

果然是大出意外，王彤、王重山、燕飛，全聽得呆住了！

三公主的心腹女婢之一，竟是魔教中派入皇宮的奸細！

皇宮內苑之中，究竟還有多少這樣的奸細呢？

憐花呢？是不是也是魔教中人？

抬頭看去，只見憐花呆呆的站在那裏，望着惜春，臉上是一片茫茫然的神情，似是聽到了天下最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樣，有些不知所措。

「惜春，妳眞的是他們派來的人麼？」憐花說：「我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呢？」

「是的！我一直把自己隱藏得很好，以三公主的精明，都沒有發覺……」惜春微笑說道：「我十三歲被選中派入皇宮，一下子潛伏了五年……」

「唉！惜春，妳還可以潛伏下去的，爲甚麼要自暴身份呢？三公主沒有懷疑妳，我也沒有發覺甚麼，妳！妳可以永遠的把自己隱藏起來！」

「最後，總有一天，我要現露出本來的面目，對嗎？」

「不……」憐花固執的說：「人生只不過短短的數十年辰光，你一直裝下去，直到死去，又有誰會知道妳是個潛在皇宮的奸細呢？」

「憐花，我知道你對我一直很好，我也很抱歉的欺騙了妳，不過，只要我有選擇的餘地，我絕不會傷害妳……」惜春也不禁有些黯然的說：「這些年來，我們相互惜愛，情同姊妹，我眞的不願意傷害到妳，可是，我不能抗拒師長的召喚，也不能忘去本來……」

憐花點點頭，接道：「我知道，這些都是無可奈何的事了，不能怪妳的。」

「那就好，憐花，妳純潔得像一塊白玉，我眞的很希望永遠和妳相處在一起。」

「可能麼？惜春，你們會不會殺了三公主……」

「不會，只要三公主肯和我們合作，她會受到最好的照顧，而且，妳和我也會像過去一樣，伺候她……」

「可是，三公主的脾氣，會忍受這些屈辱麼？」憐花淚眼婆娑的問道：「她如發起了公主的脾氣，妳們還能夠容忍她麼？」

王彤、燕飛、王重山都聽得全神貫注，暫時忘去了處境的兇險。

因爲，兩個人談的事情，也都是他們心中最關心的事情。

「我也一直很擔心這件事情……」惜春說：「但三公主的聰慧和遠見，却大大的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她平靜如常，一點也不見激動，所以，現在不用擔心三公主了，我相信她會合作的。」

憐花沉吟了一陣，目光掃掠王彤等三人，道：「他們呢？」

「王統領是我們的傳話使者……」惜春微微一笑，道：「至於燕總捕頭和王侍衛的下場，就要靠他們自己應對了。」

「惜春姐，我聽懂你說的意思，他們自己要如何應對呢？」

惜春道：「好吧！看在妹妹的份上，我就指點他們一下，能領悟多少，那就要看她們的悟性了……」冷厲的目光緩緩由燕飛、王重山的臉上掃過，道：「人貴自知，在甚麼樣的環境下，能夠保護自己？最好能想清楚自己有多少份量，過猶不及，都非自保之道。」

「惜春姑娘……」王彤歎息一聲，道：「在下能不能見見三公主？」

「王統領，你會見到的，不過，不是現在……」惜春微笑道：「今晚，我們就動身離此，馬文中會在這裏等你的回音。你已經一敗塗地，很難有挽回大局的機會，我希望你能識時務，最好把你召集到開封來的那批手下，先行遣離這裏，他們留下來，不會有任何作用！」

「我知道……」王彤說：「我會帶他們離開這裏，不過，我希望能和馬文中談幾句話。」

惜春點點頭，道：「憐花，咱們走！妳已經盡到了心意，餘下的，由他們自己選擇吧！」

望着二女遠去的背影，王重山長長歎息一聲，道：「我有着一種奇怪的感覺，和惜春談條件，似是比馬文中更加困難。」

「王侍衛誇獎了……」馬文中緩步行入室中，笑道：「女孩見識淺薄，顧慮不週，難免會率性而爲。」

但使燕飛和王重山震驚的是，馬文中的身後，竟然緊隨着轉龍手張不空。

燕飛呆了一呆，道：「張不空……」

「眞是風水輪流轉啊！三年河東轉河西，燕總捕頭是名動中原的緝捕高手，現在好像是……」張不空微笑道：「階下囚了。」

燕飛歎息一聲，垂首不語。

馬文中微微一笑，道：「燕飛，不要難過，想想那大漠之上，黃沙之下，埋了多少蒙古的少年，多少漢家兒郎，這些人也都有父母妻兒，馬某人正盡我才智能力，在挽救這場浩劫，不讓繼續下去，用一點化敵爲友的手段，又算得甚麼呢？」

燕飛道：「姬重天呢？」

「他也活得很好……」馬文中笑道：「他算得上是鐵錚錚的漢子，熬過了五刑，但却過不了美人關，這本來難怪啊！英雄美人，一向是千古佳話呀！」

「你是說姬重天也投入魔教？」

「王兄也知道姬重天這個人，看來，他眞是個很有名氣的人物了……」馬文中說：「他沒有投入魔教，只是願爲兄弟效力就是。」

目光轉注到燕飛的身上，接道：「江千里很想到手的那本武學奇書，姬重天也交出來了，那是一本記載你中原武林中多種絕技秘本，果然是珍貴得很，只可惜江千里這頭老狐狸的希望要成泡影了。」

他說的似很具體，但却始終沒有說出那本書的名字。

王彤和燕飛都未再問。他們心中明白，馬文中如不願說，問了是徒取其辱。

果然，馬文中轉過了話題，道：「王兄，你看，要多少時間，可以回我的消息？」

「快馬兼程，來往也需十天以上的工夫，最好有一個月的時間給我。」

「不行……」馬文中冷冷的說道：「最多二十天。」

王彤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可是我的身體……」

「我會解開你受制的經脈，你可以恢復五成的武功，足可以讓你縱馬飛奔了。」

「可以，時限迫促，我希望早些動身。」

「明天一早起程……」馬文中說：「不過，有些事，我要先說明白，二十天內，你如不趕回來，我就先殺王重山和你兩個從衛趙保、陳宏，接着是黑羅漢、薛百勝、心卯大師、燕總捕頭……」

「我一定如約趕回，但我要你馬大人一句話，他們這些人，要毫髮無傷。」

「一言爲定……」馬文中說：「如果王兄能帶來皇上的承諾，這些人也都是我馬文中的貴賓。我答應你，這二十天內，我不會對他們有所待慢，也不會用法術引誘他們……」微微一笑，接道：「你如果二十天趕不回來，只怕王兄也難看到第二天的日出。」

「這一點，王某人早想到了。」

「好！再奉勸王兄一句話，在你出發之前，我們是術、毒並用，最好不要妄生解毒之心，那可能促使潛毒早發。」

「多謝指教了。」

馬文中一揮手，道：「三位好好吃一頓飯，仔細的聊聊，明天我有事，不來給王兄送行了。」

轉身大步而去。

「厲害呀！厲害，整個的開封府擺滿了各種圈套，只要走一步，都會跨入圈套中了。」燕飛懊惱中，又不得不流露出十分敬佩的神情，說：「馬文中的設計、才智、深潛、佈署，當眞是綿密無瑕，點滴不漏，連姬重天，轉龍手，他都能收爲己用。」

王重山突然哈哈大笑一陣，道：「這麼看起來，江千里不但尋人、追踪之術，天下無雙，判事隱身之能，亦是神鬼莫測了，馬巡撫在開封佈下了重重羅網，就是網不住江千里。」

燕飛心中忖道：「說的也是，他不但突破了馬巡撫重重的羅網，而且竟把小燕子和他娘也帶出了開封，這份能耐，眞是不可思議了。」

* * *

大局已明，心中反而少了那份密雲不雨的憂悶，面對着豐盛酒菜，燕飛等暫放愁懷，也就開懷暢飲起來。

王彤心中盤算了千百遍，怎麼算，也無法對王重山和燕飛提供出幫助的能力，只好要兩人隨機應變，保存性命要緊，這等國家大事，已超出了他們的職責範圍。

燕飛歎口氣，道：「大人，不用爲我等多費心思了，一切事務，馬文中似是都已經安排好了，倒是大人要如何突破他的設計，才能放手一搏。」

「目前的局勢、變化，已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王彤放低了聲音，道：「馬文中的設計不錯，對皇上的性格，也有着充分的瞭解，我相信皇上可能接受他乞和的要求。使我擔心的是，馬文中是否會眞如所說，到時候履行約言，把心卯大師、薛百勝等全數釋放，而不加法術控制。」

王重山呆了一呆，道：「二叔的意思是……」

「我認爲馬文中不會完全相信皇上的承諾，所以，他會在中原武林道上，有所佈署……」王彤搖頭苦笑一下，道：「他會留下一着，讓咱們心中顧忌，不敢放手搜查他佈下的耳目、奸細。」

「對！像惜春那樣的宮女，也許還有很多。」王重山提出了看法。

「惜春故意的暴露出身份，是一種恐嚇和警告……」王彤說：「深宮內苑之中，都藏有魔教高手，說明了他們無所不在。」

燕飛道：「以王統領的看法，深宮

內苑之中，是不是還有他們的人？」

「有！」王彤道：「一般人不敢涉及這等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那要株連九族，但馬文中不怕這些，所以，他可以不擇手段的把她們送入禁宮，另一個可能是他們就在宮中吸收弟子，傳授魔教的法術，適才聽惜春的口氣，在小雷音寺中的身份似是不凡，但她的年紀却是很輕，那說明了，她是千萬人中選一個的優秀才女，也是小雷音寺的傑出弟子。」

「說的是啊！十三歲進入皇宮……」燕飛道：「能夠把身份隱藏得如此週密，而且由千百名宮女中脫穎而出，成爲三公主的貼身女婢，這份才慧、耐力，成年人也未必能夠辦到。」

「如果三公主眞是他們形容的那等絕世高手，竟然未發覺長隨身側的女婢，也身負上乘武功，那才是眞的可怕。」

王重山道：「對！以憐花和她的親密，就未發覺可疑，她的小心謹愼，眞的是已到了風雨不透的境界。」

王彤四顧無人，低聲道：「重山，二叔很對不起你，想不到竟把你拖入了這麼一個險境之中。」

「江湖何處不兇險……」王重山說：「二叔放心，小姪絕不會替王家丟人，必要時我會……」

「一定要等我回來……」王彤接道：「馬文中如果食言自肥，我不會任他離開中原，我要策動朝廷全力出擊，也發動武林中各大門派遣派高手，隨軍征戰，踏平小雷音寺，殲滅蒙古全族……」

「太狠了吧……」魚化龍緩步行了進來，接道：「別說這件事不容易作到，就算你眞能策動擧國大軍，盡出邊塞，你也要想想看，要死傷多少漢家兒郞的性命才能辦到，塞外風沙，變化莫測，不比中原，蒙古可汗，已和維吾爾族結作兄弟之邦，連結西域十餘國，組成聯盟，天朝國勢雖値盛時，但這一伕，也會打得筋疲力竭，敗固可悲，勝亦慘勝，王統領以爲魚某的看法如何？」

魚化龍傷勢已癒，氣度恢宏，似是根本已忘去了王彤打他一記飛針的事。

「馬文中處心積慮，安排下重重陷阱，咱們被擒受制，那也認了，但朝廷有法，江湖有道，三兩人的生死，無法改變大局，但事在人爲，人能影響到大局的變化……」王彤神情嚴肅的說：「我贊成馬文中的想法，也願全力促成兩國罷息爭端，但我希望馬文中也要信守承諾，不能傷害三公主和我的朋友。」

「好！這個請王兄放心，你們回來之前，兄弟擔保你的朋友不會受任何傷害。」

「那就好，王某也會如期趕回！」

＊　＊　＊

王彤不知道馬文中用甚麼方法，解除他身上的禁制，醒來時，感覺到武功已恢復了不少。

留在房中的只有一個魚化龍，而且，住的地方也已完全不同。

這是開封府一家客棧。

魚化龍笑一笑，道：「馬匹、車輛，都已經準備好了，王兄，幾時上路，任憑自主，兄弟不打擾，就此告退了。」

拱拱手，退了出去。

一個店小二，托着一個木盤行了進來，木盤上四盤菜、一壺酒，却放了兩雙杯筷。

王彤一皺眉頭，道：「我沒叫酒菜，也吃不下，要他們爲我備一輛快車，兩匹隨行健馬，我要立刻上路。」

店小二似是根本沒有聽到王彤說的話，只管擺好他的酒菜，自言自語的說道：「這裏很安靜，也可以放心說話，上了馬車，就不能暢所欲言了，酒中無毒，菜裏無藥，可以放心吃喝一頓。」

王彤呆了一呆，道：「你是……」

「江千里……」店小二抬頭一笑，道：「兩天前我就到了開封，一切事變經過，我都已經有個大概的瞭解，目下這開封府佈滿了馬巡撫的密探、耳目，行跡稍有可疑，簡直寸步難行，我一路更換身份，才混入城中，但進不了巡撫府和開封府衙，直等到現在，才有機會見到你。」

王彤雙目盯注在店小二的臉上看了又看，道：「你眞是千里兄麼？」

「如假包換……」江千里說：「馬文中在巡撫府的捕快中，安排了很多親信，這些人多年在開封地面上活動，眼皮子寬得很，認人的能力很强，兄弟很受馬巡撫的抬擧，用丹青畫了幾十張兄弟的形貌，交給他們到處查訪，所以，我不得不把自己隱藏的深一點……」

「不錯，馬文中對你恨之入骨……」王彤已從口音中聽了出來，確是多年好友江千里，心中一樂，接道：「他恨你滑溜得很，逃過他重重羅網，也恨你的追踪之能，找出了三公主的下落。」

「所以，他必需抓到我，才會甘心……」江千里道：「現在，你準備如何行動？」

王彤簡略的說明經過，道：「就目下情形而言，我只有回京裏面覆皇上，請旨定奪了。」

「但願馬文中心口如一，確實爲了罷息兩國干戈……」

「怎麼？你是說馬文中還有陰謀？」

「這個人的心機太深了……」江千里說：「我見過很多才氣縱橫，謀略卓絕的高人，但却從未見過像馬文中這樣善於僞裝，表裏完全不同的人，你很難測透他心中究竟在想些甚麼，當然，也無法判斷他的目的何在。」

「江兄，說明白，你究竟懷疑馬文中有甚麼陰謀？」

「我懷疑他早已在中原武林道上暗中培植勢力……」江千里道：「先行控制了江湖人物，才放心制服各地大吏，讓他們聽命行事，再派高手滲入京畿。」

「那還得了，豈不是全國的軍政，都被他控制了？」

「正是如此……」江千里道：「馬文中的聰明是：他能看清局勢，以目下大明朝强盛的國勢，擧世無可匹敵，但他們先從中原武林同道下手，一切在暗中進行，魚化龍奪下洞庭三十六水寨的總寨主，就是明顯的陰謀之一。」

「對！此事關係重大，千里兄要仔細的查明才行。」

江千里吁一口氣，道：「這只是在下的猜測之言，我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王兄不妨再稍作求証，才作應變的準備。」

王彤道：「好！我這就動身趕回京中！老實說，會有一個甚麼樣子的結果，兄弟心中全無把握。」

「難道皇上會不顧三公主的安危麼？」

「天威難測呀！官場上的陰險、寡情，比之江湖，有過之而無不及……」王彤吁一口氣，道：「不管如何，皇上一定會有一個處置。」

「會不會在震怒之下，一道聖旨，調動了兵馬，攻打開封呢？」江千里說：「那豈不會激怒馬文中，殺了心卯、王重山等……」

「我最怕的就是這件事了，如若鬧出這樣一個結果，兄弟眞不知要如何自處？」

江千里道：「無論如何，你要盡力說服皇上，還有三公主的生死作注，我相信皇上也會用些心思想想。」

「我會盡全力一試。」

江千里道：「好！我在開封等你，如若有機會，我會約幾個幫手來，不知王兄幾時可以回來？」

「馬文中限期要我二十天內趕回開封。」

「最好你能在限期之前到開封，我們先見一次面，」江千里低聲道：「此刻波譎雲詭，事局變化，非常情所可測料。」

王彤心中一動，接道：「難道江兄有甚麼新的發現？」

「馬文中坐鎮開封，似是主持大計之人……」江千里神情肅然的說：「但却未必是眞正能作主的人。」

「江兄的意思是說這開封的地面上，還有身份高過馬文中的人麼？」

江千里點點頭。

「會是甚麼人呢？難道小雷音寺中還有個身份更高的人在此……」王彤突然想到了惜春的身份，立刻改口說道：「惜春是魔教中人，潛伏皇宮五年之久，入選爲三公主的侍女……」

「這就是了，能派人潛入宮中，顯然魔教決非只有一條路線的安排，王兄不要分心，先回京辦事，兄弟會查清楚開封地面的形勢，再見面時，定然向王兄有個交代。」

「好！他們精明得很，江兄要多多小心了。」

「明槍明刀，我也許不是馬文中的敵手，但如講潛蹤隱跡之術，兄弟自信可以在開封府來去自如，倒是王兄要安排一下，如何先兩天潛入開封，不爲人發覺。」

王彤道：「我會用心安排，不論事情如何，我再來開封時，一定會盡出精銳，但不知如何和江兄見面？」

江千里沉吟了一陣，道：「王兄知道黃河大鏢局吧？」

「知道，據說總鏢頭李青竹，是中原武林道上，耳目最靈敏的人物。」

「所以，他已經解散了鏢局……」江千里嘆一口氣，道：「息隱少林，離開了開封，不過，那鏢局的房舍，並未出售，成了一座空宅，由今天算起，第十八天午夜三更時分，咱們以白布佩胸爲記，在那裏見面。」

王彤問明詳情，道：「一言爲定，江兄保重。」

「兄弟恭候兩夜，過時就取消這個約會，告辭了。」收起木盤，退了出去。

王彤喝了兩杯酒，才緩步行出客棧。

他相信馬文中和魚化龍必然有很精密的安排，用不着自己花心思去找。

果然，一出客棧，立刻有一個車伕模樣的人，迎了上來，道：「王爺，坐馬還是騎馬？」

一口說出了姓氏，顯是馬文中安排好的人手，微一頷首，道：「先坐車，渡過黃河之後，再快馬兼程趕路，你們準備好了麼？」

「好了，四套的健馬快車，另外有兩匹長程健馬備用。」

王彤心中一動，道：「我一路乘車，趕到京中，大概要多少時間？」

「沿途更換馬匹，日夜不停的趕路，行程中沒有意外，五天五夜可到，寬裕一點算，第六天中午一定可以趕到京城之內。」

王彤心中忖道：「這些牽馬趕車的人，想來都是馬文中的心腹手下，既然在重重監視之下，何不躺在車中好好休息一下，也可免去馬文中心內之疑，」當下說道：「如是坐車能夠依時限抵達京城，我就一路坐車了。」

「王爺放心，小的絕不誤事。」

王彤笑一笑，道：「馬巡撫限令我二十天如期趕回開封。路上要是有了躭擱，只怕諸位也要受到牽連了！」

那車伕裝扮的大漢，微微一怔，道：「王爺安心，路上如有變化，我們會立刻轉告王爺裁示。」

「當然，也要立刻稟報馬巡撫，否

則延誤事機，如何得了。」

在王彤目光逼視下，那大漢只好點點頭承認下來。

「這我就放心了……」王彤笑一笑，道：「可以上路了，如能在車中備些美酒、佳餚，在下連飯也不用下車吃了。」

「眞的是巧得很，那輛篷車，不但可坐可臥，而且，還帶了很多好酒，王爺想喝幾杯，那眞是得其所哉了……」車伕裝扮的大漢說完話，擧手一招，一輛四馬牽引的篷車迅快的馳了過來，早已有一個全身黑衣，手執長鞭的車伕，高坐在車門之前。

那篷車停在一個巷子裏，王彤出了客棧，曾經四下瞧了一陣，竟未瞧到。

車簾低垂，簾子前有兩個舖有輭墊的座位，很明顯的有兩個車伕同坐駕車。

迎接王彤的大漢低聲說道：「王爺，小的叫馬三，車上那位叫馬五，你需要甚麼招呼一聲就是。」

伸手搭起垂簾，接道：「請上車吧！」

「嗯，馬三、馬五，兩位都是馬大人的親隨了？」

「是……」馬五說：「巡撫大人吩咐，王爺是貴賓，不能慢待，所以，要小的們隨行照顧。」

王彤登上篷車，目光轉動，發現實在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車身寬大，長度也夠，外面不怎麼起眼，但內部的陳設却是極盡豪華，羊毛地毡上，有一個可以睡覺的輭榻，一張小巧的木几，橫在輭榻之前，紅綾幔遮的木架上，擺了十幾瓶酒。

篷車緩緩起動，越走越快，但王彤却沒有顚動的感覺。

敢情這篷車的軸承，是特別製造的，裝上了强力的彈簧，再加上兩寸厚的地毡，車上的人已沒有坐車的感覺。

王彤暗中很留心的打量過馬三、馬五，發覺他們眼神凌厲，精神充沛，分明是內外兼修的高手，隨行照顧，也是監視，當然也有保護的意思。

馬文中解去王彤身上的禁制，使他恢復了幾成功力，王彤一直沒有機會測試，此刻，盤坐調息，運氣行功，立時感到丹田處，有阻滯的感覺，內力無法暢行百脈，不禁暗暗一嘆，忖道：「現在，馬三、馬五，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制服我了。」

天色暗了下來，篷車中更是一片黑漆。

耳際間有水聲滔滔，篷車似是馳上了一艘大船。

王彤看也懶得看了，心中想的是如何解除身上的禁制。

他經驗豐富，已感到不是被一般的截脈制穴手法所傷，能否解除身上禁制，完全沒有把握。

這威脅太大了，表面上他毫髮無傷，但事實上，十成內力只能用出三成。

這也使王彤藏起了在途中和宮衛連絡的打算，全副精神用來解除禁制方面。

很可惜，王彤五日五夜靜坐車上，除便溺離車片刻之外，食與宿都未離車，但却未解開身受禁制。

馬三、馬五，除了應傳奉侍之外，從不多話，一直到車入京城，馬三才隔着窗簾道：「已入京城，請王爺裁示。」

「走了幾天？」

「五天五夜，途中三次易馬，五次打尖，這是第六天中午時份……」馬三說：「幸未辱王爺之命。」

「很好，馬文中這輛車坐着舒服得很，不知道兩位是否會在京中等我？」

「王爺的意思是——」馬三低聲的問。

王彤道：「南下之時，我想仍坐此車，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馬三道：「南下行程，最多六天，王爺在京師有八日停留，咱們在東城門外天門客棧候駕，由今日算起，第八天掌燈時份，仍不得王爺消息，我們就自行起程了。」

「好！一言爲定……」王彤掀開垂簾，下車而去。心中却暗暗忖道：天門客棧，大概是馬文中的京中連絡所在了，如有征剿行動，必得先破去他在京中的耳目。

＊　＊　＊

皇上在御書房召見王彤，聽完了王彤的奏述之後，頗有難色，沉吟了一陣，道：「此事不宜張揚，朕亦覺得以你們江湖上的方法處置最好，不過，我頒一道密旨給你，必要時可以調動各地軍馬爲助，撤退西北大軍，容朕提交閣議後，再頒旨撤軍，但三公主必需保全，不得有毫髮之傷。」

「是。」王彤道：「馬文中出身小雷音寺，那裏爲西方魔教之宮，武功奇詭，似通邪術，勢力非常龐大，就算盡出內宮侍衛，也未必能夠和他們頡頏。」

皇上皺皺眉頭，道：「那是說，一定要派大軍圍攻開封了？」

「那倒不用，侍臣之意，請皇上頒道手諭，着廠衛暫由侍臣調動，以爲助力……」

「好，這事容易，我立即下詔，還有甚麼事麼？」

王彤道：「皇上如能賜臣一道密旨，徵召江湖上各大門派中人，助臣鋤除魔教，並授臣以全權處置馬大人一案，不受刑、兵兩部的干預，臣當全力以赴，以最少的犧牲，早結此案，再請皇上放臣歸籍……」

「歸籍的事，以後再說……」皇上揮揮手，道：「其他的事，朕都准奏。」

聖恩已極浩蕩，王彤不敢再多請旨。

花了三天的時間，王彤由內宮侍衛中選出了十個人隨同南下，但却從廠衛中調集了三十名好手，要他們先行南下待命，重新設計好宮中的防衛，才換上便裝，趕往天門客棧。

這是一家並不著名的客棧，矗立在東關外的荒郊邊緣，那是說過了天門客棧，就是大片田園，在客棧的後面，有一片雜樹林和萬株修篁雜生在一起。

看過了週圍的形勢，王彤心中吃驚，如若能充分利用那片樹木、竹子交集而成的雜林，隱藏個千多至二千人，也不會露出痕跡，馬文中果然是一代霸主之才。

王彤步入了天門客棧，意外的是這裏的生意，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個壞法，大廳內餐室中竟是坐滿了人。

但却有一股强烈的羊肉羶味，王彤立刻明白，這裏是塞外，大漠來人都集中所在，也是回回的聚會所在。

王彤還未開口，馬三已迎了上來，道：「王爺，走！二樓坐，那裏有雅室。」

敢情這座天門客棧的前半部，是一磚到頂的三樓建築。後半部平房連接，院落分明，直到樹林邊緣，才建起了一道圍墻。

二樓果然是雅座，而且房間設計非常豪華，但更讓王彤吃驚的是，接待客人的竟是嬌艷動人的美麗少女。

她們穿着的服裝，設計得也很特別，似是有意把少女的美麗部份誇張的暴露出來，看上去，這些女孩子都很性感、充滿着誘惑。

馬三點了幾樣菜，王彤雖然見多識廣，但却連那些菜名字也未聽過。

菜送上桌，王彤才發覺都是牛、羊身上的東西，不過，味道奇特，從未吃過。

馬三敬過兩次酒後，才笑道：「這些口味，王爺是否吃過？」

「沒有，味道奇怪，但非常可口……」

「謝啦……」馬三說：「這只不過是普通牛、羊肉，但因烹調的手法不同，才味道奇特，這是馬巡撫創造出來……」

「想不到馬大人對食譜一道竟也有如此精的研究。」

「是，馬大人很敬重王爺的爲人，小的也希望兩位能成爲朋友，所以，我們好想王爺帶來的是好消息，」馬三道：「當然，我們知道王爺也作不了主，要當今聖上裁決，不管如何，我們都承王爺的情。」

「我提前趕到這裏，消息當然是不會太壞，天威難犯，我王彤可是冒着抄家滅族的大罪，力爭到的。」

「眞是辛苦了王爺，今天小的要好好招待王爺一次，到開封，再由馬大人正式致謝。」馬三說着話，人也站了起來，深深一個長揖。

「慢來，慢來……」王彤道：「事情雖然已十之八九了，但還等幾天，才有正式消息。」

馬三怔了一怔，道：「這話是怎麼說呢？」

「成祖先皇訂下的規矩，軍國大事，要閣議通過才行，皇上是答應撤軍了，但交給閣議的結果，還沒有消息……」

「這……」馬三焦急的說道：「會不會有甚麼變化呢？」

「應該是不會，皇批交議的事，一向都是照案通過，」王彤道：「就我所知閣議中，從沒有推翻過皇上意思的決定。」

「那就好，那就好，王爺辛苦了幾天，今晚就留在天門客棧一宵，」馬三詭秘的笑一笑，道：「包你身心歡暢，疲勞盡消。」

王彤心中忖道：反正我已經身受內傷，形同廢人，再中一次暗算，也是無所謂了，何不留下來見識見識呢。心中轉念，口中說道：「好吧！只怕留下來會打攪兩位。」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王爺準備幾時南下？」

「快則三天，要是慢起來，恐怕要十天左右了。」

「那豈不是躭誤了你和馬大人的約會？」

「這才是王某來找你的重點……」王彤說：「如要閣議結果，必需得等下去，不過，我也可以先走，到開封再等閣議結果，馬文中和我約定了三件事，兩件都有了肯定的結果，總算也有個交代了。」

「王爺，我看還是等到閣議的決定再南下，反正，急也不在乎多等十天八天？」

「我在乎得很……」王彤道：「馬文中在我身上下了禁制，約定二十天，王某要趕回開封，如是拖延了時間，豈不是要了我的老命？」

馬三道：「說的也是，如果一定要延長時間，看小的能不能想到辦法。」

「這是生死相關的大事，不能碰運氣……」

「有理……」馬三說：「明天午時之前，我一定給王爺個肯定答覆。」

「好吧！那我就等到過午之後再走！」

心中却暗暗笑道：任你馬三奸似鬼，也要被我牽着鼻子走一回。

王彤受到帝王般的招待，三樓上一間豪華的房間中，有一座可容八個人同時沐浴的大浴池，四個健美的少女，脫光了衣服，替王彤洗澡，搓背的、按摩的、冲水的，各有所司，別說她們的動作極盡挑逗，單是四具穿梭來去的美麗胴體，就讓你心猿意馬，難以自禁。

王彤放縱的享受，把四位少女全留了下來，一夜纏綿，眞是極盡人間的美好歡樂。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金劍銀鏢

求財不擇手段　殺人謀奪藏金

有人樂山，有人愛海，也有人獨鍾奇岩或葱翠林木。山是可愛的，千形萬狀，沉默且又堅定，登高峯之巔，視人類如蟻；有了山也兼得了岩石，視野一新。

這是一個初夏的四月，在巫山十二峯上，响起一陣清晰的脚步聲；一個已經接近了中年的漢子出現在山澗的流泉之下。

他大概是屬於樂山的，在葱翠的林木間，他走得很慢，像是怕驚動了道旁的蚱蜢，又像是在捕捉一個失落的回憶。

他的臉原本就是白晰的，但在嫩黃的枝葉下，却又籠罩上一層憂鬱；澎湃的春意，並未給他帶來激動的喜悅。

他有氣無力的走着，那個樣子就像三個月沒有吃過飯，連身邊那柄劍似乎也成了累贅。

初昇的陽光在四處浮動，空氣裡凝結着過多的清冷與寧靜，但就在這樣一個絢爛的朝霞裡，山谷下突然傳來一陣呼叫聲！

在這個寧靜的清晨裡，這一聲呼叫，却顯得特別的清晰！

青年人的臉色微微一動，他猶豫了一下，身形却突然像一縷青烟般，消失在林木間。

這時在左前方兩里外的一個山谷下，正有三個人圍着一個少婦。

在三人之中有一個是道裝，他只有一條獨臂；另外兩人都在四十左右，兩人的太陽穴都凸出很高，一看即知是內外兼修的好手。

少婦的年齡大約在二十六七，她右手提着長劍，左手却緊握着一把金針。

獨臂道人看看她左手，冷冷一笑道：「武陵春，妳現在已成了困獸之鬥，我只須三招即可活捉妳，但我不願傷了和氣，只要妳說出許霸天那批藏金，咱們絕不虧待妳。」

武陵春怒聲道：「你在做夢，姑奶奶雖然在白帝城中了你們的詭計，但我至少在毒發前還可以撈回本錢。」

獨臂道人冷笑道：「妳還眞不簡單，原來把咱們的計劃都摸清了。」

武陵春道：「你忘了姑奶奶是江湖大盜的未亡人，我雖不能解去所中的毒，至少在三個時辰內不會發作。」

獨臂道人道：「咱們如果就在這裡耗上三個時辰呢，妳有什麼辦法？」

武陵春臉色一變道：「那我只好先出手了，撈回一個算一個。」

獨臂道人道：「妳雖有千手羅刹之稱，但在咱們三個聯手下，只怕妳的奪命金針也難得逞！」

武陵春厲聲道：「呂作艮，你還要不要臉，虧你也是一個成了名的人物。」

呂作艮陰笑道：「名値多少錢？鬼見愁許霸天那批藏金，足可以買下半個四川省。」

武陵春道：「也許還要多一些，但你們這批混蛋却得不到。」

呂作艮道：「我如沒有這個把握，也就用不着下那麼多功夫了。」

武陵春道：「我以爲你們是在白費勁，就算你殺了我，也別想知道藏金地點。」

呂作艮道：「如果要殺妳又何必等到現在，我有百分之百把握使妳說出藏金地點！」

武陵春道：「仗着你的毒藥！」

武陵春搖搖頭，却一指左首大漢道：「妳知道這位是誰嗎？」

武陵春道：「跟你走在一起的，不是跳樑小丑，就是鷄鳴狗盜，絕不會有好東西。」

呂作艮獰笑道：「這一次妳猜錯了，他的東西不僅好，而且還最受女人歡迎。」

武陵春臉色一動道：「是玉麒麟帥明月？」

呂作艮哈哈大笑道：「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大概妳是心儀已久了吧！」

武陵春大怒道：「放屁，姑奶奶就先宰了這個淫賊！」

她左手疾揚，一把奪命金針已無聲無息的發了出去，其快如電，腕力驚人！

但這個玉麒麟帥明月也不是簡單人物，武陵春手才抬起，他已挺身衝出，一條人影像鬼魅般已閃到她身後！

武陵春金針出手，長劍也跟着閃起一片寒光，旋身橫掃，雖把帥明月逼退了，但另一大漢却適時揮出一拳！

從那呼嘯的勁風上判斷，就知這一拳力道相當强猛！

武陵春前後遭到夾擊，只好側身斜退三步，冷聲道：「花順你還算不算是人！」

這個揮拳撲擊的大漢，叫做錦豹子花順，他哈哈大笑道：「等下妳嚐到了甜頭，會比大爺更不像人……」

武陵春不等他說完又是一把金針撒了出去！花順就地一滾，他身上却飛出兩點寒星，其疾如電，比奪命金針更快！

武陵春不知道這是什麼暗器，趕忙舉劍去封，只聽波的一聲，一陣濃烟起處，她不僅手中長劍被震飛了，人也跟着倒了下去！

帥明月一怔道：「老花，你這是什麼玩藝如此厲害？」

花順道：「兄弟那有這個能耐，此是呂道長的見風迷，千手羅刹如不出劍去封，咱們一時還眞制不住了她……」

呂作艮怪笑道：「花老弟你不能把我的底子都抖出來，幸虧帥兄不是外人。」

花順道：「道長放心，在下絕不向第三人提起這件事。」

呂作艮笑笑道：「帥兄，現在看你的了，如眞能問出藏金地點，今後在雷老大面前，你將是第一位紅人。」

花順道：「絕無問題，在下深知帥兄的能耐，女人到了他的手裡，什麼事都會說出來。」

帥明月道：「花兄別把兄弟捧得太高，千手羅刹武陵春也是一個狠角色。」

花順道：「最狠也沒有用，她到底還是個女人。」

帥明月目中立時升起一股邪光，點點頭道：「在下當全力施爲，萬一不能完成這項任務，咱們都無顏見雷老大。」

呂作艮看看天色道：「帥兄可以開始了吧，貧道總覺今天有點不對勁……」

帥明月笑道：「道兄可是想打頭陣？」

呂作艮搖搖頭道：「貧道不涉足此道久矣。」

帥明月道：「既然如此，兄弟這就先準備一下，還要請老花幫幫忙，把千手羅刹衣服脫光。」

花順一呆道：「帥兄，你這不是存心給兄弟爲難嗎，你知道我也是愛好此道，見了武陵春那一身細皮嫩肉，我擔心會有點情不自禁……」

帥明月道：「那就由你打頭陣好了，倒給兄弟減少氣力。」

花順道：「帥兄你這是什麼意思，不管怎麼說，兄弟總不能留個二手貨給你。」

帥明月認眞的道：「咱們是在替雷老大辦事，並不是爭等級。」

花順仍是搖搖頭道：「在下雖然是江湖混混出身，却也懂得江湖道義二字，等下帥兄如感到吃力，再由兄弟接替如何？」

帥明月想想道：「也好，這件事成功了，大家都有好處，萬一辦砸了，咱們都沒臉見雷老大。」

花順在說話的工夫，已經把武陵春脫得赤裸裸的，而帥明月自己也把外衣脫掉了，並看看呂作艮道：「道兄請迴避一下……」

呂作艮哈哈一笑道：「貧道原本存心一觀劉郞探險桃花洞的，但經你這道逐客令，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帥明月邪笑道：「在下是怕倒了兩位的胃口。」

呂作艮順手丟過兩顆藥丸，道：「帥兄先把解藥給武陵春服下，免得出了意外。」

他說着話，已與花順分別背過臉去。帥明月見他們向兩側去遠了，當下再不猶豫，脫去內衣，以餓虎擒羊之勢朝武陵春撲去！

呂作艮與花順分向左右走出十多丈就停下了，他們雖然有些心癢癢的，但顧及身份，却不好意思偷看。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左右，不但沒有聽到武陵春的聲音，而且連帥

明月也沒說話。

花順還在等着接班，他忍不住輕輕咳了一聲：道：「帥兄，怎麼樣了？」

山谷依然是靜悄悄的，沒有任何回音。

花順問話的聲音很大，呂作艮也聽到了，他沒有回身，還以爲玉麒麟正在緊要關頭，無暇答話，正在考慮此行任務能不能成功之際，突聞錦豹子一聲驚叫！

呂作艮不由暗中一震，趕忙轉身看去，只見花順此時已站在玉麒麟身旁，像是着了魔似的，一動也不動！

他趕緊奔過去道：「花兄是怎麼回事……」

呂作艮一句話沒說完，現場情形已一目瞭然，帥明月喉管上插着一支銀鏢，全身是血，由於他還爬在武陵春身上，連武陵春也被染成血人！

花順摸摸帥明月的心脈道：「死了！」

呂作艮道：「金劍銀鏢殺人從不動兩次手，眞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巧。」

花順臉色一變道：「這是燕無雙幹的？」

呂作艮道：「這支銀鏢就是最好的標誌，除了他誰也無法在一鏢之下殺死玉麒麟。」

花順恨聲道：「這小子也欺人太甚，他當他的獨行盜，咱們向來井水不犯河水……」

突然一陣猛烈的勁風從空中罩了下來，花順本能的舉手就是一掌，可是他的手才伸出一半，臉上就左右開弓的挨了兩下重擊，打得兩眼金星直冒，身子也連退七八步！

這時在他原先停身地方，正站着一個儒衫青年，目中閃着寒光，全身都是殺氣！

這人正是剛才在山上現身的那個青年，他此時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呂作艮看了他身上金劍一眼，陰笑道：「貧道聽江湖朋友傳說，你這位金劍銀鏢獨行盜，一向是愛財不愛色。」

燕無雙冷聲道：「那是江湖朋友傳言不實，在下是既愛財又愛色。」

呂作艮忍着氣道：「燕兄如眞的看上武陵春，打個招呼就行了，又何必殺人？」

燕無雙道：「我現在向你打招呼，我要把千手羅刹帶走，你們答應嗎？」

呂作艮一怔道：「燕兄殺了人再說這種話，那是存心砸咱們雷老大招牌了？」

燕無雙道：「我不說這種話，就不算砸小霸王雷天生的招牌？」

呂作艮道：「燕兄只要放咱們一馬，讓貧道把武陵春帶回去，今天這件事就算沒發生。」

燕無雙道：「假如我要留下武陵春呢？」

呂作艮故意打個哈哈道：「燕兄不是那種人，而且你也不會眞的看上武陵春。」

燕無雙沉下臉道：「不管我是那種人，但武陵春我是要定了……」

花順乘他說話之際，雙手齊揚，四點寒星快如閃電射向燕無雙前胸四處要穴！

燕無雙冷哼一聲，左手輕揮，一股强猛掌風，把疾射而來的四點寒星全部擊落在他身前兩尺處！

但在這同時，只聽波波四聲輕爆，瀰漫着一片濃烟，把他整個人都籠罩起來。

錦豹子發出一聲得意獰笑道：「小子你上當了！」

他隨着笑聲，一拉長劍飛身就朝燕無雙撲去！

呂作艮見狀趕忙出聲阻止道：「花兄小心點！」

花順那裡肯聽，因爲在見風迷爆炸後，他明明看到燕無雙倒下去的，所以他這一劍既快又狠，照準金劍銀鏢頭部砍去！

可能是他飛身太快的關係，在經過燕無雙脚邊時，竟被他的腿絆了一下，就因爲這一絆，使他前撲之勢的重心失去了平衡，身不由己的向左旋轉出一丈多遠，而他疾劈的長劍，也在這時恰好落了下來！

只見血光乍閃，呂作艮僅存的一條右臂，竟被他齊肩劈落！

花順不禁一呆，他雖然看到了呂作艮伸手來扶他，可是那下劈的劍勢却就是閃不開。

呂作艮斷臂傷口處血如泉噴，痛得他怒叫道：「花順，你這是什麼意思？」

花順惶恐的道：「道長，在下實在不是有意……」

呂作艮道：「我諒你還沒有那個膽子，但你爲什麼不聽我阻止！」

花順道：「在下剛才是氣昏了頭……」

呂作艮道：「現在你頭腦也並不清醒，還不快點替我止住血，把斷臂趁熱接上！」

花順哦了一聲道：「在下該死！」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替呂作艮止住了血，但當他彎腰去拾地上那條斷臂時，突然發出一聲慘叫，身子斜退出七八步，才倒了下去！呂作艮起先也是一怔，但沒多久，他就看清是怎麼回事了！

原來他那條落在地上的斷臂，已像一柄利劍般，插在花順的胸膛，斷臂已經碎裂，臂骨把錦豹子由胸至腹，震開一個很大的洞，五臟腸子流了一地都是。

呂作艮定了定神，厲聲道：「燕無雙，你殺人的手段，比傳說中還狠！」

原來中了見風迷的金劍銀鏢，這時却一挺身站了起來道：「我如果不狠，現在早已死在花順的劍下了。」

呂作艮道：「錦豹子在雷老大手下

，不過是個三流角色，你值得用這種手段去對他嗎？」

燕無雙道：「在下殺人從來不分等級，你獨臂眞人在雷天生心中的份量，並不比花順重要多少。」

呂作艮道：「那你就連道爺也一起殺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燕無雙道：「我本來是不想放過你的，但必須有人帶個信給雷天生。」

呂作艮道：「那樣你會後悔的，不出三個月，我就可以裝成一對鋼臂，而且我還要加倍收回今天的代價。」

燕無雙道：「要是我把你雙腿也砍下來呢，你是不是也裝上一對鋼腿？」

呂作艮臉色一變道：「小子，你爲什麼不殺了道爺？」

燕無雙哈哈一笑道：「你緊張什麼，我說砍下你的雙腿，並不是現在，而是下次見面的時候。」

呂作艮狠狠的看了他一眼，轉身疾奔而去。

燕無雙等他走遠了，才望空一指，解開武陵春穴道道：「妳可以起來了，現在該談談咱們的條件。」

武陵春一面穿衣服，一面冷冷地道：「你的條件是什麼？說出來吧！」

燕無雙道：「玉麒麟帥明月的條件是什麼，妳總不能厚此薄彼吧。」

武陵春一怔道：「你跟他們是一丘之貉？」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別說得那麼難聽，至少現在我還沒有動妳腦筋的打算。」

武陵春道：「那有什麼分別，他們的目的是藏金，而你却希望人財兩得。」

燕無雙道：「希望跟事實是兩回事，在沒有找到那批藏金之前，妳的奪命金針，隨時都有機會出手。」

武陵春想想道：「找到那批藏金之後，你準備怎麼對付我？」

燕無雙道：「在下絕沒有雷天生胃口那麼大，藏金既是鬼見愁許霸天留給妳的，我絕不獨吞。」

武陵春道：「你金劍銀鏢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殺人從不動兩次手，我如跟你合作，何異與虎謀皮。」

燕無雙道：「在目前來說，妳除了跟我合作，別無選擇。」

武陵春道：「今天我是着了呂作艮的道兒，否則憑他們這些三流毛賊，還不看在我的眼裡。」

燕無雙道：「小霸王雷天生的手下，並不全是三流毛賊。」

武陵春道：「你不怕我背後給你一把奪命金針？」

燕無雙道：「妳不是已經抓着兩把金針嗎，怎麼還不出手？」

武陵春一呆道：「你已經知道了？」

燕無雙道：「妳忘了我是個獨行盜，不僅腿快，嗅覺也特別靈敏。」

武陵春狠狠的把兩把毒針全都擊在帥明月屍體上道：「只要你跟我走在一起，我就不怕沒有機會下手！」

燕無雙道：「我既然找上了妳，也就得認命，但我希望在藏金未找到之前，妳最好還是忍耐一點。」

武陵春道：「你以爲藏金那麼容易得手？」

燕無雙道：「我沒有這樣想過，小霸王與鬼見愁是老搭檔，如眞容易得手，也不會輪到我。」

武陵春道：「你很聰明，但雷天生的手下，並不全是呂作艮這種角色。」

燕無雙道：「假如我用妳做人質，大概他們還不敢對我下手。」

武陵春跳起來道：「放屁，你利用我去做人質？」

燕無雙道：「鬼見愁許霸天被殺後，他搶去的那批藏金，不是只有妳一個人知道嗎？」

武陵春道：「不錯，但我不會告訴你。」

燕無雙道：「妳如果肯說，早就告訴帥明月了。」

武陵春紅着臉道：「你現在可以把我再交給小霸王！」

燕無雙道：「還沒有到時候，假如妳眞不合作，我只有採取這個辦法了。」

武陵春道：「等你採取這個辦法時，我再告訴你藏金地點。」

燕無雙道：「藏金地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不知道準確地方，我相信小霸王雷天生也知道，否則他不會帶着大批手下駐進巴東的。」

武陵春道：「他知道也沒有用，總不能把巴東整個翻過來的。」

燕無雙道：「他當然不會那麼笨，但我相信從現在起，妳不管走到那裡，都有人在暗中跟踪的。」

武陵春冷笑道：「有你這麼一位好的保鏢，我還怕人跟踪嗎？」

燕無雙道：「你別忘了我與小霸王雷天生雖然立場不同，目標却是一致的，到了必要時候，也許我會跟他合作。」

武陵春道：「我也相信有這個可能。」

燕無雙道：「妳不愧是鬼見愁的未亡人。」

武陵春有些無可奈何的道：「可是我仍被你牽着鼻子走，也許有一天你眞的會人財兩得。」

燕無雙道：「我很早就有這種想法了，可惜小霸王是個厲害角色，所以咱們必須找幾位幫手。」

武陵春一怔道：「找幫手？你不是出了名的獨行大盜！」

燕無雙道：「此一時彼一時，如果是對付雷天生一個人，那就另當別論了。」

武陵春道：「只怕這個幫手很難找，至少在中原武林道上，沒人敢公開向小霸王挑戰。」

燕無雙道：「妳忘了我也是中原武林道上人，而且還是單槍匹馬一個人

在闖。」

武陵春道：「你是個亡命之徒，誰能跟你一樣？」

燕無雙道：「亡命之徒也只有一條命，因爲我懂得生存之道，而我的唯一宗旨，就是注重利害得失，所以才能使我獨來獨往的存在於中原武林道上。」

武陵春漠然的道：「我還一直以爲你是一位不怕死的大英雄呢？」

燕無雙道：「妳錯了，大英雄並非不怕死，生命只是一粒微塵，一個物質的聚合體，保持呼吸和蠕動，才是一隻生氣旺盛的酵母，但當他不再是一隻酵母，而變爲灰塵時，他就不會比另一粒灰塵有更多的尊嚴。」

武陵春想想道：「也許你是對的，先夫臨死時，告訴我許多生存的道理，他說活着的狗，比垂死的獅子更強，他希望我能找個有氣概的男人，一起往巴東去找出那批……」

燕無雙笑笑道：「妳現在不要告訴我那批藏金地點，否則在雷天生心目中，妳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武陵春道：「你好像很怕雷天生？」

燕無雙道：「我相信雷天生也同樣的不敢輕易來惹我，因爲我們都不願意做一頭死的獅子。」

武陵春道：「這樣說你們雙方都在避免見面了？」

燕無雙道：「過去是這樣，現在想避免也不行了。」

武陵春道：「既然如此，咱們現在就去巴東做個了結……」

燕無雙戲謔似的看了她一眼，道：「妳以爲我還不夠男子氣概，所以希望我去做一頭死了的獅子？」

武陵春冷聲道：「你們兩個人死去一個，我就減少一半威脅。」

燕無雙道：「我並不勉强妳跟着我，假如你現在離開我，是不是可以減少一半威脅？」

武陵春一呆道：「你不想要金子了？」

燕無雙道：「當然想要，但老實告訴妳，從開始，我就沒打算找妳！」

武陵春道：「可是那批藏金只有我知道。」

燕無雙冷笑道：「妳現在可以離開了！」

武陵春怔了一怔，猛一咬牙，轉身疾奔而去。

她在盛怒之下，全力飛奔，一口氣已跑出好幾十里，但在翻過一個山頭時，她面前突然出現兩個老人攔住去路！

武陵春目中殺機一閃，反腕拔出長劍，左手也暗抓了一把奪命金針，冷冷地道：「你們大概也是小霸王雷天生派來的吧？」

爲首的老人陰聲道：「不錯，武姑娘妳是聰明人，不會做糊塗事！」

武陵春道：「我是鬼見愁許霸天的未亡人，早已不是姑娘了！」

老人道：「老朽雖是奉雷老大之命，來請姑娘，但對妳並未存有輕視之意。」

武陵春道：「那是我不識抬舉了！」

老人道：「老朽不是這個意思，我以爲妳不跟燕無雙鬼混……」

武陵春道：「我有我的自由，高興跟誰鬼混你都管不着。」

老人沉着臉道：「老朽叫常過江，這位是牛俊，咱們是奉命來請妳的，不想傷了和氣！」

武陵春暗中一震道：「沒尾龍常過江，青面獸牛俊，想不到小霸王手下的五獸，我在半天之間，就會見了四個。」

牛俊道：「還有一個馬上妳也就見到了。」

武陵春道：「是插翅虎趙行山？」

常過江道：「不錯，他去照顧燕無雙了，馬上就會趕到！」

武陵春輕蔑的道：「就憑趙行山那兩下子，也敢找上金劍銀鏢，你們簡直是在自我陶醉。」

常過江道：「老夫是不是自我陶醉，等下妳就知道了，但目前妳却必須受點委屈。」

武陵春道：「我的金子可以買下整座大巴山，爲什麼要受委屈？」

常過江尖笑道：「就是因爲妳的金子太多了，才給妳帶來了痲煩。」

他說着話已暗中向牛俊使個眼色，兩人都選了個適當的位置，把前後路都擋住了。

武陵春沉着臉道：「雷天生就派你們兩個人來？」

常過江道：「只要妳能闖過咱們這一關當另有高人接待。」

武陵春道：「我想不出小霸王手下除五獸七煞以外，還有什麼高人？」

常過江道：「在妳心目中，也許只有燕無雙才算高人？」

武陵春道：「至少他比起你們要高一些……」

常過江大怒，一矮身連環就是三掌！他掌法怪異，且又專攻雙腿，武陵春不由被逼退兩步，左手疾揚，奪命金針全部發了出去！

常過江似是早有準備，武陵春金針才一出手，他已貼地疾滾，身形不退反進，接着自他左手中飛出一道青光如閃電般朝武陵春雙腿纏去！

這一着大出武陵春意料，她金針落空，那道青光已經近身，匆忙中她只好舉劍去封，只叮噹的一聲，青光被劍封住一半，另一半却盤旋飛繞，勁風呼嘯，直點她小腹氣海穴。

武陵春還沒有弄清那是件什麼兵器，凌厲的勁風已經近身，她急忙撤劍提氣，硬往空中拔起三丈，剛剛讓過那道青光，但頂空却突然响起一聲沉喝道：「躺下……」

隨着喝聲，一陣猛烈勁風，自空

中罩落下來。

武陵春聞聲暗中一震，她這時再想閃避，已經來不及了，猛一咬牙，長劍順勢上挑，一招撥雲見月，身形上衝也更快！

她知道從空中偷襲的這個人是牛俊，上挑的長劍並不指望傷人，只想逼退對方，自己才能躲開常過江發出的那道青光。

可是青面獸牛俊却貪功心切，一掌未能震退武陵春，跟着側身又是一脚，朝她右肩踢去。

武陵春並非弱者，雖是隨手一劍，方位却拿得很準，青面獸身形才動，她就知道他用心狠毒了，掌心猛一吐力，長劍竟然脫手飛出，只聽一聲慘叫，在血光飛洒中，牛俊踢出的左腿被齊中削爲兩段，他身子也跟着從空中栽了下來。

但幾乎在青面獸身子摔落同時，武陵春突然感到雙腿一緊，她連第二個意念還沒來得及想，人已硬被從空中拖了下來。

武陵春反應也相當快，一發覺情形不對，趕忙又伸手朝懷中摸去。

她的目的是掏奪命金針，可是她的手才伸進一半，靈台穴上就挨了一指，常過江冷冷的道：「我說過要妳委屈一點！」

武陵春這時才看清纏住她雙腿的是一條軟蛇鞭，大概沒尾龍剛才發出的青光，就是此物了。

她穴道受制，乾脆躺在地上不動道：「你就是殺了我，老娘也不會告訴你們藏金地點。」

常過江道：「說不說是妳的事，老夫的任務並不是殺人。」

武陵春道：「你們有把握把我帶到巴東去交給小霸王嗎？」

常過江道：「也許有點痲煩，但不會太大，雷老大已經派出十三名劍手，由插翅虎趙行山帶去狙擊燕無雙了。」

武陵春冷笑道：「就憑插翅虎也想截住金劍銀鏢！」

常過江道：「明着也許不行，但他們化裝成樵子獵人，燕無雙絕不會想到，何況那十三名劍手功力還都在趙行山之上。」

武陵春心中一驚道：「你們雖然想出這種卑鄙手段，但以燕無雙的機警，絕不可能會上當。」

常過江道：「雷老大並未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他們身上，萬一插翅虎失敗了，咱們就以妳做爲人質，燕無雙既然也想得到那批金子，他總不希望你死吧？」

武陵春道：「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了，在半月前，我就把藏金地點繪成了一張圖交給一個人，要是我三天不跟他聯絡，那個人就把圖交給燕無雙。」

常過江倒是有些意外，他剛想說什麼，山彎處突然傳來一聲大笑道：「老常你用不着緊張，燕無雙已經沒有機會再去接收那張圖了。」

常過江聞聲一喜道：「趙兄得手了嗎？」

來人正是五獸之首插翅虎趙行山，他陰沉大笑道：「幸不辱命！」

隨着笑聲，山彎處走出一個老人，他身後跟着十三名大漢，金劍銀鏢燕無雙全身上下綑滿了生牛筋，被他們押在中間。

武陵春看到這種情形，不禁一聲長嘆道：「燕無雙，你眞使我失望！」

燕無雙道：「我也沒想到他們使出這種苦肉計，在一座山谷中，他們十四個人，圍攻幾個山樵，而且還有幾個人已受了傷，我就是去探視受傷的人，中了他們暗算的。」

武陵春道：「你既然知道小霸王已出動大批人馬，就該事先有所準備。」

燕無雙聳聳下肩道：「咱們還不是彼此彼此……」

但就在他聳肩的同時，只聽一陣「格崩」之聲連响，緊接着是一片銀光，像閃電般自他身上激射出去！

常過江爲人深沉，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情形不對，趕忙大叫道：「各位小心銀鏢！」

他一面大叫，一面貼地翻滾，已順手把武陵春拉在身前。

銀光消失後，包括趙行山在內，十四個人全都躺在地上不動了，而綑在燕無雙身上的牛筋，已全部斷落地面。

武陵春呆了一呆，忍不住興奮的道：「燕無雙，我早就知道你不會那麼窩囊。」

燕無雙道：「看在金子份上，我總得拿出點精神才行！」

武陵春道：「我也知道有了那批金子，你準會跟着來的。」

燕無雙道：「用不着我跟，雷天生就會派人去接我來的！」

常過江厲聲道：「姓燕的，你如不想要武陵春死，就給老夫滾遠一點！」

燕無雙目中精光一閃道：「我以爲你要想活命，還是快點滾！」

常過江一伸手提起武陵春，右手軟蛇鞭順勢在她脖子上繞了兩圈，獰笑道：「看看是你的銀鏢快，還是老夫的軟鞭快？」

燕無雙道：「你要不要試試，但你只能有一次機會。」

常過江道：「可是你連一次機會都沒有，我手腕只要用兩成力，武陵春就永遠無法告訴你藏金地點了。」

武陵春趕忙接口道：「燕無雙你儘管下手，就算沒尾龍眞的勒死我，不出三天就會有人把藏金圖送給你的。」

常過江手腕一用力，勒得她連話都說不出來，但燕無雙却哈哈一笑道：「沒尾龍，我倒是希望你眞的勒死她……」

在他笑聲中，常過江突然發出一聲慘叫，身子微微一抖，人就倒了下

去！

武陵春反而一怔道：「你眞的殺了他？」

燕無雙道：「我說過只給他一次機會。」

武陵春道：「我沒有見你動手！」

燕無雙道：「我剛才發鏢時留兩隻，使用迴旋三式，一直停在空中，就是防備沒尾龍來這一手。」

武陵春冷聲道：「你也是個陰險人物！」

燕無雙道：「我如果早知道妳把藏金安排好了，絕對不會樹下小霸天這個强敵。」

武陵春道：「你剛才知道了，就不該再殺沒尾龍。」

燕無雙道：「我是因爲不忍心看妳那細皮嫩肉上勒着一條皮鞭子，如果常過江懂得憐香惜玉，他絕死不了……」

只見金光連閃，武陵春身上的軟蛇鞭已寸寸斷落，她受制的穴道也同時被解開，燕無雙仍站在原地，有些玩味的道：「我如果是妳，現在就該遠走高飛了。」

武陵春氣得猛一跺脚，揚手就是一掌，把斷了左腿的青面獸牛俊，腦袋也擊得粉碎。

燕無雙道：「雷天生手下五獸死了，但七煞很快就會找上妳。」

武陵春道：「在你未死之前，我在小霸王心目中，已經不是重要人物。」

燕無雙呆了一呆道：「想不到你比我更陰險，原來妳是使用一條嫁禍江東之計！」

武陵春笑道：「你很聰明，就算我眞的繪好了藏金圖，也不會交給你。」

燕無雙冷聲道：「妳是準備交給小霸王了？」

武陵春搖搖頭道：「我如果交給小霸王，你們又打不起來了，現在他知道我要把圖交給你，不管走到那裡，都會有人跟着你！」

燕無雙指指地上屍體道：「他們都是跟着我的。」

武陵春道：「過去雷天生是把目標放在我身上，他派人跟踪只是爲了纏着你，所以未派出高手，但以後就不同了，他以爲我眞的畫了一張藏金圖準備交給你，勢必出動全力追殺你，以除後患。」

燕無雙道：「妳這一着是狠，不愧是鬼見愁的未亡人。」

武陵春道：「你早上不是還說過嗎？生命不過是一隻酵母，是一種可以活動一刻一時，或一百年的東西，但最後仍是靜止不動，大的吃掉小的，爲的是繼續生存，强者吞噬弱者，爲的是保存氣力，最幸運的將其他一切均咽下肚腹，於是活得最久！」

燕無雙道：「可是妳不是一隻頂强的酵母，至少在目前這些人中是如此。」

武陵春道：「有時候生命是被看作神聖的，但在江湖人眼中，却只是一個零號，你現在就可以殺死我，而你又必須要保存我的生命，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燕無雙默然無語，他的確把面前這個女人估計得太低了，而且他更深深體會到她比小霸王更可怕，更危險。

武陵春見他沉吟不語，有些得意的冷笑：「燕無雙，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可怕？」

燕無雙道：「我在想鬼見愁有妳這樣一位妻子，怎麼還會被人殺了？」

武陵春道：「他把自己估計太高了，也許是他活的不耐煩，因爲按照供與求的關係來說，生命是世界上最賤的東西。」

燕無雙又是一怔道：「金子不會比生命更寶貴吧？」

武陵春道：「但是仍有許多人都在爲金子而犧牲，至少你就是其中一個。」

燕無雙終於搖搖頭嘆口氣道：「我簡直無法肯定妳是屬於那一類型的人了？」

武陵春道：「因爲你還不知道生命唯一的價值，僅是對於擁有生命的本體而言，就拿小霸王手下的五獸來說吧，他們就是悲慘的估高了自己。」

燕無雙道：「小霸王過去是怎麼跟鬼見愁鬧翻的？」

武陵春道：「你說的都是廢話，當然是爲了金子。」

燕無雙道：「我知道是爲了金子，但他們在武漢劫下兩淮總督的五百萬兩黃金，却是聯手幹的，爲什麼藏金地點小霸王會不知道？」

武陵春道：「這是我事先策劃的，如果小霸王找到那批藏金，他早就變成一隻頂强的酵母了。」

燕無雙道：「現在他還不算是最弱的一個，如果有人想吞掉這隻酵母，就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武陵春道：「我知道，但當兩隻酵母勢力相等時，誰能吞掉誰？仍是未知數。」

燕無雙道：「這樣說妳却把我估價太高了，小霸王手下如果都像五獸一流角色，我早就找到巴東去了。」

武陵春冷笑道：「原來你也怕小霸王？」

燕無雙道：「這是生存的方式，不是誰怕誰的問題。」

武陵春道：「假如我眞的給你一張藏金圖，也是等於白給了？」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我並沒找妳要，但早晚我仍會去巴東！」

武陵春目中一亮道：「眞的？我跟你一起去！」

燕無雙看她一眼道：「妳這個弱小的酵母，不怕被吞掉？」

武陵春道：「我並不擔心被小霸王吞掉，只是覺得你有點可怕。」

燕無雙道：「我帶着妳這個小酵母

，又何嘗不是一個累贅？」

武陵春格格一笑道：「咱們是彼此彼此，你準備幾時動身？」

燕無雙道：「幾時動身都是一樣，但咱們必須先找兩個幫手。」

武陵春道：「你是準備請幾位朋友幫忙？」

燕無雙道：「妳幾時聽說獨行盜有過朋友的，我只有仇人。」

武陵春不解的道：「你的仇人會幫助你去對付小霸王？」

燕無雙道：「他們早就想殺我了，但現在不會，因爲他們比妳好不了多少，並不是一隻頂强的酵母。」

他說着話轉身朝谷口走去。

武陵春呆了一呆，彎腰拾起長劍，也隨在他身後走了。

二人離開那條山谷，直往北走，方向正是巴東，不過略偏一點。

燕無雙走在前面放開脚程奔行，一路上既未停身也未說話。武陵春的功力比他差的太遠，不到兩個時辰，她已是香汗淋漓，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咬着牙提足功力又奔了半個時辰，她終於忍不住大叫道：「燕無雙，你是在奔喪嗎？再不停下來可得小心我的奪命金針！」

燕無雙轉過一個山彎才停下身道：「妳先打招呼就沒機會了！」

武陵春喘着氣道：「我只要走在你後面，隨時都有機會下手。」

燕無雙道：「我早就知道帶着妳是一個累贅。」

武陵春道：「可是我還是跟着你來了。」

燕無雙目中突然發出烱烱神光，看她一眼道：「可能妳會永遠留在此地！」

武陵春被他看的暗中一震道：「你是說小霸王也來了？」

燕無雙剛一搖頭，但他左側巨石後面却傳來一陣大笑道：「老夫聽到手下傳報，說有客人來到斷魂岩，沒想到是你這位獨行盜。」

隨着笑聲，一個六十左右的老人走了出來。

燕無雙冷冷的道：「想不到你穿雲鵰越混越好了，居然還有手下傳遞消息！」

這個老人也是江湖中出了名的煞星，叫穿雲鵰高飛，他看了武陵春一眼道：「三個月前，有位江湖術士叫周鐵嘴，他替老夫看了個相，說我是大運晚享……」

燕無雙目中精光一閃道：「不錯，現在是黃金美人一齊送上門來了，只看你能不能擺平我姓燕的。」

高飛道：「能否擺平你金劍銀鏢，是以後的事，先說說你的來意吧。」

燕無雙道：「你既然認識千手羅刹，我的來意不說你也早就知道了。」

高飛目中一亮道：「你是眞的送金子與美人來的？」

燕無雙道：「可以這麼說，但你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高飛道：「這個代價早晚要付的，就算你不來，我也要找你。」

燕無雙冷笑道：「你該弄清對象，不是對我付出代價。」

高飛道：「是誰？」

燕無雙道：「小霸王雷天生，你惹得起他們？」

高飛不信的道：「小霸王也在到處找千手羅刹，他如果知道藏金地點，又何必多此一擧。」

燕無雙道：「就是因爲如此，咱們才必須要先擺平他。」

高飛仍有些不明白的道：「武陵春隨時都跟在你身邊，爲什麼你要捨近求遠，而且還要冒着生命危險……」

燕無雙道：「我以爲你並不是笨鳥，小霸王爲什麼盤踞巴東，不會沒有原因吧！」

高飛想想道：「你是說鬼見愁搶來的那批金子，是藏在巴東？」

燕無雙道：「不錯，但巴東不是一個小地方，確實地點只有千手羅刹知道……」

武陵春急忙接口道：「現在你也知道了，只是你沒能力去取。」

燕無雙心中一動，仍是冷聲道：「我眞不該帶妳一起來。」

高飛故意打個哈哈道：「這樣說你們是來請老夫的了？」

燕無雙道：「我是看得起你，因爲你還像個人！」

高飛冷笑道：「老夫倒是眞的混闊起來了，居然蒙金劍銀鏢垂青！」

燕無雙道：「廢話少說，你如果願意，就開個盤，不答應就準備派人收屍！」

高飛臉色一變，正待發作時，岩石後面突然又走出來一個人道：「燕無雙的話不可靠，那批金子如眞藏在巴東，雷老大早就得手了！」

這個說話的人年齡比穿雲鵰還要大些，腰掛長劍，身上隱隱散發着一股煞氣。

燕無雙冷冷看他一眼道：「閣下大概就是被稱爲一劍斷魂的聶魯容吧！」

聶魯容見他一眼就認出自己身份，微微怔了一下道：「不錯，就是老夫。」

燕無雙道：「好，在下就以你做個賭注。」

聶魯容道：「多承你看得起老夫，但不知是怎麼個賭法？」

燕無雙道：「你既然號稱一劍斷魂，咱們就以一招劍法作賭。」

聶魯容道：「你的意思是先攻老夫一招？」

燕無雙道：「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讓你先攻，如果我在一招以內殺不了你，就留下千手羅刹轉頭就走！」

武陵春急道：「你怎麼可以拿我作賭注，聶魯容既稱一劍斷魂，劍上造詣豈沒有驚人之處。」

燕無雙道：「我如果連一個二流劍

手都殺不了，帶着妳也沒有用。」

武陵春道：「那你就該自己留下。」

燕無雙道：「他們能留得住我嗎？」

武陵春想想道：「你要是一招殺不死姓聶的，怎麼辦？」

燕無雙道：「你就只有認命了。」

聶魯容見高飛沒有反應，不由厲聲道：「小子你說話可算數？」

燕無雙道：「如果你怕死，咱們仍可取消這個賭注。」

聶魯容大怒，身形輕輕一閃，他的長劍已經刺了過去。

他拔劍出招，當眞快如閃電欺風，但可惜他所遇的對手乃是江湖中出了名的獨行大盜，燕無雙連肩都沒動，已跟聶魯容換了一個方位，冷笑道：「這一劍快是夠快了，但浮而不穩，如跟大巴山中樵子獵人動手，確能使他們一劍斷魂。」

聶魯容目中殺機暴閃，獰聲道：「小子！你再接老夫下一招試試。」

燕無雙道：「你沒有下一招機會了，對付小霸王手下一個二流貨色，我如果讓你發出兩招，連我也該留下了。」

聶魯容乘他說話之際，振腕疾挺，劍光已像洒水般湧了過去。

他這次發招不僅比上次快，而劍身蘊藏的眞力尤見驚人！可是他的長劍才攻出一半，突見金光驟閃，緊接着是一聲慘嚎，一劍斷魂的身子已被攔腰斬成兩截，分朝兩個不同方向摔了出去。

燕無雙仍站在原地，他的金劍已插回鞘內，望着高飛道：「現在該談談咱們的條件了！」

高飛道：「你怎麼知道聶魯容是雷天生派來的？」

燕無雙冷笑道：「我連這次到斷魂崖來已經是第四次了，而且我探知你隱身在此地，還是從五獸口中得到的消息。」

高飛嘆了口氣道：「看來老夫是眞的老了，兩天前聶魯容說你在大巴山出現，我還有點不大相信……」

燕無雙道：「你是以爲我不敢登堂入室的找上門來？」

高飛道：「那倒不是，好多年沒有你的消息，我是擔心你這個小色狼被母山貓吞掉了。」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差一點，但我既然活着，對你總是不利的。」

高飛道：「周鐵嘴相術如果眞靈，你活着該是我一條財路。」

燕無雙道：「我可能給你帶來好運，但也可能要了你的老命。」

高飛哈哈一笑道：「老夫不死，對你何嘗又不是一個威脅！」

燕無雙道：「除非你跟小霸王有了勾結，否則你活着的希望不會太大。」

高飛道：「你來找老夫，總不會爲了叫我去送死的吧？」

燕無雙道：「我是想找個幫手，但我又不希望你活着。」

高飛道：「老夫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燕無雙道：「你說說看。」

高飛道：「找到那批金子後，咱們再好好打上一架，活着的人，就是金子的得主。」

燕無雙道：「辦法不錯，只是對我太不利了，到時我可能成了四面楚歌。」

高飛道：「你的意思是咱們現在就要分個生死存亡了？」

燕無雙道：「事實上你活着希望並不大，雷天生如想除去你，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他所以派聶魯容來監視你，是因爲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高飛道：「你來找老夫，也同樣的是因爲我還有利用價值？」

燕無雙道：「話雖如此，但你總是還有機會碰碰運氣。」

高飛道：「老夫的運氣一向很好……」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突見金光乍閃，趕忙退後三步，右手剛搭上劍柄，但燕無雙的劍尖已抵住他的喉嚨道：「你的運氣也許不錯，可惜手風太壞了！」

高飛冷聲道：「老夫以爲你的手風也不見得好！」

燕無雙道：「我早就知道你手下還有兩員哼哈大將，但他們並不能給你帶來好運。」

高飛臉色一變道：「你把他們怎樣了？」

燕無雙道：「他們很好，只是需要休息一會。」

高飛跳起來道：「放屁，賽行者與托塔大王都是暗器能手，除了偸襲，你的迴旋鏢絕對傷不了他們。」

燕無雙道：「我根本就沒打算傷他們，而且還有借重他們之處……」

只聽一個粗啞聲音道：「老子豈是好吃的，小子你拿命來吧！」

隨着罵聲，一條人影疾撲過來。

燕無雙暗中一驚，左手忙拉高飛，疾快的跟他換了一個位置，只聽轟的一聲，塵土飛揚中，地上現出兩個斗大的土坑。

土坑旁邊，站着一個大漢，雙手分握兩隻斗大鐵錘，狠狠的瞪着燕無雙。

燕無雙打量他一眼，冷冷的道：「施恩，你能躲過我的迴旋三式，你這個托塔大王，總算還混出一點道行。」

施恩舉起左臂怒聲道：「屁一樣的迴旋三式，你的鏢連老子胳臂上的灰都沒擦掉！」

燕無雙看看他的肩井穴，眞的連一點傷痕都沒有，微微一怔道：「賽行者安平呢，他的穴道也沒事嗎？」

又是一聲豪笑，打斷他的話道：「多承你金劍銀鏢關懷，老夫還好！」

笑聲中，賽行者安平大踏步自另一塊岩石後面走了出來。

燕無雙仔細的看了二人一眼，忍不住大笑道：「原來二位都是行家！」

施恩道：「你小子如不服氣，可以再試一次。」

燕無雙道：「當然要試，但我想改變一個方式。」

施恩道：「行，刀劍拳掌，外加你的銀鏢，老子無不奉陪！」

燕無雙道：「用不着那麼痲煩，我就以一雙肉掌，接你兩隻鐵錘。」

施恩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也不怕閃了舌頭。」

燕無雙插回長劍，朝高飛擠擠眼道：「老鵰，你走開一點，咱們的賬以後再算，我看中了這塊寶。」

高飛皺了下眉道：「老夫可以不要金子，但却不能失去這兩位伙伴。」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那要看你有沒有能耐保住他們了。」

高飛怒聲道：「你如是存心找碴的，就衝着老夫來好了。」

燕無雙道：「你這樣說也未嘗不可，但我絕不傷他們一根毫髮。」

施恩有些不耐的道：「小子你嚕嗦夠了？快點拔劍吧！」

燕無雙道：「我說過用掌的，如果拔劍，你連還手機會都沒有。」

施恩大怒道：「放屁，老子豈是愛討便宜的人。」

燕無雙道：「我知道你是條好漢，但老鵰不放心。」

施恩道：「誰也管不了，這場架我跟你打定了。」

燕無雙道：「你要是打輸了呢？」

施恩道：「打輸了老子就把腦袋砍給你！」

燕無雙道：「我不想要你腦袋，只想要你的人。」

施恩道：「可以，老子如打輸了，人給你就是。」

燕無雙點點頭道：「好，一言爲定，你既不想討便宜，我只有佔光了……」

他說着話，右手輕抬，五道寒光疾如閃電般激射出去！

寒光正是他仗以威震江湖的銀鏢，出手後奇快無比，襲擊的方位，却是施恩雙目等五官要害！

施恩沒想到他說打就打，趕忙舉起鐵錘急封出去！在他想這幾隻銀鏢，就算腕力再强，也經不起鐵錘的擊打，可是事實上，却完全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回事，鐵錘擊中銀鏢，托塔大王猛然感到雙臂一震，脚下也不由自主退後兩步，但燕無雙却乘他馬步不穩之際，身形像飄風般欺了過去，跟着一腿橫掃九洲，施恩鐵塔似的身子，硬被他踢飛二丈多遠，撞碎一塊石頭，又撞斷一株樹，但托塔大王却一挺身子，又從地上爬起來，竟一點都沒受傷！

二人動手經過，武陵春看得暗暗心驚，但燕無雙反而哈哈一笑道：「好功夫，要不要再試一次？」

施恩紅着臉道：「當然要試，你這一脚並沒踢傷我！」

燕無雙道：「你是希望帶一點傷了？」

施恩道：「沒傷到人，怎能分出勝敗。」

燕無雙沉下臉道：「我剛才那一脚如果再偏三寸，算不算分出勝敗？」

施恩暗中一驚，可是他仍不服氣的道：「你爲甚麼不偏？」

燕無雙怒聲道：「下一次就要偏了，你小心一點……」

他說着話，抬腿又是一脚踢出，施恩微一側身，他右手的鐵錘已快如閃電般，迎着踢來的小腿擊了過去！

但燕無雙動作却比他更快，左腿疾沉，又收了回來，右手跟着拍出一掌，正好擊在鐵錘正面！

他這一掌看起來輕飄無力，但與鐵錘接實後，施恩立時感到一股龐大的壓力傳了過來，不但人被震退七八步，鐵錘也被震得脫手飛出好幾丈遠！

而托塔大王的一身武功也確實驚人，他的身形一退即上，左手的錘在同一時間又擊了出去！

燕無雙冷笑一聲，拍出的右手也不收回，身形突然欺進一步，小臂一沉一翻，硬把施恩擊出的鐵錘托住了！

托塔大王這一擊之勢何止千斤，但被燕無雙輕輕一托，就像是生了根，錘落在掌心裡，既砸不下去，也收不回來！

這一次不僅是武陵春吃驚，連高飛也看得臉色驟變，一閃身探臂就朝錘柄抓去！

他雖然警覺的快，但仍是慢了一點，只聽燕無雙一聲大喝，鐵錘被震得直朝半空飛去，施恩連退四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高飛趕忙擋在他身前道：「小强盜，你不該使出這麼重的手法！」

燕無雙道：「一點都不重，我只是讓他知道憑他那點橫練功夫，連小霸王一掌也挨不了。」

高飛道：「他是個渾人，你何必認眞。」

燕無雙道：「我如認眞，他早就沒命了，只是你不該靠着他們到處唬人。」

高飛道：「他跟你動手並不是我的意思。」

燕無雙道：「我並沒說是你的意思，你只不過想利用他們，來對我作一番測驗，所以才故意把他們說成暗器能手。」

高飛紅着臉道：「事實上你的銀鏢不可能傷到他們……」

燕無雙冷聲道：「你還想測驗一下嗎？是不是要我把托塔大王的氣門也指點出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余亞神和姬團圓結爲義兄妹，因和余顧南同宗，便以伯、侄稱呼，西威鏢局的人對他們母子另眼相看，搬往余亞神小院居住，日子好過得多。余顧南又結識了西京大俠呂鳳先的兒子維正和他的朋友雲海、雲裳等人，一天，衆小友和馮家兄妹到龍門山秋遊，玩至興高彩烈，突然馮若蘭遭一青年調戲……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殺淫徒闖下大禍　別慈母逃避邊緝

那個青年正色迷迷地望着她，馮若蘭退了一步，喝道：「快滾！」

只聽雷文光嚷道：「我還未數佛像！」

那青年立即出手，向馮若蘭抓去，馮若蘭一驚之下，自然而然將火把當作兵器刺了出去，不料那青年顯然亦練過武的，左掌一橫，掌沿切在火把上，順勢一拉，抓住了馮若蘭的腕脈！

馮若蘭平日練武，不能謂不勤，可是缺乏臨陣經驗，青年那一招也不見得如何精妙，却因反應慢，閃避不及，被抓個正着，半邊身子立即酸麻起來，急叫道：「死文光，蠢文光，還不快來救我！」

雷文光見到她被人制住，跑過去喝道：「你是誰？欺侮女孩子，算是甚麼英雄？」

青年喝道：「沒你的事，快滾！」

雷文光如何肯跑，奔了上來，青年手仍不放，單手一格，架住雷文光的拳頭，右脚一抬，踢在其脛骨上，雷文光疼得蹲下身去，青年再一脚，將他踢個狗吃屎！「再敢上來，便打死你！」他一手拽着馮若蘭往洞深處走去。馮若蘭高聲呼援。

雷文光自知鬥不過對方，拐着腿跑出洞去，大聲呼叫：「顧南，快來！若蘭被壞人抓去了！」他仰頭高聲大叫。

余顧南剛好由上面那個洞出來，聞聲急問：「誰將她抓走，去那裡了？」雷文光指指洞內，余顧南忙跑了下來，道：「快大聲再叫！」他拾起幾塊石頭藏在身上，又拾了一根被遊客當作拐杖的樹枝，奔向洞內。「若蘭！若蘭！」他邊呼邊叫。

洞內沒有應聲。只見地上遺下一根火把，他撿起來，再走進去，便見一個青年正在輕薄馮若蘭，馮若蘭衣冠不整，釵橫鬢亂，嘴巴被緊緊捂住，余顧南緊緊握住樹枝走過去，那青年見他沉着，微微一緊，喝道：「臭小子，你再不滾，少爺便捏死這小妞！」

他這一開腔，余顧南便認得出，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金家的二公子金庭樑，上次舒飛已教訓過你了，你還不知悔改！」幾年前，金庭樑因非禮良家婦女，而被青年遊俠舒飛教訓的情景，深印余顧南的腦海中，雖隔了幾年，彼此都已長大，仍依稀認得。

這時候，金庭樑亦認出余顧南來，冷冷地道：「好小子，你來得正好，那天你居然敢喝采！」

余顧南退後一步，道：「你有種的便過來跟少爺決個雌雄！」

金庭樑已有鬆手暫且放開馮若蘭之意，可是目光一掠，見洞外又有人進來，便將馮若蘭扭得更緊，同時自靴筒內抽出一柄匕首來，抵在馮若蘭的頸上，喝道：「都給少爺退出去，否則少爺便殺了她！」

進洞來的是馮克業，他見乃妹被

制服，吃了一驚，定睛一望，也認出金庭樑來，喝問：「金二少爺，咱們西威鏢局與你們金家素無瓜葛，你爲何欺侮我妹妹？」

金庭樑見來人年紀小，放下心頭大石，哈哈笑道：「少爺愛你妹妹，這是抬擧她，抬擧你們馮家，怎反說我欺侮她？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馮若蘭罵道：「你狗嘴長不出象牙，顧南快打他！」可是余顧南投鼠忌器，那敢下手？

馮克業道：「金二少爺，咱們還有許多人，你跑不出洞的，若趁早放下人，咱們便放你離去！」

「笑話，要出洞的是你們！少爺今日遊興好，教你妹妹撞進來，算她走運，也算是一段良緣，豈可錯過？」金庭樑色迷心竅，大笑一陣，又厲聲道：「誰敢敗你家二少爺的興，便先宰了她，快滾出去！」

余顧南急道：「殺人塡命，難道你不害怕？」

金庭樑冷笑一聲：「臭小子，原來你還不知道，我大哥如今已中了進士，在京等封，少爺也剛自京裡回來拜壽，否則也可能弄上一官半職了，殺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女子，要我塡命？你簡直是吃昏了頭！少爺數三聲，再不滾便不客氣了！一、二……」

余顧南急道：「咱們先退出去！」他拉着馮克安的手後退，耳畔聽見馮若蘭的哭聲：「我死也不從你！」登時心如火煎，一時間也沒了主意，出得洞來，雲氏兄妹和馮克學這才聞訊趕來。

馮克學急問：「顧南，若蘭如何了？是誰挾持她的？」

馮克業快口道：「是金家二少爺！」

馮克學倒抽一口氣，喃喃地道：「想不到在這裡遇到他，妹子眞是命苦！」

雲氏兄妹已沒了主意，雲裳道：「咱們快回去告訴大人吧！」

余顧南道：「怎來得及？我想那花花公子，自小錦衣玉食，怕死得很，咱們一湧而上，料他也不敢殺若蘭！」

雲裳哭道：「萬一殺死……若蘭妹，那又怎辦？」

余顧南又急又怒。「你們都是些膽小鬼！」

雷文光道：「顧南，你不知道的，金家在朝內有人，且權勢蓋天，咱們怎能跟他鬥？」

余顧南低聲道：「你們都在這裡等我，待我進去看看，再相機行事！」這些少年平日表現十分「英雄」，但遇到大事，都不如余顧南的鎮定，此刻只望有人作主，都不反對。

余顧南抓緊那根兒臂粗的樹枝，快步進洞，未幾即聽到馮若蘭的哭聲：「殺了我，也不從你這禽獸，你金家雖然勢大，我西威鏢局也不是好欺侮的！」

金庭樑恬不知羞地道：「這不叫欺侮，是憐愛！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若眞的喜歡我的，回去再派媒人來說親吧！」馮若蘭這時候唯有用拖延之計。

「彼此有緣相會，乃月老有心成全，還須媒人那些勞什子作甚？你不從我，少爺只好霸王硬上弓了！」

緊接着是一陣掙扎聲，金庭樑罵道：「臭丫頭不識抬擧！」黑暗中傳來刮耳光的「啪啪」聲，接着又是一陣衣裳的撕裂聲。

余顧南躡手躡脚走前，怒火塡膺，只覺得越來越接近，耳畔不斷聽到衣衫的撕裂聲和馮若蘭的哭聲。到得跟前，但隱約見到金庭樑將馮若蘭按在地上，只因金庭樑身上穿的衣衫是鵝黃色的，甚是易認，余顧南憋住氣，快一步標前，揮動樹枝，用力擊下！

「噗！」樹枝擊在金庭樑的後腦上，這一擊力道甚猛，只擊得他發昏，似石像地坐在若蘭身上不動，余顧南只道未能命中，恐他加害馮若蘭，遂拚命似的再連擊幾下。

下面的馮若蘭在驚慌中醒來，急問：「是顧南麼？」只聽余顧南嘶聲叫道：「打死你這個花花公子！」馮若蘭認出余顧南的聲音，如遇救星，登時恢復了氣力，用力一掙，將金庭樑推開！

余顧南似發了瘋，樹枝又用力擊下，却砸在馮若蘭的身上，痛得她叫了起來：「你瘋了麼？誰叫你打我！」

這一叫才將余顧南喚醒，他喘着氣道：「你沒事吧？快跑！」他一蹲身拉起她，便往洞口奔去。

跑了一半，馮若蘭醒起一事來，用力站住，道：「我……我不能出去！」

余顧南緊張地道：「等下他追上來，我可救不了你，快跑！」他用力拉，馮若蘭却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余顧南又急又怒，道：「這時候你還哭甚麼？」

「我……衣衫全……破了……怎出得去！」馮若蘭哭哭啼啼地道：「你害怕的便自己逃走吧！」

余顧南自小便有俠義心腸，聞言才醒起自己魯莽，當下立即解下自己的上衣給她披上。就在這時候，洞外的馮克學雖然害怕，但到底兄妹情深，見余顧南進洞甚久，沒有動靜，便擧着火把悄悄進洞察看。

馮若蘭一見到他，便撲進馮克學懷中痛哭，馮克學緊張地問道：「金庭樑呢？」

「不知道……剛才顧南用樹枝猛擊他……他不出來，也許已暈過去了！」

此刻，洞外的人都湧了進來，問長問短，馮若蘭只是哭，只對雲裳表示幸保貞操，衆人鬧哄哄的，都嚷着

快走，余顧南想起剛才的情況，心底忽生寒意，道：「克學，你將火把給我，我……進去看看那花花公子！」

雷文光聲大膽小，急道：「你不怕討打？還看個屁！」

余顧南對這些膽小鬼十分厭惡，道：「你們都走吧，以後也別來稱兄道弟！」他一把搶過火把，便往內走去。

馮若蘭掙開雲裳，道：「顧南，我陪你去！」快步跟上去，克學克業也只好尾隨進內，雲氏兄妹和雷文光對望一眼，也慢慢跟進去。

余顧南見裡面仍無動靜，越走越心驚，到適才之處，火光下看得分明，只見金庭樑仰天躺在地上，雙眼睜得老大，腦漿迸裂，紅的白的流了一地，不用再察看，也知他已氣絕。

這刹那，余顧南登時如陷冰窖，但聞背後一陣尖銳的驚叫聲。雲裳道：「快走吧，嚇壞人了！」

雷文光猛地叫道：「他死了！顧南，你打死了他！」

馮克業亦手足無措地道：「咱們打死他，金九斗怎肯放過咱們？回去一定要被爹爹打死！」

雲海道：「趁現在無人見到，咱們趕快回家去吧！」

余顧南拍拍胸膛，道：「你們放心，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萬一有事，便由我一人填命，決不連累你們！」

馮若蘭道：「顧南是爲了救我才打死他的，要吃官司，便一齊出堂作証，求青天大老爺明察……」

馮克學一把拉住她，道：「還說甚麼廢話？快跑吧！」當下衆小慌慌張張，狼狽地奔出山洞。一口氣跑到馬車旁，克學道：「快開車！」

車伕不知發生何事，問道：「你們不是說要玩到黃昏才回去麼？」

馮克業大聲道：「老傅，你到底駕不駕車？不想回去的，便給少爺滾吧！」車伕當衆受辱，臉色甚不好看，極不願意地駕車徐徐離開。

衆小在車廂內驚魂稍定，又見外面無人，這才噓了一口氣。忽然馮克學見車廂內多了一瓶酒，遂問道：「老傅，車廂內怎會有酒，我娘不是叮囑過不許今日喝酒麼？」

老傅忙道：「俺可沒喝，這酒是小林剛才拿來的，邀俺同飲，俺沒敢答應！」

馮克學又問道：「小林是誰？如今去了何處？」

「他是金家的馬伕，剛才下車去林內小解！」老傅猶不知後果之嚴重，回頭道：「三少爺，你回去可別告訴夫人……其實俺眞的沒喝過，不信你他日見到小林，可問問他！」

他一句話未說畢，衆小早已被嚇呆了，半晌余顧南才沙聲問道：「老傅，小林是跟金庭樑一齊來的？爲何咱們不見有車子？」

「是的，他們是騎馬來的，馬正放在林內，那金二少爺可眞會享受，一個人出來旅遊，還帶了不少美食！」

馮克學粗暴地道：「別再嘮叨！」

馮克業低聲道：「三哥，如今咱們怎辦？」

馮克學也沒了主意，道：「如今只望他不知道……如果過幾天才發現……發現他的屍體，咱們便可推得乾乾淨淨！」

雲海道：「只怕抵不掉！顧南，你看怎辦吧？」

余顧南揮揮手，道：「我都不擔心，你們擔心甚麼？萬事有我！」

馮若蘭移近身子靠近他，問道：「金家不會罷休，萬一你有甚麼長短，你娘怎辦？」這正是余顧南所擔憂的，一時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雲裳道：「顧南，你還是帶你娘先逃跑吧，好漢不吃眼前虧，待風聲平靜之後，再回來！」

老傅似聽到不妙，回頭問道：「三少爺，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馮克學怒道：「死奴才不許你嘮叨，你偏要嘮叨！回家之後，不准你亂嚼舌根，否則看三少爺不好好修整你！」

老傅心中生氣，索性不理，拍馬催車全速前進。只是那兩匹馬馱了八個人，長途跋涉，十分費力，速度到底不能維持到底，時快時慢，只惹得馮氏兄弟不斷埋怨，好不容易才進城，挨到了地頭。雲氏兄妹和雷文光一進城便忙不迭下車回家，余顧南看在眼中，心內頗不是滋味。

馬車停在西威鏢局門口，馮氏兄妹和余顧南依次下車，恰好老趙在院子內，抬頭一望，訝然問道：「咦，你們幾個小鬼，怎地這般早就回來？」

馮克業道：「龍門山沒甚麼好玩的地方，倒不如趁早回家睡覺！」老趙見馮若蘭穿着余顧南的衣服，心中更加奇怪，總覺得有點不對，當下亦悄悄進內堂。

余顧南到了自己的房內，心頭一片凌亂，既想將情況告訴娘親，使她早作準備，可是又因闖下大禍，心頭驚慌，不敢直言，一個人在房內踱着方步。

過了一陣，忽聞房秀的聲音：「余顧南，你在那裡，快出來說話！」

又聞姬團圓的聲音：「夫人，顧南回來了麼？那小畜生頂撞你麼？」

「頂撞我有何打緊，我早已慣了！他千不該萬不該把金九斗的次子打死了，金家問起罪來，誰承受得起？」

余顧南不由得心頭火起，開門道：「人是我打死的，有事便由我承擔，何須你擔心！」

房秀有點內荏，道：「你承受得起麼？」

余顧南退了半步，道：「承受不起，也不叫你填命！」

話音剛落，姬團圓已一掌摑在他臉上，罵道：「小畜生，你甚麼事不做，偏去殺人！甚麼人不打，偏打死金

家二少爺！」

余顧南滿懷委屈，淚水直湧而出，曲膝跪在母親身前，哭道：「娘，孩兒不孝，連累母親，您打死我吧！」

忽然遠處有人道：「不，要打該打我！」只見馮若蘭哭腫了雙眼，也跪在姬團圓身旁，房秀和姬團圓伸手去拉她，她仍不願起來，哭道：「顧南是爲了護我的清白，才失手打死那畜生的！顧南，要吃官司，我陪你吃，要殺頭我也陪你！我馮若蘭雖是一介女子，却不是薄情寡義的人！」

姬團圓忽然明白了，心中對房秀的氣燄也有氣，遂假意罵兒子：「小畜生，你却沒聽過呂大俠的話？要行俠仗義也得看情勢，隨便打他一下，表示自己的俠義心腸也就是了，何須這般用力！」

這幾句話教房秀聽了滿腔羞慚，馮若蘭到底年紀輕輕，不明世事，仍哭道：「那畜生武功很高，顧南不用力敲他後腦，萬一他反擊，我與顧南都有生命之虞！顧南，我馮若蘭今生今世都與你共生死！」

女兒家說這種話，當然含有以身相許之意，只見余顧南年紀尚小，不知含意，道：「人是我打死的，你何必陪我死？豈不白白便宜了金庭樑那畜生！」

房秀又羞又氣又急，一把將女兒強扯起來，罵道：「丫頭，你瘋瘋癲癲胡說甚麼今生今世，甚麼生死的！」

姬團圓道：「夫人不用擔心，咱們安份得很，豈敢存高攀之心？」

說着話，老趙匆匆進來，道：「夫人，快安排顧南逃生去吧，留下來只枉送命，說實在的，金庭樑那畜生本就該死！不應怪顧南，余夫人請快收拾一下！」

姬團圓也沒了主意，道：「一時間，教咱母子逃去何處安身？吳鏢頭和馮總鏢頭又出了鏢！」

房秀聽出話中意，但她豈肯爲了寄人籬下的人擔風險！當下道：「先出了城，日後再作打算！」

姬團圓知道多說亦無用，當下轉身進房收拾細軟，老趙推推余顧南，道：「快去換件衣服！」

只見一個人跑了進來，慌張地道：「不好啦，金家派了許多人來了！」

姬團圓把幾錠銀子塞進余顧南懷內，道：「雁兒，你快跑吧，遲則不及！」

「娘，要走咱們一起走！」

「娘是個女人跑不快，反要拖累你！」

老趙道：「顧南，你一個人上路也好，待會兒金家的人來問罪，咱們就說你未回家，料他們也拿你娘沒辦法，速去速去，過幾天再回來！」他不由分說，拉着余顧南由後門跑去。

余顧南有如「行屍走肉」，見路便跑，一口氣跑出城去，躲進一座樹林裡，只覺自己好像發了一場噩夢，到如今猶未清醒。

樹林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只有風吹葉落之聲，忽然一陣大風刮起，貫進林內，把地上的泥土落葉就刮上半空，余顧南霍然一醒，忖道：「我在這裡作甚？」當下出林，又往遠處跑去。直至跑到他雙脚發軟，才停下來。

此刻已至一座小山坡旁，山下有座小村，不過余顧南却不敢進去，便跑上山坡，躺在地上望着青天，良久，心情都不能平靜，也理不出一絲頭緒，待他稍爲平復時，又擔心娘親的安危。

一忽，心中怒火又升起，暗道：「那畜生不如的東西，屢次調戲良家婦女，我爲民除害，何須害怕！」如此一想，英雄感頓生，害怕之心也減輕了許多。

又一忽，他又想起齊雲高來，暗道：「假如師父在這裡，管他金家在朝內有多大權勢，管他全家有多少個人，哼哼，師父寶劍一出鞘，管教他們全家喪命，爲民除害，不錯，師父是英雄，我也不賴！他日我余顧南長大了，還要去教訓金九斗哩，我要他跪在地上，向全城的百姓請罪！」

不過他這種英雄感並不能維持多久，轉眼間又跌回現實中，但覺自己如失羣的孤雛，不知該去何處？

「呱！」頭頂上突然傳來一道鳥啼，余顧南抬起頭來，見一隻烏鴉立在樹上，側頭望着他。古老相傳，烏鴉是凶鳥，他喊了一聲倒霉，剛想拾石頭擲牠，回心一想，又覺得牠跟自己一樣，也是孤苦伶仃。

「娘有沒有事？金家的人找不到我，會不會抓娘去頂罪？」余顧南又擔心起來了，他在山坡上胡思亂想了兩天，肚又餓，就跑到人家田裡偷點東西吃，最後終於忍不住，決定回城探個究竟。

當下等到黃昏時分，城門最多人出入的時候進城，他恐被人認出來，便用泥把自己臉上塗了幾下，把衣服扯破，扮成要飯的，再拾個破碗，隨着人羣溜進城。

一進城，余顧南猛覺這座大城十分陌生，走了一陣，忽見前面有許多人圍着，便隨着人羣擠了進去，原來牆上貼着告示，人人爭相觀看。

余顧南心中隱隱猜到幾分，正想擠上前看個究竟，忽然肩上被人搭住，一個粗暴的聲音傳來：「小要飯的，不識字看甚麼，走走！」余顧南一回頭，又被人抓住胳臂，往外拉去。

余顧南正要掙扎，忽又覺那人的手指用力揑了自己幾下，抬頭一望，依稀認得是雷遠，才神魂歸體。雷遠十分健壯，分開衆人走出人羣，他頭也不回地走進一條小巷。

余顧南十分機警，遠遠跟在他後面，一入小巷，便見雷遠在一扇門內向自己招手，余顧南見背後沒人，立

即標前，閃進門內，雷遠順手將門關上。

雷遠撫弄着余顧南的頭：「小子，眞有點男子漢的氣概，只是人家告榜通緝你，你還敢進城，不是送羊入虎口麼？」

余顧南垂淚道：「雷叔叔，侄兒是進來打探消息的！」他見雷遠沉吟不語，吃了一驚，忙又問：「雷叔叔，你一定知道情況，快告訴小侄！」

雷遠嘆了一口氣，道：「愚叔今早才回城，剛才去看告示幸虧見到你，余侄，你快逃出去吧！」

「不，小侄不能丟下娘不管！」余顧南用力拉雷遠的袖子，道：「雷叔叔，你快告訴小侄，我娘如今在那裡？」

雷遠嘆了一口氣，道：「余侄，我可以告訴你，但你得挺住，莫悲傷，莫哭！要不鄰居聽見，可不得了！」他頓了頓方道：「愚叔今早去西威鏢局查過了，你娘在你走後，受不了金家的壓迫，懸樑自盡了！」

余顧南但覺五雷貫頂，險險栽倒，他強自振作，喘着氣問道：「雷叔叔，您沒騙我？」

「這種事也能開玩笑麼？因爲金家不相信你沒回去過，迫西威鏢局交人，你娘不想連累別人，所以才要自盡……誰知金家反以此証明你是殺人兇手，你娘縱子行凶，故而畏罪自盡！」

「眞是豈有此理，我非殺那金九斗不可！操他娘的熊，不殺他全家，我誓不爲人！」

雷遠大吃一驚，連忙捂住他的嘴巴，道：「輕聲一點，你要報仇也不是今日的事，待你學好了本領，再回來未遲，嗯，你不是有位師父麼？知道他在何處麼？」

「就是不知道，要不小侄早就去找他了，」余顧南也覺得這是他唯一的希望，頓了一頓又道：「但不管如何，小侄也一定要找到他！」

雷遠輕輕拍拍他的肩膊：「小子，你就是有出色！文光那小畜生有你一半，老子也滿足了！你身上有路費麼？」

「夠了，雷叔叔，我走了，請你代小侄告訴昔日的朋友一聲，說待我學好本領之後，再回來與他們相聚！」

雷遠又將他拉住，道：「別急，待某家送你出城，你且等等！」他去到院子裡，解下馬韁，道：「你且在這裡等等，愚叔去找一輛車子，趁城門未關，送你出去！」

雷遠走後，余顧南見屋子內沒有人，連雷文光也不見，大概怕惹禍上身，躲到別人家裡去了，過了兩頓飯工夫，雷遠才回來，道：「隨愚叔出巷，你竄到板車下面，拉住車下的鐵鈎，吊起身子來！」

余顧南道：「小侄怕會連累你！」

雷遠笑道：「文光和他娘早已溜出去了，就算讓他們發現，老子拍馬急馳，只要逃出去就行了，大不了不回來！走。」他轉頭回去，左右望了一下，見沒有人便走出門。

余顧南急跟在他背後，巷口果然放着一輛馬車，上面甚麼也沒有。余顧南急忙鑽到車底下去，把身子吊起，貼着木板，雷遠上轅便開鞭催馬。雷家靠近城門，只一忽便至城門。

一個守門的士兵問道：「這時候去那裡？」

雷遠喝道：「老子車上又沒窩藏犯人，你管老子去那裡！」他猛揮一鞭，那馬兒十分神駿，洒開四蹄而去。雷遠將他送去二十里路才停住：「賢侄準備去那裡？」

「小侄聽說師父在淮南出現過，準備去那裡找他！」

「那愚叔不再送你了，祝你一路順風！」

當下余顧南與雷遠揮手作別，洒開大步，向東南方走去。

＊　＊　＊

又一個夏天，官途兩旁蟬鳴貫耳，驕陽似火，晒得地上沙土發燙，這是通往淮南西路秦州之六安城，不知是何原因，路上居然有許多叫化子。

那些叫化子都是風塵滿面，料經長途跋涉，三五成羣，有的態度親暱，有的則怒目以視，這當中有位小丐，瞧來大概只有十三四歲，拄着拐杖，艱辛地移動着雙脚，只見他雙脚紅腫，傷口還流着膿，這便是余顧南！

余顧南自去年在西京洛陽闖下大禍之後，南下找尋師父的下落，他早有此志，只因娘親在堂，難以成行，如今母親既然被迫懸樑，他更急於學藝報仇，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到師父。

由於金家有人在朝內爲官，四處張貼通緝令，故此余顧南不敢走大路，過城不入，夜宿荒野。因此走了半年多，才到淮南西路。他因宿在郊外，不愼被狗咬傷，不以爲意，因爲天氣熱，傷口很快便灌了膿。

到淮南西路之後，路上便不斷見到衣衫與他一樣襤褸的叫化子，不過有許多乞丐背後都掛着小布袋，有的竟揹五六口之多，余顧南雖然奇怪，却因已成驚弓之鳥，不敢多問。

未幾，六安城已在望，他隨着人潮，湧進城內，此處離京西北路已遠，余顧南又因腿部發腫，決定進城找大夫醫治。

入城不久，便見有一家小客棧，從外面看來頗爲乾淨，余顧南一進店，誰知便給小二轟出來。「走走，這裏不是善堂，不供乞丐渡宿！」

余顧南心頭有火，掏出一錠銀子來，道：「少爺身上有銀子，不要白吃白住你！」

小二瞪了他幾眼，冷眼道：「一個小叫化身上有銀子，九成是搶來的，咱們更不容强盜住店！」

余顧南怒道：「你爲何出口傷人？」

店小二一把將他推出去，不料余顧南雙脚不穩，被門檻一勾，仰天跌了一跤，半天爬不起來，那錠銀子也飛出老遠！

余顧南不由破口大駡起來，在地上爬動着，向那錠銀子爬去，店小二拍手大笑。忽然有一條胳臂伸了過來，將余顧南拉了起來：「小兄弟，你沒摔傷吧？」

余顧南將銀子納進懷內，抬頭一望，見那是個三十左右年紀的乞丐，形容整齊，雙眼透着神光，衣衫雖然補釘，却洗得甚爲乾淨，令人心生好感，當下忙謝道：「多謝大哥相助！」

「那種地方不是咱們住的，到城隍廟去吧！」乞丐問道：「小兄弟是那個分舵的？」

余顧南瞠目以對，半晌才道：「小弟是從京西北路南下的！」

乞丐哦了一聲。「路途不近哩！高長老身子可好？」

這時候余顧南已料到對方認錯人，又不知該如何表明身份，只好道：「小弟不認識甚麼高長老！大哥你貴姓？」

「我姓常，你呢？」

余顧南略一沉吟，坦然相告，那姓常的乞丐這才發現他雙脚有問題，吃了一驚，道：「你這脚不能不醫，不過不要緊，咱們的『破衣神醫』白長老已到了，待會兒請他替你醫治，不須多少天便能痊癒！」

正說着話，忽見一位中年乞丐走了過來，悄悄在常乞丐耳邊說了幾句話，那姓常的臉色一變，道：「我去看看，你吩咐弟兄們不可出城，以免情況更難收拾！」回頭又道：「小兄弟，你去城隍廟找白長老！」言畢匆匆而出，那中年乞丐看了余顧南一眼，也從另一個方向走了。

余顧南心想投店不成，倒不如去城隍廟那裡借宿，當下買了幾個肉包子，邊吃邊走，到那城隍廟，肉包子也吃光了，但見那裡已擠了許多乞丐。

廟門口站着四五位神情凜然的乞丐，一見到余顧南便喝問道：「那裡來的？」

余顧南心頭吃驚，又不肯示弱，挺胸道：「京西北路來的！」

那兒乞丐交換了一下眼色，一個臉上有塊白斑的問道：「彼此尚未談妥條件，來此作甚？」

余顧南忖道：「甚麼條件？」嘴上却道：「我是來找白長老的！」

那乞丐雙目炯炯沉聲問道：「所居何職？」

「我……我沒有……不是……」

另一個乞丐繞到余顧南背後，忽然怒笑道：「白長老不把咱們南丐幫看在眼中，居然派個『未入流』的弟子來做說客，簡直豈有此理！」

一個身材較矮的道：「舵主，北幫如此輕視咱們，不如殺了這小子，再派人把其首級送上，好教他知道咱們不吃他那一套！」

臉有白斑的忙道：「先扣起來再說，待會兒問過大家再動手！」

余顧南道：「喂，你們弄錯了，我根本不是甚麼高長老派來的，也沒有輕視你們的意思，我只是來求白長老替我醫治雙脚的。」

身材較矮的道：「住口，白長老身份何等尊崇，你竟敢來求他醫治？哼，憑你一個『未入流』的弟子，也有這個膽子？」原來丐幫自上任幫主黃九郎死後，便分裂成南北兩派，自稱南丐幫和北丐幫，以大江(長江)爲界，這干人由江南來淮南，欲與北丐幫討論合盟之事宜，丐幫弟子以背後之布袋多寡代表身份地位，無布袋者，效官場上之用語，稱從九品以下者爲未入流。丐幫未入流弟子，謹爲普通幫徒，毫無地位，但未入流者却佔大多數。通常所揹之布袋越多，武功亦較高，但並非絕對，丐幫弟子之晋陞，純以對幫內的貢獻作爲準則，只是一般武功較高的，容易立功，也較能勝任艱巨危險之任務，且功勞顯赫，晋陞自然較快。

當下兩位丐幫四袋弟子一人一邊架住余顧南，就要往廟內去，忽然有人問道：「甚麼事？」

臉有白斑的道：「捉到一位北幫派來的奸細！」

「哦？待我先問問！」一個背負六袋的弟子繞到余顧南臉前去。

余顧南見那乞丐正是剛才向姓常報訊的，忙道：「好啦，你們問問他就知道，是你們一位姓常的叫我來這裡找白長老，哼哼，要不是他請我來，我還不來哩，你道少爺沒銀子請大夫麼？」

那幾位乞丐臉色都是一變，六袋弟子歐陽凱道：「魯山！放他下來，他是常幫主的朋友！」

那臉有白斑的是江南東路歙州分舵舵主魯山，聞言一怔，但他對常幫主似乎十分尊敬，忙喝退手下，向余顧南行了一禮，道：「魯山有眼不識泰山，適才孟浪，請恕罪！嗯，未知尊駕如何稱呼？」

「在下余顧南，不是……那位常大哥是你們幫主麼？哎呀，在下怎高攀得起，承他叫我一聲小兄弟，這朋友兩字可遠遠談不上！」

歐陽凱哈哈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敝幫幫主地位雖然尊崇，却毫無架子，只要是光明磊落的好漢，他都願意與之交朋友！」他伸手在余顧南肩上拍了幾下，又道：「進來吧，待歐陽某看看白長老有沒有空！常幫主說要替你治好雙脚，便絕對不會食言！」

歐陽凱是總舵外三堂之一的「快馬堂」副堂主，這一堂專司傳遞命令、消息，和打探敵情，故此與其他之弟子及各地分舵要人，甚爲熟絡，一進廟門便有人與他打招呼。他伸手招一位

二袋弟子過去，道：「小七，這位余兄弟，是幫主的朋友，幫主要請白長老替他醫治雙腿的，白長老在何處？」

「屬下只知他與青長老在後殿議事。」

「你帶余兄弟到一旁去，我去見白長老！」歐陽凱快步走進後殿。小七帶余顧南到前殿角落坐下，余顧南擧目四望，這城隍廟居然不小，只是有點失修，柱子都已剝漆，旁邊那些丐幫弟子都對他投來驚奇的目光。

叫化子們平日已少洗澡，夏日經過長途跋涉，身上那股子汗酸味，就更加難聞了，幸好余顧南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歐陽凱進殿許久，尚未出來，忽然外面有個身材奇瘦奇高的乞丐飛了進來。

一個年紀較大的乞丐長身問道：「馬老弟，甚麼事？」

「歐陽副堂主呢？」那乞丐是快馬堂的弟子，因他跑得快，又恰巧姓馬，是以丐幫弟子均以千里馬稱之而不名。

「他在後殿和白長老和青長老在一起！」

千里馬未待他話說畢，便向後殿飛去，其快如飛，果然不愧千里馬之名。余顧南雖然不知道丐幫之事，但也隱隱覺得情勢頗爲緊張，他一顆心登時提了起來，暗中留意周圍人的談論。

就在此刻，後殿走出幾位上了年紀的乞丐來，歐陽凱也在其中，那花白鬍子的老丐，隨手點了十來個丐幫弟子，然後匆匆離開城隍廟，臨走時還叮嚀廟內的弟子，須小心戒備。

殿內的弟子不知發生甚麼事，紛紛議論起來，小七也很想過去與同伴討論，但丐幫規矩甚嚴，小七有令在身，不敢過去搭腔，只好與余顧南聊天，「余兄向在高長老手下辦事麼？」

余顧南坦然道：「在下既不是丐幫中人，亦不算得是武林中人，我只是個孤兒，逃難到此，得貴幫幫主青睞，邀來此處找白長老醫治傷腿的！」

「剛才那位花白鬍子的，就是白長老。不過他現在無暇！」小七一頓又道：「原來余兄弟不是本幫弟子！」

「貴幫在此似乎有甚麼大事？」

小七見他不是本幫弟子，未得指示，不敢透露幫內秘密，便顧左右而言他。「余兄弟放心，既然常幫主答應你，又有歐陽副堂主替你說情，白長老料無推搪之理！敝幫這位長老的醫術在江南一帶極負盛名，許多郎中都要與他切磋，很多奇難雜症，一到他老人家手中，無不藥到病除！」

「貴幫有多少名弟子和長老？」

「本幫弟子……南幫這方面已有近萬，北幫那裡如今有多少個就不清楚了，余兄弟可曾聽人提過，『白水青，高山丘』否？這六個字便代表本幫的長老！」

「原來白長老叫白水青！小弟眞是孤陋寡聞。」

旁邊的丐幫弟子聽他這樣說，都大聲笑了起來，小七忙解釋說：「這六個字，每一個字代表一名長老，前面三個是屬南幫的，後面三個是北幫的。白是白富貴、水是水鏡汀、青是青長河、高是高修坂、山是山樵子、丘是丘野，取他們的姓排列，純粹是順口而已，其實不分先後。」

余顧南這才恍然，道：「原來如此，這布袋有多有寡，又有何作用？」小七又解釋了一番，使余顧南增廣見聞，對武林中的一切，與趣油然而生，又問了許多事，小七一一爲其解答，余顧南讚道：「小七哥年紀輕輕，見識過人，小弟好生羨慕。」

小七笑道：「我今年十八歲，加入本幫已經七年了，向在『快馬堂』供職，須到處跑，消息靈通，不足爲怪。」

余顧南不由心頭一動，忙問道：「小七哥既然消息靈通，小弟便向你問一件事，你可曾聽見『獨飛鐵雁』齊雲高的名，又可知他的下落？」

小七臉色大變，問道：「余兄弟認識他麼？」旁邊那些乞丐都轉頭望過來，臉上都有氣憤之色，余顧南這半年來的歷經大增，見狀知道有些蹊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小七自作聰明，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也有家人被那惡魔所害麼？」

余顧南吃驚地問道：「甚麼？他是惡魔麼？我在路上聽人說，他常行俠仗義，連西京大俠呂鳳先都十分敬佩他！」

小七嘿嘿冷笑道：「呂鳳先受人蠱惑而已，齊雲高是個大魔頭，他會行俠仗義？」

余顧南心中不由火起，怒道：「不許你胡說！」

一個壯年乞丐忽然厲聲問道：「小子，你與齊雲高到底有何關係？快說清楚，否則莫怪咱們無情。」

余顧南吃了一驚，他自小命運多蹇，練成一套應變的本領，當下道：「在下是不滿小七哥對呂大俠的不敬。因爲呂大俠高風亮節，在下深受其恩，憑他之爲人，豈會被人蠱惑？嗯，閣下與齊雲高有仇麼？」

「豈止我一個？」那乞丐咬牙道：「齊惡魔是咱們丐幫的公敵！」

余顧南這一驚非同小可，暗中慶幸自己沒有貿貿然說出關係，又忖道：「難怪青疤梁師傅警告我，不可隨便說出是齊雲高的徒弟，看來師傅的仇家果然不少。」當下小心翼翼地道：「難道齊雲高殺死貴派的……重要人物？」

那乞丐馬上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呸了一聲：「他只敢暗中搞鬼，豈敢當面殺人？」

「那他如何成爲貴幫的公敵？」

那乞丐冷冷地道：「這是本幫與他之間的過節，你不必多問，假如你與他有關係，今日便先殺你祭旗。」

余顧南心中暗哼：「這干人也不是甚麼好人，難怪師傅要暗中與他們作對。」這樣一想，心頭登時舒暢了不少。

小七忙道：「余兄怎會與那魔頭有關係？聽說他孑然一身，六親不認，幫主豈會看錯人。」他這一說，那壯年乞丐臉色才稍斂，當下悻悻然轉過頭去。

這句話也提醒了余顧南，心中暗道：「師傅既然與他們有仇，我如今來求他們長老治病，受其恩惠，他日若讓常幫主知道，彼此臉上不好看，也令他難做，他厚待我，我又豈可令他難堪？反正這又不是甚麼大病，身上又還有銀子，還怕找不到大夫醫治麼？」

主意打定，余顧南便站了起來，小七問道：「余兄弟要去茅厠麼？待俺引你去！」說着伸手攙扶。

余顧南忙道：「不是，貴幫既然有大事，小弟實在不宜在此打擾，且白長老也無暇，待小弟隨便找個大夫治理便了，常幫主回來，請小七哥代小弟向他致謝！」

小七一把將他拉住，道：「這如何使得？這是歐陽副堂主交待下來的，待會他回來，在下如何向他交代？」

余顧南道：「要不在下寫幾個字給你……」

「這裏那來的紙筆？萬望你再等一會兒！」

那壯年乞丐忽然站了起來，喝道：「小子，你是看不起咱們丐幫麼？」

余顧南覺得此人有點難以理喻，發了性子，正想跟他理論，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

接着便是一大羣丐幫的人走進來，爲首的那人正是那位姓常的，他目光一凝，問道：「甚麼事？他是本座請來的，難道你不知道？」

壯年乞丐急忙恭聲道：「幫主，屬下該死……他要離開，屬下請他留下來等你。」

丐幫幫主常虛谷溫聲道：「小兄弟，你何事要離開，莫非懷疑常某之誠意？」

余顧南忙道：「幫主誤會了，在下得蒙青睞，五內俱感，豈會懷疑幫主的誠意？只是貴幫有事，白長老又無空，故此……」

丐幫幫主常虛谷伸手止住他的話，轉頭對身後那花白鬍子的老丐道：「白長老，小侄求你一件事，未知肯否答應？」

白富貴忙道：「幫主的話，老朽不敢不從，但請吩咐，老朽已說過多次，幫主以後萬勿自稱小侄，以免愧煞老朽。」

常虛谷微微一笑，道：「請白長老替這位小兄弟醫治雙脚。」說着只見他嘴角嚅動，却不聞有聲音傳出，但見白富貴不斷點頭。

余顧南不知此爲「傳音入密」，非有深厚之功力，上乘之領悟不能臻此，只覺得奇怪，又道：「在下不敢痲煩白長老，後會有期！」說着從常虛谷旁邊走去，誰知白富貴突然一指抵出，在余顧南後腰一戳，余顧南登時暈倒。

常虛谷一驚，道：「白長老您……」

白富貴道：「幫主放心，老朽既然已答應你，自然不敢違反規矩，亦不會將私人恩怨放在心上。」他抱起余顧南便向後殿走去。

常虛谷臉色爲之一變，嚴肅地道：「大家小心戒備，北幫與咱們誤會越來越深，只怕今夜會來鬧事。」

一個弟子道：「幫主放心，所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北幫的人也不全是三頭六臂的，何懼之有？」

常虛谷道：「問題是南幫、北幫俱是一家人，他們對咱們有成見，咱們却不能將之視作敵人！」

一個老乞丐在殿內走了出來，瞧他的年紀，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八九，「幫主，屬下是三袋弟子招財寶，有句話要說……」丐幫弟子因出身的關係，一般的名字都很俗氣。

常虛谷忙道：「如今尚在磋商階段，大家有話都可以說。」

他背後一位身材十分魁梧的老丐乃南幫三大長老之一的青長河開腔道：「說話必需簡短，一個一個輪着說。」

（未完・五）

亡命江湖

出陰招洩露春色　弄千術技壓郎中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武林善堂遭火焚燬，小唐、岳小憐查不出誰是縱火者，堂主司馬天和那些殘障的高手和殘障的人全部罹難，只有堂主的老僕倪賓生還，小唐懷疑有內賊配合榮貝勒幹的，但未有懷疑到倪賓，而他却被李湘躡踪發現是內奸。她喬裝怪人阻止郝九追捕小唐，巧妙的帶他脫險，二人又結識了袁懷恩，他是袁不忘收養的孤兒……

小唐和袁懷恩埋了死者，也以石板作了碑記，這時忽聞鈴聲傳來，隱隱估計有七八騎之多。

小唐和袁懷恩藏了起來。

山路由此墓地旁邊通過，赫然發現竟是榮貝勒的侍衛部下。

一共是八個人，岳小憐也在一匹馬上，可能穴道被制。

小唐道：「袁懷恩，這是些壞人，我們要救那個女子。」

袁懷恩道：「那妖怪是你的老婆？」

小唐苦笑道：「女人並不是妖怪！」

「也許有一種女人是妖怪！」

「哪一種？」

「李湘。」

小唐道：「的確，那女人叫她妖怪也許沒有甚麼不對！」

袁懷恩道：「我來收拾這領頭的。」

他取下巨弓，低聲道：「沒有深仇，不能殺人！」

小唐點點頭，心想：一個野生野長的野人，居然還有一顆赤子仁愛的心，這正是他的不同之處，道：「對！」

袁懷恩道：「小唐，你希望我取他哪個部位？」

小唐心道：「口氣眞不小！」道：「就施予薄懲，使他暫時不能騎馬如何？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袁懷恩想了一下道：「我懂……」

把巨箭往弓上一搭，「颯」地一聲射出。接着郝九大叫一聲翻下馬來。

原來這一箭奇準地射中了他的屁股，也傷了外腎。

「是哪個王八且暗箭傷人？」

袁懷恩見他罵人，又是一箭穿襠而過，郝九跳起來大叫，且捂着下體。因爲箭鏃擦過，那話兒一痛，他還以爲被射掉了呢，一摸之下發覺還在。

這工夫小唐和袁懷恩走了出來。

小唐道：「郝九，把岳小憐留下來，放你一馬。」

郝九十分忌袁懷恩的箭法。

他相信剛才兩箭絕非射不準，而是給他點顏色看看。

郝九冷冷地道：「唐杰，我是奉命辦事，而你在京中的行爲也太不像話！你難道不知罪嗎？」

小唐道：「郝九，如果你不是裝聾作啞，你也該知道榮親王的所作所爲，和珅當年上下其手，賄賂公行，斂聚無數，抄家時沒入皇家口袋（理應沒入公庫才對）的贜款約八億餘兩。而榮親王的不義之財，據估計不在十億兩之下，且都是苞苴、賄賂、貪污和侵佔而來，我以爲弄他的不義之財，作合理的分配，周濟一些貧困之人是一種善行。」

郝九道：「唐杰，你我對決，如我輸了，你可以揚長而去，如果你不敵就跟我回去交差如何？」

小唐道：「你似乎吃定了我！」

郝九道：「你明知並非如此，我也沒有把握穩贏。」

小唐道：「沒辦法，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郝九的屁股上流着血，但只是皮肉之傷，那話兒剛才被箭鏃擦了一下，也仍在火辣辣地作痛。

只不過他必須擊敗小唐，他必須向榮貝勒交差。

郝九自腰上抽出十三節鞭，輕輕一抖，居然筆直。

鞭是軟兵刃，一抖就直，內力之精純可以概見。

小唐撤出了他的「劍刀」，道：「郝九，你估計一下多少招內可以擊敗我？或者把我擊倒？」

郝九道：「我不敢說……」

小唐道：「如果我能接下你六十招，大概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郝九一鞭掃到，像一根花槍一樣，風聲懾人。

小唐一低頭自頂上呼嘯而過，但他沒有出力。

第二鞭再到，這一次變掃爲戳，完全和槍的章法一樣。

但剛剛戳到，鞭身一變，又攔腰掃到。

這一手十分兇險，而且防不勝防，但小唐又勉強閃過。

郝九大喝一聲，迴身扭步，鞭花耀眼，「颯颯」數鞭，大約是在第四鞭上，「颯」地一聲纏中了小唐的腰。

鞭的最大功用就是纏，一旦被纏住，腰部一些穴道如「章門」、「帶脈」、「大横」、「天樞」、及「盲兪」等穴都會受到影响。

郝九傲然一笑，一抖鞭要把他摔在地上。

但也就在這瞬間，小唐突然向前急貼。

在一抖之下，還未用上力時小唐急往上貼，郝九自然不會提防，「劍刀」一晃，已到郝九握刀之手的脈門處。

這速度之快自不必說，這一刀的精準使郝九也大吃一驚。

此刻若不棄鞭，他這隻右手必廢。

同時郝九也發現，小唐身懷絕技，却深藏不露。

會武之人不能殘，殘了就會生不如死。

沒有足夠的時間和餘地，撒手棄鞭狠狠疾退三步。

在此同時，小唐的身子一旋，鞭已落地。

場上這麼多的人一時之間寂靜無聲，郝九撿起十三節鞭，道：「弟兄們，咱們走……」

留下岳小憐，帶着人走了。

岳小憐的穴道被解開，道：「小唐，我從未見過你施用剛才對付郝九的招式，你深藏不露。」

小唐顧左右而言他，道：「小憐，他們沒有難爲妳吧？」

「他們不敢，因爲我是軍門安貴的親戚。」

「如果郝九眞是無隱地報上去，安貴也要擔一份責任，他的外甥女有通匪之嫌呀！」

岳小憐道：「榮貝勒不會把此事鬧到皇上處，那叫着搬磚打脚。」二人交談，袁懷恩在一邊打量岳小憐。

岳小憐道：「小唐，這一位是甚麼人？」

小唐說了一切，岳小憐笑得花枝招展，道：「我在他的心目中，是不是一個妖怪？」

小唐道：「現在已經不會了，不過他對女人總是十分好奇，有機會我要好好教導他男女之別！」

岳小憐道：「袁懷恩，你以爲我像個妖怪嗎？」

袁懷恩在她身邊繞了一週，仔細打量，還不停地嗅了一陣，道：「妖怪……妖怪……」

岳小憐大笑道：「我還是妖怪？」

袁懷恩道：「不是妖怪爲甚麼身上會有妖怪味道？」

唐、岳兩人一楞，妖怪味道，是甚麼味道？

小唐道：「老袁，別巧立名目好不好？妖怪是甚麼味道？你似乎對妖怪很有研究呀！」

袁懷恩道：「妖怪身上有怪味，嗅幾下就會有一種怪怪的感覺，好像丹田會發燒，還有……」

小唐道：「那不是妖怪味，是體香，在獸類是以體味來辨別雌雄，也就是公母，人類最早也是如此的。」

岳小憐道：「女人還有甚麼地方不對勁？」

袁懷恩道：「猴子走路扭擺得很厲害，女人也是一樣，所以女人最像猴子了！」

岳小憐差點絕倒。

就在這時，一個巨大的影子凌空撲到。

來人顯然是喇嘛，一般來說，喇嘛多是肥嘟嘟，濃眉牛眼，像個大肉丸子，但這個喇嘛不同。

他很瘦小，小鼻子小眼睛，披了件很大的袈裟。

剛才凌空飛來，看來巨大是由於袈裟寬大之故。

袁懷恩道：「這個人爲甚麼把頭髮剃去？人小又穿大的衣衫。」

他自幼在原野深山中長大，自然也未見過出家人。

未見過和尚自然也未見過袈裟。

喇嘛茫然地瞪瞪袁懷恩一眼，似乎對這人甚是不解。

「八成這是妖怪！」凡是不懂的人物，他都稱之爲妖怪。

喇嘛目光一凝道：「你說甚麼？」

袁懷恩道：「別人頭上有毛，你頭上沒有，別人穿窄的衣服，你却穿寬

大的衣衫，別人身上的味道都好聞，你身上的味道却是臭的。」

喇嘛目蘊兇芒，原來他身上有濃烈的狐臭。

凡有缺點的人都不喜歡別人說他的缺點。

喇嘛道：「小子何人？」

小唐道：「他是何人並不重要，你是何人？」

喇嘛傲然道：「嘉珞喇嘛……」

小唐心頭一瞪，此人赫赫有名，儘管他其貌不揚。

嘉珞活佛是西藏大喇嘛，武功震世。

只是名稱不怎麼好，因爲他和清廷走得很近。

小唐道：「大喇嘛有何貴幹？」

嘉珞喇嘛道：「我是化緣來的。」

小唐道：「不巧得很，這會兒手頭不太方便，但十兩八兩可以。」

嘉珞喇嘛道：「大喇嘛不化銀兩和食物，專程來化緣，希望你能跟本喇嘛去一趟京城。」

小唐道：「你出家修持的是甚麼？你知道嗎？」

岳小憐道：「西藏喇嘛修的是左道旁門，不可和佛教視爲一體，我們應該視之爲異端！」

「無知！」嘉珞冷冷地道：「北魏使者宋雲奉旨到西域，在葱嶺遇達摩大師，那時達摩大師已涅槃數月，見他手携一隻草履，踽踽獨行。宋雲大師去何處？太師稱『西天去』，達摩大師又對宋雲道：汝主已厭世，由於宋雲不知達摩已羽化，更不知明帝已死，甚感不解，返回中原，才知與達摩相遇於葱嶺時，達摩大師已登遐數月，該時明帝也剛薨約半月左右，當孝莊皇帝即位，宋雲啓明此事，孝莊皇帝命令啓墳開棺，棺中居然無達摩遺體，只有一隻草履而已。」

嘉珞冷笑續道：「達摩大師自中國西歸後，把『大手印』傳入西藏，所以禪宗也就是密宗，無知的娃子，妳還敢說密宗是左道旁門嗎？」

小唐道：「道就是道，世上根本沒有左道旁門。但身爲佛門弟子，自應遠離權勢，大喇嘛此來是不是爲朝廷作事。」

嘉珞道：「學佛參禪是入世而不是出世，不要弄錯。既爲入世，自應爲天下蒼生謀福，去惡務盡。」

小唐大笑一陣道：「榮親王貪污盤剝，無不是老百姓的膏血，我取之於他用之於貧困，是作惡事嗎？」

嘉珞道：「本喇嘛無暇和你辯論，你們自衛吧！」

這等於暗示，要他們一起上。

袁懷恩道：「這個妖怪要動手是否？」

岳小憐道：「不錯！」

袁懷恩道：「先讓我來！」

他取箭兩支，往弦上搭，「颯」地一聲射出。

嘉珞喇嘛驕傲，但爲人精細，經驗老到。

他絕不會太漠視敵人，他一眼即可看出袁懷恩善射。

因爲袁懷恩的弓和箭都和常人不同。

兩箭平行射出，大約是射向嘉珞的雙肩。

嘉珞屹立不動，伸手就抓。但聽風聲就知道來勢至猛，能射穿一塊一尺厚的石頭，極爲驚人。

盡管如此，他還是雙手抓去。

那知雙手往箭桿上一觸，雙手突然痲酥酥地。

大概就像過電一樣，不由大駭而急閃。

試想，伸手不及的距離能不能閃開？

能，這位嘉珞活佛能閃開，但不是閃而是扭身由面對雙箭而變爲側對雙箭，快得也像閃電。

小唐看得一呆，這速度有資格稱之爲活佛了。

既然閃過，雙箭應由面前平行射過來才好，那知由於他閃扭身子帶動了風，雙箭立刻被引動而變了方向。

嘉珞大驚，施展絕技「移山功」向箭上推去。

用玄門絕技「移山倒海功」(類似蚍蜉撼樹功)來對付兩支箭，這自然是大材小用，殺鷄用了牛刀。

「啪啪」兩聲，箭是被震成數段飛散回去，但嘉珞却也有點狼狽，冷冷地道：「袁不忘是你的甚麼人？」

袁懷恩道：「是我的師父，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

嘉珞不屑回答，却道：「你的箭法只得到他七成，如果是袁不忘在此，本喇嘛或許接不下來。」

他說的也是實話，並未吹噓。

袁老爹是別人對他的尊稱。

袁不忘這名字是暗示他不要忘本，他的母親是母猿。

嘉珞道：「如果剛才的箭法是你的最拿手絕技，你就到一邊涼快去吧！唐杰，你和岳小憐要不要試試看？」

小唐道：「嘉珞大喇嘛是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之一，我唐杰算甚麼？只不過我們不能束手就擒。」

嘉珞道：「對，所以你們必須聯手！」

小唐道：「而聯手對付你一個喇嘛，又怕壞了我一世英名。」

岳小憐格格笑了起來，這當然是消遣嘉珞。

嘉珞瞪着眼道：「你似乎不怕死！」

小唐道：「如果註定非死不可，怕有甚麼用？」

嘉珞嘿嘿冷笑道：「你要獨接本喇嘛？」

小唐道：「我不但要獨接你，而且只用一隻手。」

這口氣就太大了，當今武林中誰

能隻手獨接嘉珞喇嘛？

嘉珞氣得目蘊厲芒。前此無人敢拿他開玩笑。

小唐道：「如果我能以一隻手獨接你五招，你可願知難而退？」這是個取巧的辦法而已。

只不過一個毛頭小伙子能隻手接他五招，仍是奇蹟。

嘉珞道：「一言爲定，如你能在五招內不受挫，就算你不敗，本喇嘛今天也決定放過你！」

小唐道：「嘉珞活佛，我讓你先出手。」

一般來說都是高的讓低的，强的讓弱的。

承讓的人先出手，自然可以搶佔先機。

這小子居然把先機讓給別人，讓別人佔便宜。

嘉珞斜着眼獰視着他，似也不敢輕估他。

不過嘉珞已動了殺機，只好帶回一個死的小唐了。

嘉珞似乎衣衫下襬都未動，人已到了小唐面前。

而且一下子就揪住了小唐的左臂。

閃電快，嘉珞似比閃電還快。

小唐心頭一凜，手隨意動，運起「軟骨功」一抽。

由於嘉珞喇嘛未防他會「軟骨功」，竟被他抽回。

嘉珞一怔，再次閃電似地攻上。

這一次似比上次更快，又扣住了小唐的右腕。

這一次扣緊，絕不讓他再抽回去。

但是小唐的左手一揮，一下子就搭在嘉珞的「合谷穴」上，此穴就是在手的虎口處。

這當然是疏忽，以爲他只用一隻手。

此穴若被抓實，也自是十分危險的，只好鬆手。

兩人的身子一分，嘉珞冷冷地道：「不旋踵就自食其言了。」

小唐道：「我何時食言？」

「你剛才說的只用一手！」

「我是說過，我用過兩隻手嗎？」

「剛才不是用的左手？」

「是用過左手，但我用左手的同時有用過右手嗎？」

這當然是强詞奪理，那時他的右手被抓住如何能用？

但他的說詞却也沒有甚麼不對。他用一隻手，也可以解釋爲不同時使用兩隻手，這有點模稜兩可。

事實上在武功中兩手齊出的招式也有，但却很少。

既然有，就不能說是小唐取巧了。

嘉珞的殺機更盛，決定不留他的活口了。

所以岳小憐暗示袁懷恩戒備，準備出手。

小唐也知道，這禿賊動了殺機，也知道不好應付。

就在這時小唐耳邊有個細小的聲音道：「小子你很危險！」

小唐也有自知之明，今夜他可能會伸腿瞪眼。

那個小的聲音又道：「你如果答應我一件事，我教你一樣救命絕技。」

小唐覺得很有趣，這人眞會利用機會訂城下之盟。

那人道：「你不必說話，如答應這條件，點頭就成。」

小唐四下張望，却看不到人，但他估計在二三十步以內。

小唐見嘉珞目蘊兇芒，似要動手。

他只好揮手阻止，道：「且慢！」

嘉珞喇嘛有把握殺他，也不怕他有甚麼奧援。

看他東張西望的樣子，必然是在等人，如果嘉珞急着出手，反而顯得他沉不住氣了。

小唐忽然看到一個人的模糊影子。

大約就在二三十步以外，這距離雖是夜晚也可以望清。

況且天上還有弦月。

但是他心頭一凜，這人的身子很清楚，看來是個女人，但頭臉却十分糊塗，這是怎麼回事？

這女人蒙了面紗？也不對呀，看來像蒙了面紗的樣子，只是臉部朦朧不清，好像罩了一層霧。

這女人邊動邊道：「看清了！一定要學會。不然你今夜活不成。」

小唐脊樑上涼涼地，這會不會是女鬼？

如果是人，怎麼會這樣？但他還是注意着這女人移動脚步，揮舞着雙手，大約是一招五式。

一招五式的武功是相當複雜的。

那女人停下來道：「會了就點頭，不會就搖頭，但以兩次爲限。」

小唐眞想大聲問她：「妳到底是人還是鬼？」

此時此刻似乎即使這女人是鬼也都不是重要問題了。

他連忙搖搖頭，因爲如他學不會，八成要變成鬼了。

這工夫岳小憐和袁懷恩也都在張望。

他們都也以爲小唐在等奧援，却不知在等誰？

岳小憐知道是白等，不會有人來到，於是招呼袁懷恩雙雙撲上，這兩人一人小巧，一人渾猛有力。

一輕一重往上一貼，那知不出三招，就被嘉珞砸了出去，而且同時撲向小唐，勢不可當。

小唐正在聚精會神地學這一招，自然會被擊中，只是擊得並未正中，却退了五七步之遠。

小唐覺得胸腹間奇痛，却未受

傷。

他奇怪的是現場上這麼多的人似乎只有他能看到這個女人，別的人都沒有看到，如不是鬼，這如何解釋？

小唐內心嘀咕，却見岳小憐和袁懷恩已受了傷，半天才爬起來，只是袁的傷比較輕些。

這工夫嘉珞活佛又凌空下擊，似想一招斃敵。

小唐一望，這一招包羅萬象，絕對無法破解。

情急之下就自然地施出了剛學還不太熟練的一招五式。

這一招有多玄妙？有多大的威力？

在第三式上，嘉珞就被掃中左肩，人在空中不好收勢更無法拿樁，身子失去控制，也就無法適時閃避餘下的一兩式。

而對下的兩式又都是向上撲擊之術，「啪」地一聲，嘉珞的左腰臀處又中了一掌，第一掌輕，這一掌極重。

嘉珞落地跟蹌了兩三步，總算站穩了樁步。

身體傷得不輕，但傷得最重是他的尊嚴。

在某些武林人物心目中，他眞像一尊活佛一樣。

「你……你怎會這麼怪異的鬼招。」

小唐怕他再上，如他再來一次，這一招就未必靈了，他故作鎭靜，一副篤定的樣子道：「當然是師父教的。」

「師父？是你的師父教的？」

「這就怪了！不是我的師父教的難道是你的師父教的？」

嘉珞以爲，如果小唐會第二、或第三招，他不會先吃虧及發威，八成只會這一招怪武功。

但是這門武功太詭異，他已受傷，犯不着再冒險。

況他所忌憚的是那主兒，而不是小唐。

嘉珞活佛虎頭蛇尾地走了，岳小憐拍手道：「小唐，今天是怎麼回事，怎麼全是怪招？」

小唐道：「遇上怪物當然要用怪招哩！」

袁懷恩道：「小唐，你有這麼厲害的武功！爲甚麼要先挨揍再使出來，先施出來不是更好？」

小唐道：「我只是想試試我挨揍的耐性有多大。」

袁懷恩茫然搖頭，岳小憐不信。

小唐四下張望，不見人影，道：「多謝前輩，不知前輩要我爲妳作一件甚麼事，請吩咐吧！」

但空山寂寂，沒有回應。

岳小憐道：「小唐，你在和誰談話，見鬼哩。」

不提鬼還好，一提鬼小唐心頭涼沁沁地。

人怎麼能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要是太遠，爲甚麼身子和四肢看得淸淸楚楚却不見面孔？

如果是鬼，這武功爲甚麼如此凌厲管用，似乎嘉珞知道這一招武功出自何人之手似的。

一招而能把嘉珞活佛這等人物驚走，眞是神乎其技了。

岳小憐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在找誰？」

小唐不便說出這件事，因爲這位怪異的高人要他作一件事，迄今並未說出要他作甚麼事，所以還不便公佈。

岳小憐道：「小唐，殺人滅口者太毒，我們一定要把他揪出來。」

「當然，不僅是『他』，可能是『他們』。」

「你是說有很多人？」

「至少在二人以上。」

「咱們的銀兩不多了，是不是要找個地方……」

「當然，咱們這就去……」

* * *

這家賭場的主人很會動腦筋，所以財源滾滾而來。

他開了一家妓院，而且是附近百里內最大的。

而這「杏花閣」勾欄，擁有南方佳麗及北地胭脂五六十人之多，加之經營方式特殊，日進斗金。

原因是嫖客還可以同時玩賭，這「杏花園」隔壁就是一家大賭場，所以玩賭的人還可以同時嫖女人。

這「嫖賭」本就不分家，等於一魚兩吃，格外吸引人。

到底這位大老闆是如何經營這妓院和賭場的，不久便知分曉。此刻，小唐已坐在這賭場的麻將桌上。

小唐很少玩麻將，並非他不精于此道，而是麻將必需助手，而且需叫片子(即暗號要牌)呼應。

比喻說：123456789；留碰快打胡要抓慢吃。

以上九個字代表九個數目，另外尚有「裏條外餅中間萬」的口訣，這口訣也可以說是代表手式。

叫「片子」時把手放在自己的牌裡面說：「留一張吧！」

這是「裏條」，表示想要「一條」。

如果把手放在牌外面，則是要「一餅」。

放在牌的中間是要「一萬」。

如果說「碰不碰呢」，則依手勢代表「二條」「二餅」或「二萬」，其他以此類推，有時也可以要好幾張牌。

比喻說胡「一四萬」要說：「你這牌是留還是打呀？」

如胡「一四七萬」則加一句：「抓一張算了！」

這當然是賭場「花惑」慣用的技倆(花惑是比郎中等而下之的賭場老千)。

葉子戲(麻將)在明朝時稱之爲(馬吊)。上面都是梁山泊上的人物，以後慢慢改進。

萬的含義是捕盜懸賞之數，成牌的死謂胡了，也是「湖了」之意，「湖」字是指「梁山泊」。

胡了當然又可用作「和了」。

「葉子戲」始於明朝萬曆之末，且玩「葉子戲」不算違法；骨牌始於宣和二年高宗時曾詔頒天下……

「東西南北四面風，發財白板與紅中，砍么門淸獨一幟，槓上開花一條龍」。如能成牌每一句都是滿貫。

小唐有岳小憐作助手，無往不利，大發利市。

連胡兩次滿貫，進帳七八千兩。

只不過這數字在小唐來說，並不過癮，只是這麼大的賭場，對這種「郎中」「花惑」的技倆也不外行，立刻有人上前打招呼。

這人本賭場的重要人物。

這樣一個人物自然是手口兼修，之類貨色。也就是口才好，身手也不賴，軟硬都有一本長。

他在小唐身後一站，低聲道：「朋友，光棍不擋財路。」

小唐笑笑道：「對對！正是如此。」

「朋友已贏了近萬的銀子，可以收了吧。」

小唐道：「還沒有盡興……」

「朋友，有所謂：得意而不可再往。還是適可而止吧！」

「如果在下還沒有過癮呢？」

「朋友！那就要吃罰酒了！」

「就讓我嚐一杯罰酒的滋味如何——」

語音未畢，背後腰上貼上了一隻手，正要抓他的「京門穴」，小唐的「軟滑術」施出，這人一愣，被小唐一掌撩出砸了個跟蹌。

此人眞識貨，知道再加幾個也未必管用。

再看看一邊站着的袁懷恩，塊頭大而且背着巨弓，活像個門神，個個都不好惹。

開賭場的要養些打手，但能爲人作這工作的，多是三五流貨色，高手不會幹此職位的。但同桌的牌友罷賭就沒有辦法，他們要求賭別的。

小唐自然知道，這可能是賭場的暗示。

小唐道：「只要有賭，玩甚麼都可以過癮！」

大家決定賭牌九，而且又換了幾個賭友。

這新換的人手，可能是賭場中的「郎中」。

決定由誰先作莊，不用骰子決定，而似撲克牌，選牌大小來決定，由大者作莊，辦法是這樣的，每個人洗牌一次，然後把牌放在桌上，由對方閉上眼自中央抽出一張。

結果又是小唐的老K比對方的Q大而獲得作莊權。

賭場中人很頭痛。

一般來說，在這情況下多訴諸暴力，但高明的不用這方式，因爲訴諸暴力會把普通的賭友驚走，而不敢再來。

賭場的開銷主要是靠這種普通賭客來維持的。

小唐洗牌運用了高度技巧。

因爲牌友(出門、天門及末門)也幫他洗，所以，在別人幫他洗牌時，他必須記住那些牌是甚麼？

這必須具備精細靈敏的頭腦。

下注後，看看枱面，約五六千兩，這當然不算多却也不算太少。

因爲這是第一把牌，很多人都懂看風水投石問路的道理。

小唐打出了「七對門」的骰子，剛收起骰子，「末門」出手快逾電般突然扣住了他左手的脈門。

小唐冷冷地道：「朋友，你幹嘛？」

「你是『郎中』！」

「我是『郎中』，你有甚麼証據？」

「馬上就可以找到証據的！」

「對對！」有些人嚷嚷起鬨，說小唐是『郎中』。

岳小憐道：「說他是『郎中』的人請舉手。」

有些人舉了，是因爲岳小憐很動人，這樣一個女人不可能會是個高手。另外有人以爲小唐是『郎中』，但看在岳小憐可人的份上而不忍舉手。

岳小憐對那些舉手的人道：「要是找不到証據，你們這些舉手的人，應該得到懲罰，你們懂嗎？」

「我們當然懂！」

「好！」岳小憐道：「請你們站出來！」

有些無賴，故意吃豆腐，站到岳小憐身邊來。

這工夫小唐道：「各位朋友，各位先進，在下贏了點錢，有人眼紅，硬說在下弄鬼是老千……」

有人冷笑，有人不出聲。

小唐道：「在下以爲，最好的辦法是搜身，通常弄鬼的『郎中』，身上大多藏有骰子，牌九或撲克對不？」

「對！」很多人應聲。

「那麼，身上藏有這些東西的人必是『郎中』，沒有的人必然是淸白的對不？各位沒有異議吧？」

「沒有異議！」異口同聲。

這功夫有個人想接近剛才會扣住小唐脈門的人，被岳小憐喝止。

可能是想把這人身上的賭具接走吧？

「好！」小唐道：「現在就請各位作個証人，主持公道，我們二人一齊舉手，由這位姑娘搜我們的身子。」

有人大聲道：「這姑娘是你的同伙，怎知她不會弄鬼？」

岳小憐雙袖撩起拍着手道：「請問，這怎麼弄鬼？」

大多數的賭客都站在小唐這邊道：「這樣不會弄鬼！」

很多人也知道，說這話的動機並

非確知不能弄鬼，只不過是看着這兩年輕人很順眼而已。

一般人對是非曲直的分別本就是這麼單純。

「既然大多數的朋友同意由我來搜，我就不客氣……」岳小憐先搜小唐，衣衫解開，還找了一個人來作証。

所謂作証，也就是代爲摸口袋搜身。因爲女人搜某些部位不方便。却是無所獲。

然後岳小憐再叫這人搜對方。

這被搜身的人似乎也很篤定，但他們的同伙都很注意岳小憐和另一個搜身的賭友的動作。

結果這搜身的賭友忽然叫了起來。

因爲他在這人的褲襠的夾層中，板帶中及衣後領中等處搜出了五張牌九和三副骰子。

這結果不禁使賭場中人大驚失色。

但是，人賍俱獲，無法狡賴。被搜獲賭具的人差點氣昏過去，他厲聲道：「我是來搜對方作弊的人，我身上怎麼會有這些？這分明是他們栽賍放在我身上的。」

小唐笑笑道：「朋友們，這位老兄說是我們栽贓放在他身上的，試問在下又沒搜他，這位姑娘也沒有親手搜他？」

「沒有！」很多人同情兩小，大聲回應。

「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小唐道：「既然我們二人沒有搜他，這位代搜的朋友會不會把賭具放入他的褲襠中？」

「不會！絕對不會……」聲震屋瓦有如浪潮。

事情到此地步，賭場方面再忍讓也不成了，非訴諸暴力不可，一下子就上來七個，這些人在武林中數不上，在市井賭場中，却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七人往上一撲，袁懷恩要動手，岳小憐却阻止了他。

拳、脚有如蓋房架屋般地罩向小唐。

其中一人缺左手，却在袖內裝了一隻鋼的假手。這鋼假手手心能彈出小飛刀，陰毒無比。

因爲，這種假手襲人都是在近距爲之的。

七個人在小唐兩三個轉折之下，已有四個嘶嚎着飛出。

其中一個的脖子頸骨被小唐扭了近一百八十度，扭不回來了。

「颼颼颼」五柄柳葉飛刀自小唐的面孔及上半身貼身而過，其中一柄還把小唐的衣領划破一孔。

小唐目注此人道：「你這隻手已經殘了！何必裝假，我還是爲你恢復原狀吧——」一閃而至。

另外三五人吼叫着，才撲上，但在「蓬啪」聲中又摔了回去。

裝假手的人連閃三次，自知無法倖免，在擦身而過時，突然發狠，張口猛咬小唐肩頭。

他本想去咬小唐頸上大動脈的，也自知太難，就改咬肩頭。

小唐討厭此人，一手撈住他的假手，另一手兩指奇準地捏住了他的舌頭，所有旁觀者都呆了。

因爲，這人的左手鋼假手已被扭成麻花型，而他的舌頭已被拉出近四五寸長，這人痛得眼睛已翻白，却又叫不出聲音來。而岳小憐已把那些作証的人打得鼻青眼腫。

這種人本來就是這樣。有所謂：「耻所以治君子，痛所以治小人。使小人屈服，讓他們受皮肉之苦最有效。

「請小友高抬貴手吧！此人行爲失檢，十足下三濫，本賭場從此以後不准他跨入大門內一步……」

小唐不爲已甚，但仍要懲罰此人，鬆手放了他的舌頭，順手一捏一拔，竟然拔下了這人兩顆門牙。

這人殺豬般地嚎叫起來，這當然需要深厚的內力。

但場主斥呵着蹴了他兩脚，把他逐出，道：「小友，你自管賭下去，本場賠多少都不會賴帳的！」

小唐道：「本應如此，賭錢只是爲了個痛快而已！」

「對對！」場主招呼着：「來來來！各位繼續賭下去！」

這次重賭，賭友又換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賭友也是賭場中的『郎中』。

再次決定作莊權，場主建議，以新法決定。

這法子很新也很絕，那就是以一副撲克牌洗一遍，一張張飛出落到另一桌上，也是牌面向下疊，却要把其中最大的四張A剔出落在一邊。

小唐拍手道：「場主此法甚妙，不知我能不能作？」

場主道：「小友一定可以作到的。」

先由「出門」一個中年人擲牌，相距十步左右放一張八仙桌子，桌面很滑，如無內功基礎，由于桌面太滑，絕無法停留在桌面上，而會滑落地上。

況且，還要把四張A剔出飛落在一副牌旁邊更難。

因爲在洗牌時，又須牢記四張A的位置，然後在擲出牌時把它們剔出來，對方敢提出此法，顯然頗有把握。

這位中年人把牌洗了一遍。

只不過，洗牌時准許使牌而向上。

即使如此，在「颯」地一聲洗牌這一瞬間記住四張A的正確位置，不是普通的腦子所能辦到的。

賭場中的這位中年人洗牌熟練，手法巧妙，擲牌時只用隻右手，一張張飛出落在十步外的桌上。

四張A一點不差落在一邊。

沒有把握場主也不會提出這辦法

來。

現在輪到了小唐，他洗牌更絕，牌面向上，並不交疊一起，而是兩組牌相距一尺左右飛起，在空中插在一起。

如此飛起在空中按次序插在一起，一張也不能錯。錯一張就可能無法剔出四張A了。

就在這時，對手微微撮口向小唐飛起的牌輕輕一吹。

雖是輕輕一吹，這些牌仍會錯亂而失去秩序。

小唐暗暗冷笑，心道：我如果怕風還敢玩這箇嗎？

飛起的牌剛失去整齊的行列，忽然又在勁風中定下來。而且四張A順着「桃杏方梅」順序落在一邊。

只是最後一張梅花A在落下之前，突然偏斜飛行，在對手面前一閃才落在另三張之上。

這位對手以手抹唇，弄了一手的血。

小唐懲罰他以口吹牌，就以牌當小飛刀把對方的咀唇划破。場主也都看到了這一幕，和這人交換了一個凜然的眼色。

這個對手也自嘆不如，道：「『賭海一條龍』果然名不虛傳，在下甘拜下風，只求小友手下留情。」

小唐不出聲。

如此一來，別人就不敢確定他就是「賭海一條龍」了。

場主道：「小友既爲賭國名宿，不能以常客接待，就請到樓上雅座吧，免得慢客失禮！」

小唐這才隨場主上了樓。

賭客們這才知道，這個大孩子居然是神話中的「賭海一條龍」，大多數的賭家都未見過這號人物。

人剛上了樓，且已閉上樓門，樓下却鼓噪起來。

有人說「賭海一條龍」不會這麼年輕。

也有人說，不是「賭海一條龍」不可能賭術和武學都是一流的，也不可能使場主都低聲下氣地向他屈服。

樓上的派頭的的確確非比等閑。

沒進過皇宮的人，往往只能憑想像去猜皇宮內的雕樑畫棟，金壁輝煌。這兒，只有皇宮可以比擬，一色桃心木桌椅傢俱，冬天站在地毯上有一種溫暖舒適的感受，椅墊都是上好的湘繡。

有些擺設或設備都是波斯、高麗或交趾國的貢品，不知爲何會流落到這間大賭場之中？

場主把小唐讓到客位上，由這個位子可以經由二個窗子望出去，踞高臨下，視野甚爲開闊。

小唐作莊，剛剛和他爭作莊權的中年人是「出門」，另外的「天門」和「末門」自然也都是賭場的人。

他們要以多勝少，以三對一。

岳小憐和袁懷恩都站在他的身後，場主也在場。

桌上下了約一萬餘兩的注。小唐打出了骰子。

這一次八隻眼睛全都牢牢盯住他的雙手，因爲剛才在樓下對方深信是他弄鬼，但牌九和骰子都到了對方的身上。

其實剛才在樓下「末門」扣住了他的左手腕，說他是「郎中」時，就在那一段時間內賭具就到了對方身上。

捉假賭和捉賊相似，要的是証據。也就是人賍俱獲。

就算明知這些骰子和牌九是小唐的，却因爲未能當場抓到他，反而在他們自己人身上，也只有嚥下這口氣了。

現在他們希望扳回這種頹勢。

賠錢還是小事，對面子很重要。

被『郎中』光顧過，而又未能抓到的這賭場會被同行瞧不起。

「五在手」，小唐拿第一把牌。

時值深夜三更左右，隔壁的「杏花閣」勾欄，已經大致靜下來，除非太蹩脚的姑娘，都有了過夜的戶頭。

而過夜留宿的戶頭，也都會珍惜花銀子買來的春宵，開始享受他們的權利了。

這工夫小唐目光一掃，乖乖！由三個窗子望出去，正好對準了杏花閣三個窗子，只是這是樓上，杏花閣是樓下。

正中的窗子對杏花閣正中的窗子，窗內完全無遮，而且正在辛勤地工作。

房中術有所謂「七損」和「八益」之法。

所謂「七損」「八益」都是使陰陽調和，非但能使雙方達到最高快感，且能袪病强身，甚而長壽。

這二人所用之法正是房中術「八益」：固精、安氣、利臟、强骨，調脈，蓄血，益液和道體。

而這窗中的燈下男女二人，正是採「房中術」「八益」法中第五式「調脈法」，正幹得十分起勁。

右邊窗內這對正在試「八益」法中第八法「道體法」。

這些方法，乍看不過姿勢不同而已。

事實上根據「素女接戰術」等記載，房事的姿式不同，對健康及刺激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因而研出了「七損」及「八益」之法。

至於「七損」，乃是男方有某些病症，而利用一些方法，在交媾中逐漸治癒那些疾病的方法。

當然，這些疾病都是陽萎早洩之類的毛病。

小唐不由心頭一蕩，因爲他前此從未見過這等赤裸裸的肉搏，尤其踞高臨下，而那房中又亮着燈。

這種火辣辣的景象，不被吸引的男人怕不多見。

但是，小唐立刻就警覺到這是陷阱。

表面上，這賭場主人投資開設勾欄，也興建大賭場，說是花一樣的錢可得兩種至高的享受。

表面聽來，也不無道理。

可是人在賭錢時必須聚精滙神，怎可神馳意走，意馬心猿。

小唐收回目光，他知道除了他自己的牌，對方三家的牌必已互相交換過，甚至也望過公牌。

當然，他們換得十分技巧。

小唐心裡已有數。

反正對方打不過他，却又善財難捨，就請他上樓。

勾欄中那兩個窗子中的旖旎風光，都是配合這邊情勢的，試想，作那種事那有公開着窗子唯恐別人看不到的道理？

就算不怕別人看，此刻是初春，還很冷，那有不蓋被子，在完全無遮之下進行的？眞是來得太明顯了吧。

直往杏花閣左邊窗子中望去，更加惹火。

這姿勢是「七損」中的「百閉法」，以女子爲主動，也可以說是主宰，而能達到治癒男方精血枯竭之毛病。

小唐當然並不懂這些「玄、素之道」，即素女與玄女（都是黃帝左右的房中術指導者自然都十分新奇。

男女的事居然是如此的動人心肺，使人血脈沸騰。

現在，他完全收攝了心神，他要反敗爲勝。

就在這時，背後的燈突然熄滅。

屋內燈一滅，雖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總是十分黑暗，小唐大叫「離手」！也就是叫三家把牌攤在桌上，叫場主馬上掌燈。

誰也未看清燈是如何滅的？但對方却相信，必是岳小憐和袁懷恩，二人之以「鬼吹燈」之法吹熄了燈的。

燈是亮起來了。

小唐是後「大銀」一對，前是么蛾一對。

這當然是通吃的牌。

對方三家，最大的一家是前九點，後板櫈一對。

三人傻了眼，場主氣得直翻白眼。

本是穩吃的，而且知道小唐不過是前三後七點。

怎麼會在熄燈之間就變成大牌了呢？

「要查點牌數，請都不要動！」「天門」這位提出建議。這是弄清是不是有人自身上拿牌的方法。

如果只拿出牌來調換，桌上的牌必然多。

然後再搜身，任何人身上有牌就是弄假。

點牌之下，一張不多也一張不少。

再搜身也是一樣，小唐身上甚麼也沒有。

這次對方三人當然沒有藏牌及骰子。

小唐篤定地收了桌上所有的賭注，四個賭在場中的人內心都有一把刀子，表面上却又不敢表現出來。

這工夫小唐再向三個窗子望出去，還在如火如荼地大幹，其中一個女的大概是服了「美鳴丸」，發出婉囀嬌啼。

直把個袁懷恩看得眼珠子都收不回來。他大聲道：「妖怪……妖怪！」

岳小憐大笑道：「眞是下流！」

袁懷恩又大叫「妖怪」！場主道：「那有妖怪？是男女好合，乃是正常的遊戲，不是妖怪！」

袁懷恩大聲道：「是妖怪！爲甚麼別人的頭髮都長在頭上，她的頭髮長在下面？」

小唐大笑道：「老袁，我們走吧！在某一方面來說，說他們是妖怪，也沒有甚麼不對！」

「少俠請慢走！」場主抱拳道：「在下牛大成，有幸能和『賭海一條龍』相處一夜，至感榮寵，不知少俠可否參加本賭場一股……」

小唐道：「我雖喜歡玩玩，却絕不開賭場！」

場主道：「在下要說明，不須少俠出資，牛某願送少俠一份乾股，這乾股是白銀五萬兩每年按股分紅利或由本賭場把紅利送到府上。」

小唐道：「無功不受祿，在下不想佔你的便宜。」說畢三人揚長出了賭場，此刻已是四更左右，客棧大都關門。

岳小憐道：「小唐，身上的銀兩不少，却找不到一家客棧，今夜只怕要露宿街頭。」

袁懷恩道：「咱們就趁夜趕路吧！」

小唐道：「對，晚上趕路也挺有意思！」

三人出了鎭，阿花（狗）奔來奔去，還「汪汪」狂吠不已，小唐本以爲牠是太高興之故，但袁懷恩却道：「小唐，阿花大概是看到了甚麼！」

三人跟阿花來到一個山溝中，在草中看到了一具屍體，小唐一試，這人還有氣息，只是昏過去。

再仔細一看，小唐不由心頭一震，這人竟是在「武林善堂」中大火之後失踪的「五步搜魂」尉遲春。

岳小憐失聲道：「這不是——」

小唐示意噤聲，也叫袁懷恩使狗不要吠。

叫他們都隱蔽起來，因爲他相信那場大火是有人縱火的。

尉遲春在此出現，必有重大原因，至少可由他的口中知道一點起火原因以及還有誰倖免等等。

尉遲春醒了過來，但神智還不太清楚。

「尉遲前輩，我是唐杰，還認識我嗎？」

尉遲春望了他一會，點頭道：「認識，你是小唐。」

「那就好了，尉遲前輩死裡逃生，可知是何人縱火？」

尉遲春搖搖頭道：「不知道。」

「尉遲前輩是說無人縱火？」

「不，有人縱火。」

「前輩未看到有人縱火，又怎知是有人縱火？」

「因爲我看到縱火者的身影，却不知是誰？」

「前輩在火場上看到幾個人縱火？」

「兩個，也許是三個。」尉遲春道：「他們不但蒙了面，而且還戴了怪帽以及披了怪衣。所以看不清他們的面貌，甚至也估不出他們的年齡。」

小唐道：「但他們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使武林善堂變成一片火海，必是內賊所爲，前輩以爲如何？」

「當然是內賊！」

岳小憐道：「縱火的人一定沒有死！」

小唐道：「小憐，也不能說倖存者就有縱火嫌疑。」

尉遲春道：「可以懷疑未死者，我的命大，見到有人縱火，立刻穿出木屋之外，幾乎是剛出屋，屋中就轟然炸開，一片火海了！」

小唐道：「以前輩的經驗，以及對善堂中人之熟，應該能猜出那兩三個縱火者是誰吧？」

尉遲春微微搖頭。

也許他是眞的猜不出來，當然也可能不願在未獲得確切証據之前言之過早，而寃枉好人。

岳小憐道：「前輩爲何昏倒在這兒？」

尉遲春道：「老夫爲了逃避神秘人追踪，奔到此處力盡，虛脫倒地昏了過去——」

岳小憐道：「神秘人會不會就是縱火的人？」

「很有可能。」

小唐道：「前輩一逃出火場就被跟踪還是稍後又被遇上而被追踪的？這有甚麼分別？」

「甚麼分別？」

「前者証明跟踪之人即縱火之人。後者則不一定是縱火者。」

尉遲春道：「老夫逃出火場不久即發現有人跟踪，但因爲深夜，那人又閃閃躲躲未看清楚。」

「那人始終未有動手？」

「沒有，但我逃出百餘里，總是無法擺脫他。」

「也沒有看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應該不會太年輕的……」

小唐道：「這麼說，要不是晚輩及時來到……」

尉遲春道：「老夫已死不活！」

小唐道：「前輩似乎知道此人很厲害對不？」

「這……」尉遲春道：「只是猜想而已，這種猜想也只是根據對方的輕功和脚程估計出來的。」

小唐感覺尉遲春似有難言之隱，不便直言。

岳小憐也可以看出來。甚至懷疑他會不會就是縱火者之一？要不，數百人皆死，爲何他能獨活？

小唐道：「前輩意欲何爲？」

尉遲春道：「想投奔幾位早已隱遁的老友。」

小唐道：「前輩要格外小心，依晚輩之見，不如和晚輩同行，稍後再去訪友不遲……」

「這樣也好……」

四人一犬上了路，第二天正午入鎭打尖，夜晚宿在一個小鎭上。尉遲春說是睡覺毛病多，要單獨一房。

這當然不成問題。因爲在善堂中這些人物如「五步搜魂」尉遲春、「血燕子」姜蘭花、「陰陽判」曹嚴，以及「天魔手」崔崧等人身份最高，對小唐也不錯。

因此小唐也特別尊敬這些人。

小唐身上有幾萬兩銀票，算是個小富翁了。非但不在乎多用幾個房間，還送給尉遲春一千兩銀子。

深夜，大約是三更過半，全都熟睡之後，小唐隱隱聽到了十分怪異的聲音，像有人在嘔吐或哮喘。

小唐以爲是自己人如小憐或袁懷恩等人吃壞了肚子，立刻下床，先到小憐臥室門外聽了一下。

這聲音分明不是來自小憐房中。

再到袁懷恩的門外，這小子正自鼾聲如雷。

最後他來到尉遲春的後窗外，怪聲果然自他的室內傳出。

像哮喘，也像嘔吐而吐不出來的聲音。

弄破窗紙一看，小唐先是一楞，繼而差點驚叫。

尉遲春正在吸吮着他自己的腕上血管中流出的血液，一邊喘着一邊發出怪聲，目光十分可憐。

爲甚麼要吸吮他自己的血液？

那眼神像野獸，十分猙獰可怖。

一個人吸吮自己的鮮血會不會死亡？

應該會，因爲吸吮之後到了胃中而不是進入血管中。

小唐大叫一聲：「前輩不可……」破窗而入。

在此同時，尉遲春突然停止吮血，獰視小唐。

小唐伸手去拉他左手的腕部，要看看他吮過的血管。

那知尉遲春低聲怪吼一聲，一甩手，小唐未防這一手，居然被一股極大的力量震出兩三步。

小唐大駭，在他的印象中，尉遲春的膂力沒有這麼大。

（未完・三）

上文提要‥小神通打發了張半仙解了賭坊之危。唐蜜來了不夜城當荷官，被小神通發現，暗通知易盈盈才敢下手，反被唐蜜知機溜掉，却和諸葛天德發生誤會，幸得諸葛風出面調停才止風波。小神通一行三人離開不夜城，吳家昆仲躡踪唐蜜去了，又來到「金香園」扮皇帝玩意，金不換潔身自愛不玩，扮皇帝的不是別人，却是歡喜頭陀，和尚也逛妓院……



新派詼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高價競購複製畫　尋寶爭猜聖僧詩

又有人提出異議，道：「小神通，江湖上傳言，以前的售價只有二萬兩，現在爲何一下子提高這麼多？」

常勝公子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地點也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金不換道：「這是藏寶地區，寶物可能就在你我的附近，自然要水漲船高。」

白小痴道：「而且，物以稀爲貴，存貨不多，保證以後不再複製。」

龍玉嬌的興緻好大，比小神通自己還熱心，神采飛揚的嬌呼道：「三萬，三萬，想得到的朋友請快出價。」

「三萬一！」

「三萬三！」

「三萬五！」

「三萬七！」

不喊價則已，一喊價就爭先恐後，熱鬧非凡。

喊到三萬七時，便告靜止下來，沒人再往上加。

而喊這個價錢的人不是別個，正是小神通的大舅父司馬俊儒。

「哼！」

小神通在心底最深處，冷冷的哼了一聲。

白小痴道：「三萬七，三萬七，還有沒有人再加？如果──」

「四萬！」

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打斷了白小痴的話。

不是屋子裡的人說的，而是來自聽風閣門外。

應聲大踏步的走進來一位五十來歲，長着一臉絡腮鬍子，身材甚是高大魁梧，彷若一座鐵塔似的老者。

此人一進門，立又掀起一陣騷動，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北虎張飛虎。

金不換待騷動稍歇後，當即朗聲說道：「四萬，四萬，沒有人再加就賣啦。」

大家相互觀望，也可能是在禮讓張飛虎，無人再加。

「賣啦！」

小神通用力一擊掌，與張飛虎銀貨兩訖，完成交易。

緊接着又取出一張來，聲宏氣壯的道：「各位，這是最後一張，也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欲購從速，切勿再喪失良機。」

「三萬四！」

「三萬八！」

「四萬！」

速度好快，兩三下便衝到四萬兩的高峯。

出價的是常勝公子的二舅司馬俊雄。

白小痴循例高呼：「四萬，四萬，這是最後的機會，稍縱即逝，錯過就會後悔一輩子，沒有人出價就要賣掉啦。」

場中寂然，無人再出價競標。

「賣──」

「不賣！」

白小痴的「啦」字尚未出口，便被小神通打斷了。

司馬俊儒愕然一楞，瞪着眼睛說：「小子，出爾反爾，你想自食其言？」

小神通眞絕，簡直六親不認，對他的親母舅絲毫也不假以辭色，語冷如冰的道：「本少爺不願意跟你們司馬家的人打交道。」

司馬俊儒也毫不容情，聲色俱厲的道：「這是公開拍賣，大家有目共睹，可由不得你小子獨斷獨行。」

「這個價格錢太便宜，本少爺不賣，必須再加。」

「加多少？」

「一萬。」

「一共五萬？」

「不錯！」

「臭小子，你這是訛詐、勒索、敲竹槓的行爲，形同地痞流氓。」

白小痴怒冲冲的道：「媽的，請注意口腔衛生，說話乾淨點，甚麼地痞流氓，惹惱了我家教主，將這張山水畫撕掉，你就是再花一倍的錢也買不到啦。」

一句話提醒了小神通，拿起圖來就打算要撕。

被龍九天上前攔住了，好心好意的道：「算啦，算啦，你們都是一家人，何必嘔這個氣。」

司馬俊雄怒氣冲天的道：「謝謝龍兄的好意，請勿過問我們司馬世家的家務，眞正的司馬紅玉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宣告死亡，司馬家沒有他這個外甥。」

小神通一點也不肯退讓，火氣比司馬俊雄還要大：「哼，你臭美，在本少爺的心目中也沒有你這個舅舅。坦白說，就是要敲你們的竹槓，五萬兩，要就拿去，不要本教主馬上撕給你看。」

「四萬兩，維持原來的價格。」

「五萬兩，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

「臭小子，你大概是欠揍。」

「老小子，你他媽的有膽就來！」

「小心老子將你斬成八塊！」

「小心少爺將你剁成肉泥！」

「殺！」

「殺！」

這眞是人倫慘事，甥舅二人舌劍唇槍，各不相讓，動口不足，小神通已從桌子上跳下來，司馬俊雄亦已衝至面前，眼看就要動手。

一直不曾開口的司馬豪，終於開了金口，道：「俊雄，不要跟這臭小子一般見識，五萬兩就五萬兩，咱們買啦！」

畢竟是久經大風大浪的人，深明輕重緩急，利害得失，沒有藏寶圖，必然會瞠乎其後，如何與羣雄一爭短長。

司馬豪言出如山，司馬俊雄那有爭辯的餘地，只好強忍住滿腹的怒火，與常勝公子完成交易。

小神通算是打了一場漂亮的仗，也做了一票大買賣，片刻工夫，僅僅花了二十兩銀子的工本費，便進帳九萬兩，將超收的一萬兩銀票，抽出來，朗聲說道：「各位，不論是來打尖，還是準備住店，所有的費用，一概由我小神通請客，臨走的時候，別忘了帶點乾糧，由此入山，可能再也沒有客棧飯莊了。」

白小痴大吹大擂道：「這就是我們教主偉大的地方，有福同享，給大家吃個紅，討個吉利，不當得的利益，絕不私藏，用於公益，諸位別客氣，盡量吃，盡量喝，盡量拿，盡量帶，反正是我家主人請客，別人出銀子，不用白不用。」

這話說的太露骨，等於是在消遣司馬世家的人，司馬俊雄狠狠的拍一下桌子，丟下一錠銀子，與父兄拂袖而去。

將銀票交給店東，店東却堆下來一張苦瓜臉，道：「這事恐怕有困難。」

白小痴臉一沉，道：「奶奶的，給你大把大把的銀子賺，還有困難？幹嘛，想拿蹻？別不識抬舉。」

店東連忙堆下一臉的笑容，賠不是道：「大爺快別生氣，是誤會，小老兒的意思是，一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再怎麼吃、喝、拿、帶也用不完，多餘的銀子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小神通這才注意到，店家天生一副憨厚老實相，微微一笑道：「這好辦，從明天開始，就以神通教的名義來放賑，派人通知這附近的窮苦百姓，歡迎他們來吃免費的午餐，直到將銀子花完爲止。」

店東的臉上綻開一抹欣喜的笑容，道：「大爺們都是大善人，好人一定會有好報，這樣小老兒就放心啦，粗略估計，大概可以連續舉辦一個月。」

金不換道：「能辦多久就多久，不必太死板啦，只要把銀子用在窮人身上，不亂揩油就成。」

店家彎腰，哈着背，連聲諾應：「是！是！」

就在此刻，門外闖進來一個人。是徐立夫，卧龍山莊的總管，臉色顯得有點慌張，找到龍九天，咬了一陣耳根子。

龍九天一言未發，拉着龍玉嬌就走。

就好像在池塘裡投下一粒石子，激起一陣漣漪，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大家皆盲目的，莫名所以的，一窩蜂的，咬着龍九天的尾巴離開聽風閣。

宛若一羣瘋子，轉眼工夫，便奔走一空。

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是最後離開的，臨走還帶了一大包乾糧。

出得城來，張飛虎、龍九天，以及司馬豪等人早已不知去向。

三小不遑多想，也投入羣山大岳之中。

* * *

這一帶山區極爲深遠廣闊，北有武當，西有巫山，縱橫交錯，達數百里之遙，除非已經確知聖僧藏寶的所在，否則，每一個人皆如沒頭的蒼蠅，無非是到處亂撞吧了。

三小也在亂撞，且已撞了兩個時辰，進入羣山深處。

並沒有撞出任何蛛絲馬跡來。

那麼多人來到這裡，竟如泥牛入海，螞蟻上樹，一個也沒見着。

而不輸少爺，這位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渾身是膽的小伙子，也一直悶悶不樂，很難聽到他開口說一句話。

此刻，日已西墜，距離西邊的山頭還不到一丈高。

撒下滿天的晚霞，映着歸鳥與昏鴉，蔚爲奇觀。

三個人坐在一座山神廟前的台階上，一面休息，一面在啃着乾糧吃晚餐。

突然，小神通舉起拳頭，在石壁上重重的擂了一拳，吐出三個字來個：「我好恨！」

白小痴嚇一跳，但很快就明白了，道：「主人，心裡面有甚麼惱人的事，最好是說出來，別悶在心裡。」

金不換很是善體人意，道：「是嘛，有苦水最好吐出來，發洩之後就會舒坦些。」

小神通沒有答理二人，眸光呆呆地，仍舊望着遙遠的天際，重複着他剛才說過的那三個字：「我好恨！」

白小痴硬着頭皮道：「主人在恨誰呀？」

小神通咬牙切齒的道：「恨司馬俊雄，恨司馬俊儒，更恨司馬豪那個老傢伙，恨燕無雙，也恨我自己，爲甚麼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金不換柔聲道：「小神通，你爹跟你娘，當年是如何結合的？司馬豪爲何會排斥你們母子？」

這是一段極端不愉快的回憶，小神通的面部好像結了一層霜，幽幽歎息道：「嚴格的來說，家母的婚姻是最流行的自由戀愛。」

「既是自由戀愛，理當兩情相悅才是。」

「事實上，家母與燕無雙，確曾有過一段甜蜜的愛情生活。」

「却得不到老父司馬豪的首肯？」

「應該說是堅決反對！」

「因此，父女之間感情破裂，司馬紅玉離家出走？」

「是的，先母是一位愛情至上主義者，得不到父親的諒解，只好黯然離去。」

「所以，司馬家父子會說，早在令堂離家出走的那一刻起，司馬紅玉便已經在他們的心目中死了。」

「不錯，他們的確是這樣想。」

「你母親的想法又是怎樣？」

「小金，妳是指那一方面？」

「可曾想到她的父兄？尤其是當她知道燕無雙欺騙她的感情以後。」

「表面上看，沒有。」

「實際上如何呢？」

小神通沉聲道：「充滿了恨與悔，恨燕無雙，也恨她自己，雖然至死沒有說過一句思念親人的話，但常常面對故鄉的方向，痴立頗久，泫然淚下。」

「臨死前，可曾有叫你投靠司馬世家的話？」

「沒有投靠的話，先母也不願意我投靠任何人，要我憑藉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另外曾交代，如果時機適當，可以跑一趟司馬世家，又如果他們反應良好，就將她老人家的骨灰葬在司馬家的祖墳裡。」

白小痴道：「主人，老太太的骨灰在那裡？」

不輸少爺拍一下身後的葫蘆道：「就在這裡！」

此話一出，金不換、白小痴皆感驚愕，他們，乃至賭國武林中其他的人，千目所視，千手所指，一直以爲葫蘆乃是賭神的化身，是大仙，結果却是司馬紅玉的遺骸骨灰。

不由皆傻傻的楞在那裡，對眼前的這位孝子，生出無限敬意。

白小痴道：「賭博之前，主人必焚香膜拜，意思是——」

小神通道：「向先母告罪。」

白小痴道：「進入風月場中，以紅綾覆蓋，想必是怕司馬前輩蒙羞？」

不輸少爺肅容滿面的道：「不錯，本少爺之所以會嫖會賭，主要的目的是爲了尋找燕無雙，因爲姓燕的嗜賭好色，當年以賭坊妓院爲家，出入這些場合才能逮住這個無情無義的逃夫！」

這話可能並不盡然，雖然小神通不肯承認是燕無雙的兒子，然而，畢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否認也沒有用，誰能說沒有遺傳的因素在內，乃本性使然。

白小痴道：「燕無雙到底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人物，在江湖上默默無聞，好像並不是一個響亮的角色？」

小神通恨聲道：「他本來就是一個無名小卒，在賭國武林中藉藉無名，只因生得一表人才，又極風趣瀟灑，因而先母一時糊塗，上了賊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卒以悲劇收場。」

金不換道：「照你的話說，司馬前輩曾見到燕無雙的親筆休書，殺死她的人亦揚言是姓燕的唆使，此人應該尚在人世無疑。」

小神通道：「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他自然沒有死。」

「可是，江湖上怎會沒有他的一音半訊？」

「我想他可能早已改名換姓。」

「金燕子恐怖組織，會不會跟他有某種關係？」

「本公子懷疑，他就是這個恐怖組織的首腦，起碼是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員。」

「何敢作此研判？」

「一則他姓燕，再則若與他無關，這個恐怖組織不可能替他出面行兇。」

「嗯，有道理，可惱有關這個組織的一切仍在五里雲霧中，令人莫測高深。」

「唐蜜、方妍、宋大頭這幾個傢伙，相信都不是小角色，只要逮住其中的一個，應該可以探出一個粗淺的頭緒出來。」

白小痴極目四眺，粗聲道：「媽的，這個地方太遼闊了，就算是進來三二千人，除非是不期而遇，也很難找得到。」

金不換道：「找聖僧的遺寶更難，奇怪徐立夫是得到甚麼消息，怎會那樣匆忙？」

小神通略一尋思，道：「我想消息絕非出自山水畫，而是民間傳言。」

白小痴一驚，道：「主人是說，有人看到聖僧圓寂的地方，或者是若干年前，曾見到不空老和尚在此山出入？」

不輸少爺道：「應該是後者，不然早已有人捷足先登。」

金不換道：「好在，若是被人捷足先登，咱們就白忙了。」

白小痴道：「主人，快將山水畫的原圖拿出來，此時此地，最好先將原圖研究一下，方可事半功倍，也免得多跑冤枉路。」

小神通亦有此同感，當即將原圖取出來，攤開在面前，三人一起看。

只見峯巒交錯，山山水水，與別的山水畫相較，並無任何特異之處，跟現場的地形兩相一對照，亦覺似是而非，看不出甚麼名堂來。

白小痴乍然想起一件事來，道：「記得主人以前說過，這詩裡面有奧妙？」

常勝公子頷首道：「我是說過這樣的話。」

白小痴朗聲吟唱道：「『山中自有功與技，山中自有帝王謀，欲登龍門定一尊，功名富貴畫中求』，可是這一首？」

不輸少爺道：「不是這一首，不過，從這一首詩裡，我們可以肯定，聖僧確有寶貝遺留後世，只要找對地方，絕不會空手而回。」

金不換立將另一首詩吟唱出來：「『黃土坡上兩人站，萬花叢中百草亡，侯門似海知幾許，山在虛無縹緲間』，一定是這一首咯？」

小神通道：「當然，這是一個字謎，每一句一個字，你們兩個不妨猜猜看。」

金不換好聰明，不大一會工夫便猜出來了，指着第一句道：「『黃土坡上兩人站』是一個『坐』字。」

小神通哈哈一笑，道：「果然聰明，難怪你這個女扒手，能在偷竊這一行裡頭角崢嶸，闖出這麼大的名聲來，將來如果在武帝賭王之外，再設一個扒仙的寶座，想必一定非妳莫屬。」

說到最後，開起小金的玩笑來，金不換玉面一寒，道：「討厭，狗改不了吃屎，你再胡說八道，本姑娘掉頭就走，不陪你在山裡受苦受難。」

小神通毫不退讓，謔笑道：「妳敢，妳若是不告而別，我就到處敲鑼打鼓的『警告逃妻』！」

「你說甚麼？警告——」

「沒有錯，警告逃妻。」

「小神通，你胡謅八扯，當初我們說好的，只做朋友，不做其他的。」

「到現在爲止，本少爺並未違規。」

「希望你能永保君子風度。」

「恐怕這不是妳的肺腑之言。」

「甚麼意思？」

「小金，還記得妳是怎麼輸的吧，居然沒有穿——」

「那是女孩子的天性使然，愛美嘛。」

「妳爲甚麼不說是『女爲悅己者容』？」

「哼，臭美，才不是呢，別往自己臉上貼金。」

「朋友是過程，結婚才是目的，現在是朋友，將來就是老婆，你們女孩呀，最是口是心非，我看妳巴不得本少爺早日『越界犯規』。」

「哼，異想天開，自以爲然，你那麼花，喜歡的女孩子那麼多，誰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妳是指龍玉嬌？」

「還有易盈盈。」

「說正格的，小金，我最喜歡的女孩還是妳這個女扒手。」

「鬼才相信，同樣的話，你也會對龍玉嬌、易盈盈說。」

「我不否認，有這個可能，想在本公子身邊佔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有容人的雅量。」

「小神通，你——你好像主張一夫多妻制？」

「也許是，也許不是，只要大家情投意合，一個不嫌少，三個五個也不嫌多，結果如何，還必須當事人一致同意才有效，絲毫勉強不來，譬如有一塊寶玉，大家爭着要買，自然奇貨可居，身價不凡。」

「你以爲自己是寶玉？」

「起碼不是爛石頭。」

眸光四下一掃，小神通接着又說：「這是將來的事，將來的事將來再說，把握現在最重要。」

「現在怎麼樣？」

「現在，小痴很識趣，『蹺』啦，別辜負了他的一番美意。」

金不換抬起頭來，四下一望，可不是嗎，不知何時，白小痴已不知去向。

正感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小神通一雙鐵筋也似的膀臂，已經將她緊緊抱住，接着兩片火熱的嘴唇也壓下來。

一陣狂擁！

一陣熱吻！

欲仙欲死！

如醉如痴！

利那之間，潑辣的金不換，變成了一團泥，一灘水，完全被小神通的熱情征服、溶化，已失去自我，成為不輸少爺生命中的一部份。

僅止於擁吻。

並無進一步的行動。

而且，很快便唱出休止符。

白小痴在山神廟後面看風景，揚聲道：「喂，你們的『戰爭』結束沒有？」

金不換嬌聲道：「根本就沒有『戰爭』！」

白小痴一長身，彈飛現場，見小金的粉頰仍紅暈未退，嘴角唇邊，仍留有被「摧殘」的痕跡，嘻皮笑臉的道：「沒有『戰爭』嗎？騙鬼，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單獨在一起，很少會不發生『戰爭』的。」

小神通投來感謝的一瞥，道：「只是小戰爭，前哨戰，沒有發生大戰爭，陣地戰。」

白小痴道：「不管是小戰事也好，大戰爭也好吧，基於主人吃肉我喝湯的大原則，我白小痴也該打一場前哨戰吧？」

不輸少爺道：「甚麼叫前哨戰的前哨戰？」

白小痴先不答話，拉起小金的一隻手來，很紳士的，輕輕的吻了一下，道：「就是這樣，主人該不會吃味吧？」

小神通道：「到此為止，再越雷池一步，小心本教主要你的命！」

白小痴伸了一下舌頭，問金不換：「小金，妳的意下如何，可允許我白小痴更上一層樓？」

金不換也知道，白小痴純粹是在開玩笑，無非是想藉此掃去小神通心頭的陰霾，聞言佯怒道：「白痴，我警告你，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以後要是膽敢再動姑奶奶的一根汗毛，小心我剝你的皮。」

笑鬧已過，尤其是經過適才一陣溫存後，小神通的心情大為開朗，早先的一些不愉快已乘風而去，道：「你們現在開始猜第二句：『萬花叢中百草亡』到底是那一個字？」

白小痴的好勝心蠻強的，他們在「戰爭」的時候，就在想這個問題，聞言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啦。」

小神通道：「知道說出來呀，別空口說白話。」

白小痴有條不紊的道：「萬『花』叢中百『草』亡，花字去草，毫無疑問是一個『化』字。」

不輸少爺讚道：「不錯，你也不笨，口頭嘉獎一次。現在來猜第三句：『侯門似海知幾許』？」

金不換沉吟一下，道：「侯門似海這句話，是形容做大官的人宅第都很大，另有一種說話『侯門深似海』，我猜想不是『深』，就是『大』。」

小神通道：「小金，妳的確不是蓋的，有一套，是個『深』字。第四句：『山在虛無飄緲間』，又是那一個字？」

白小痴搖着頭說：「這句太玄，俺不知道。」

金不換亦道：「虛無縹緲，令人摸不着頭腦。」

小神通道：「這一句是比較難一點，是一個『凹』字。」

白小痴一楞，道：「凹？凹跟山在虛無縹緲間有甚麼關係？」

金不換恍然大悟道：「哦，本姑娘明白啦，凹字空白的地方是一個山字，所以說山在虛無縹緲間。」

小神通道：「不錯，事實正是如此。」

白小痴道：「合起來就是『坐化深凹』四字。」

小神通進一步解釋道：「也就是說，聖僧當年是在一處山凹之內坐化而亡。」

白小痴道：「這未免太空泛了，找起來同樣困難重重。」

金不換不以為然，道：「有個範圍總比沒有好，只要單挑山谷、山溝、山窪等低凹的地方找就成了，不必再爬山峯、山嶺、山崗。」

小神通道：「對，有一個固定的目標，自然可以省下不少力氣，少走許多冤枉路。」

白小痴望一下天色道：「日頭已經下山，天上的黑布很快就會拉下來，難不成咱們要連夜進山去摸黑？」

小神通道：「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為止，下班啦。」

白小痴一臉焦灼的道：「這裡除了山，還是山，既沒有旅館客棧，更沒有觀光大飯店，睡覺的問題如何解決？」

金不換道：「今夜入山的人，十之八九可能都得露宿荒郊，咱們能夠找到一座山神廟，已算是高級享受，別不知足。」

白小痴特地跑到廟裡去察看一下，道：「慘啦，慘啦，這裡只有一張神案，一張供桌，此外一無所有，怎麼睡？」

小神通笑道：「自然是小金睡神案，本教主睡神桌，你睡『神地』。」

白小痴一時想不通，道：「甚麼叫『神地』？」

不輸少爺笑罵道：「笨啊，就是山神廟裡的黃土地呀。」

白小痴慨歎道：「衰！衰！這是甚麼世界嘛，身上帶着四十五萬白花花的銀子，足可以蓋一座銀宮銀殿，却必須睡『神地』，受煎熬，比捧着金飯碗沿街乞討還要難堪千百倍，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

＊　＊　＊

烈日！狂風！

塵土！汗水！

餐風！宿露！

翻山！越嶺！

一山復一山！

一水復一水！

尋尋復尋尋！

行行復行行！

這是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三人連日來的生活寫照。

也是眾多睹國武林人物，為了尋寶，披荊斬棘，備極辛勞的眞實縮影。

這日，已是第五天。

已經深入武當、巫山、荊山三山交錯的腹地心臟地帶。

也就是一個杳無人烟、窮凶極惡、原始的蠻荒地區。

根本無路可走，處處都是原始森林。

瘴氣！

野獸！

危崖！

險谷！

是這個地區的特產！

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正揮着汗，疲憊不堪的，進入一道山谷，向內踽踽而行。

乾糧早已吃完，必須以捕殺野味充饑。

清澈的溪水，變成可口的高級飲料。

來時飛揚的神采已不復見，代之以滿面風塵。

白小痴惡狠狠的，將脚下的一塊鵝卵石踢飛出三四丈遠，自怨自艾的道：「這是甚麼鬼地方嘛，除了山水石樹，就是石樹山水，鳥不生蛋，狗不拉屎，連魔鬼都不願意來，眞不懂，甚麼地方不好死，聖僧老和尚偏偏會選中這個鬼地方來走完他人生最後一段路。」

小神通道：「這就是聖僧高明的地方，故意作此安排，怕的是遺寶落入凡夫俗子之手，白白的糟蹋了老和尚的一番苦心。」

白小痴發牢騷道：「但是，受苦受難，也要有一個極限，算算看，咱們已經找了一百多處山谷、山溝、山窪，却連半個狗屁也沒找着，豈不冤哉枉也？」

金不換叱道：「你發甚麼牢騷，聖僧的寶貝如果很好找，早就被歡喜頭陀取去了，還輪得到咱們。」

不輸少爺道：「看來聖僧的確用心良苦，之所以會如此，無非是想給酒肉和尚一個考驗、豈奈這個老禿驢不爭氣，貪杯誤事，說起來也許此乃天意使然。」

白小痴道：「若是天意，就不該這樣折騰人——」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突聞山谷深處，傳來一聲刺耳的慘叫。

叫聲極為淒厲，無疑是人類在遭受極大痛苦時所發出的哀鳴。

這是五日來，三人所聽到的，唯一的一次屬於人的訊息，不禁精神為之一振，循聲如飛而去。

慘叫來自一處怪石嶙峋的亂石叢中。

然而，搜遍前後左右，却沒有半個活人。

也沒有死人。

只發現一條腿！

一條剛剛才脫離活人不久的大腿，因為鮮血仍在不停的向外流。

可惜，看不出來，兇手是人，或是獸？

奇怪的是，受傷的人已不知去向。

現場也沒有任何狼虎獅豹。

白小痴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搞甚麼鬼嘛，一眨眼的工夫便烟消雲散，想必是吃人的野獸幹的。」

小神通道：「不是野獸。」

白小痴道：「何以見得？」

金不換道：「若是獸，牠會將大腿吃掉，不會留下。」

「許是將其他的部份吃掉了？」

「沒有這麼快，附近亦無殘跡。」

「難不成是妖魔鬼怪？」

「我不信世上有妖魔鬼怪！」

「那是——」

「是人幹的！」

小神通接口道：「不錯，是人幹的！」

白小痴一臉狐疑的道：「不對呀，若是人的傑作，不論是尋仇，或是其他的原因，沒有將傷者帶離現場的理由。」

不輸少爺同樣莫名所以，緊鎖着眉頭，道：「事情的確透着古怪，咱們繼續追，繼續查，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在亂石叢中發現一條血線，三人大為振奮，循線向山谷的更深處奔去。

慘叫聲仍在不斷傳出。

殘肢依然在不斷出現。

血線一直存在，綿延數里。

前前後後，已經陸續發現四隻手臂，四條大腿，可就是不曾見到一個軀幹或屍體。

亦未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

事情撲朔迷離，邪門古怪。

氣氛令人窒息，杯弓蛇影。

三小懷着臨深履薄的心緒，踏着血跡，順着山形地勢，登上一座山峯。

實際上是一座高山的稜線，地勢尚稱平坦，不是密不透天的原始森林，便是嵯峨峥嶸的龐然巨石，不容易看到天上的太陽，也無法透視數丈以外的景物。

大家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手拉着手，穩步前進，小神通一本正經的道：「可能有人設下天羅地網，等着我

們，我們正在向死亡前進，等一下不管發生任何事，一定要沉着，要快，要狠，不論任何人，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不要客氣，不必留情！」

金不換道：「與其蒙在鼓裡打啞謎，倒不如痛痛快快幹一架。」

聽小神通說得陰森森的，白小痴本來心裡直發毛，及聞小金之言，忽又激起他的萬丈豪情，道：「是嘛，殺頭也不過才碗大的一個疤，轟轟烈烈的幹一架總比這樣捉迷藏爽！」

語音一頓，隨又大聲喳呼道：「是甚麼人在此變鬼變怪，又是『肘子』，又是『火腿』，有膽就滾出來幹一架，別躲躲藏藏，否則，休怪我白小痴會罵人，會操你親娘祖奶奶！」

白罵了，四下寂然，沒有任何反應。

＊　＊　＊

踏着血跡，繼續前進。

約莫又奔出百丈左右，茂密的原始森林內，很難出現一塊畝許大的空曠所在。

在空地的中心部位，赫然倒着兩個沒有四肢的人。

一個是吳新德。

一個是吳新才。

吳新才已一命嗚呼，吳新德亦奄奄待斃。

有三棵樹，被人削掉皮，上面還寫着字。

東邊的一棵樹上寫的是：「臭小子小神通在此壯烈成仁！」

南邊的一棵樹上寫的是：「女扒手金不換在此蒙主寵召！」

西邊的一棵樹上寫的是：「敗家子白小痴在此拜拜再見！」

小神通差點沒把鼻子給氣歪，身如陀螺般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圓圈，向四週掃視一遍，見樹上樹下皆無人潛伏，這才一面交代白小痴、金不換小心戒備，一面來至吳新德的面前，道：「這是怎麼回事？」

吳新德四肢已斷，由於失血太多，臉色蒼白如紙，彷若風乾了的水餃皮，人亦已瀕臨燈乾油盡之境，聲音弱如蚊蚋：「屬下係奉教主之命，一直追趕唐蜜至此。」

「結果反而被唐蜜給吃了？」

「還有方姣姣、宋大頭他們。」

「他們人在何處？本教主保証叫他們血債血還，為你們哥兒倆復仇！」

有一個奇寒如冰的聲音接口說道：「復仇？哼哼，說說吧了，只怕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從林內，應聲走出一個面如鍋底，說多黑就有多黑，比非洲人還要黑的大漢來，手裡邊的兵器也很特別，使一柄丈二長的五爪鐵耙，比豬八戒所用的那一把還要大一些。

另有一人與他並肩而立，是一個禿子，長着一頭癩瘡，環眼塌鼻，血盆大口，手使一對大板斧，斧刃寬達尺許，重量少說也有二十斤，聲勢十分嚇人。

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而司馬紅玉又是出身武林世家，是以，對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小神通瞭如指掌，道：「不用問，兩位想必是『中原雙兇』，兇神范進與禿鷹馮通？」

黑臉大漢兇神范進怒聲道：「放屁，閉上你的烏鴉嘴，范某兄弟乃是『中原雙義』。」

不輸少爺冷笑一聲，道：「呸！烏鴉就是烏鴉，你一輩子也沒有辦法變成白鵝，正如同你那位拍檔姓馮的，癩痢頭上不可能長出毛來。」

這話太刻薄，激得禿鷹馮通暴跳如雷的吼道：「操你親娘祖奶奶，看老子的雙斧將你斬成八塊。」

兩面大斧挽起一片狂濤，潑金瀉銀般，電光石火似的瘋狂攻來。

「找死，打！」

小神通激怒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先出手，好拉近距離，「奪命釘」去勢如風，出手就到，饒他馮通反應夠快，急切間頭兒一偏，躲開眉心，死罪雖免，活罪難逃，被打中左眼。

一股墨黑的血水奪眶而出，左眼已瞎，痛得他殺豬似的鬼叫不止。

「殺！」

「殺！」

金不換、白小痴沒有忘記小神通的吩咐，雙雙電縱而出，正準備結束禿鷹馮通的生命，兇神范進已先一步將他救走。

同一時間，在另一邊，一片陰惻惻的狂笑聲中，又冒出來四個人。

四人一字排開，一個個獐頭鼠目，都有一張兇神惡煞般的臉，金不換認得他們，依次是惡豺聞天雷、黑狼張金水、笑虎王元慶、花豹陳大山，合稱「綠林四怪」。

綠林四怪，豺狼虎豹，打家劫舍，殺人放火。

這是一首歌謠，也是江湖人對四怪的評語，由此便可知四怪素行不良，作惡多端之一斑。

四怪中以王元慶的名聲最為響亮，雖曰「笑虎」，卻很少笑，一笑就要殺人，很少有他笑了三聲之後還能活命的人。

小神通故意找他的麻煩，道：「姓王的，你怎麼不笑，最好連笑三聲，本少爺倒要看看你如何來收拾小爺爺我。」

笑虎王元慶面無表情的道：「今天恐怕輪不到王某來殺人。」

金不換玉面一寒，道：「你是說另外還有更厲害的角色？」

惡豺聞天雷道：「女娃兒答對了。」

白小痴大罵道：「是誰？可是那個賤貨唐蜜？開窰子的方姣姣？以及綠帽子王，怕老婆會的會長宋大頭？」

「小子，你已死到臨頭，還敢信口雌黃，小心老夫將你的舌頭割下來餵

狗吃！」

話不是現場的人說的，來自林內，是宋大頭，人已跨步而出。

唐蜜、方姣姣緊隨左右，兩個女人皆打扮得花枝招展，嬌艷欲滴。

三人的身後，還緊跟着一羣殺手，每人的手裡皆扣着一枚金燕子，呈雁翅般展開，將三小團團的圍在當中那塊空地上。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小神通此刻有一股子無可名狀的，殺人的衝動，咬牙切齒的道：「宋大頭，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還想否認與金燕子恐怖組織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宋大頭嘿嘿冷笑道：「對一個行將嗚呼哀哉的人來說，沒有這個必要，老夫不僅是這個組織的一名成員，而且地位還不低。」

「是甚麼身份？」

「特使。」

「你們三個人誰是頭頭？」

「自然是本特使。」

「賭國奇女花香香不是你老婆吧？」

「是工作伙伴，兼『性伴侶』。」

「你能忍受她和別人勾勾搭搭？」

「這是她的工作！」

「花香香是你殺的？」

「沒錯，因為她私自行動，欲私吞藏寶圖。」

「你也不是好東西，曾賣給歐陽建一張。」

「不賣白不賣，本座是奉上級指示行事。」

「吳氏兄弟是你殺的？」

「完全正確。」

「支解四肢是為了引本教主來此？」

「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凡是背叛本組織的人皆難逃一死！」

小神通的眼中好像要噴出火焰來似的，從方妍的臉上一掃而過，道：「方姣姣，本公子想知道，在杭州，那個盜走葫蘆的『黑死病』，可是妳的人？」

方姣姣嬌冷的聲音道：「事實正是如此，可恨黑士賓跟花香香犯了同樣的毛病，不該在杭州城大賭特賭，更不該有私吞葫蘆大仙的念頭，因而也為他自己招來殺身之禍，本組織尚未出手懲處，便栽在別人手裡。」

不輸少爺的眸光轉移到唐蜜身上，道：「婊子，爛貨，不要臉的賤人，妳千方百計的混到本少爺身邊來，為的是甚麼？」

唐蜜面籠寒霜的道：「你這是明知故問，自然是為了你的葫蘆大仙、你的生命、以及阻止你參加羣英大會。」

小神通一怔神，道：「阻止我參加羣英大會？這樣看來，你們的頭頭，對武帝賭王的寶座也興趣濃厚？」

唐蜜道：「姑娘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清楚。」

白小痴插言道：「小唐，本總管為妳婉惜，為了工作，不惜犧牲一切，如今已是殘花敗柳之身，將來不是墮落風塵，便是嫁給別人做細姨，可悲呀可悲！」

這話宛若一支利劍，正中唐蜜要害，幽幽一歎，無詞以對，情不自禁的將頭垂下去。

宋大頭怒聲道：「小子，你們的話還真多，完了沒有？」

小神通道：「沒有，本公子還想請教，你們這個混蛋組織，為何要和我們母子過不去？」

宋大頭道：「因為你是司馬紅玉的兒子，因為你的武功賭技很出色，因為你到處煽風點火惹麻煩，因為你鬼頭鬼腦太聰明，可能對我們主人的利益構成威脅，必須將你除去。」

「說了半天，還沒有說你們的主人是誰？」

「抱歉，我家主人乃是一位神仙一樣的人物，凡夫俗子皆不配聞問。」

「是燕無雙吧？」

「……」

「是男的？還是女的？」

「……」

「姓宋的，你再不答話，可能就永遠開不了口啦。」

「臭小子，這話應該由本座來說才對，你的時間已經不多，省省力氣，準備和死神搏鬥吧。」

「大頭，你想以多為勝？」

「本組織一向不擇手段，不過，今天大概用不到動手。」

「甚麼意思？」

「瞧瞧地上，濕漉漉的東西是甚麼？」

「是甚麼？」

「油！可以燃燒的油！」

此話一出，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齊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一齊目注地上，可不是嗎？濕漉漉的，好像剛下過雨，附近還堆了不少乾柴，恨只恨一切皆甚急迫匆促，未及詳查，此刻悔已無及。

一旦點燃烈火，外面又有高手圍堵，這個陷阱設計得實在夠狠夠毒，縱然脅生雙翅，恐亦無法活着飛離這塊畝許大小的空地。

三人面面相覷，禁不住一股寒意直從心底往上冒。

宋大頭的聲音冷得像是從北極吹來的寒潮，又帶有幾分命令的口吻，道：「臭小子、金丫頭、還有杭州來的敗家子，你們是準備自行了斷？還是想嘗試一下大火燒烤的滋味？」

唐蜜道：「自行了斷，好歹可以留下一個全屍。」

方妍道：「大火燒烤，慘不忍睹，皮焦肉枯，骨化飛灰。」

宋大頭補充道：「如果想作困獸之鬥，情況更嚴重，無數的金燕子，保証使你們變成蜜蜂窩，皮開肉綻，全

身佈滿血窟窿！」

金小換殺氣騰騰的嬌叱道：「閉上你的狗嘴，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姑奶奶死也要拉幾個墊背的。」

猛地抽出皮鞭，劈空抽打，勁氣如刀，咬住宋大頭的方向衝過去。

一人動，三人動，小神通、白小痴各打出數枚「奪命釘」，企圖一鼓作氣，先殺出這個危險地帶再說。

孰料，宋大頭是個老狐狸，根本沒有得逞的機會，奔沒五步，先是一蓬金燕子阻斷去路，繼而又點燃一支火把，高高舉起，道：「站住，你們如果敢再動一動，就立刻死無葬身之地！」

三小聞言一懍，未敢再輕舉妄動。

宋大頭高舉着火把，却並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道：「臭小子，在你們未死之前，老夫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小神通暗中給了金不換、白小痴一人一把「奪命釘」，叫他們隨時準備聯手合擊，殺機滿面的道：「綠帽子王已經宣判死刑，行將拉出去槍斃，你他媽的還有要求？」

「希望你將山水畫的原圖交出來。」

「媽的，你不覺得自己在痴人說夢？」

「本座自然會有回報。」

「回報甚麼？」

「回報你們三副棺木，三座墳墓。」

突聞有人接口說道：「太少，太少啦，至少要三十副棺木，三十座墳墓才夠用。」

發話之初似尚有一段距離，話一說完，人已到了面前，是龍九天、龍玉嬌、徐立夫，以及卧龍山莊的十幾名高手。

宋大頭暗吃一驚，力持鎮定的道：「龍九爺此話怎講？」

龍九天臉一沉，直接了當的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老夫與爾等勢不兩立！」

方姣姣道：「九爺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九天從懷裡取出一枚金燕子來，道：「應該從它說起，你們在這個恐怖組織裡，想必起碼是一個小頭頭，當該知曉，龍某人也曾經拜受過一枚金燕子，今天正是討債的好日子。」

宋大頭一聞此言，面部掠過一抹殺機，給方姣姣使一個眼色，道：「給本座放手去幹，不必心存顧忌，四大世家，照殺不誤！」

「是，特使！」

方姸挺身而出，領着十幾名殺手，立將龍九天等人堵在原始森林內，大打出手。

對方人手太多，龍九天的出現，絲毫也沒有減輕三小沉重的壓力，宋大頭依舊穩如泰山，厲色喝問道：「小神通，你還沒有答覆本座呢。」

小神通斬釘截釘的道：「作夢，本教主寧願它與我一齊火化，也不會便宜你這條無恥的老狗！」

另一邊，也就是雙兇的附近，出現一人，是妙手神偷金滿堂，胸前掛着一面金牌，顯然已取得別省的代表權，接口說道：「對，小子有種，無論如何不能便宜這條無恥的老狗！」

小神通瞄一眼金滿堂胸前的金牌，對金不換道：「小金，恭喜妳，假如咱們命大不死，放妳一天假。」

金不換凄然一笑，道：「大敵當前，保命第一，注意製造機會，把握機會。」

宋大頭怒不可當的吼道：「老偷兒，這兒沒有你的事，一邊涼快去，別多管閑事。」

妙手神偷金滿堂冷笑道：「姓宋的，我的寶貝女兒眼看就要葬身火窟，這可不是閑事，老夫要你立刻將火把熄掉，退後一箭之地。」

宋大頭道：「哼，這是她自尋死路，怪不得誰，辦不到！」

以掌代刀，作了一個砍頭的手勢，接着又下令道：「斃了！」

「是！」

兇神范進就在附近，馬上領着三名殺手，跟妙手神偷金滿堂幹上了。

小神通沒忘記金不換製造機會的話，小聲道：「注意，當我將宋大頭的火把打滅時，咱們就找一個最薄弱的地方——」

話說一半，場邊又有情況發生，綠林四怪的身後，來了一位嬌客，惡豺聞天雷定目一看，臉色大變，道：「啊，是小公主，甚麼風把萬聖宮的小公主也吹到這個荒山野地來了。」

小公主易盈盈根本不理會他，越衆而前，卓立在陷阱邊上，對三小道：「快衝出來呀，四面楚歌，不被大火燒死，也會成爲別人的活靶子。」

不待小神通開口說話，宋大頭已自搶先說道：「易公主，本組織與萬聖官一向河水不犯井水，盼能置身事外，勿淌這趟混水。」

易盈盈理直氣壯的道：「笑話，天下人管天下事，何況家母身爲武帝賭王，有責任主持公理正義。」

方姣姣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易公主，宋特使這樣說是敬妳讓妳，可不是怕妳，惹惱了本組織，照樣叫妳吃不了兜着走！」

易盈盈聞言大怒，一聲嬌叱尚在喉間未出，諸葛天德彷若幽靈鬼魅般來到她的身旁，道：「盈盈，妳跑來此地做甚麼，爸媽到處找妳不到，還以爲發生了甚麼意外。」

小公主比手劃脚的道：「哥，你看，他們不但以多爲勝，還想用火攻來燒死小神通他們，簡直欺人太甚。」

諸葛天德的眸光閃鑠不定，環視全場一眼後，道：「許是那小子得罪了別人，這事與咱們無關，快走吧。」

「不，小神通是我的朋友，本宮不能置身事外。」

「可是，爸媽正在找妳，急得不得了。」

「哥，你先走，事完之後我自會離開。」

「不行，現在就得走，爹說過，不許妳跟他來往。」

「爲甚麼不許我跟小神通來往？」

「這——」

「說，說呀，說不出個具體的理由來，就休想我會改變初衷，坦白說，我喜歡他！」

「盈盈，妳越說越不像話了，再不跟我走，莫怪哥哥要採取强硬手段。」

「你想打架，是不是？哼，打就打，誰怕誰呀，你的功夫也不見得比我强多少。」

兄妹二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眼看就要演出全武行，頗令宋大頭頭痛不已，道：「小公主，小王爺之言不差，犯不着爲了一個臭小子傷了你們兄妹的感情，易宮主和諸葛先生，想必是爲了尋寶而深入此山，請快隨小王爺去吧，別——」

「打！」

「打！」

「打！」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趁宋大頭說話分心不備間，乍然一齊出手，打出數十枚，「奪命釘」，分襲雙兇、四怪、唐蜜、宋大頭等人。

變生肘腋，猝不及防，場中秩序大亂。

快！快得令宋大頭還沒有弄清楚發生何事，手中火把已被「奪命釘」打熄。

快！快得令雙兇、四怪沒有發出金燕子的機會，只有騰挪閃躲的份兒。

快！快得令人眼花撩亂，頭昏腦脹，根本沒有思考的餘地，只見場中飛起三條人影，待要放火來燒，出手截殺時，三小三起三落，已衝出危險地帶，到達原始森林的邊上。

轟！一聲，火已點燃，一發便不可收拾，烈焰冲霄而起，別說是人，連石頭都會熔化，吳氏昆仲霎時便燒成焦炭，嚇得小神通等人心驚肉跳，頻呼：「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三小謀而後動，攻擊最弱的部位，也就是雙兇所在之地，果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媽的，你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冤！」

「媽的，你命喪白小痴，死了算活該！」

「你娘，姑奶奶送你回姥姥家吃團圓飯！」

情急之下，小金的髒話也出籠了，三人快攻猛打，如風似電，禿鷹馮通及兩名殺手，眼看着强敵如山湧到，來不及出手反擊，便結伴進了鬼門關。

小神通道：「殺呀，殺掉一個少一個！」

白小痴道：「殺呀，殺掉一對少一雙！」

已經殺紅了眼，精神亢奮，欲罷不能，立又投入鬥圈，欲與金滿堂聯成一氣，先將兇神范進及那三名殺手幹掉。

不料，宋大頭與唐蜜的動作也不慢，已親率大批高手殺過來。

而此刻，大火已波及森林，熊熊烈烈的燒起來，熾熱的火舌吞吐呼嘯，熱度之强，幾乎在片刻之內便可將人烤成「人乾」。

於是，不分敵我，皆急如火燒屁股，紛紛四散奔逃。

奔逃中仍有爭戰追逐，小神通技深若海，「順手牽羊」般又幹掉三名殺手。

一人一支「奪命釘」，釘尾繫着兩條緞帶，「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冤」的字樣迎風飄飛不止。

火勢實在太大，像是咬着屁股不放似的，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一路狂馳，終於奔出原始森林，來到一個光禿禿的、觸目皆是岩石、寸草不生的地方。

白小痴大口大口的喘着氣，還不停的拍着自己的胸脯，餘悸猶存的道：「好險，好險，差一點就變成『蒙古烤肉』。」

（未完・十四）

本刊啓事

由於近月來各地紙張、油墨、印刷原料，突飛猛漲，致使印刷成本及各項開支相應提高。近半年來本刋營業結算，虧損仍鉅，故不得不將本刋定價由30年第32期（即十月十日出版）起，調整定價每本港幣十元，冀望稍能平衡虧損。情非得已，希各地讀友體察衷悃，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謹啓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遵遺言回君山　搭便船遇敎主

上文提要：陸翰飛得到公孫喬夫婦的石城通寶古錢，就是開啓石壁之鑰，而那藏珍古錢，就是開啓石門之鑰，果然找到斧環玉盒，內有公孫氏筆錄札記秘學，跟着按圖式練習，才收拾秘笈離開，去找黑猿下落。又發現左洞內的天魔經，巧遇嘉檀尊者的師妹姬紅薇尋找魔經，是天龍寺的秘笈。同時又得賽孫臏死前託樵夫送來的錦囊書札，連逢奇遇……

陸翰飛因賽孫臏信上曾有「見字希速去君山」之言，另外一封密柬，更須趕到君山才能開拆。

他知道這位神出鬼沒的令狐老前輩，既然說得這麼神秘，相信一定事關重大，別過姬紅薇，立即施展輕功，朝山下跑去。

一口氣跑了二十幾里路程，趕到一處鎮甸，因腹中飢餓，走入了一家麵館，坐定之後，喚過店伙一問，才知道這裡叫盧家舖，此去岳陽少說也有千里行程，偏僻小鎮，自然買不到馬匹，湘南水道交叉，自己不如改走水路，來得方便。

心中略一盤算，便朝店伙問道：「你們這裡，可有到岳陽的船隻嗎？」

店伙含笑道：「我們這裡，只是一個小鎮，相公搭便船，非得趕到嘉禾才有，不過，從岳陽來的船回程回去，碰上湊巧也是有的，小的去給相公問問就是。」

說着，轉身出去。過了一會，那店伙匆匆回來了，笑道：「相公眞還湊巧，剛好有一隻船要回岳陽去，就要起碇了，相公吃點東西，就好上船。」

陸翰飛聽得大喜，連忙稱謝，匆匆吃了碗麵，和一盤包子，會過店賬，便由店伙領着朝江邊走。

果見一隻雙桅大船，正在收錨待發！岸邊上，站着一個青衣少女，一手叉腰，似在等人。

店伙引着陸翰飛，走近埠頭，朝船老大模樣的人打了個招呼，就讓陸翰飛上船。

陸翰飛謝過店伙，正待往跳板上走去！

那青衣少女忽然伸手一攔，嬌聲喝道：「你是幹甚麼的？還不走開？」

陸翰飛聽得一怔，舉目瞧去，只見這青衣少女黛眉如畫，星目含光，望去不過十五六歲，秀髮披肩，一襲半長不短的青衣，腰束絲縧，斜插一柄兩尺來長的帶鞘短刀，不知是何路數？那青衣少女眼看陸翰飛只是朝自己打量，不禁臉上一紅，叱道：「你目光灼灼，姑娘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再不走開，姑娘要不客氣了！」

陸翰飛一皺劍眉，抱拳道：「姑娘不可誤會，在下是搭船到岳陽去的。」

青衣少女柳眉一挑，道：「不成，這船我們已經包了。」

船老大瞧到青衣少女和一位讀書相公爭執起來，也連忙鑽出篷來，陪笑道：「姑娘，這位相公方才早已和老漢說定了的，我們只是回岳陽的便船，本來早就開了，就是因爲這位相公還在岸上吃麵，關照老漢等上一陣……」

青衣少女嬌叱道：「不成，我說過要包，就是要包，他早和你說定，你現在告訴他，也來得及呀。」

船老大滿臉尷尬的道：「姑娘原諒，老漢這條船，原是搭載乘客的，來的都是官客，姑娘如果先來，說好要包，不准另外搭客，老漢也不會答應這位相公了。只是這位相公，說得在前，老漢怎好再回絕這位相公？依老漢說，大家都是到岳陽去的，好在咱們這條船，船艙寬大，大家將就些，也就好了。」

陸翰飛聽船老大幫着自己說話，也就含笑道：「在下因急於趕赴岳陽，請姑娘多包涵。」

青衣少女自知理屈，但她敢情奉命行事，一時急得滿臉通紅，怒形於色，兩隻眼睛盯着陸翰飛盛氣的道：「你可知道誰要包這條船？」

陸翰飛聽她口氣極狂，心頭也不禁有氣，微笑道：「難道不成是皇帝老子要包？」

青衣少女冷笑一聲，道：「皇帝老子算得甚麼？告訴你，這條船是我們小姐要包，識相的就快走開。」

陸翰飛朗笑一聲，道：「別說這船原是在下先說定的，衝着妳這句話，我也非坐不可！」

青衣少女向陸翰飛腰間長劍，瞥了一眼，怒聲道：「哼，瞧你帶着長劍，原來還會上幾手！」

話聲出口，身形忽然欺近，左手疾伸，向陸翰飛右腕扣去！

身法迅速，出手如閃電！

陸翰飛沒想到青衣女子突然出手，向自己抓來，心頭微微一怔，但在這一怔之際，對方纖纖玉指，已是快要抓上自己手腕！

試想以陸翰飛此時的功夫，青衣少女那能抓得到他？五個指頭，堪堪要接觸到陸翰飛衣袖，陸翰飛微一側身，剛好讓開她一抓之勢！

青衣少女瞧他輕輕一閃，便已避開自己一招擒拿，臉上略微飛出一絲詫異之色，口中叫道：「好啊！」

聲出人到，第二招擒拿手，隨着抓來。

陸翰飛劍眉微微一皺，憑自己的身份，那好和人家一個丫鬟動手？她還沒攻到，脚下移動，又讓了開去！

他雖然兩次讓開，但心頭却也暗暗驚奇，青衣少女只是一個丫鬟，而且年紀尚幼，這出手兩招，竟然快速矯捷，即是江湖上成名高手，也不過如此，要是換了從前的自己，除非出手化解，只怕難以避得開她的一招。

心中想着，已一連讓過青衣少女四手擒拿。

船老大瞧到青衣少女竟然如此潑辣，敢對讀書相公對手，站在後梢，直是搖頭。

青衣少女連出四手，全被陸翰飛閃開，一時又羞、又急、又怒、手法一變，立時易擒爲打，雙掌翻動，一口氣攻出五招。

她這一易擒爲打，兩隻雪白的手掌，宛如漫天飛花，掌掌都向陸翰飛要害下手！

陸翰飛看她愈打愈快，出手狠毒，心頭不禁大怒，劍眉一剔，大聲喝道：「妳還不住手？」

他此時內力何等深厚？這一大喝，聲色俱厲，震得青衣少女耳鼓嗡嗡作響，不禁呆得一呆！

忽然一個蒼老聲音，沉聲喝道：「小珠，妳怎好對這位相公無禮？」

那青衣少女敢情叫做小珠，她聽到喝聲，不由臉色一變，急忙垂下手來，急得分辯道：「邵公公，你來得正好，我們包了的船，他……他非搭不可，我……我……」

陸翰飛聞聲瞧去，只見離自己不遠之處，不知何時多出一個僕人打扮，彎腰駝背，身穿黑衣的老頭！

心頭不期一怔，暗想：「憑自己的功力，這老僕人到了五丈以內，居然絲毫沒有發覺，此人輕功之高，可想而知。」

這一婢一僕，身手已然如此，他們的主人不知又是何等人物？

那老僕人向青衣少女叱道：「小姐就要到了，妳還不快上船打掃打掃？」

小珠慌忙答應一聲，急急朝船上奔去。

老僕人回過身子，朝陸翰飛拱手道：「無知小婢，冒犯相公，請相公多原諒。」

陸翰飛還禮道：「老管家好說，在下因有急事，趕去岳陽，早已定好了船，不想這位姑娘堅要包船，才引起誤會。」

那船老大立時接口道：「老管家，這位相公說得不錯，老漢原已答應了這位相公，姑娘來問船之時，老漢是說咱們這條船，船身較大，艙位也有幾間，好在搭船的又只有這位相公一個人，並不妨事，那知姑娘只是不依，請老管家多擔待點兒。」

老僕人瞧了陸翰飛一眼，臉露爲難之色，道：「照說這位相公既然先已說定，自然不能勉强，只是……只是……老朽想和這位相公情商，能不能另僱一條？」

陸翰飛聽得心頭冒火，忖道：「這當眞忒也不通人情，你知道要我另僱一條，難道你們不能另僱一條嗎？你越是如此，我就偏不答應。」

心念轉動，不由朗朗笑道：「老管家既知在下講定在先，老管家何不另外再僱一條？」

一面回頭說：「船老大，這條船，就算在下包了，你替我開船好了。」

說着，舉步朝船上走去。

老僕人臉上神色一變，勉强笑道：「相公且慢，這事老朽也作不了主……」

陸翰飛正待發作，瞥見幾個青衣少女，簇擁着一乘暖轎，如飛而來！

老僕人急忙低聲道：「相公務請稍待，容老朽稟過敝上。」這一瞬功夫，那乘暖轎業已奔近，在江邊停住。

陸翰飛因心中有氣，背着雙手，卓然而立。

老僕人不待陸翰飛回答，慌忙趨

近轎前，狀極恭敬，低低說了一陣。

雙方距離還遠，老僕人又說得極輕，是以並沒聽得很清楚。

但他話才說完，只聽轎中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這條船既是人家相公先定了，怎好勉强？這裡如果找不到另外的船，就和那位相公情商，看看能不能讓出一間艙位？」

這說話的聲音婉轉嬌脆，柔甜悅耳！

老僕人連連應「是」，立即朝陸翰飛走來，拱手道：「敝上吩咐，要老朽和相公情商，不知能不能讓出一間艙位？」

陸翰飛暗想：「你早就這般說法，我也不會堅持了。」心中想着，一面含笑道：「在下原只一人，你們需要多少，只管使用就是。」

老僕人連忙道謝，回身向轎中稟過，軟簾啓處，三個青衣小婢，從轎中扶出一個身穿白緞繡花衣裙，外披天藍斗篷的少女，緩緩朝船上行來！

陸翰飛因有侍女們擋住視綫，沒瞧到她的面貌，但從這副嬌怯模樣瞧去，不像是個練過武功的人！

可是看她身邊三個青衣小婢的身法，輕捷無比，分明都有一身武功，而且武功還全非弱手，但這些人又不像常在江湖走動的人物，當眞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陸翰飛開始對她們感到驚異，不知那位小姐究竟是何等人物？

就在他沉思之際，三個小婢已像捧鳳凰似的簇擁着她們小姐，進入艙去。

老僕人側身含笑道：「相公也請上船了。」

陸翰飛傲然一笑，跨步上船，但當他一脚跨進船艙，不期大吃一驚！

原來這間前艙，此刻不但打掃得纖塵不染，四週全是紫綾幔壁，就是艙中原有的几椅，也都張上了繡花披墊，艙頂垂吊一盞白綾宮燈。

靠壁的一片小桌上，供了一尊羊脂白玉雕成的觀音大士像，左右兩邊，擺設着兩件玉器古玩，像前還供着四式京菓，和一雙精緻的古銅香爐，正冒着裊裊輕烟。

這間寬敞的前艙，經過一番佈置，頓時有如富豪人家的佛堂，也有點像小型中堂。

陸翰飛乍看之下，暗想：「她們佈置得好快！」

脚下才一躊躕，突然間，中艙簾起處，一陣風似的閃出一個青衣小婢，一下攔在自己面前。

那正是方才和自己動過手的小珠，此時臉含嬌笑，揚着黛眉，輕聲說道：「對不起，這前面兩間，都是我們用了，相公委屈點兒，住到後艙去吧！」

陸翰飛認爲他們小姐方才要老僕人和自己情商，說能不能讓出一間艙位，自己因他們人數較多，而且又是女流之輩，原也有意讓她們佔用中艙和後艙兩間。

因爲這條船，終究是自己先講定的，她們至少也該把前艙留給自己，那知她們居然毫不客氣，上船之後，就佔去前艙，却要自己住到後艙去。

心中微感不快，但人家既已佔用，說也無益，當下一聲不作，回身退出，朝甲板上走去。

那叫做小珠的小婢，忽然追上一步，低聲叫道：「相公……」

陸翰飛住足回頭，問道：「妳可是叫我？」

小珠面上掛着嬌笑，她笑得十分自然，絲毫沒有女孩子羞赧之態，緩緩走近陸翰飛身邊，道：「這船上除了你，還有誰叫相公的？」

陸翰飛被她問得一怔道：「有甚麼事嗎？」

小珠眨眨眼睛，抬頭問道：「相公可知道這裡到岳陽，要走多少天？」

陸翰飛道：「少說也要三兩天工夫。」

小珠略一沉思，堆笑道：「就是咯，在一條船上，要過上兩三天，你一定會碰上我們小姐的。」

陸翰飛不知道她此話用意何在，正想開口。

小珠忽然湊近一步，輕聲說道：「相公如果遇上我們小姐、就說你自己願意住到後艙去的。」

陸翰飛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她們佔去了前艙，中艙，居然還要自己說願意住到後艙去的。

但他瞧到小珠睜着眼睛，臉上一片嬌憨，只好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小珠喜形於色，笑道：「相公，你眞好，謝謝你咯！」

說着，一扭頭，往艙裡跑去。

此時船已離岸，緩緩朝江心駛去。

陸翰飛繞過甲板，跨進後艙，只覺這間後艙，地方倒也不小，足有六七尺開闊，收拾得極是乾淨，敢情就是準備給官宦人家的下人們住的，通往中艙的一道門戶，業已閂住，艙中除了四壁木板，連几椅都沒有一張，想來都被她們搬到前面去了。

陸翰飛搖搖頭，只好在艙板上席地坐下。

這後艙，兩邊沒有窗戶可供遠眺，只聽一陣軸輪轆轤之聲，敢情舟子們正在順風張帆！

不大工夫，兩邊水聲嘩嘩大响，舟行漸速。

陸翰飛一個人坐得甚是無聊，不覺動了睡意，正待和身躺下！

忽聽前面艙中，傳出一個嬌柔的聲音，曼聲淸吟！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裡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雲斜。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輝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苹洲。」

這正是溫飛卿的「夢江南」，詞的本身，已極清麗溫婉，再加佳人檀口輕吟，長短錯落，有如珠走玉盤，低迴之中，嬌脆悅耳，聽來更使人悠然神往！

陸翰飛暗想：「這大概就是那小姐的吟聲了，方才自己雖沒瞧到她面貌，但從她走路的嬌怯模樣瞧去，就不像是個練過武功的人。」

此刻聽她低聲吟誦，敢情正在憑窗遠眺，觸景而發，那麼她準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姑娘……

心中想着，忽覺艙門前面，已經有人悄然走近，急忙回過頭去。

原來正是那個彎腰駝背的老僕人，手上掌着一支旱煙管，踅近門口，含笑道：「相公一個人悶在艙裡，不覺得寂寞嗎？」

陸翰飛心中忽的一動，暗想：「他既然兜搭上來，自己正好趁機探探他的口氣，到底是何來歷。」立即拱手招呼道：「老管家請坐。」

老僕人吸了一口旱烟，果然走進艙來，在陸翰飛對面坐下，陪笑道：「相公定好的船，如今反叫相公偈處後艙，老朽眞是過意不去。」

陸翰飛淡淡一笑，道：「在下原只一人，只要住得下就好。」

老僕人道：「相公眞是明書達理之人！」

說着，目光斜斜的打量了陸翰飛身邊解下的那柄元龜劍一眼，乾咳兩聲，才抬頭道：「相公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陸翰飛暗暗「哦」了一聲，心想原來你是盤問我的身世來的，敢情自己和他們同搭一船，感到不大放心，一面隨口答道：「在下陸翰飛，祖籍河南。」

老僕人神色之間，似乎微微一怔，堆笑道：「原來是陸相公，老朽失敬之至，陸相公能文能武，身手非凡，不知是那一門派高弟？」

陸翰飛淡淡一笑道：「在下南嶽門下。」

老僕人吃驚的道：「原來陸相公是南嶽簡大先生的高足，難怪不同凡俗，老朽久聞南嶽簡大先生之名，今日得見陸相公，眞是幸事。」

陸翰飛微哂道：「老管家身手也大是不弱呀！」

老僕人惶恐的道：「相公取笑了，老朽幾手莊稼把式，只不過看看院落罷了，那裡談得上甚麼身手？小珠她們，平日跟着老朽，胡亂練練，別叫相公笑話。」

陸翰飛暗想：「原來這幾個婢女，都是跟他學的，富豪人家，家中僕傭丫環，跟着護院的練武，原是極平常的事，一時不由疑團冰釋。

老僕人又道：「陸相公也是到岳陽去的？」

陸翰飛點頭道：「在下是到君山去的。」

老僕人口中「哦」了一聲，忽然目光轉動，笑道：「陸相公單身一人，船上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老朽叫小珠替陸相公沏壺茶來。」

陸翰飛忙道：「老管家不必客氣。」

老僕人起身笑道：「陸相公何須客氣，到岳陽少說也有三數日水路，既在船上，就如一家人一樣，客氣豈不見外了？」

說着，人已跨出艙去。

過不一會，瞥見一個青衣少女，手中托着一個白玉茶盤，盤中放着一把精緻的紫沙茶壺，和一個白玉茶盅，翩然走進，含笑道：「邵公公叫小婢替相公送來的，陸相公且品嘗品嘗，這茶葉是眞正的雪峯茶呢！」

說着俯身把茶壺茶盅，放到陸翰飛身前。

陸翰飛瞧她和小珠衣着打扮完全一樣，年齡也大致相若，說話之時，笑靨迎人，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瞧着自己！

當下連忙站起身子，笑道：「有勞姑娘……」

話聲未落，只覺青衣使女這一俯下身來，從她身上散出一縷淡淡幽香！

陸翰飛心頭一怔，慌忙後退了一步。

那青衣使女似乎並未察覺，放好茶壺茶盅，直起身子，見陸翰飛只管看着她，不覺嫣然一笑道：「我叫小玲，陸相公以後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好了。」

陸翰飛道：「原來是小玲姑娘，在下怎敢當得。」

小玲眼珠轉動，抿抿嘴啊道：「陸相公，你的名字就叫在下？」

陸翰飛聽得一怔，暗想：「原來她們很少在外面走動，連在下都聽不懂，這就笑着搖搖頭道：「不，我叫陸翰飛，在下是對人自稱的謙遜之詞。」

小玲嬌笑道：「這就是了，我聽相公說着在下在下的，還當是你的名字哩！啊，相公就叫陸翰飛，這名字怪熟的，我好像在那裡聽人說過呢！」

陸翰飛暗暗好笑，妳們很少出門，連「在下」都沒聽人說過，那會知道自己的名字？但小玲一臉天眞，不由引起好奇，忍不住問道：「妳們家住在甚麼地方？」

小玲道：「我們住在白雲峽。」

陸翰飛不知道白雲峽在甚麼地方，但不好多問，接着道：「妳們小姐姓甚麼？」

小玲嗤的笑道：「我知道啦，原來你也不是個好人。」

陸翰飛道：「我怎麼不是好人？」

小玲撇嘴道：「你一定瞧到我們小姐長得好看，才打聽她姓甚麼的，我才不告訴你呢！」

說完，帶着輕笑，急步而去。

陸翰飛不由給她說得俊臉一燒，

自己也感到不該有此一問。

回身坐下，隨手倒了一盅茶，取起玉杯，果然茗色嫩綠，入口清芬，不是普通茶葉所沏，小玲會說這是眞正的雪峯茶，不知「雪峯」兩字，究作何解?

哦，她們家住白雲峽，白雲峽這類名稱，定是山中的地名。

那麼先前自己已經疑團盡釋，認爲她們小姐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想法又推翻了，她們這些人，到底是何來歷呢?

陸翰飛心頭一連串的問題，又從新勾起。

那一身白緞繡花的少女，那付嬌怯模樣，並不像練武的人，但她四個使女，却分明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尤其那老僕人，武功似乎更高。

她們既不是官宦人家出身，但又不像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這主僕六人，當眞身世如謎。

莫非她們和最近崛起江湖的白衣教有關?

一時間，他腦中閃掠過許多念頭，但他却無法確定那一種比較正確。

他對眼前的遇合，感到困擾，也開始感到不安，同時，心頭更浮起强烈的好奇之心，暗想：「好在同一條船，還有幾日相處，這幾個使女看來都涉世未深，自己不難從她們口中探聽出來歷。」

心中忽着，索性推上艙門，拋除雜念，獨自運起功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睜開眼來，天色業已昏暗，船身也不再擺動，敢情已靠了岸，準備過夜。

艙門上起了「剝啄」之聲，一個少女聲音在門外問道：「陸相公可是睡熟了，小婢替你送晚餐來啦!」

那是小玲的聲音，陸翰飛答應一聲，推開艙門，果然是小玲，她依然臉含嬌笑，一手執着一盞燭台，一手托着玉盤，閃身走入。

陸翰飛瞧得一怔，道：「晚餐船上舟子們會送來的，怎敢有勞姑娘?」

小玲笑道：「我們小姐嫌舟子們做得不乾淨，吩咐他們不用準備，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相公嚐嚐可合口味?」

陸翰飛道：「這個在下更不敢當。」

小玲嗤的笑道：「你這人眞有趣，又再說在下了，快吃吧，天氣冷，一轉眼菜飯都涼了。」

說着放下燭台托盤，便自退出。

陸翰飛低頭一瞧，盤中放着四碟菜餚，一小鍋白飯，和一付牙箸玉碗，不僅菜餚色香味俱佳，就是連碗碟都十分考究。

自己確也感到腹中飢餓，就不再客氣，擧筷一嚐，四碟菜餚，果然件件可口，一連吃了幾碗飯，才算吃飽。

過不一會，小玲又提着一把純銀小壺進來，替陸翰飛斟上開水，收過碗盤，便行退出，並沒說話。

陸翰飛除了連聲稱謝，却也不好喊住她多問。

艙外風聲呼嘯，船底的水浪，發出「咚」「咚」聲響，燭光也不停的搖曳!

船老大們辛苦了一天，晚餐之後，早就在後梢艙底，蒙頭大睡去了。

只有前面艙中，四個使女和那位小姐，似乎尚未入睡，因爲還有細微的語聲，隱隱傳來!

不，中艙該是她們小姐的臥室，此刻也有人說話。

陸翰飛心中一動，暗想自己何不聽聽她們說些甚麼?或可從她們對話中，聽出一點端倪來，也未可知。

心念轉動，立即凝神聽去。

要知陸翰飛目前內功精湛，此刻運用內家視聽之術，數丈之內，落葉飛花都清晰可辨。

可是這會因艙外呼嘯風聲，和船底水浪衝擊之聲响成一片，對方又說得極輕，是以聽來還不大清楚。

除了大概聽出前艙有人竊竊私語之外，中艙那間臥室，似乎只有兩個人的口音，但都細不可辨。

陸翰飛揮手熄燈，裝作業已入睡，緩緩把身子移近板壁，然後湊上耳朵，貼在木板上，用心諦聽。

這樣一來，果比先前清楚了許多!

只聽一個嬌柔的聲音，低低問道：「這是誰出的主意?」

陸翰飛心中暗想：「這正是她們小姐的聲音!」

心念才動，另一個聲音說道：「是邵公公吩咐小婢的。」

這人分明就是小玲!

那嬌柔聲音又道：「妳怎麼事前不告訴我?」

小玲的聲音說得更低，好像吶吶的道：「邵公公關照小婢，不準小婢告訴二公主。」

二公主?陸翰飛聽得一怔，小玲口中的二公主，敢情就是這位穿白緞衣裙的少女?不知她是甚麼公主?

那嬌柔聲音似乎生了氣，聲音說得較高：「妳們是聽我的?還是聽他的?」

小玲聲音道：「小婢不敢……」

那嬌柔聲音，忽然低低的歎了口氣，道：「這也難怪，邵叔叔原也爲我們好，但他這種做法，我是不同意的……就是……這次也全是……大姐……我眞不想來……」

小玲沒有作聲，那嬌柔聲音，接着問道：「邵叔叔下了多少?」

小玲道：「小婢不知道，是邵公公親自下的。」

「嗯!」嬌柔聲音嬌慵無力的輕嗯一聲，又道：「好了，妳出去吧，我要休息一會。」

小玲應了聲「是」，停了一停，又道：「邵公公說，今晚……」

嬌柔聲音道：「我知道了。」

小玲應了聲「是」，接着一陣細碎的步聲，向前艙走去，語聲遂寂。

陸翰飛正待坐下，只聽那嬌柔聲音，忽然又低低「嗯」了一聲，接着自言自語的說道：「眞是煩死人啦!」

陸翰飛聽不懂她們說的甚麼，但算來也並沒白聽，至少又知道了她們的小姐是「二公主」。

只是這麼一來，陸翰飛心中更多了一個疑團。

不，疑團還不止一個，這位神秘二公主方才會說，這次她是不想來的，那麼她來是出於不得已的。

小玲口中的「邵公公，今晚……」以下的話，沒有說完，她就說：「她知道」，看來今晚她們有甚麼事情?

陸翰飛越想越覺得頭緒紛紛，暗想：「只要瞧你們今晚有甚麼擧動，那麼你們的神秘身份，便不難揭開了!」

當下隨手取過長劍，悄悄佩在身邊，索性閉目養神，坐着等候……

一更、二更……

快要接近三更了!

隔艙傳出一陣「悉悉」「索索」的細响，這聲音輕微已極，如果不是用心諦聽，决難使人察覺!

陸翰飛精神一振，暗想：「是時候了，敢情那位『二公主』已經起身了。」

趕緊全神貫注，側耳細聽。

那「悉索」之聲，業已不再聞，船上又再沉寂!

陸翰飛心中感到懷疑，如果她們公主已經起身，四個使女决不會不起來的，何以除了那陣細响，就沒有半點聲息?

時間悄悄的過去，果然不再聽到有甚麼動靜，陸翰飛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也許，方才那一陣細响，只是那位「二公主」在睡夢中轉側，也許今晚根本沒有甚麼事情，只是自己庸人自擾。

就在疑信參半之際，驀覺船身微微一沉，接着起了一陣輕微的蕩漾!

陸翰飛猛然警覺!

船身這一輕蕩漾，如果是人從船上躍上岸去，那麼此人這等輕靈飄逸得出奇的身法，此人武功，簡直不在自己之下!

陸翰飛那還敢怠慢，起身掠近艙門，雙手緊按門上，輕輕推開，側身閃出，再闔上艙門，向兩側略一打量，立即提氣長身，雙臂一划，颯的直拔而起，躍上桅檣，身形貼着桅柱，凝目朝岸上瞧去!

他動作迅疾俐落，從發覺船身微晃，到閃身出艙，躍上桅檣，總共也不過轉眼工夫。

但當他擧目瞧去，前面雖有一團黑影，相去少說也在二三十丈以外，身形模糊，那能看得清楚?

陸翰飛暗哼一聲：「好快的身法!」正待往岸上飛去!

瞥見右側不遠，忽然掠起一條白影，宛如離弦之箭，跟踪前面黑影，飛一般追了下去!

白影身法之快，不輸前面那團黑影，轉眼之間，就掠出十餘丈外。

陸翰飛這一發現，那肯放過?但他以目前武功固然一日千里，突飛猛進，江湖經驗，也着實增進了不少，目光同時向四週審愼打量一遍。

看看不再有人相繼飛起，才雙脚一點，凌空橫越，脚尖落地，立即施展「八步追風」輕功，風馳電掠，朝前追去。

夜色迷濛，星月暗淡，荒凉的郊野，三條人影直線追逐，起落之間，宛如星丸跳躍，浮矢掠空。

前面那條白影，和最前的那條黑影，忽然放慢脚步，他敢情在等候後面那條白影，遠遠望去，那人似乎還打了一個手式，才朝村落西邊繞去!

陸翰飛不敢過於逼近，好在黑夜之中，前面白影，目標較爲顯著，是以只是遠處尾隨而行。

走了約莫半里光景，堪堪繞出村落，前面兩人突失踪影!

陸翰飛不防兩人會突然隱去，心頭一怔，只當他們業已發現自己，急忙閃近路側，停住身子，朝前打量!

原來這村落後面，是一帶起伏小山，蜿蜒向西，走出村莊，就是一片松林，林前是一條平坦的黃泥山徑，繞着山脚，向西而去，也就是這座村落的唯一大路。

此時這條大路上不見兩人踪影，他們定在奔出村莊之後，就已閃入路右的松林中無疑!

正在打量之際，忽聽身後來路，似乎有幾個人的聲音，邊走邊談，由遠而近，朝村外走來!

陸翰飛略一沉思，他藝高膽大，那管甚麼「遇林莫入」，身形一個急旋，閃電般朝林中撲去!

他身子堪堪隱入林中，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已由遠而近，走到林前!

陸翰飛服過蝮蛇寶血，目力特强，此刻雖在黑夜，雙方相距還有十來丈之遠近，他已清晰可辨，這一行六人，自己全都認識!

走在最前面的兩人，一個是一身白衣的崆峒派掌門人白衣崆峒楊開源，另一個穿灰色道袍的是華山派掌門人東門子艮，稍後，是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仙人掌左浩，和崆峒二蕭蕭佐、蕭佑!

陸翰飛瞧得暗暗奇怪，這些人怎會也在這裡出現?心念正動，只聽東門子艮微「噫」一聲，冷笑道：「貧道方才明明看到有人，怎會不見踪影?」

白衣崆峒闊嘴一咧，接口道：「道兄也許一時眼花，今晚夜霧頗重，就是最好的眼力，只怕也難以看出十里以外。」

他似在替東門子艮解嘲，但東門子艮瞧他神色，似有所悟，手捋花白

長鬚，立即掉轉話頭，點頭笑道：「不錯，今晚確實夜霧極重，嘿嘿，咱們既然應約而來，此刻差不多已是時候！」

白衣崆峒望望天色道：「此時不遲不早，正好三更！」

東門子艮道：「咱們還是快走吧！」

兩人話聲一落，邁步朝前走去！

獨角龍王沙無忌並沒立即跟去，大聲說道：「兩位道兄，這裡已是觀音橋了，咱們還要到那裡去？」

白衣崆峒楊開源白衣飄動，像流水行雲般只顧朝前走去，似乎沒聽到獨角龍王在說甚麼。

崆峒二蕭只知跟着大師兄走，白衣崆峒一起步，他們一聲不作，從獨角龍王身邊掠過，筆直跟了下去。

東門子艮笑了笑，回身道：「沙兄怎的也糊塗起來，鄉間的庵堂廟宇，多半是在村落西面，咱們一路行來，並沒瞧到觀音庵，自然在村西無疑。」

獨角龍王猛的一拍腦袋，笑道：「糊塗，糊塗！不是道兄說起，兄弟一時眞還想不出來！」

他說到這裡，眼看白衣崆峒師兄弟三人，業已走出老遠，不禁大感不快！

仙人掌左浩乘機憤然道：「這姓楊的當眞忒也妄自尊大！」

獨角龍王沙無忌胸無城府，三角濃眉一剔，正待開口！

東門子艮怕他嗓門洪大，連忙搖手制止，微笑道：「楊兄爲人，一向眼高於頂，他自己也公開說過，不如不交他的朋友，只是咱們既然和他聯手合作在先，一切還是忍讓爲宜。」

獨角龍王聽東門子艮說出「不如不交他的朋友」，更覺刺耳，怒嘿道：「難道還要交他這種不重信諾的狡詐之徒做朋友不成？」

東門子艮道：「沙兄，咱們還是快趕上去才好，要是楊兄先到了，只怕……」

獨角龍王沒待他說完，急道：「道兄說得不錯，咱們不能落在他後面。」

三條人影果然同時掠起，朝前追去！

陸翰飛不知他們在觀音庵有甚麼約會，但從這幾個人的身份推測，觀音庵這場約會，決非等閒之輩。

他目送他們走後，再向林中略一搜索，先前兩人也早已鴻飛冥冥，走得不知去向。

心頭不期一怔，暗想：「這兩個人走得神不知鬼不覺，武功只怕還在白衣崆峒等人之上，莫非也是趕到觀音庵去的？」

照這情形看來，觀音庵的約會，果然有不少武林高手參與。心念一動，立即閃出松林，匆匆朝白衣崆峒等人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一陣急走，最多也不過半里光景，果然在大路右側不遠的一處山腳下，發現有一座廟宇！

這座廟宇並不很大，從遠處望去，已可一目瞭然，除了前面有一個小小院落，只有一座大殿，和兩側幾間廂房。

庵的左右兩邊，是一片連接小山的松林，正好把庵圍在正中間，只有正門前面，有一塊空地。

此時庵中不見半點燈火，白衣崆峒、東門子艮等人，只在庵前略一駐足，便魚貫朝裡行去。

陸翰飛心中暗暗盤算，自己只是跟踪而來，最好不露行藏，免得被人發覺，當下一提眞氣，腳下突然加快，奔近庵前，擰身縱上圍牆左側一棵大樹，隱蔽身形。

此處正好斜斜對着大殿，相距只有七八丈遠近，不但庵中動靜可以一覽無遺，就是四週的情形也逃不出眼底！

他縱身上樹之際，白衣崆峒等六人也正好走到階前，敢情因殿上沒有燈火，一片漆黑，是以大家不約而同的停下腳步來。

東門子艮長髯拂胸，在夜風之中，看去倒有點道氣盎然，乾咳了一聲，首先朝白衣崆峒笑道：「楊兄，看來白衣教主還沒來呢！咱們要不要到殿上先去歇息？」

陸翰飛心頭不期一怔，原來他們是應白衣教主之約而來的！

白衣教主？難道方才自己追了半天的那條白影，就是白衣教主不成？

白衣崆峒楊開源一陣呵呵大笑，道：「兄弟如果推想不錯，白衣教主恐怕早已來了！」

東門子艮愕然道：「楊兄何以見得？」

白衣崆峒笑道：「白衣教主既然約咱們到觀音庵來，他是主人身份，理應先到才是。」

這兩人只顧說話，人却仍然站在殿前，絲毫不動！

東門子艮道：「楊兄說的固是常情，但白衣……」

他話沒說完，只聽大殿裡面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教主已在殿上恭候大駕，諸位請進殿來。」

陸翰飛聽得又是怔，暗想白衣崆峒果然厲害，一口猜中白衣教主早在殿上！

白衣崆峒縱聲笑道：「我說如何，兄弟還料得不錯吧？」

東門子艮抬頭道：「貧道和楊兄乃是赴約而來，貴教主既在殿上，怎不點上燈火，現身相見？」

白衣崆峒大笑道：「這就是白衣教故作神秘之處！」

殿上那人冷笑道：「沒想到諸位一派掌門，竟然膽小如鼠。」

獨角龍王沙無忌暴喝一聲，道：「鼠輩好大的口氣！」

高大身軀，隨着喝聲，當先朝殿上跨去！

東門子艮低聲道：「沙兄小心！」

沙無忌左腳已然跨上石階，聞聲停步。

殿上那人冷笑道：「怕死的，就別進來。」

白衣崆峒咧嘴笑道：「道兄放心，兄弟保証白衣教主今晚決不敢對咱們有甚麼不利舉動！」

說着，也緩緩舉步朝殿上走去！

他話聲未落，只聽殿上另一個低沉聲音，說道：「你就燃上蠟燭，讓他們一起進來吧！」

這說話之人，敢情就是白衣教主了，他話到接近尾聲之際，似乎略帶尖聲。

先前說話那人，應了聲「是」，接着殿上火光一亮，果然點燃起一支銀燭。

只見大殿神龕前面，負手站着的，正是一身白衣、臉蒙白紗的白衣教主！

他身側却是一個身材高大，穿一襲閃閃發光的金色長袍，臉上同樣蒙着一方金紗的人！

陸翰飛瞧得心頭暗暗納罕，他先前只當那位神秘公主，可能是白衣教主，另一個冰冷的聲音，可能是老僕人邵公公。

他這一假想，是因爲小玲口中曾說過：「邵公公今晚……」二公主接着就說：「我知道。」後來船身晃動，分明有人登岸，而且發現一條白影和一條黑影，就是朝這裡奔來。

再証以白衣崆峒等人，是應白衣教主之邀而來，因此他把這些蛛絲馬跡連貫起來，就認爲神秘公主就是白衣教主。

但這一假想，從大殿上點起蠟燭，經他仔細觀察以後，又感到不對！

因爲這位神秘二公主，身材苗條，看去嬌怯怯的弱不禁風，完全是多愁善感的人物。

而眼前這位白衣教主，却是仰首向天，態度冷傲。

這是兩種迴然不同的性格，一個人任他如何改裝，可以改裝他的形狀，但決不可能改變他的性格。

尤其那老僕人邵公公，彎腰駝背，一付龍鍾老態，和這個高大身材的金衣人，也極不相稱。

正當他心念轉動之際，忽聽身後不遠，响起兩聲極其輕微衣帶飄風之聲，陸翰飛耳目何等靈異，聲音雖輕，才一入耳，目光同時朝聲音來處射去！

果然發現離自己五六丈遠的樹梢之間，兩條黑影一閃而沒，陸翰飛目力最强，也只依稀覺得其中一條，好像正是白影！

不錯，這兩人敢情才是自己半路上追丟的兩人了！

此時，一干人已陸續走上大殿。

白衣崆峒木無表情的臉上，皮笑肉不笑，拱拱手道：「教主別來無恙？」

白衣教主站在殿上漠然不動。

他身旁的金衣人冷冷說道：「教主不喜多言之人。」

白衣崆峒大笑道：「可是怕言多必失？」

金衣人叱道：「你不覺話說得太多嗎？」

白衣崆峒目光一轉，沉聲斥道：「楊開源忝掌崆峒門戶，今晚是應你們教主之約而來，爾是何人？敢對楊某一再無禮？」

他這麼一喝，崆峒二蕭心意相通，同時一聲不作的提氣蓄勢，走了過去。

白衣教主搖搖手道：「楊大俠請勿介意，本教主約請諸位來此，原有正事相商。」

白衣崆峒陰笑道：「這就是了，兄弟早知道教主決不會無故見邀。」

東門子艮稽首道：「教主有甚麼賜教，但請明說。」

白衣教主回頭朝金衣人說道：「還是你告訴他們吧！」

金衣人躬身領命，朝衆人略一抱拳，冷冷的道：「敝教……」

「且慢！」白衣崆峒手掌朝前一揚，阻止金衣人說話，一面朝白衣教主笑道：「兄弟先想請教這位在貴教之中，是何等身份？有沒有和咱們說話的資格？」

金衣人似是怒極，冷嘿道：「老夫是代表白衣教主說話。」

白衣崆峒大笑道：「你們教主還沒開口，你最好少說。」

東門子艮知道白衣崆峒爲人極工心機，他故意引白衣教主說話，想來其中必有緣故，是以站在他邊上，並沒作聲。

白衣教主道：「他是我金衣侍衛。」

白衣崆峒道：「金衣侍衛想來比綠衣侍衛高了一級吧？」

白衣教主微有慍意的道：「他代本教主發言，你們愛聽則聽，不愛聽拉倒。」

白衣崆峒道：「兄弟還有一事請教，不知貴教有幾位教主？」

白衣教主臉蒙白紗，瞧不出面情，但身子似乎微微一震。

金衣人接口道：「教主乃是一教之主，自然只有一個。」

白衣崆峒點點頭道：「好，貴教主既然要尊駕代表發言，你就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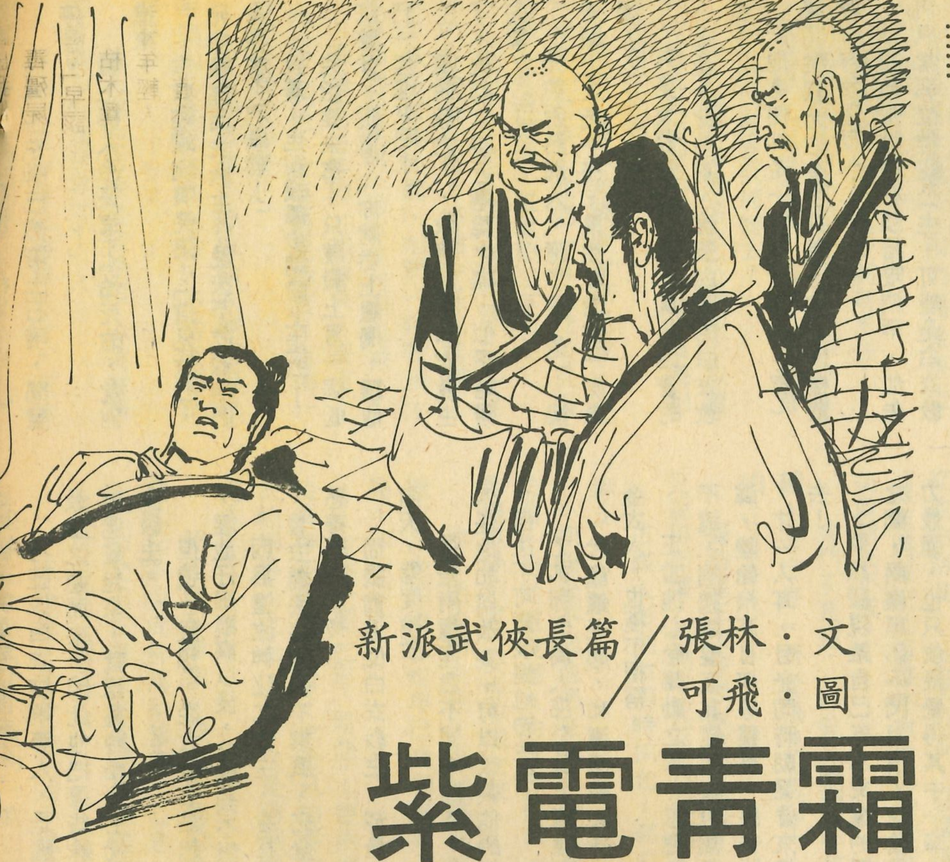
金衣人不禁抬頭朝白衣教主瞧去，只見白衣教主微微點了點，這就雙手一拱，冷冷的道：「白衣教出現江湖，萬流歸宗，唯我獨尊……」

東門子艮手捋花白長髯，望了白衣崆峒楊開源一眼。

白衣崆峒兩條細縫似的眼睛，又恢復他半睜半閉模樣，臉上也絲毫沒有表情，但却頻頻點頭，好像對金衣人所說的極表贊成！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方瑟和夏蘋坐馬車逃生，被沈重追上，雙方發生激烈拚搏，方瑟將沈重摔下馬車，揮鞭急馳而去，不小心幾乎向迎面而來的馬車撞去，又碰上了煞神，一個叫霸天魔刀魏霸天，一個是金笛書生羅詩，二人將夏蘋擄走，將方瑟摔落稻田裡，奄奄一息，此時剛好枯木尊者彭海和毒殭屍軒轅窮經過，聽到呻吟聲……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冒充正派高手　追查神僧行踪

軒轅窮眼中寒芒閃爍道：「有人在……」

話剛出口，他已見到枯木尊者彭海飛身騰空，朝那聲音傳來的方向躍去。

枯木尊者彭海的身軀又矮又肥，一個大肚子幾乎垂到了膝部，可是這一飛身騰空，動作之伶俐，速度的快捷，使人不敢相信他這麼一個胖子所能夠施展得出來的……

毒殭屍軒轅窮望着他那個似陀螺般急旋的身軀，陰陰一笑，忖道：「他把這魔道神功『天地轉』已練到了巔峯，若是再服下了千年參王的靈液，只怕連厲毅的血影神功都不是對手了，我總得想個法子讓厲兄收拾他，免得他一天到晚的老在我耳邊笑個不停，使我恨不得……」

這個意念剛自軒轅窮腦海中掠過，他已見到枯木尊者彭海手裡提着一個人，急速掠了回來。

枯木尊者彭海把手裡提着的人輕輕的往地上一放，笑着道：「老弟，你認不認識這小子？」

毒殭屍軒轅窮只見躺在地上的是個滿身是血的年輕人，由於臉上被田裡的污泥和嘴裡吐出的血液所掩遮，看不清面貌，只能讓人看到這年輕人的臉形輪廓。

他搖了搖頭，冷聲道：「我不會認識這個年輕的小子！」

枯木尊者彭海伸手探了探那年輕人的胸前，訝道：「奇怪，他中了羅詩的『九幽天柱』怎麼還能活命？」

毒殭屍軒轅窮冷笑一聲道：「我老說羅詩那小子仗着一張小白臉，到處勾引女人，從不好好練功，他那什麼『九幽天柱』雖然是北天山金嬤嬤獨創的絕學，他却只練到了六成的功力，如何能打得死人？」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大笑道：「老弟，我曉得你一向跟羅詩合不來，他老是駡你長得這麼一副鬼相，所以……」

毒殭屍軒轅窮眼中射出一股凶光，冷聲道：「所以彭兄你一看這小子遭到羅詩的『九幽天柱』擊中，才會問我是否認識他？」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一笑，道：「老弟，你是在生氣？」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道：「若不是顧全我們九大凶人的威名，我早就把羅詩剝了皮，生生的吞進肚裡去，哼，憑他那點功夫還能列身九大凶人之中，眞是使我們都爲之蒙羞……」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一笑道：「你這句話，我以前並不贊同，可是現在一看這個小子的樣子，我才曉得羅詩確實是未學好這份功力，只怕連你的一半都沒有……」

他瞥了毒殭屍軒轅窮一眼，繼續道：「他老是把女人比做花，自命爲愛花之人，只怕這些年來，功力後退都是受了愛花之害，哈哈哈，等到這次聯手對付完般若禿驢之後，我眞想把

他踢出我們九大凶人的行列……」

毒殭屍軒轅窮喜怒不形於色，冷冷道：「早該如此了。」

枯木尊者彭海笑了笑，低頭去察看那年輕人的傷勢，看了一看，抬起頭來，道：「奇怪，羅詩這回怎麼不用他那根金笛？並且好像這小子是受了傷之後才碰到他的……」

他這番話也引得毒殭屍軒轅窮注意起來，他的雙膝因爲練了殭屍功，不能彎曲，只能俯下身去察看……

他默默的看了看，忽然訝道：「彭兄，你說的一點都不錯，這小子是已經受傷之後，才遇上羅詩的，並且他好像被人綑起來，以致手腕上留下鐵索的傷痕……」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老弟，這下你倒也費起腦筋來了。」

毒殭屍軒轅窮桀桀一陣怪笑道：「我是從來都不費腦筋的，依我之見，管他是誰？要幹什麼？一爪便送他回娘家去！」

枯木尊者彭海笑了笑道：「眞是奇怪，像你這種豆腐大腦，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怎麼還有命在？」

毒殭屍軒轅窮臉色陰沉地望着彭海，默然半晌，冷冷道：「彭兄，你的主意既然多，何不告訴我，該如何處置這小子？」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老弟，你好像對我有點不滿意是不是？」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道：「彭兄，我想你也是明白人，般若老禿驢沒有除掉，我們是絕不能起內鬨的……」

「你知道便行了。」枯木尊者彭海笑道：「我還以爲你會冷不防的給我一記『殭屍功』或者『白骨爪』呢！」

毒殭屍軒轅窮桀桀怪笑道：「彭兄不愧是善用心機之人，竟然連小弟的心意都猜出來了……」

枯木尊者彭海緩緩的站了起來，瞇着眼睛陰笑地凝望着軒轅窮一會，又哈哈笑道：「老弟，我是逗着你玩的……」

軒轅窮冷哼一聲道：「彭兄，這種玩笑少開爲妙，以免傷了我們弟兄的感情……」

他說到這裡，見到彭海臉上的笑容愈來愈盛，那凸出的肚子不住地鼓動者，並且，漸漸內陷，不由得臉色一變，拉遠了與彭海之間的距離，唯恐對方會突然出手似的。

鈴聲一陣輕響，他已飛身躍出八尺之外，緊接着却是彭海發出一陣大笑。

笑聲很快地便已戛然而停，彭海瞇着一隻鼠目，說道：「老弟，你這是幹什麼？」

軒轅窮冷冷道：「彭兄，你預備做什麼？」

彭海默然望了軒轅窮一眼，笑道：「敢情你以爲我運聚功力是要對付你麼？是不是？」

軒轅窮冷冷道：「莫非彭兄不是這樣嗎？」

彭海笑道：「老弟，你這麼不信我，眞使我難過……」

軒轅窮冷笑道：「彭兄若是那樣想，小弟就更爲難過了！」

「好說！好說！」彭海笑道：「老弟你既然認爲我不會現在出手，爲何還要擺出那副樣子？」

毒殭屍軒轅窮聞聲放鬆了提起的內功，冷冷笑道：「我是唯恐彭兄會用腦筋過多，把腦筋轉到自己弟兄身上，不得不提防一下。」

彭海笑道：「老弟，你這麼想是太誤會我了，我是想替這小子驅除體內的寒毒……」

軒轅窮冷笑道：「我們九大凶人平時只曉得殺人，何時又學起救人來了？尤其是彭兄……」

彭海大笑着截斷了他的話聲，道：「我那裡是在救人，只不過想要從他嘴裡曉得一些事情罷了，哈哈，老弟呀，你難道不想曉得魏霸天那厮爲何跟小羅一道，他們跟白麗花之間是否有妥協，預備將來怎麼辦……」

軒轅窮不解地道：「什麼將來怎麼辦？」

彭海笑道：「這次集合我們十個人的力量，定然可以殺死般若禿驢，取得那株千年參王，和他從長白秘窟中得到的那本『太陽眞解』，你我都曉得只要服下千年參王，便可以進而成爲不死之身，飛昇靈天……」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道：「這是當然之事，又何必彭兄你白費口舌，多此一說呢？」

他的話聲一頓，默然半晌，眼中射出一陣精芒，道：「彭兄，你的意思是想要一人獨得這兩件異寶，好使你成爲天下第一人？難道你忘了李大哥所交待的話？」

「他紅燈老祖之名，固然較我要響亮得多。」枯木尊者笑道：「可是我却也並不在乎，嘿嘿，只要我們得到千年參王服了下去，便馬上可以擊敗……」

軒轅窮冷笑道：「彭兄，請你不要把小弟也牽涉進去，你不怕李大哥，小弟可深知『紅燈追魂』的厲害，我不敢跟他爲敵……」

「哈哈，你毒殭屍也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竟然說出這等喪氣話來。」彭海笑道：「豈不使我聽了好笑嗎？」

軒轅窮冷哼一聲道：「彭兄，你忘了紅燈追魂乃是天下第一邪功，較之厲毅大哥的血影神功還要厲害，你的枯木功就算練到十成以上也不是他的敵手……」

「可是再加上『太陽眞解』便不一樣了！」枯木尊者彭海道：「你該知道那太陽神功乃是專門尅制『紅燈追魂』邪功的，只要得到太陽眞解，情勢就完全不同了。」

毒殭屍軒轅窮默然半晌道：「依彭兄的意思，是想要一人獨得千年參王

和太陽眞解了？」

枯木尊者哈哈一笑道：「何止是我這麼想，老弟，你不也如此想麼？」

毒殭屍軒轅窮道：「太陽神功乃是我們邪道的最大尅星，我們誰也不願那老禿驢服下千年參王，練成太陽神功，所以才合力對付他，可是小弟從來都沒想到要獨得這兩份寶物，那是不可能的……」

「有什麼不可能？」彭海道：「只要我們聯合三個人以上的實力，定然可以取得這兩件寶物，到時便可共同參悟神功，練成無敵天下的身手……」

毒殭屍軒轅窮恍然而悟道：「彭兄的意思是要與小弟聯合起來？」

彭海頷首笑道：「不錯，老弟你認爲怎麼樣？」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一笑道：「彭兄，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已經找到了合作的人？他是誰？」

彭海笑道：「你不必管他是誰，我只問你參不參加和我們一起，聯手對付其他的人？」

軒轅窮臉色陰沉，默然無語，不曉得在想些什麼……

枯木尊者彭海笑了笑道：「老弟，你不要把這次事情看得太簡單，要知李庸和厲毅兩人都已各懷異心，只等殺死般若禿驢之後，便獨吞那兩件寶物，你若是一個人，終將會被他們動手除去，你難道不曉得魏霸天和白麗花還有羅詩他們三個人已經組成……」

軒轅窮冷冷地打斷了彭海的話道：「彭兄不必把利害說得太清楚，我的主意已經決定了。」

彭海深吸口氣，臉上的笑容愈來愈是熾烈，以致那兩塊垂下的肥肉都在不住的顫動起來。

他笑着道：「你決定怎樣了？」

軒轅窮道：「聽你的話，我們一起聯手。」

他這句話是一字一字說出來的，話語冷森，彷彿冰塊落在鉛板上發出的聲音。

枯木尊者彭海一聽他的這句話，臉上的笑容凝結起來，微微頷首道：「軒轅老弟果然不愧聰明人，你這個選擇完全是明智之舉。」

「我不明智還行嗎？」軒轅窮道：「恐怕此刻彭兄便會要了我的命。」

彭海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說笑了，我怎麼會呢？」

「彭兄，現在我們的話已經說清楚了。」毒殭屍軒轅窮冷聲道：「你可以把另外的聯手人以及你的計劃告訴小弟了吧？」

「這事不急，等到殺了般若老禿驢之後再說吧？」彭海道：「現在我要把這小子救活過來，還要請老弟你在旁守護一下。」

軒轅窮問道：「彭兄，你眞認爲能從這小子身上得到關於魏霸天他們的消息？」

「這倒不一定。」彭海笑道：「不過你可以想到，魏霸天那廝和小羅一路從這兒經過，以他們兩人的身份，總不會跟這小子過不去吧？他們爲什麼又要把馬車毀了？」

他的眼中閃動着詭異的光芒，笑道：「這小子雖然好像練過一點武功，但是以小羅的『九幽天柱』的寒毒之功，尋常的江湖一流高手，都難以抵擋，更何況這個毛頭小子，偏偏奇怪的是這小子竟能不死……」

「這也沒什麼稀奇。」毒殭屍軒轅窮冷冷地說道：「還不是小羅有意留下他的性命，這才沒有盡全力出手。」

彭海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小羅的性情，你我又不是不明白，他既然出手，除非對方功力高過他之外，他是從不留下活口的，所以他能留下這小子的性命，只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有人阻止他殺死這個小子，第二個就是他在出手之時已經身受重傷……」

他的話聲頓了頓，道：「此外還有許多問題，我們可以從這小子身上取得答案，由這份答案裡，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情況，並且判斷出魏霸天他們的企圖……」

毒殭屍軒轅窮嘿嘿冷笑道：「彭兄不愧是智囊，竟然把整個事情分析得這麼清楚，既是如此，小弟爲你在旁守護，你儘管放心運功便是了。」

彭海笑道：「老弟，你不會趁我運功時出手暗襲吧？」

毒殭屍軒轅窮冷笑道：「彭兄這話眞令小弟心寒，我們既是合夥人，我又怎會做出這等事來？既是彭兄不肯信任，小弟還是先走一步吧。」

說着，他身上的鈴響，眞的便飛身要向嘉興城奔去。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大笑道：「老弟，你先別走，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其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幾個人當中任何一人死去，只有給般若禿驢多佔一份便宜，我怎會做這等損人不利己之事？」

軒轅窮冷笑道：「彭兄的玩笑也未免太多了一點，這等玩笑以後還請少開，以免發生誤會。」

彭海見到軒轅窮站定了身形，笑了笑道：「老弟，閒話少說，我要運功了。」

他沒等軒轅窮答應，盤膝坐在方瑟的身旁，一手按住他的胸前，一手輕撫他的頂門，深吸一口氣，運起功來。

軒轅窮站在丈許之外，默然的望着彭海臉上浮現的笑容愈來愈盛，胸前的巨腹一陣抖動，漸漸凹陷下去，曉得彭海已施出了「枯木功」。

這種「枯木功」在邪道之中居於七大神功之三，施出之時，把全身的精血都凝化爲陰火，可使中掌之人焚化成焦黑，有似一截枯木。

由於這種神功是提聚精血凝爲陰火發出的，所以在運功時便有一種特徵，那便是全身肌肉內陷，凝滙於丹

田之內。

在這個時候，施功之人，在掌法尚未吐出之時，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吸力，藉着這份吸力，練過「枯木功」的高手，可以把身中陰寒掌力之人體內的寒毒吸出，用陰火化煉。

但是「枯木功」的奧秘之處，尚不在此，它還能在吸進陰寒毒力之後，不經丹田內的陰火化練，直接便能施發而出，給予他人更重的打擊。

所以枯木尊者彭海敢在毒殭屍軒轅窮虎視眈眈之下，坦然的運功替方瑟吸出體內的寒毒。

毒殭屍軒轅窮怎知枯木功尚有如此奧秘？他臉色陰森的凝望着彭海盤膝坐在路旁，身上的肌肉緩緩的內陷，顯然正在運功，並非是故意擺出樣子來試探自己的。

他暗暗思忖道：「如果我在這時候來個突施暗襲，給他一記白骨爪，馬上便會死在我的爪下，豈不是可以除去一個大患？」

他的心中躍躍欲試，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運起渾身功力，想要給予彭海致命的一擊！

但是當他見到彭海的臉上依然浮現起的笑容，意念又是一動，暗忖道：「彭海這廝跟別人不同，雖然腦滿肥腸，看似整日間嘻嘻哈哈的，好像是個不用心思之人，其實肚子裡詭計多端，奸滑之極，否則他也不會想得那麼多，竟要從這個小子身上找出關於魏霸天和小羅他們聯盟之線索，他既然敢在我的面前運功替人療傷，定然有防備我暗算的法子，我若是冒然出手，只怕換來的便是他反臉相向，弄不好今晚便會喪命在他的枯木功或者那一對銅鈸之下……」

他心中意念有如電閃，一刹之間想了許多，頓時身形一停，又緩緩的退回原處。

默然望着枯木尊者彭海在運功凝勁，他的腦筋一轉，想起了彭海方才的話，暗忖道：「他所說的話也並非沒有道理，眼前我們爲了聚集力量，對付般若禿驢，絕不可能先起內鬨，互相殘殺，若是殺了般若禿驢之後，只怕情形立刻便會轉變，爲了爭奪那株千年參王，恐怕活下來的幾個人立刻便開始搶奪，尤其是那本太陽眞解，乃是邪道神功的最大尅星，誰都想要得到，那個時候……」他想到這裡，暗暗打了個寒噤，不敢再想下去。

因爲，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以他們九大凶人，誰也不是般若神僧的對手，可是集合九個人的力量，便遠遠超過般若神僧，必然能將對方殺死。

在以往，他們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爲九個人都身懷異心，知道那一場面對般若神僧的大戰，必將是非常慘烈的，縱然能夠除去般若神僧，他們九大凶人也將要死傷大半。

當然，誰都不願在般若神僧的掌下喪命，自然在面對般若神僧之時，不會盡出全力，而各留退步。

因此這一次血影人魔厲毅發出訊號，通知他們之時，曾經特別提到這一點，那便是這次與般若神僧決戰之時，每一個人都需要盡出全力，務必一舉將神僧殺死。

不然的話，等到般若神僧用千年參王配好了靈藥服下之後，就算不練「太陽神功」也能將他們九人一一殺死。

若是他們這次只將般若神僧打傷，容他留下性命逃走，以神僧的功力，一年之內，就算不藉千年參王的神效藥力，只要練成太陽神功，也將是他們九大凶人的末日到了。

所以他們這一次不但要把般若神僧殺死，並且還要把那一株千年參王和太陽眞解奪下，否則如果這兩樣寶物落在他人手中，他們九個人依舊不能再有橫行天下的一日，早晚都會死在太陽神功之下。

一方面爲了他們本身的生存，另一方面爲了那兩件寶物，所以天下九大凶人很快地向着血影人魔厲毅所指定的集中地方滙合。

血影人魔厲毅通知他們集聚在鬼斧神鞭秦鵬飛的柳雲山莊，是因爲般若神僧有一好友就是杭州的木藥師。

厲毅相信木藥師一定會幫助般若神僧配製藥丸，並且確實知道般若神僧離開長白之後，一路向着杭州而來……

所以他們就把木藥師綁架起來，留下線索，誘使般若神僧到嘉興，預備集合九大凶人之力，在路上攔截，一舉殺死般若神僧……

毒殭屍軒轅窮雖不是彭海所說那樣，從來都不動腦筋，但是他在這一次確實沒有往深一層想，只知道這次除去般若神僧之後，他們便能橫行天下，再也沒有對手了。

等到彭海把其中的利害關係跟他說清楚，他才驚凜於這件事情的可怕，足可改變整個江湖的情勢，以及他們九大凶人的命運……

毒殭屍軒轅窮怔立在那兒，愈想愈是心寒，彷彿已經看到了他們今後的悲慘命運……

就在這時，他的耳邊響起一聲長笑之聲，只聽彭海笑道：「老弟，你在想什麼？」

軒轅窮自瞑想中醒了過來，凝目一望，只見彭海站在自己身前不遠之處。

他定了定神，道：「彭兄，你已經運完功了？」

彭海瞇着眼睛笑道：「老弟，我是叫你替我守護，你却站在發楞，若是有那些自命正派高手的傢伙從這兒經過，愚兄這條命豈不是喪在你的手裡？」

「這怎麼會呢？」軒轅窮勉強地笑了笑，道：「小弟就算睡着了站在這兒

，若是有人從這兒經過，我也曉得呀！」

彭海笑了笑道：「老弟，那總算不錯了，至低限度你沒給我來一記白骨爪。」

軒轅窮臉色一沉，道：「彭兄又開玩笑了？」

彭海笑道：「那裡，那裡，我只是提醒老弟注意而已，我們現在已經是合夥人，要互相信任，互相依賴，我們才能夠安全的活下去。」

「這個小弟知道。」軒轅窮心中有愧，不願再提這件事，掉轉話題，問道：「彭兄，那小子的內傷……」

彭海道：「老弟，我就是爲這件事找你商量的，這小子的內傷雖然不重，可是他身上所負的外傷卻是不輕，我們若是要問他的話，只怕他說不到兩句，便會昏死過去……」

軒轅窮詫異地道：「怎會有這種事？」

彭海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道：「他的外傷是在這兒，恐怕影響到神智不清楚……」

軒轅窮冷冷道：「既是這樣，我們就把他擺在這兒算了，又何必多浪費時間在他的身上？」

彭海搖頭笑道：「不，我有好些話要問他，還要想辦法救他醒來才行。」

軒轅窮不以爲然地道：「彭兄，我認爲你這是白費工夫，或許這小子是因爲碰見了魏霸天他們，才遭到他們出手毀車傷人……」

「我還是認爲我的想法不錯。」彭海道：「這樣吧，老弟，你先動身到秦老九那兒去，我就花半個時辰在這小子身上，無論能不能問出話來，我都趕來柳雲山莊。」

軒轅窮冷冷的望着彭海一會，道：「好吧，彭兄既是這麼說，小弟我先趕到柳雲山莊去了。」

彭海笑道：「老弟，我們在柳雲山莊見，切記，你我之間所商議的事情，切切不可向第三者透露，免得我們眞的發生誤會。」

軒轅窮冷冷道：「這個彭兄可以放心，我還不知道那另一個伙件是誰，若是貿然說出話去，豈不自找麻煩？」

彭海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跟了我在一起，是愈來愈聰明了，哈哈哈……」

在一陣笑聲裡，軒轅窮已飛身躍起，很快地在陣陣遠去的鈴聲裡，他那瘦長畢直的身影，也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

枯木尊者彭海等到軒轅窮已經遠去，臉上的笑容微微泛起，走到方瑟的身邊，躬下身去。

當他見到方瑟緊閉雙目，呼吸平靜的安睡在那兒時，他嘴角的笑容又露了出來，不過這份笑容與他平時臉上所顯露出來的有所不同，沒有一絲虛僞的成份在裡面……

他伸出那雙肥肥厚厚的手掌，替方瑟抹去臉上的污泥，喃喃自語道：「這孩子的根骨之佳，眞是我畢生罕見，儘管他身受嚴重的外傷，並且還受了羅詩的九幽天柱一擊，卻依然沒有傷及內腑，安然無恙，假使我把他收爲徒兒，不但可以作爲這次搏戰的一個棋子，並且可以傳我衣缽，成爲天下第一人……」

敢情他方才替方瑟運功吸出體內的寒毒之時，發現方瑟根基深厚，稟賦特異，較之一般常人超出甚多……

他在暗驚之下，不但覺察到方瑟身上羅詩的邪門奇功「九幽天柱」，並且身上傷痕累累，血肉凝結成塊，外傷頗重。

在這種情形之下，方瑟的內腑依然堅强，筋骨無損，不禁使彭海大爲驚駭，頓時改變了整個觀念，動起收徒之意。

彭海雖然身居天下九大凶人之第三位，然而無論目光、閱歷、心機，都要較之其他七人要高出甚多。

只不過由於他成名天下的「枯木功」乃是邪道七大神功中的第三位，以致才會被排名在紅燈老祖李庸和血影人魔厲毅之下。

彭海一直有這份雄心，想要超越紅燈老祖和血影人魔之上，成爲邪道之尊。

可是他知道要除去這兩個人並非一件困難之事，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就算成爲天下邪道之尊，也不會是般若神僧的敵手。

與其使天下九大凶人的實力削弱，遭到般若神僧的毀滅，還不若等待時機，聚合九大凶人之力，先把般若神僧除去。

所以這次血影人魔厲毅發出訊息，聯合九大凶人與般若神僧決一死戰，以爭取今後的生存，並且謀奪般若神僧所獲得的兩件寶物，彭海立刻便已計劃好要藉這次機會，完成自己的心願。

他乃是個極爲聰明之人，當然曉得自己的計劃雖然圓滿，若是遇有特殊的變化，依舊會歸於失敗，因而早就替自己留下後路，把自己的一個遠親安置在杭州城裡……

在他原來的意思，若是奪得千年參王和太陽眞解，立刻便聯合他所利用的幾個人把紅燈老祖和血影人魔殺死，然後他再動手把這幾個被他利用之人殺死，獨得兩件寶物……

就算他不能一舉除去那些人，他只要手裡握有那兩件寶物，便可隱身在他的遠親家中，專心潛修絕藝。

他那個遠親乃是做生意的人，加上是在杭州城裡居住，以彭海的推測，自己藏身該處，決不會被人發現。

那知他這次偕同毒殭屍軒轅窮趕來嘉興時，卻在路上碰到了方瑟，也就證實了原先所獲得的有關魏霸天，白麗花和羅詩三人聯合的消息。

對於這三個人聯合一起之事，彭

海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認爲以魏霸天之愚蠢，白麗花之淫毒和羅詩之好色，絕不會有什麼成就的，所慮的卻是在他們三人之後，是否還有一個主要人物。

假若那個促使他們三人聯合一起的是紅燈老祖或血影人魔，彭海就得對整盤的情勢重新估計不可了……

是以當他看到方瑟身受羅詩的「九幽天柱」之傷後，他立刻便推想到方瑟很可能是看到魏霸天一行人，才會遭到他們的毒害。

他暗暗思忖道：「他們一定不會想到這小子的根骨如此之好，內力也頗有根基，以致將他擊倒之後，以爲他一定必死無疑，沒有過去查看，才留下這條線索……」

彭海默然望着方瑟呼吸平靜地睡在地上，細細地再度檢討了一下自己將要做的事，認爲救了方瑟之後，確實可有兩種好處，一是可從方瑟身上查出有關魏霸天等人結盟的線索，二是方瑟根骨太好，若是收爲徒兒，不出五年，就能成爲他最大的一個助手。

因而彭海臉上浮起的笑容也顯得更加眞誠了，他暗暗思忖道：「可見我臨時決定將軒轅窮遣走，閉住這小子的睡穴，好從容的救他，並從他身上問出有關那三個像伙行蹤的意念，是絕對正確的，像這個年輕小子，只要我救他一命，略施一點手段，定然可以使他心悅誠服的拜在我的門下……」

意念轉到這裡，他挾起方瑟，正待轉身向着來處奔去，驀然之間心念一動，把方瑟塞進那輛馬車裡，飛身躍進稻田中。

他的身軀又肥又矮，可是施出輕功來，卻是快捷之極，但見他奔到田裡深處，身形一轉，斜斜的朝東方躍去，轉眼之間，繞了一個大圈，重又回到大道之上。

他站着大路奔行而回，目光所及，四面靜寂，除了風聲之外，不見一個人影，暗暗放下心來，忖道：「軒轅窮確實聽我的話，趕到嘉興去了，看來倒是我對他太多疑了……」

他奔回原來的地方，飛身躍上車座，趕着馬車，朝着杭州疾馳而去。

轔轔的車聲剛一響起，在遠處的稻田裡，那具頭戴笠帽，身披破衣的稻草人後，出現一條瘦長的人影。

毒殭屍軒轅窮拔起了深陷在泥裡的雙足，飛身縱落在路上，望着遠去的馬車，冷哼一聲道：「彭海，你自命是絕頂聰明，老是算計別人，這下總要叫你栽在我毒殭屍的手裡！」

他的話聲又低又冷，就如同夜晚的暴風一般，使人聽了都會爲之凜然驚駭，可是彭海已經駕車遠馳，根本就聽不到他的話聲。

毒殭屍軒轅窮說完話，陰陰一笑，把手裡握着的那串銅鈴揣進懷裡，跟在馬車之後大約三丈多遠，飛身追躡而去。

他既已把胸前掛着的銅鈴摘下，躍行之際，自然不會有聲音發出，加之距離馬車又遠，彭海一直都沒發現毒殭屍軒轅窮竟會跟在車後。

軒轅窮遠躡着車後面，一路急奔，大約奔了一盞茶的工夫，突然發現前面的馬車慢了下來。

他心中疑惑，忖道：「彭海怎會讓馬車慢了下來？莫非他已經發現我在後面追蹤？」

一念未了，他已發現在茫茫的夜色裡，從那遙遠之處，出現了三點紅光，迅速的飄飛而來。

軒轅窮雖然距離那三點紅光有十多丈之遠，沒有弄清楚那是怎麼回事，卻可以料想得到枯木尊者彭海把馬車停下來的原因。

他恍然大悟，忖道：「原來是紅燈老祖李老大來了，怪不得彭海這像伙會把馬車慢了下來，一定是要把那小子藏起來，否則李老大追問起來，彭海要回答也夠麻煩了。」

他們之所以能獲得天下九大凶人的凶名，除了武功高强，行事毒辣之外，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心性邪惡，只知做盡天下惡事，從未動念救過一人所致。

是以當彭海爲了本身利益，救下了方瑟，軒轅窮馬上便曉得彭海不可能大發慈悲，做起救人的善事來，必定方瑟對他有極大的利益，他才會這麼做的。

從這個道理可以推想得到，當紅燈老祖李庸見到枯木尊者彭海有違常規，竟然救起人來，也一定會感到懷疑，定然會追問彭海，非把眞正的原因弄清楚不可。

軒轅窮身形一頓，停住了急奔之勢，凝目向遠方望去，道：「不知道彭海將要如何把那小子藏起來？是丟在田裡呢，還是放在車下？」

忖思之間，他已見到那輛馬車停在路邊，不再前行。

軒轅窮嘴角浮起一絲森冷的笑容，默然望將過去，只見那三點紅光飛行之速迅快異常，就這一會工夫，已經奔到馬車之前。

果是如他所料，那三點紅光到了車前，不再繼續奔行。

軒轅窮暗暗笑道：「彭海，你就算把那小子藏起，又如何對李老大說明突然回頭的原因？」

那知他這個意念一掠過腦際，便見到那三點紅光繼續朝這邊飛來。

他心中一楞，想不到彭海會用什麼理由使得紅燈老祖李庸連問都不問一下，就繼續前進。

這時，他距離那輛馬車約有三丈多遠，又不能朝回路奔行而去，也無法像剛才那樣飛身奔進田裡，躲在稻草人之後，一時之間幾乎無法可想。

好在他平時雖然口口聲聲的說自己不用腦筋，其實腦筋用得比誰還多

，這下驟然一見紅燈老祖李庸繼續飛掠而來，腦海之中的意念馬上便急速的運轉起來。

首先他想到依然站在原地不動，等到紅燈老祖趕到時，編個理由瞞過李庸便是。

可是隨着心念閃動，他認爲這並非良策，而想到了一個更好的辦法。

利時，但見他的身形平平倒下，貼着黃土路面竄出，如同一條的蛇一樣，悄無聲息的竄進了路邊的稻田裡面。

他知道田裡盡是汚泥，自己這一平躺下去，整個身子都會弄得一身汚水，所以跌落路邊時，雙手雙腳已經往上撐住，把瘦長的身軀懸着，跟稻禾一樣的高。

這樣一來，遠遠望出，根本發現不了有人藏在田裡，就是站在近處，若非仔細查看也不會看到他的。

軒轅窮一跌進田裡，馬上便停住了呼吸，讓自己左邊的身子緊靠着道路的基石，把整個身軀藏匿在陰影之下。

在他想來，自己這一應變之法，可說是巧妙之極，紅燈老祖別說尚遠在三丈之外，就是離此不到一丈，都不可能發現自己。

那知剛把身軀藏好，便聽到紅燈老祖遠遠地喊道：「軒轅窮，軒轅老弟。」

軒轅窮大吃一驚，不知道是紅燈老祖發現了自己，還是彭海告訴他自己就在附近。

他在一驚之下，幾乎就想挺身而出，不再隱藏起來，可是心意一動，自己這麼做，反而會使紅燈老祖更加疑心，還不若藏身不動的好。

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他認爲方才彭海並未發現自己，而現在自己又躲藏得快，不會被紅燈老祖發現所致。

他屏息不動，瞇住眼睛向上望去，只見話聲消逝沒有一會，紅燈老祖已飛快地掠行而來，轉瞬便從他的身旁奔過。

在紅燈老祖閃掠而過的剎那，軒轅窮看得清楚，紅燈老祖依舊像往年一樣，身穿一件黑袍，頭上和雙肩各頂一盞拳頭大的紅色燈籠。

那三盞燈龍並不是用繩索縛在他身上的，但是他飛掠之時的速度如此之快，却依舊緊緊貼在他的身上，沒有掉落下來。

軒轅窮見到那三盞紅燈從眼前掠過，暗暗抽一口涼氣，動都不動一下，等了大約有半盞茶的時間，他才敢仰起頭來，向路上望去。

視線所及，他已經不再見到那三盞紅燈，這才深吸口氣，挺身彈起，躍回路上。

回頭望了一眼，他只見路上一片靜寂灰黯，看來是紅燈老祖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走遠了。

軒轅窮脫下了身上的長衫，擦了擦手腳的汚泥，臉色陰沉地望着停在三丈外的那輛馬車，腦海之中意念雜亂之極。

他既弄不清楚紅燈老祖爲何曉得自己就在附近，也不明白那輛馬車爲何還是在路邊？

他暗忖道：「莫非是彭海已經發現我跟蹤在他的後面，所以才故意讓馬車停在那兒，等我不耐煩的時候，自然會走上前去？哼，我才不會上你這個當……」

他默默的站在路上，又等了一會，依然不見那輛馬車繼續前行，終於，他再也忍耐不住，把手裡的長袍揉成一團，擲進田裡，飛身向馬車奔去。

他是已經決定，寧可讓彭海恥笑自己，也不願意站在這兒等待！

在他的心中認爲，此刻只怕彭海正坐在馬車上嘲弄自己，是以他竭力地讓自己的情緒輕鬆下來，不願把心底的感情表露在面上。

那知他一走到馬車之前，却只見車座前面倒着一具屍首，那匹馬依然靜靜的站着，動都不動一下。

軒轅窮楞了一楞，把那具屍體一扶起來，這才發現就是自己剛才用「白骨爪」殺死的那個趕車的伙計。

他的臉色一沉，已知道自己是遭到彭海的戲弄了。

可是他依然還不敢相信自己會敗得如此之慘，放下了那具屍體，走到車門旁，緩緩的把車門拉了開來，凝目向車廂裡望去。

果然不出他的預料，車裡一個人都沒有，彭海和方瑟都不知道到那裡去了。

這一下，軒轅窮眞好像被無形的巨錘，重重的在心裡打擊着，使得他的身軀都在微微發抖。

縱然他的城府再深，個性再是深沉不露，這下也禁受不起。

剎那之間，但見他的臉色變幻了幾次，浮現在長滿灰毛臉上的青筋，不住地抽動着。

他木然的站立一會，眼中射出一股凶殘的光芒，冷哼一聲，重重地把車門關上……

隨着森冷的目光一陣閃爍，他的身軀僵硬地飛起，十指微勾，按在那匹靜立着的馬身之上，狠狠的插了進去。

那匹馬馴良得很，沒人駕御，立刻就靜立不動，那知却會變成了軒轅窮的出氣之物。

軒轅窮的十指插入馬頭，沒等牠發出驚嘶，已張開嘴來，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從裂開的馬頭內，吸乾了腦髓。

他這種瘋狂的擧動，若是被人看見，眞會赫得半死，可是當軒轅窮氣咻咻地自倒在地上的馬屍上躍身而起，他眼裡的凶殘光芒已經斂起，臉色也已回復原先的冷靜。

他擦了擦嘴角的馬血，凝目望着茫茫的黑夜，暗自檢討了一下，知道自己從藏身在稻草人之後，便已被彭海發現，這才把那具屍帶上車。

在彭海的意思，可能要藉那具屍來戲弄自己，沒想到恰好在路上碰到了紅燈老祖，以致藉屍而遁。紅燈老祖見到屍體上的傷痕，自然會以爲自己是在車行之時將車夫殺死，而不及細查，急忙向前追趕……

軒轅窮想到這裡，眼中又露出那股凶殘的光芒，回憶起方才自己跌在水田裡的狼狽情形，忍不住咬牙切齒道：「彭海，有朝一日，若不把你跟這匹馬一樣，吸乾你的腦髓，誓不爲人！」

說完了這句話，他取出懷裡的那串銅鈴掛在身上，厲嘯一聲，飛躍而起，朝嘉興城奔去。

就在他離去不遠之後，從馬車之下，彭海挾着方瑟現身而出。

他站在車旁的陰影下，望着軒轅窮消逝在黑夜的身影，陰陰地一笑，自言自語道：「軒轅窮，你要跟我比腦筋，還差得遠呢，嘿嘿，想吸乾我的腦髓，只怕你的骨頭都會被我先拆了！」

話聲一完，他嘿嘿笑了幾聲，挾着方瑟朝杭州城奔去。

＊　＊　＊

在一陣接着一陣的雞啼聲中，方瑟從睡夢中醒了過來。

他一睜開眼睛，首先映入眼簾中的便是一頂垂掛的白色蚊帳，和帳旁的兩個彎彎的銅鈎。

方瑟目光凝聚在銅鈎上一會，移轉目光從網形的帳孔望出去，只見自己處身在一間長方形的室裡，除了靠牆邊擺的這張床之外，還有茶几、花盆、八仙桌等。室內的陳設雖然簡單，却也窗明几淨，整潔雅緻。

他弄不清自己到了什麼地方，掀開蓋在身上的被褥坐了起來，正要走下床去，身旁有人笑道：「孩子，你醒來了？」

方瑟微微一楞，循聲望去，只見床頭擺着一張椅子，一個頭戴金箍，長髮披散，滿臉笑容的胖頭陀正盤膝坐在椅上。

他詫異地問道：「大師父，你……」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孩子，你身受重傷，我跟你敷好藥，你應該多休息一會，別這麼快就起來。」

方瑟擧起手來一看，只見腕上的傷痕已經被人用黑布紮好，身上也不覺一絲疼痛，試着運一口氣，經脈暢行，毫無阻礙，竟是沒受一點內傷。

若非是感覺清晰，方瑟眞以爲此刻處身夢中，他慌忙下床，拱手道：「多謝大師父救命之恩！」

彭海笑嘻嘻的伸出手來，按住方瑟的肩膀，道：「孩子，這只是湊巧碰上而已，算不得什麼，你不用多客氣了，還是睡下吧！」

方瑟只覺彭海伸出來的那隻手重逾泰山，使得自己無法站起來，他的心中暗驚，曉得眼前這個披髮的頭陀乃是個身負絕技的高手。

他也不再勉强，依言躺在床上。

彭海笑了笑，把帳子掛了起來，問道：「孩子，你怎會惹上金笛書生羅詩，以致被他以『九幽天柱』那等歹毒的邪門功對付你？」

方瑟想起當時的情景，臉上的肌肉禁不住抽搐了一下，恨恨道：「在下偕同我那義姐從嘉興出城，半路上碰到了他和魏霸天兩人，想不到他却……」

彭海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那義姐是不是叫夏蘋？」

方瑟一楞，道：「大師父，你怎麼曉得？」

「我跟你敷藥之時，你口口聲聲的呼喚着她的名字，我又如何不曉得？」彭海又笑着說道：「你那義姐想必是個絕色佳人，不然也不會讓羅詩那傢伙看上了……」

他見到方瑟臉色難看之極，笑了笑道：「孩子，我可是從來不近女色，你也別誤會我跟羅詩那厮有什麼關係，我不過曉得他一向自命風流，把自己比做護花之人，把美女比做名花……」

方瑟憤然道：「只怕他以後再也風流不起來了。」

彭海微訝，道：「哦，爲什麼？」

方瑟道：「他已被我用奪魂神釘刺中，定會死於釘毒之下……」

彭海吃了一驚，道：「孩子，你說是奪魂神釘？莫非你是漠北雙凶的徒兒？」

方瑟想起一切的事情全是由於漠北雙凶引起的，憤然道：「我恨不得將他們倆個都殺死，怎會是他們的徒弟？」

彭海心中詫異，問道：「你既然不是他們的徒弟，爲何又會有奪魂神釘？這事我可弄不清楚了。」

方瑟道：「那支奪魂神釘是我師父交給我的……」

「你師父交給你的？」彭海更加莫名其妙，摸了摸肥肥的肚子，問道：「孩子，你師父是誰？」

方瑟身受彭海的救命之恩，再加上彭海一臉笑容，和藹可親，根本就不懷疑面前這個像彌勒佛似的頭陀，竟會是天下九大凶人之中的枯木尊者。

他誠懇地道：「家師龔江。」

「龔江？沒聽過這個人！」彭海想了一下，歉然笑道：「孩子，令師大概是武林隱士，所以我沒有聽過他的大名，不知道他的綽號是……」

方瑟道：「家師只有一點武功而已，並沒有闖過江湖，難怪大師父不知道。」

彭海試探地問道：「令師跟漠北雙凶是朋友？」

方瑟哼了一聲，道：「家師光明磊落，俠義爲懷，怎會與那兩個武林敗類，江湖惡人爲友？」

彭海耳根一熱，尷尬地笑了笑道：「孩子，你這麼一說我弄得更迷糊了，令師既然跟漠北雙凶不是朋友，又怎會有奪魂神釘給你呢，並且……」

他說到這裡，見到方瑟臉上有爲難之色，曉得問下去，方瑟也不會說的，於是話聲一頓，改口道：「令師此刻在那裡？」

方瑟眼中露出仇恨的目光，沉聲道：「他老人家已經被害了……」

「被害了？」彭海道：「莫非是漠北雙凶加害……」

方瑟搖了搖頭道：「是我那兩個喪盡天良的師兄……」

他的話聲一頓，想到這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豈可對外人說出？尤其是這麼一個武林高手，正派俠士，若是曉得自己有那兩個禽獸不如的師兄，只怕會瞧不起自己……是以他的思緒一轉，馬上便住口不說。

彭海的經驗是何等的豐富，一見方瑟的神情便已看穿對方的心意，他笑了笑，不再問下去，略一沉吟，改口問道：「孩子，你的義姐已被金笛書生奪走，難道你便置之不管嗎？」

方瑟搖頭道：「不，我一定要到秦鵬飛那兒把她救出來……」

彭海聽他又把鬼斧神鞭秦鵬飛提了出來，心中更覺詫異，忖道：「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來歷？竟然會用賀氏兄弟的奪魂神釘把小羅打傷，以致使得小羅受傷之後，功力銳減，雖然發出九幽天柱，却沒能殺死這個小子，他反而曉得他們一定到秦鵬飛那兒去，說是找秦鵬飛要人……」

饒他機智百變，也無法把整個事情串連起來，甚而愈想愈是糊塗，弄不清方瑟到底是什麼來歷。

不過他此刻却弄清楚了兩件事，那便是何以金笛書生的功力會突然減低，以及魏霸天眼見方瑟受傷，不及進一步的把他殺死的原因了。

他笑了笑，暗忖道：「無論怎樣，這小子等於是幫了我一個忙，削弱了魏霸天那方面的實力……」

他想到這裡，問道：「孩子，你又如何曉得他們要到鬼斧神鞭秦鵬飛那兒去的？」

方瑟道：「他們說是要……」

他好似想到什麼，話聲一頓，問道：「大師父，這天下九大凶人，你都認得？」

彭海哈哈笑道：「凡是練過幾天武功的，可說沒有人不知道天下九大凶人的，只不過別人不像你這樣的運氣好，竟會一連見到他們幾個罷了！」

方瑟一楞，道：「我的運氣好？」

他苦笑道：「若非是大師路過，救了在下一命，此刻怕在下早已死於非命了。」

「哈哈，所以我講你的運氣好！」彭海笑着說道：「凡是見過九大凶人的，可說沒有一個人能留下活命，何況你還敢跟他們動手，能夠活着在這兒說話，豈不是運氣太好麼？」

方瑟苦笑道：「大師父這麼說，在下確實是運氣太好了，這兩天來，我首先見到漠北雙凶，後來又是秦鵬飛，金笛書生，還有一個霸天魔刀……」

他一面說着，一面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爲自己經歷過的事情暗暗打了個寒噤。

彭海頗爲吃驚，暗道：「這小子眞是命大，若是換了別人，只怕他有十條命都不會留下去……」他笑了笑道：「你說的還算是少，可能在你昏迷的時候，又碰到其他幾個人也不一定……」

方瑟訝道：「大師父的意思是……」

彭海道：「我在路旁發現你的時候，又碰見九大凶人的其他三人，那三個人較之漠北雙凶等人的武功要高出太多了！」

方瑟驚道：「大師父，是那三個人？」

「你聽過天下九大凶人，當然曉得毒殭屍軒轅窮吧？」彭海瞇着眼睛笑道：「除了他之外，另外兩個枯木尊者彭海和紅燈老祖李庸。」

方瑟暗吸一口涼氣，道：「他們都已趕到嘉興城了，看來般若神僧就快……」

他驀然驚覺到自己的失言，立即把嘴唇一閉，不再說下去。

彭海一聽到方瑟提及般若大師，吃了一驚，暗忖道：「莫非他已經曉得我們要對付般若老禿驢之事？」

心中意念如電閃而過，彭海故作詫異之態，問道：「孩子你說什麼般若神僧？難道九大凶人集合在嘉興城，是與般若神僧……」

「大師父！」方瑟道：「請你小聲點，這事不能洩漏出去，否則讓九大凶人曉得了，只怕……」

彭海朗笑一聲道：「你放心，我可不在乎他們，我決不能讓他們暗害般若神僧……」

方瑟肅然起敬，道：「大師父說得不錯，般若神僧乃是正派高僧，決不能讓九大凶人給暗害了，我只恨自己力薄人單，不能幫助般若神僧，可是大師父你一定也是武林高手，這次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這個當然！」彭海道：「我曉得了這件事，豈能袖手旁觀？定然也要動手的，不但如此，我還要邀集江湖同道幫助般若神僧，共同對付九大凶人，不過……」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不過我並不知道九大凶人要在何時動手對付般若神僧，孩子，你可曉得……」

（未完・八）